

武俠世界



刀劫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陳劍飛·著
武林黑白正邪各路人物，爲了一把曾經是無敵天下
威震中原的楚項羽佩刀而引起羣雄爭奪，令到武林道
上血雨腥風、你虞我詐、殺機四佈，料不到這把千古神
兵利器應劫已滿，便隱居帝王家內，使江湖上從此消弭
浩劫……

\$4.00

第26年

31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刀劫」是由新秀作者陳劍飛君担綱執筆，他不但對該故事的構思有獨特的脫俗風格，而且文筆流暢，描敘精簡，對故事中人物性格刻劃入微，由他娓娓寫出，令你愛不釋卷。故事的序幕展開是由一把曾經是天下無敵的佩刀說起，也許這是一柄神兵利器，大有來歷，於是引起了武林道上黑白正邪人物羣起爭奪，造成連場惡鬥，血雨腥風……過程曲折離奇，刺激緊張，希望各位讀者閱後給予置評。

馬雲先生由下期起繼「快樂島」後另篇千門故事「縱火者」開始刊出。這個故事集我們先後已刊出多篇了，故事內容篇篇獨立，對時下社會發生的光怪陸離的事故描述得淋漓盡致，敬希屆時購閱。

馬騰先生下期替本刊撰著的巨型小說是一部倫理哀艷故事——「魔孽情障」，內容充滿哀艷悱惻氣氛，賺人熱淚。講述一個糊塗的母親，竟然一廂情願，為償兒女的痴願，幹出不可饒恕的糊塗事來，到頭來自費心機，好夢成空，下期隆重刊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刀劫（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一把曾經是天下無敵，威震中原的佩刀，引起武林黑白正邪人物羣起爭奪，血門連場，殺機四伏，究其原因：竟是…… 陳劍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鸚鵡公主（印度童話故事）…… 劉武斌 34
風幻雲變（一期完精選短篇）
誠實查牛頭 年少顯英豪…… 凌波 37
鬼鈴（精選短篇故事）
跳崖殉夫 了結孽緣…… 高阜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俠義歷史故事）
鎖魂牢殺子 假冒親生娘…… 黃鷹 55
金笛劍客（俠情中篇故事）
神功破真氣 九陽勝玄冰…… 東方玉 51
飛仙劍俠奇緣（俠情中篇故事）
各方查真相 小子弄玄虛…… 金童 71
虬龍倚馬錄（俠義傳奇故事）
聆誠言知警 不阿諛奉承…… 龍乘風 81
關門弟子（俠義奇情故事）
依遺言代鬥 聽訴說追踪…… 王一龍 87
飛花逐月（俠義傳奇故事）
才智卓絕弱女子 縱橫江湖顯異能…… 卧龍生 97
翻案（奇俠司馬洛故事）
賽車前夕 意外頻生…… 馮嘉 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羣魔互傾軋 艱苦到金陵…… 武陵客 111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爭盟擂台上 姑侄兩相對…… 白羽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發行所：兩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 每冊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1期

（總號13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
新作

千門 奇俠



每本七元



每本九元



每本八元

環球出版社出版



護血刀雪嶺亡魂

雖是重陽剛過，但塞外已是一片隆冬景象。

武威城外的官道，除了官兵的馬隊和馱運糧草的騾羣，行旅客商外，人跡稀少的近乎絕跡。

由古浪城關高望，蜿蜒曲折的長城，在滾滾的風沙之中，宛如一條黑色的鐵綫蛇，順着風勢，在叢山枯草之間，扭曲顫動。

牆梁裏的黃土，在凜冽的西北風中，像冰雹般飛起落下，打在荷戈巡邏的戍卒身上，拍拍直响！

午時過後不久，沿着龍清鎮外的官道之上，突然揚起大片塵土，一隊約有四五十人的車馬隊伍，正艱辛的向着烏鞘嶺爬

行。

雖然這兒已然人迹稀少，但領先的幾名趟子手，却仍然不時敞開喉嚨，照例的呼喝着「天龍威武」四字。

敢情這正是一隊保鏢的車隊。

吆喝的趟子手，打着兩面黃色大旗，旗上繡着「天龍」兩個斗大的朱紅大字，使人一望而知，這是號稱天下第一鏢局，金陵皇甫世家的「天龍」鏢局所走！

此二輛鏢車，每車之上也插了個三角形杏黃鏢旗，「天龍」兩字，在西北風中，來回搖擺！

緊跟在鏢車之後，是一匹渾身欺霜賽雪的大宛良駒，意態豪壯，昂首踢蹄，得得而行。

這匹龍駒的背上，坐着一位年約四十六七的中年壯士，生的是濃眉環眼，虎背熊腰，雖然穿的不是緊身衣衫，不容易看出他身形結壯，但那份威武之姿，彷彿在顧盼之間，自然流露出來。

他那青色的衣衫，在寒風中不時飄起，打衣擺刮起之處，向上飄去，可見他長衫之內，斜斜的掛了一口寶劍。

保鏢的鏢師，身掛寶劍，也非甚麼不通之事，但奇就奇在他除了腰間那支寶劍之外，他長衫右肩之上，正冒出了一支劍柄。

此刻這一隊鏢車正在前拉後推之下，向烏鞘嶺前進，除了馬上押鏢的那位壯士，和兩名年約六十出頭的老鏢師而外，連趟子手也停止了吆喝，幫着車夫挽車。

烏鞘嶺山路險峻，在祁連山中素有斷魂嶺之稱，別說鏢車難行，就是一般行旅

，也莫不視為畏途，只因到了半途以上，便是終年積雪不化的山徑，有時連徒手之人，都不易平安走過去，尤其是入冬以後，更是少見人烟，這隊鏢車却趕在這等時日，穿越此間，只怕這十二車貨物必是甚麼貴重之物！

那兩名老鏢師，已經下馬步行，其中穿着葛布短襖，藏青棉褲的那位，忽然抬頭仰望高聳的山巒一眼，大聲向身後的馬上壯士道：「大公子，天黑之前如果上不了嶺，事情可就有些麻煩啦！」

原來這位壯士，竟是皇甫世家的大公子，號稱「一劍鎮江南」的皇甫英。

「天龍鏢局」名為江南七省聯鏢，但實際上的主持人，仍然是皇甫英和皇甫雄昆仲，皇甫世家，在武林中名列四大豪門之首，老主人「無敵劍神」皇甫長華，在武林中受盡萬人尊敬，出道以後，一直未曾遇過對手，雖然老人家向未曾遇過鏢局之事，但餘蔭所及，「天龍鏢局」四字，幾乎與「無敵劍神」的「天龍」二字號，亮，休說綠林中無人敢動「天龍」二字號，甚至連黑道巨擘們也莫不震於皇甫長華劍神之名，遇到「天龍」鏢旗，便自當作不曾瞧見，放過一馬。

是以，「天龍」鏢旗所到，不亞代替了一路平安四字。

但眼下這趟鏢，顯然大不平凡了！

以「天龍鏢局」的威名，居然會由鏢局總鏢頭，皇甫大公子親自出馬押鏢，足見這十二車貨物，縱非天材地寶，那也是朝貢天子的貴重禮物了！

「一劍鎮江南」皇甫英濃眉一揚，笑

道：「武兄之意，莫非怕這祁連山中，藏有不法之徒，打咱們的主意麼？」

原來這位葛衫老人，乃是福建鎮遠鏢局的總鏢頭「子午筆」武一藩，自從天龍鏢局連絡了江南七省的另外四大鏢局走鏢以來，他們也經常住在金陵，遇到貴重之物，他們也少不得出動，這回不但皇甫英親身押鏢，而且，還帶了江南四大鏢局中鎮遠的總鏢頭和「武安鏢局」的總鏢頭「奪命刀」邊志豪一起。

那另外的一位老鏢頭，自然就是邊志豪了。

武一藩笑道：「大公子，強人雖有，他們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只是……這烏鞘嶺天寒夜凍，大公子和老夫以及邊兄皆不妨事，那些車夫和趟子手，倘要露天過夜，第二天再行趕路，十之八九不大可能……」

武一藩話音未已，那位走在冰雪地上，一身依然是白綢短打，背跨一柄金刀的邊志豪已然回頭笑道：「武兄，這可是你多慮了！大公子若無安排，又豈肯冒險過嶺？」

皇甫英環目向四週一轉，敞聲說道：「邊兄過獎了！眼下的處境，倒是大出兄弟意料之外，看來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邊志豪一聽，不禁呆了一呆，道：「大公子，此言當真麼？」

皇甫英笑道：「兄弟以往不曾來過祁連，雖然聽說過烏鞘嶺有着斷魂之稱，但也未曾想到這般兇惡，邊兄如有高見，兄弟倒是正待指教！」

新派俠情脫俗

故事 陳劍飛 文圖
可 飛 飛

刀劫



上路。

那怪老人和皇甫英交手五十餘招，似是覺出情況不妙，突然大喝一聲道：「住手，老夫想說幾句話！」

皇甫英為人，就跟他父親一般，從來不作過份之事，聞言立即收劍後退接道：「閣下有何見教？」

怪老人問道：「老弟，那柄刀呢？」皇甫英聽他忽然改了稱謂，心知這老兒已不敢再小看自己了。

但是，皇甫英這時臉色反而大變，沉聲道：「什麼刀，在下一概不知啊！」

怪老人冷笑的掃了他一眼，喝道：「老弟，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這趟由大漠運送中原的銀貨，除了這些金銀珠寶之外，還有一件紅貨，別人不知，但却瞞不過老夫，不過……」

老人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就老夫適才觀察，這柄古刀，彷彿不在這批箱籠之中，老弟，你把它放在何處？只要你說出地方，老夫拔腿便走，並且保證此後不會再有別人打擾你，老弟意下如何？」

皇甫英淡淡一笑道：「尊駕好說，區區接運的貨物，全在此處，什麼古刀不古刀，恕區區完全不知！」

怪老人先是怔了一怔，但他立即大笑道：「老弟，你騙得了別人，決騙不過老夫！」

忽然笑聲一歛，怒道：「血刀流落在大漠之中，老夫早就聽說過了，十多年來，老夫一直隱居在天山附近，只是仍未查出此刀下落，直到半年之前，老夫才風聞血刀落在一位老僧手中……」

皇甫英心中暗暗吃驚，但口中却道：

「既是當代古刀的下落，尊駕已查出，為何閣下不去取到手？」

怪老人冷笑道：「老夫自然是去找過了！可惜的是，老夫去遲了一步，血刀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

皇甫英道：「有這等事，什麼人取走那血刀？」

怪老人道：「星星峽的大風堡主！」皇甫英道：「閣下這番應是取到手才是！」

怪老人道：「老弟，你雖然明知故問，但老夫却不能不說將來，否則，你必然還要推賴……」

他略一沉吟，接道：「想那大風堡主人尹放，與老夫本是舊交，當老夫前去向他查問之時，他原也不知那把古刀是唐代神物，只是當作一柄寶刀，送給寧遠伯李成梁的四公子……」

皇甫英越聽，心中越驚，但口中却道：「閣下說的倒是頭頭是道……」

怪老人道：「老夫說的句句實言，你如不聽，那也是沒有法子，但李四公子得劍之後，却不知此刀貴重，而順手送給了他的一位紅粉知音，肅州大豪『河西神叟』穆古聲的女兒穆蘭花！」

皇甫英大笑道：「閣下就該找那穆古聲去才是！」

怪老人冷笑道：「老夫自然去了！」他目光忽然在皇甫英身上一轉，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只聽得他接道：「但那血刀已不再在河西神叟的府中了！」

皇甫英道：「那裏去了？」

怪老人道：「別人不識血刀，但穆兄却是識得，像這等千年以上神物，非有大德大智之人，不足以居之，穆兄深知其中厲害，自是不會讓他的女兒因為持有此刀，終於招來殺身之禍了！」

皇甫英大笑道：「不錯，閣下這幾句話倒是很有一點兒人味。」

怪老人道：「你諷刺老夫，老夫也不與你計較，只是那把血刀的下落，你若不肯說出，老夫就不會善休了！」

皇甫英道：「區區根本不知此事，尊駕豈非是無中生有，誠心和天龍鏢局過不去麼？」

怪老人冷笑道：「你這趟鏢是什麼人所托運的？」

皇甫英道：「肅州將軍府的管事！」怪老人道：「這就是了！」

他長長的吁了十口氣，接道：「老弟把那血刀放在何處？」顯然，怪老人是一口咬定了。

這時連連武二老都聽得心顫神馳，震悸不已！

他們在接鏢之時，便已知道，這一趟鏢乃是棘手的事，但却不曾料到，竟然扎手到這等地步。

須知幹鏢局這一行，不怕押送金銀珠寶之類的值錢物事，只因這些物事，乃是有價可計，真是有了什麼失閃，頂多不過是照價賠償了事。

但像這等武林異寶血刀之類的貨物，非是萬不得已，鏢局是不願接下的了。

當邊、武二人獲悉居然保的是這等鏢，兩人心中便自大為不安了。

不過，他們却是相信，倘是這趟鏢當真是保的這等千古神兵，皇甫英公子也早已有什麼特別的安排了。

皇甫英這時却十分鎮定，仰天大笑道：「老夫，那肅州將軍府的管事，交押的貨物，全在此地，如是其中真有那唐代古刀，究竟裝在什麼地方，連在下也無從知曉，老丈如是要看，要找，不妨先勝過區區再說……」

怪老人看了皇甫英手中寶劍一眼，忽地仰天長嘯一聲，飛身而起，橫移八丈，如飛般向一側的山野奔去。

這老人來得突然，去得也如此突然，一時之間，倒叫皇甫英等人大大不禁為之一楞。

皇甫英目注怪老人去處，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說道：「邊兄，咱們早些上嶺罷！」

邊志豪大聲道：「不錯，咱們若在天黑之前上嶺，也好早些安頓妥當……」

敢情那烏鞘嶺的嶺上，除了有着幾家客棧，還有着二位千總級的武官鎮守，少說手下也有千兒八百的成勇、武林人物就想劫鏢，碍着官府兵丁面子，也不方便下手！

皇甫英一行急於上嶺，正是爲了這等原因，但他們却未想到，事實與他們所料想的事，相差何止千里？

日落之前，一行人已然上了烏鞘嶺，並且在靠近千總營壘的那家招商客棧落了腳。

邊志豪把趙子手分成了三批守夜，自己與武一藩則分別守住店前店後，皇甫英

便在鏢貨的旁邊打坐。

這等安排，自信是天衣無縫，何況皇甫英走入店之後，便將血刀偷偷取下，用一塊舊布包起，塞在柴房之中，即使有人前來劫鏢，那也無法找出古刀下落。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劫鏢的人，終於在三更時分趕來了。

邊志豪守在前屋，自然也首當其衝，不過，出乎他意料的，倒是來人之中，並無那位猴子般的怪老人。

邊志豪用事先約定的暗號，告訴了皇甫英和武一藩，武一藩招呼了守夜的趙子手，移向堆置貨物的廂房，皇甫英則急急趕到了前院。

此刻前院已是燈火輝煌，亮得如同白晝一般。

店家連影子也沒有見到，兵營方面，更是闐無聲息，皇甫英目睹這些人竟敢如此明目張胆，心中便知不妙！

但他身為劍神之子，又是江南七省聯鏢的總鏢頭，遇到任何大變，也不作與張惶失措。是以，他凝目打量了站在院中的對方首腦三人一眼，便自拱手道：「朋友，深夜造訪，不知有何見教？」

果然很有氣派，那三位老人不由得互視一眼，同時點了點頭，彷彿對皇甫英的出奇鎮定功夫，甚表讚揚。

皇甫英在暗暗皺眉，心中着急道：「瞧他們的神態，頗似武林中極有地位之人物……」

他轉念未已，那三位老人中的一位已大聲笑着道：「老弟可是皇甫英大公子麼？」

皇甫英抱拳道：「不敢，在下正是皇甫英，不知三位老丈怎麼稱呼？」

那當中的老人笑道：「老夫是大青山林不寒，大公子可曾聽人說過？」

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脫口道：「老丈就是大青山三老的『刀狂』林老前輩？」

他目光在另外的兩位人身上轉，接道：「不消說，這兩位必是『劍毒』歸老，和『拳怪』于老！」

左首的那黃衣老人大笑道：「不錯，老夫正是歸老！」

右首那位禿頂胖老人道：「大公子，你居然知道老朽的名號，少時老朽倒要領教一下大公子的劍上功夫，比老朽的掌上真力，究竟孰強了！」

敢情這三位老人正是大青山山主「劍掌雙絕」羅而衣的三位結拜兄弟，在武林之中，輩份之高，不在六大門派的掌門之下。

皇甫英只感今夜之事，非但不妙，八成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要栽在這烏鞘嶺上了。

他心中雖然不安，口中却是朗聲笑道：「于老好說，晚輩螢火之光，怎可與于老相較？」

語氣雖然是謙遜，但手中却掣出了佩劍。

「拳怪」于不邪呵呵一笑道：「大公子果然不愧劍神之子，就冲着這幾句話，老朽也不能藏拙了！」笑聲一頓，接道：「不過，在考較武功之前，老朽等還有幾句話，想向大公子請教！」

皇甫英道：「三位有什麼指教，請說

無妨！」

「刀狂」林不寒那清癯的臉上，露出一絲沉重的容色，低聲道：「老弟台，那血刀可在這批貨物之中？」

皇甫英心中暗道：「果然乾脆，不愧一代高人的口吻……」

儘管他心中十分欽佩，口中却道：「這兩個字回答的如此斬釘截鐵，倒是大出林不寒意料！怪不得，道：「不在麼？」

皇甫英道：「晚輩說的乃是實情！」

林不寒轉頭看了「劍毒」歸子雷和「拳怪」于不邪一眼，皺眉道：「老弟台，這事關係極大，尚望你莫要等閒視之，誤人誤己！」

皇甫英說道：「老前輩是不相信在下了？」

林不寒道：「老夫知道那血刀落在肅州的將軍府內，而且，也確實知道那血刀交由天龍鏢局保送京城，老弟此刻矢口不認，叫老夫怎能相信？」

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忖道：「看他說得如此頭頭是道，必是肅州將軍府中，早就有他們手下之人了……」

但皇甫英口中依舊來個不知，笑道：「老前輩，那血刀確確實實不在這批金銀之內，老前輩若是不信，日後必可求得證實！」

林不寒沉吟道：「何從證實？」

皇甫英道：「晚輩在抵達此間之前，曾經遇到一位形如猿猴的怪老人打擾，他也是爲了血刀而來，結果却是未曾查出，

空手而去……」

于不邪聞言，臉色一變，失色道：「那老人可是姓袁麼？」

皇甫英道：「他肯說出姓名，是否姓袁，晚輩不曾問明白！」

歸不雷長嘆一聲道：「嘿……準定是他了……」

林不寒忽然大聲道：「皇甫老弟，那矮老人的輕功可是高明得很麼？」

皇甫英道：「不錯！」

林不寒驚地臉色一沉，接着：「老弟，此人乃是『無影矮叟』袁化風，身爲天魔教總護法，老弟聽說過麼？」

皇甫英臉色一變，皺眉道：「原來是他麼？」

林不寒正色道：「老弟，天魔教主軒轅剛身爲當代第一大魔頭，血刀若是落在他的手中，就不啻如虎添翼，即使令尊出山，恐怕也制他不住啦！」

皇甫英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不錯，只是……那血刀委實不在這批貨物之中啊！」

林不寒臉上轉現失望之色，看了皇甫英半晌，方道：「老弟，茲事體大，你可千萬莫要自誤啊！」

皇甫英也知道林不寒說的乃是實話，這件事既牽涉到天魔教之人，確實不是自己所能担保的了，當下沉吟了好一會，方才說道：「不瞞老前輩說，那血刀現下雖不在晚輩身上，但是此刀下落，晚輩却是知道……」

于不邪大叫道：「在那裏？」

皇甫英微笑道：「一個十分安全之所

在……」

他話音未已，突然不遠之處傳來一陣輕笑道：「好小子，你終於招認了……」

人影一閃，皇甫英身已多了一個矮老人！此人非他，正是那「無影矮叟」袁化風！

林不寒等三老臉上變色，大喝道：「袁兄，你的胆子不小啊！」

袁化風冷冷一笑道：「老夫胆子不大，又怎敢前來烏鞘嶺生事？別人不怕大青山羅山主，但老夫倒要忌憚一二！」

他這番話顯然是充滿了諷刺！

于不邪第一個怒火上衝，怪叫一聲道：「袁化風，你且試試于某老拳……」

呼的一拳，直搗而出。

袁化風一閃身，早沒了影子。

但四周的瓦面之上，忽然同時露出了數十條人影！

存機心奪取血刀

袁化風的聲音，忽地從那屋後傳來道：「天魔教已將烏鞘嶺圍圍住，你們如想不死，最好束手就擒……」

于不邪只氣得哇哇怪叫道：「放屁！袁矮子，有種就出來試試，老夫鐵拳……」

任由于不邪怎生叫罵，袁化風却真的如同化了風一般，不肯現身！

但是在正面的屋脊之上，這時却有人笑道：「于兄，你怎的火氣如此之旺？」

于不邪抬頭望去，只見那說話之人只是一位身高七呎，相貌威猛的白袍老人。

此時，心中一震，抱拳道：「我道是……」

誰，原來是天魔教玄冰堂的堂主慕容美親自光臨，真是幸會得很！」

原來這白袍老人，乃是「烏杖神翁」慕容美，在天魔教中，可以列為第一高手，除了那位教主軒轅剛外，天魔教無人武功高過於他！

慕容美手中烏木神拐一頓，飛身直落而下，笑道：「于兄，有句話兄弟說將出來，只怕不大中聽，尚望于兄和歸、林二位莫要見怪！」

于不邪冷冷哼道：「什麼事？你既然想說，那也不用婆婆媽媽了！」

慕容美微微一笑道：「血刀出世，天魔教勢在必得，大青山方面，兄弟希望莫要介入其中。」

于不邪雙眉一揚，朗聲大笑道：「慕容兄真是將咱們趕走麼？」

慕容美道：「不敢，爲了不傷及彼此的和氣，兄弟只希望三位不再插手！」

于不邪想都沒想，喝道：「不走！」

林不寒却是笑道：「慕容兄，血刀是千古神物，人人皆想到手，天魔教亦有心取到手中，本屬人情之常，但如就憑慕容兄這幾句話，想把林某等趕走，貴教也未免太小看了天下豪傑之士了！」

慕容美沉吟道：「三位是不肯聽兄弟的勸告了？」

林不寒道：「各憑手段，誰先取到手，中就是血刀的新主人……」

慕容美驀地大笑道：「大青山羅山主一身武功不弱，這一點兄弟並非不知，不過，兄弟要告訴三位，合你們大青山之力，想與天魔教作對，那可是不智的事！」

歸不雷忽然接口道：「天魔教在武林中勢力很大，歸某早有耳聞，江湖六大門派，沒有人敢招惹你們，那只是他們胆小怕事，但慕容兄莫要忘了，大青山不吃這一套，天魔教只消劃下道來，歸某等隨時隨地候教！」

慕容美目光在林不寒等三人身上一轉，笑道：「三位豪氣得很，兄弟十分佩服！」語音一頓，接道：「只是，兄弟爲三位這等妄逞匹夫之勇，大感不值！」

于不邪右手一揮，呼的一聲，搗了過去，口中喝道：「慕容美你且嘗嘗老夫一拳！」

慕容美白眉聳動，舉手一揮，將于不邪掌力化開，冷冷笑道：「三位當真要和天魔教作對麼？」

于不邪驀稱拳怪，掌力之強，自是過人一等，但慕容美隨手一揮，就將他掌力化解，武功之強，果真驚人，于不邪雖然生性怪癖，但遇到這等高手，他也不願再冒失出手了。

林不寒適時接道：「慕容兄，血刀大青山決不放手，天魔教如要強取，至少得先將兄弟等擊敗！」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慕容美不由仰天大笑道：「很好，林兄既是決心一戰，兄弟只好奉陪！」

笑聲一歇，只見他烏杖一揮，從那屋脊之上，立即縱落五人，袁化風也從另一角落走了過來。

慕容美向那五人揮手道：「有勞丁兄五位接下林不寒三老，那皇甫英公子，由老夫自行料理了！」

那五人應了一聲是，各自取出兵刃，向大青三老圍了過去。

袁化風則目光灼灼，逼視在邊志豪、武一藩身上，防着他們暗中搗鬼。

皇甫英橫劍在手，凝視着「烏杖神翁」慕容美，臉上充滿慎重之色！

慕容美微微笑道：「皇甫大世兄，那血刀放在什麼地方？大世兄可否見告？」

皇甫英抱劍一禮道：「慕容前輩好說，那血刀的下落，在下委實不便說出來，尚盼前輩見諒！」

慕容美道：「大世兄，老朽與令尊相識多年，若是爲了此事得罪了大世兄，老朽心中實在有些不安。」語音略頓了頓，又道：「不過，教主之命，老朽又無法推諉，只望大世兄看在世交的面上，告知那刀下落，非但老朽感激不盡，今後但凡大世兄鏢局的鏢旗所到之處，天魔教定將全力保護……」這番話果然十分誘惑人，以天魔教的實力，倘如真肯維護天龍鏢局，那真是鏢局之福，換了任何八人，八成也將一口應允的了！

但皇甫英却搖搖頭，大笑道：「前輩高誼，晚生十分感謝了！」他語音一頓，接道：「至於血刀的下落，恕晚輩無法說出！」

慕容美臉色一變，嘆了一口氣：「大世兄，識時務者爲俊傑，今日之事，你不說出來，將有何等結果，大世兄還看不出來麼？」

皇甫英笑道：「前輩不用多講了！晚生不能說出血刀的下落，前輩雖然殺了我，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了！」

慕容美雙眉一揚，沉聲道：「大世兄這般固執，倒教老朽好生爲難……」

皇甫英却是笑着道：「前輩不必爲難，即令是軒轅教主親臨，晚生也是這般回答！」

慕容美呵呵一笑道：「大世兄這話，老朽到是相信的過，只是軒轅教主並未前來，大世兄如要說，那只有請你去一趟大雪山了！」

皇甫英聞言一怔，道：「要我去大雪山麼？」

慕容美道：「不錯！」

皇甫英沉聲的說道：「晚生如是不去呢？」

慕容美道：「只怕由不得大世兄不去！」

皇甫英驀然怒道：「前輩可是要動強麼？」

慕容美道：「不敢，老朽奉命前來，如果取得到血刀，那自是不必勞動你大世兄了，但若大世兄不肯將血刀交出來，老朽少不得只有煩請大世兄移駕大雪山一行了！」

皇甫英一抖手中寶劍，仰天大笑道：「前輩之意，果然竟在劫持在下了！」

慕容美道：「老朽誠意相請，大世兄怎可說得那麼難聽呢？劫持二字，不妥得很！」

皇甫英臉色一沉，道：「前輩如要晚輩前去大雪山，那也不難，除非前輩將晚生一杖擊斃，抬個死屍去見那軒轅教主，否則，在下決不前去！」

字字有如斬釘截鐵，只聽得慕容美心中一震。

若就武功而言，皇甫英自然不是慕容美的對手，但慕容美却是明白，自己除非打算與武林中的幾大豪門世家反臉成仇，否則，絕對不能下手！

他沉吟了一下，笑道：「大世兄似是逼得老朽別無他路可走了！」

皇甫英哼了一聲，却是未予置答。

此刻，那姓丁的五人，已和大青三老動上了手，雖是以五對三，一時却也未會佔得半點先機。

袁化風和邊、武二老並未動手，但情勢上也甚爲緊張。

四周的屋面之上，人影綽綽，這正顯示出天魔教來的人，尚有不少，不曾現身下來。

中一震。

慕容美目光橫掃院中各人，突然似是下了極大的決心，向皇甫英低聲道：「大世兄，老朽不願與你爲敵之意，你莫非尚未聽出麼？」

皇甫英楞了一楞，心中尋思道：「不知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竟敢背叛軒轅剛麼？」

轉念之間，暗道：「我不上他的當，說不定他用的乃是苦肉之計……」

一念及此，當下搖頭道：「前輩不用多說了，那血刀的下落，晚生決不會說出來！」

慕容美大爲着急的聳動雙肩，突然改用傳聲道：「大世兄，老朽與令尊的關係，非比尋常，天龍鏢局的事，老朽不能不管，但軒轅教主方面，老朽一時也不能不虛與應付，大世兄最好是想一個什麼法子

歸不雷忽然接口道：「天魔教在武林中勢力很大，歸某早有耳聞，江湖六大門派，沒有人敢招惹你們，那只是他們胆小怕事，但慕容兄莫要忘了，大青山不吃這一套，天魔教只消劃下道來，歸某等隨時隨地候教！」

慕容美目光在林不寒等三人身上一轉，笑道：「三位豪氣得很，兄弟十分佩服！」語音一頓，接道：「只是，兄弟爲三位這等妄逞匹夫之勇，大感不值！」

于不邪右手一揮，呼的一聲，搗了過去，口中喝道：「慕容美你且嘗嘗老夫一拳！」

慕容美白眉聳動，舉手一揮，將于不邪掌力化開，冷冷笑道：「三位當真要和天魔教作對麼？」

于不邪驀稱拳怪，掌力之強，自是過人一等，但慕容美隨手一揮，就將他掌力化解，武功之強，果真驚人，于不邪雖然生性怪癖，但遇到這等高手，他也不願再冒失出手了。

林不寒適時接道：「慕容兄，血刀大青山決不放手，天魔教如要強取，至少得先將兄弟等擊敗！」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慕容美不由仰天大笑道：「很好，林兄既是決心一戰，兄弟只好奉陪！」

笑聲一歇，只見他烏杖一揮，從那屋脊之上，立即縱落五人，袁化風也從另一角落走了過來。

慕容美向那五人揮手道：「有勞丁兄五位接下林不寒三老，那皇甫英公子，由老夫自行料理了！」

糖塞一番，或者將血刀先行交出，老朽負責不讓它落到軒轅剛手中便是！」

皇甫英見他改用傳音之術，心想，他這番話八成不會是假的了！不過，他却也顧慮到一點，設法搪塞，未嘗不可，但如要自己將那血刀交出，可就萬萬不能了！

當下大聲道：「老前輩，那把刀仍在肅州地帶，區區並未帶來，你要我交出，又怎生能夠呢？」

慕容美怔了一怔道：「還在肅州將軍府中麼？」

皇甫英道：「不錯！」

慕容美沉吟道：「大世兄，那肅州將軍府中，並無武功高強之人，那血刀如是在府中，眼下豈不是也十分危險麼？」

皇甫英道：「這……不是區區職責所在，恕區區無法爲他們設想了！」

慕容美笑道：「大世兄，你此話當真麼？」

皇甫英道：「晚生豈是說謊之人？」

慕容美點頭道：「如是別人這麼說，老朽是絕對不肯相信的了！但此話出自大世兄口中，自然有些不同……」語音一頓，接道：「老朽這就前去肅州一行，但願大世兄不會欺騙老朽！」

一揮手，向那丁氏五兄弟道：「丁兄，咱們不用再打下去了！」

那丁氏五兄弟，在哀牢山原是一方霸主，號稱丁氏五雄，自從軒轅剛在三十年前把天魔教玄冰堂設在哀牢山之後，丁氏五雄便投入了天魔教中，充任護法之職。

慕容美語音一落，那丁氏五雄中老大丁忠，立即猛攻一劍，大喝道：「咱們退下……」同時收招而退！

大青三老却也知道，丁家五兄弟絕非易與之輩，他們既然不再打了，三人也就收招住手！

袁化風似是不大願意，但在天魔教中，他雖然身爲總護法，但說權勢、武功，在在都比不上慕容美，因此，慕容美一旦下令退走，他即使不願，那也沒有辦法！

他狠狠的盯了皇甫英一眼，冷笑道：「皇甫英，倘然那肅州將軍府中，無那把刀的話，老夫會叫你明白，天魔教對付敵人的手段，是何等可怕……」語音一落，當先飛身而去。

慕容美抱拳向皇甫英一笑道：「大世兄，保重了！」

皇甫英回禮道：「多謝前輩關懷。」

天魔教一千人等，在慕容美招呼之下，利那間走得一個不剩！

林不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夫沒有想到，丁氏兄弟的武功，數年不見，竟然高出如許之多，看來這天魔教果然不容小視了！」

掌怪于不邪搖頭道：「不對啊！」

林不寒一怔道：「那裏不對了？」

掌怪道：「他們來時的氣勢，似乎不得那把刀決不會罷手，此刻却去得如此輕易，寧非十分奇怪麼？」

林不寒笑道：「大公子已將那把刀下落說出，他們爲了取刀，自然就要退去了！」

于不邪搖頭道：「林兄，這事如是換了我，試問咱們會不會因爲大公子一言，便自相信？」

林不寒道：「這個……兄弟不會輕易相信！」

劍毒歸不雷笑道：「林兄，于兄之意，似是說那天魔教另有花招呢！」

林不寒說道：「兄弟也是這麼想，但是……」

皇甫英忽然笑道：「林老不必疑慮，他們此去肅州，不過空跑一趟而已！」

林不寒說道：「大公子，莫非你騙了他們？」

皇甫英道：「那也不全是……」

他略一沉吟，一笑接道：「那把血刀在區區離開肅州之時，果然仍在該處，不過，鏢車啓行之後，血刀便也離開了肅州了！」

于不邪道：「老夫明白了！敢情那血刀乃是另由別人保護，送去京城了麼？」

皇甫英笑道：「不錯！」

林不寒將信將疑的道：「大公子，那護刀之人，可是天龍鏢局中的鏢師嗎？」

皇甫英道：「雖是鏢師，但此刻乃是扮成一個單幫客商模樣，是以天魔教中人，決然查探不出！」

林不寒聽他說的頭頭是道，而且，這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也正是一般鏢局走鏢時常常安排的方式，心中也就相信了八分，笑道：「大公子這等仔細，倒是老朽放心不少！」

皇甫英笑道：「林老過獎！」

但那劍毒歸不雷却搖頭嘆道：「大公子，你這番安排，雖然十分嚴密，但此時此地，却也不該說將出來啊！」

皇甫英一怔，道：「爲什麼？」

歸不雷道：「那袁化風根本未曾離去，大公子之言，他已聽去，血刀想要平安送到京城豈非萬難？」

皇甫英故作駭然之狀，道：「那袁化風真的未走？」他語音未落，只聽得一陣長笑之聲，由近而遠，眨眼之間，竟已去了三三左右！」

果然歸不雷沒有說錯，那袁化風直到此時，方始離去！

皇甫英心中暗喜，但口中却是連連自責道：「三位前輩，區區一時不察，果然把事情弄壞了……」

林不寒白眉雙鎖，長嘆道：「大公子，事到如今地步，你自責也沒有用了！只是那貴局鏢師去往京城的道路，大公子可曾預作安排？」

皇甫英搖頭道：「沒有！區區只要他隨機應變，每日改變路線而行……」

林不寒聽得沉吟不語！

于不邪却是大聲道：「如此一來，咱們想搶先一步，相助那鏢師一臂之力，也行不通了？」

皇甫英苦笑道：「可不？連區區此刻也找不到這位鏢師的下落了！」

歸不雷沉聲道：「爲今之策，咱們只有釘在天魔教的人身後，也許可以阻止他們奪取血刀！」

林不寒點頭道：「不錯！不錯！咱們綴上袁化風等一行，不怕他下得了手！」

語音一頓，向皇甫英抱拳道：「大公子，老朽等這就去將護血刀，深宵打擾之過，尚望大公子莫要見怪！」

皇甫英朗朗一笑，深深施禮道：「三

食住店之錢，自願充當店夥一月還帳！軒轅剛手段之高明，老夫深感佩服！」

皇甫英大驚道：「他真是天魔教屬下麼？」

老人大笑道：「老天豈是騙人之入？賢侄，直到此刻，你還猜不出老夫是誰來麼？」

皇甫英呆了一呆道：「晚輩見識淺薄，委實想不出前輩來歷……」

老人搖頭嘆道：「這也難怪，老夫隱居大青山，少說也有廿年不曾踏入江湖，你不知道，那也怪不得你了……」

皇甫英陡然失聲道：「老前輩可是羅布衣羅大俠？」

老人點頭一笑道：「不錯……」

原來這禿頂老人，正是「大青山主」，號稱劍掌雙絕的羅布衣！

皇甫英不由得心中暗叫慚愧，早在他提到自己爹爹一生未遇對手，是以心中不樂，只要見到了他便可一抒愁懷之際，便該想到武林中只有劍掌雙絕，才能在劍道之上，與自己的爹爹一較長短了！無奈因爲羅布衣現身的太過突然，自己又關心血刀得失太過，方致弄得心智朦朧，黑白不清，此刻說明白了以後，便連忙雙膝一曲，拜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侄叩見羅大

叔，向請大教莫怪小侄適才失禮……」

羅布衣淡淡一笑，揮手道：「起來吧，老夫豈是那拘謹之人？」

一股極大的潛力，將那皇甫英托起地面尺許！

好強的內力！皇甫英簡直不敢相信！

羅布衣一笑又道：「賢侄，令尊這一

位前輩此去，可得小心一些……」

林不寒哈哈一笑道：「大公子不用放在心上，至少，老朽必可使袁化風等人得不到血刀……」話音未已，領着屬下之人，疾步而去！

皇甫英利那間如釋千斤重担，看了邊、武二老一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他們都走了！」

邊志豪道：「走了！」

皇甫英彷彿放下了千斤重担，步履輕快的向屋內行去，邊志豪、武二老一前一後，也似喘了一口大氣。

皇甫英入室之後，交代了邊志豪、武二老一前一後，也似喘了一口大氣。

一藩招呼屬下的趟子手，車伕們安息，自己便向店後的柴房行去！

他剛自一步跨入門檻，頓時覺出情況不妙！

只見一名身穿白布短打的禿頂老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那一堆枯柴的乾枝之上！

皇甫英大吃一驚，手中的燈火，險些兒跌落地！

但他究竟是劍神之後，略一定神，便自大聲道：「老丈是什麼人？坐在柴房之內，莫非想偷竊店中客商麼？」

禿頂老人淡淡一笑道：「你可是皇甫長華的兒子？」

老人一句話反問出口，頓時使得皇甫英心中狂震，暗道：「糟了，這老兒只怕也是爲血刀而來的了……」

不過，他心中却說道：「不錯，在下正是皇甫英！」

老人打量了他一眼，笑道：「皇甫兄有子如此，倒是叫老夫高興得很！」

向可好？」

皇甫英恭恭敬敬放下燈火，肅容應道：「家父一切如常，多謝大教關懷！」

羅布衣吁了一口氣，道：「不與令尊論劍說道，倏忽已有十年之久，尊大人想必又創出不少絕招了！」

皇甫英搖頭道：「這個……小侄却未問過……」

羅布衣閉目凝思了一會，忽然睜目說道：「賢侄，這血刀你還要取回麼？」

皇甫英心想，官人托我保鏢，我當然是要取回了……只是，他口中却道：「這

個小侄一時倒打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取回了！」

皇甫英如此回答，顯然大出羅布衣意料，他不由得皺眉說道：「賢侄，這是何意？」

皇甫英失笑道：「小侄忽然發覺，以小侄之能，已然無法安全護送神劍了，是以小侄有些遲疑不定……」

羅布衣笑道：「原來如此！」笑聲一頓，接道：「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難事，如是你信得過老夫，何不將神刀暫交老夫保管，三月之後，老夫再在京城振武鏢局當面交回此劍如何？」

皇甫英道：「勞動大教，叫小侄心中怎安？」

羅布衣呵呵一笑道：「不妨事，老夫與那振武鏢局的主人『七絕魔刀』史光漢老弟有點事要交代，正好要去一趟京城，順道之便，算不得什麼，只要賢侄信得過老夫，血刀就暫由老夫保管三個月吧！」

皇甫英心中明白，如果「大青山主」

皇甫英聞言，心中又是一驚，忖道：「這老人如此口氣，莫非是我的父執之輩麼？」

轉念之間，口中却說道：「老前輩何方高人？聽你老的口氣，想必與家父相識了！」

禿頂老人呵呵一笑道：「何止相識？皇甫兄生平在劍道之上，從未遇過對手，是以常感胸中鬱積不快，不過，只要他去到老夫寓所，那不快之心，便已經去了大半……」

他語音一頓，忽然改了話鋒，接道：「老夫托大，叫你一聲賢侄如何？」

皇甫英心想，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你居然就以長輩自居，這事要是傳聞出去，豈不叫人笑掉了大牙麼？轉念至此，不由皺眉道：「老前輩名號，可否賜教？不然晚輩稱呼錯了，那就大大不敬啦！」

老人答非所問的答道：「賢侄，那血刀可是向在這烏鞘嶺上麼？」

皇甫英一怔，忙說道：「怎麼會？晚輩……」

老人不容他分說，又說道：「如是老夫猜得不錯，那柄血刀八成已不在你身上！」

皇甫英暗道：「他可是在詐我麼？」

有了這等想法，頓時心神稍定，笑道：「不錯！那血刀此刻應在千里之外！」

禿頂老人笑着道：「那可是遠在天邊了！」

皇甫英呆了一呆道：「果然不近，倘若晚輩局中的鏢頭，按照預計行程，此刻應已到了大同！」

羅布衣有心奪取血刀，自己就是不答應，出手也是枉然，是以倒不如索性大方一些更好！

當下答道：「小侄自然是信得過大教了！」

羅布衣點點頭說道：「就這麼辦，賢侄依舊押鏢緩行，咱們三月之後在京城見面……」

話音一落，飛身直上，斜斜的由後面轉身回到前屋！

但他尚未走出後院，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凌空竟如流星疾墮，飛瀉來一人！

皇甫英暗叫道：「啊！今晚怪事真多啊……」

後退一步，凝目望去，不由得臉色大變，敢情這飛來之人，竟是那「烏杖神翁」慕容美！

皇甫英一怔道：「老前輩怎麼去而復返？」

慕容美長眉一挑，沉聲道：「大世兄，你把血刀可是藏在柴房之中麼？」

皇甫英一呆，問道：「老前輩怎會知曉呢……」

他突然發覺自己漏了嘴，雖然及時忍住，但慕容美已然冷笑道：「大世兄，你太把老朽不放在眼中了！」

皇甫英皺眉道：「前輩何出此言？」

慕容美怒道：「老朽看與令尊的交情，才設法成全於你，免去你下不了台，但你却不識抬舉，反倒存心騙我去那肅州，這中間的道理，你該怎麼解釋？」

皇甫英長長的吁一口氣道：「老前輩之意，那是怪我不該當那袁化風隱在暗處

他左手一揚，只見丈許之外的一堆柴草立告飛開，赫然露出了一具店小二打扮的屍體！

皇甫英臉色一變，失聲道：「這是什麼人？」

禿頂老人道：「天魔教主的屬下！半月之前僞裝爲孤身行旅，迫於無錢給付伙

月之前僞裝爲孤身行旅，迫於無錢給付伙

之時，故意說出血刀還在肅州之事了？」

慕容美說道：「不錯！你這是爲了什麼？」

皇甫英道：「前輩莫要動怒，這是爲了那軒轅剛的爲人，太過霸道，晚輩不得不謹慎行事了！」

慕容美說道：「老弟，你這話未免太籠統了吧？血刀乃是千年古物，等閒不可隨便放置，你既藏放柴房在先，又復輕易的交結了那位羅布衣在後，老弟這也算是謹慎麼？依老朽看來，你只怕是大錯特錯了！」

皇甫英沉吟道：「羅布衣一代隱俠，晚輩將血刀暫時交在他身邊，又有什麼不妥呢？」

慕容美搖搖頭道：「老弟，羅布衣隱居大青山，目的是爲了什麼，你可曾知道嗎？」

皇甫英一怔，說道：「莫非還有什麼緣故？」

慕容美道：「不錯，他隱居大青山，就是爲了想得到血刀！」

皇甫英頓時愣住了。

這可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事！只是，出自慕容美的口中，使他又不得不信！

皇甫英沉吟了一下，道：「前輩此話如果當真，晚輩倒是真的做錯了！」

慕容美長長一嘆道：「老弟，你這當可就上大了！羅布衣獲得此劍，只怕就要引出武林一番大變了！」

皇甫英道：「羅布衣難道也是不安本份之人麼？」

慕容美忽然笑道：「老弟，武林中人

物，能有幾個真正能把名利看得那等恬淡呢？」

皇甫英也笑了！他却想起武林中當真有幾個人能把名利之心看得極淡，是以他笑了，立即接道：「慕容前輩，就晚輩所知，武林中有幾個人便十分恬淡！」

慕容美脫口道：「誰？」

皇甫英笑着說道：「九華山的三位高人……」

慕容美呆了一呆，問道：「九華三聖麼？」

皇甫英道：「不錯！」

慕容美大笑道：「老弟，杜公僕、丘玄機、和千愚大師三人，在武林中已被人呼作三聖，名氣之大，自然不必再提了，不過，老弟如說他們不再與世爭名，那也不一定呢！」

皇甫英皺眉道：「前輩這等口氣，莫非也有所指麼？九華三聖決不會再爲名利二字，出山惹事吧？」

慕容美道：「他們自己自然不會出山了，但他們三人却是造就了一位非凡的傳人，好像連令尊那一身武功，也不見得比這少年人更強哩！」

皇甫英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晚輩怎的未曾聽人說過？」

慕容美笑道：「這不過是月前發生之事，老弟不曾回轉金陵，自然是不知道的！」

皇甫英被他說得好奇心大起，脫口道：「前輩可知那三聖的傳人是誰？」

慕容美道：「老夫聽說，此人名叫祝華揚，一月之前，曾經以師傳劍法，在老

弟的府中，擊敗武林中五位頂尖高手的圍攻……」

皇甫英奇道：「在晚輩家中？」

顯然，他有些不相信。

慕容美笑道：「老弟，這事千真萬確，當時若非令尊和西湖萬花宮主人柳迎楓在座，那五位高手，至少有一半以上非死即傷！」

皇甫英心中有些悲哀，黯然一嘆道：「前輩之言果真屬實，這位姓祝的少年，豈非是：天下無人可以與他相較了麼？」

敢情皇甫英一向以爲自己乃是四十年紀的武林人物中第一高手，但此時聽到慕容美說出三聖已有傳人，而且一身武功，不在自己爹爹之下，頓時大爲洩氣！

慕容美目光一轉笑道：「老弟，那祝華揚所使刀法稱作『霸王刀法』，倘若那楚王的佩刀能够被他得去，正好相得益彰，只怕到時這位祝老弟要變爲刀神了。」

皇甫英搖頭道：「刀在羅布衣手中，這姓祝的是取不到的了！」

慕容美淡淡一笑道：「很難說，羅布衣和那丘玄機的交情，非同尋常，他如果把血刀送給姓祝的少年，那也不是做不到的事！」

皇甫英道：「前輩所謂羅布衣可能在得到血刀之後，惹起武林大變，就是指這個麼？」

慕容美道：「不錯！」

皇甫英道：「前輩只怕過慮了！晚輩認爲，以九華三聖爲人，教出來的弟子，似乎不應該是引起武林糾紛之徒！」

慕容美冷笑道：「這話可很難說，老弟，有一件事，你可曾想到過？」

皇甫英道：「什麼事？」

慕容美道：「那祝華揚一身武功，已可擠身當代十大高手之列，如果有人鼓動他，說他可助其成爲天下第一高手，祝華揚難道還不會動心麼？」

皇甫英想了一想，道：「這……倒也可能！」不過，他語氣一轉，又道：「前輩之意，那是羅布衣存心鼓動這位祝兄之心了？」

慕容美道：「不錯，八成他借去血刀，就是爲了勸那祝華揚……」

皇甫英沉吟道：「倘若如此咱們又該如何？」

慕容美說道：「找到羅布衣，追回血刀！」

皇甫英搖頭道：「羅大叔與晚輩約定，三月之後，在京城振武鏢局還刀，此刻又去何處找得到他？」

慕容美道：「羅布衣離去多久了？」

皇甫英道：「蓋茶時光，前輩便已趕來！」

慕容美道：「一盞熱茶的時光，羅布衣再快，諒也去不了多遠，咱們要追，自是不難……」

皇甫英道：「羅大叔未曾言明眼下去到何處，咱們如何追法？」

慕容美道：「這倒不勞你費心！老朽只消傳下令去，方圓百里之內，便可有人相助你我查探。」

皇甫英道：「既是如此，晚輩遵命行事……」

慕容美道：「老弟，這趙鏢，你可放心交給他們，一路之上，天魔教自會有人代爲開道，你就伴同老夫去找那位羅布衣吧！」

皇甫英心中明白，事到這般地步，自己不同意那也是不成的了！

當下笑道：「好，晚輩這就去交代一聲！」

慕容美道：「老朽先去那兵營中一行，頓飯之後，老朽再來……」話音一發，人已騰空而去。

皇甫英心中百感交集，神色不安回到客房，叫過邊志豪、武一藩，說明自己要陪慕容美去追尋羅布衣，鏢車交由他們兩人押運，並且要他們到了適當地方，差人快馬回到江南，向二弟皇甫雄報個訊。

他沒有提到求救，但邊志豪心中自然清楚，皇甫英言下之意，便是要向金陵求助了。

當下低聲道：「大公子之意，此事要不要向老太爺說明呢？」

皇甫英沉吟道：「家父久已不問武林中事，最好是不向他老人家說出！」

武一藩忽然接道：「大公子，兄弟有一句話，說出來，萬望大公子莫怪！」

皇甫英道：「武兄但說無妨！」

武一藩道：「血刀關係武林殺劫，此事最好是向老人家說明……」

邊志豪道：「武兄說得不錯，大公子雖然不想驚動老爺子，但是兄弟認爲，這事如是只對二公子說，那也沒有多大的作用……」

皇甫英道：「邊兄，你莫要忘了，舍下還有位武功極高的前輩高人啊！」

邊志豪一怔道：「那兩位？」

皇甫英說道：「家父兩位身邊摯友，『天音醉客』楚狂人和『地煞狂叟』裘不邪……」

邊志豪一怔道：「原來是這兩位高人麼？兄弟真是不曾想到了！」

皇甫英說道：「邊兄只消差人告訴舍弟，要他約了楚大叔和裘二叔趕到京城振武鏢局，餘下的事情，就不用向他們多說了！」

邊志豪道：「大公子放心，兄弟一下烏鞘嶺，就會差人前去！」

武一藩道：「大公子，老朽有意陪伴大公子同去，不知大公子意下如何？」

皇甫英搖頭道：「不必了！」

他沉吟了一下，又道：「兩位一路之上，如是遇到大青三老，不妨告訴他們，就說兄弟獨自回到了金陵！」

邊志豪問道：「如是遇到天魔教的人呢？」

皇甫英道：「那就不妨直說，告訴他們，兄弟和他們的堂主慕容美是一道！」

邊志豪眉頭一皺，似是想起什麼，但皇甫英却已站起身子，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一切都仰仗二位兄台，天龍鏢局是七省聯鏢，兄弟頭可斷，血可流，但天龍鏢局的旗號，却是不容人碰！」

邊、武二老悚然一驚，望着那滿臉憤憤之色的皇甫英，不由得同時呆了。

武一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大公子，你……不可消沉啊！」

邊志豪却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大公子，你要保重了！」

皇甫英淡淡一笑，道：「兩位放心，兄弟再笨，也不會拿性命作兒戲……」

「話音一轉，向二老略一抱拳，接道：『一切偏勞兩位了……』轉身大步而去。」

恰在此時，那慕容美也到了門前，兩人招呼一聲，便自顧向前奔去。

兩人一路不曾停留，第二天中午時分，就已抵達了蘭州城內。

慕容美領着皇甫英住進一家名叫「一品香」的大客棧，胡亂的吃了些東西，慕容美便獨自出門而去。

過了約莫兩個時辰，皇甫英打坐方罷，慕容美便已匆匆的趕了回來。

不等皇甫英查問，慕容美已低聲道：「大世兄，咱們可以動身了！」

皇甫英道：「前輩查出羅大叔的去向了？」

慕容美道：「查出來了！」

皇甫英道：「現在何處？」

慕容美道：「就是這蘭州城外……」

他語音一頓，又道：「老朽有一句話，不能不先行說明！」

皇甫英一怔，道：「前輩如此慎重，莫非此行危險？」

慕容美道：「不錯！」

皇甫英笑道：「前輩都有了顧慮，只怕這凶險當真是不同凡響了！」

慕容美道：「陝甘一帶，乃是臥虎藏龍之地，羅布衣眼下藏身之處，就是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武林絕地！」

皇甫英皺眉道：「什麼絕地？」

慕容美道：「老弟，蘭州城外不遠，有一處所在，喚作金家崖，武林之中，你

可曾聽到有人提過？」

皇甫英道：「晚輩不曾聽人說過！」

慕容美笑道：「老朽說將出來，只怕你老弟不大相信，這金家崖比那大雪山天魔教總壇，幾乎不相上下，這險凶兩字，老弟認爲當得起麼？」

皇甫英吃了一驚，失聲道：「有這等事？」

慕容美道：「老朽知道你不大相信！但老朽却早已知道，這金家崖乃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地方，雖然到目前爲止，老朽不知道這金家崖首腦之人是誰，但主持其事的人一身武功，老朽却是略知一二！」

皇甫英道：「照你老這麼講，此人武功定然很高了？」

慕容美道：「不錯！」他語音一頓，接道：「本教總護法袁化風曾經前往崖上探查過一次，當日若非袁化風見機得快，加以他輕身功夫過人，可就難以全身而退了！」

皇甫英心中一凜，暗道：「這人武功，果然不弱……」

但他心中却道：「袁化風的武功，晚輩已然見識了；他雖然敵不過那人，也並不見得表示金家崖主事之人的武功，不在軒轅教主之下啊！」

慕容美說道：「老弟，袁化風那次探山，並未見到首腦人物，據袁化風說，他當時所遇到的不過是崖上的一名當值弟子而已！」

皇甫英笑道：「一名當值弟子，便可擊敗袁化風，那麼這金家崖果然是不簡單了！」

慕容美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老弟，羅布衣竟然去了金家崖，真是對咱們大大不利之事……」

皇甫英問道：「咱們可是要去金家崖麼？」

慕容美道：「不錯！」他語音一頓，道：「不過金家崖何等凶險，你我是非去不可了！」

皇甫英雙眉一揚，笑道：「前輩不必担心，大丈夫生亦何歡，死也何懼？咱們就仗着這一身武功，闖闖這等奇絕之地，至少也是生平一樁快事！」

他說得豪氣干雲，倒叫慕容美大感意外。

慕容美笑道：「老弟不愧劍神之子，當真是豪邁過人……」

皇甫英抱拳道：「前輩過獎了！」

慕容美略一沉吟道：「老弟，咱們這就前去金家崖，你……可有什麼事要交代一番？」

言下之意，乃是要皇甫英準備後事一般。

皇甫英呵呵一笑，說道：「不必了！有前輩同行，諒那金家崖還傷不了你我性命！」

慕容美笑道：「老弟如此相信老朽，倒叫老朽不得不捨命與他們一搏……」

「當下兩人便自出了「一品香」直奔城外金家崖。」

三十里不到的路程，在兩人看來，有如轉瞬之間，頓飯時光不到，便已抵達了崖下。

慕容美沿着一條窄窄的山徑，向山上

行去，只見他走了約莫里許，便自停步下來。

皇甫英心中暗覺奇怪，正想探問為何不走，只見打左側一處山石後方，迅快的轉來一名大漢。

此人急步走到慕容美面前，十分恭敬的說了幾句話，便又隱向巨石之後。

慕容美眉頭微微皺起，沉吟了半刻沒有說話。

皇甫英有些耐不住，低聲道：「前輩為何兀自沉吟不語了？」

慕容美長長一嘆道：「老弟，這金家崖果然不大好對付。」

皇甫英詫異的問道：「前輩何出此言？咱們總不能就此退去吧！」

敢情他此刻担心，血刀真被羅布衣送給了祝華揚，是以反倒比慕容美更為着急了。

慕容美笑道：「咱們自然不能退走！只是……」他忽然低聲接道：「老朽在來此之前曾經獲悉本教的一位護法，已然先行上崖而去，適才本教派來此間的弟子來告，那位護法已然被他們擒去了！」

皇甫英暗道：「天魔教的護法，在武林中必然也是大有名望之人，對方竟能將他活捉了去，無怪慕容美心中有些不安了！」

只是，他口中却道：「貴教派的是那一位護法？」

慕容美道：「雙手劍蕭樂生！」

皇甫英怔了一怔道：「蕭大俠麼？他不是武當的俗家長老嗎？」

慕容美道：「正是這位蕭兄！」

皇甫英道：「蕭大俠雙手使劍，武功

在武林中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了！對方真能將他生擒而去？莫非……蕭大俠有意如此吧！」

慕容美聞言，不禁一呆道：「有道理！若非老弟提醒，老朽真要被他嚇住了！」

語音一頓，笑道：「走，咱們就先闖上去瞧瞧！」

忽然展開身形，宛如星丸跳擲的，眨眼去了十丈。皇甫英也不怠慢，急急跟了上去。

穿過了三處山脊，兩人已然停身在一座削立的危崖之上！

慕容美舉目打量一番，指着危崖對面的一片林木，道：「老弟，那片樹林之中，似是建有房屋，八成就是對方聚居的所在……」

皇甫英笑道：「咱們直走過去。」

原來由這面危崖，到對面林木之間，乃是一座深可百丈的深澗，雖然兩面相距不過兩里遠處，但如攀下危崖，再向對面山崖攀去，設若對方在山壁間設有埋伏，自己兩人可能十分危險了。

皇甫英忽然發問，也正是看出了這一點，慕容美聞言，不禁笑道：「咱們由側面繞行過去！」

皇甫英沉吟了一下道：「前輩之意，咱們由原路退回，再繞行過去麼？」

慕容美道：「不錯……」他忽然壓低了嗓門，又道：「但咱們還有一個辦法可走！」

皇甫英道：「什麼辦法？」

慕容美道：「露出自己身份求見！」

皇甫英道：「前輩之話，要對方接引

我等過去麼？」

慕容美道：「正是如此！」

皇甫英自踏上這片危崖，就覺出有些不對勁，因為此處叫金家崖，雖然這片危崖，便是對方重地，怎會自己等現身以後，對方一直沒有動靜呢？

此刻聞言，不禁笑道：「老前輩，晚輩有件事甚是不解，尚盼你告知所以！」

慕容美道：「什麼事？」

皇甫英道：「晚輩覺得，這片危崖，似乎便是那金家崖了！」

慕容美道：「很可能！」

皇甫英道：「倘若這兒便是金家崖，即令對方是住在對面那片森林之中，此處多少也該有人看守啊！」

慕容美道：「老弟之話，可是說對方太大意了麼？」

皇甫英道：「不止於此，晚輩倒認為，對方可能是安排了什麼陷阱，等我前去誤闖……」

慕容美冷笑道：「諒他們不敢！」

餘音未已，突然一陣冷笑，傳入兩人耳中。

皇甫英心中暗道：「果然有人隱在一旁。」

慕容美却是立即沉聲大喝道：「什麼人？」

冷笑之聲，應聲斂去，只見右側崖壁之下，冒出來兩條人影。

皇甫英凝目望去，只見來的乃是一男一女，年紀約在廿四五歲間，舉止從容，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樣。

慕容美一見這一雙男女，如此年輕，

彷彿覺得有些意外，接口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身穿紫衣長衫的少年，一剔雙眉，冷笑着說道：「尊駕亂闖金家崖，自應先行報出名號才是，那有客人先問主人的道理？」

他這兩句話，說得甚為合情合理，使得慕容美一時為之語塞，不好反駁，當下笑道：「說得好，老夫複姓慕容，單名美字，你們可曾聽說過？」

那少年男女似是吃了一驚，互望了一眼，由那黑髮披肩的白衣少女輕啟朱唇，笑道：「原來是黑杖神翁慕容美前輩，妾身等真是失敬了！」

紫衫少年抱拳一禮道：「晚輩馬長青，這是在下的師妹花玉茹！」

慕容美笑道：「兩位的前輩，不知是那高人？」

花玉茹恭聲道：「家師就是此間主人，武林中稱作『寒山玉茹』……」

慕容美失聲道：「金二娘麼？」

紫衫少年馬長青道：「不錯！」

慕容美道：「這麼說，那武功山的飛雲洞主雷震聲，不就是你們的師公麼？」

花玉茹笑道：「誰說不是呢？慕容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了？」

慕容美搖頭道：「令師與老朽倒是未曾謀面，但你們的師公雷震聲，與老朽倒是多年故友！」

馬長青雙手抱拳道：「慕容前輩，這位兄台既與你老同來，必然也是一位武林中大俠了！」

慕容美大笑道：「不錯！這位老弟複

姓皇甫，單名一個英字，武林中稱為『一劍鎮江南』，兩位不會不知吧！」

馬長青劍眉聳動，目光在皇甫英身上連轉，笑道：「天龍鏢局的總鏢頭，劍神皇甫老人的大公子，果然是名氣極大，馬某失敬了！」

他口中雖是一片推崇之詞，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心中決無半點佩服之意！

皇甫英自是心中不快，但他可是甚有涵養，只是淡淡一笑道：「馬兄好說，區區賤名能蒙看重，實是在下之幸了！」

花玉茹嬌笑一聲道：「你是皇甫大公子麼？劍神老前輩的那套無敵劍法，不知大公子學過沒有？」

皇甫英突然大笑道：「家傳武功，在下自然也學習過的了！」笑聲一斂，不禁心中動疑，接道：「但不知姑娘問這個爲了什麼？」

花玉茹格格一笑道：「聽說劍神的劍法，舉世無敵，妾身只不過想見識見識而已！」

皇甫英怔了一怔，忖道：「這丫頭莫非是要向我挑戰麼？她胆子果然不小！」

但他口中却淡淡一笑道：「姑娘，武林中傳言，不可盡信，無敵二字，只是他們對家父抬愛而已！」

這等口氣，聽在那花玉茹耳中，倒不好意思硬要逼他出手了，只得嫣然一笑，道：「大公子謙遜得很啊！」

皇甫英心中不由得苦笑了一聲，暗道：「放過今日，我又幾曾這等謙遜過一次呢？」不過，他口中却是不會說話！

在武林中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了！對方真能將他生擒而去？莫非……蕭大俠有意如此吧！」

慕容美聞言，不禁一呆道：「有道理！若非老弟提醒，老朽真要被他嚇住了！」

語音一頓，笑道：「走，咱們就先闖上去瞧瞧！」

忽然展開身形，宛如星丸跳擲的，眨眼去了十丈。皇甫英也不怠慢，急急跟了上去。

穿過了三處山脊，兩人已然停身在一座削立的危崖之上！

慕容美舉目打量一番，指着危崖對面的一片林木，道：「老弟，那片樹林之中，似是建有房屋，八成就是對方聚居的所在……」

皇甫英笑道：「咱們直走過去。」

原來由這面危崖，到對面林木之間，乃是一座深可百丈的深澗，雖然兩面相距不過兩里遠處，但如攀下危崖，再向對面山崖攀去，設若對方在山壁間設有埋伏，自己兩人可能十分危險了。

皇甫英忽然發問，也正是看出了這一點，慕容美聞言，不禁笑道：「咱們由側面繞行過去！」

皇甫英沉吟了一下道：「前輩之意，咱們由原路退回，再繞行過去麼？」

慕容美道：「不錯……」他忽然壓低了嗓門，又道：「但咱們還有一個辦法可走！」

皇甫英道：「什麼辦法？」

慕容美道：「露出自己身份求見！」

皇甫英道：「前輩之話，要對方接引

我等過去麼？」

慕容美道：「正是如此！」

皇甫英自踏上這片危崖，就覺出有些不對勁，因為此處叫金家崖，雖然這片危崖，便是對方重地，怎會自己等現身以後，對方一直沒有動靜呢？

此刻聞言，不禁笑道：「老前輩，晚輩有件事甚是不解，尚盼你告知所以！」

慕容美道：「什麼事？」

皇甫英道：「晚輩覺得，這片危崖，似乎便是那金家崖了！」

慕容美道：「很可能！」

皇甫英道：「倘若這兒便是金家崖，即令對方是住在對面那片森林之中，此處多少也該有人看守啊！」

慕容美道：「老弟之話，可是說對方太大意了麼？」

皇甫英道：「不止於此，晚輩倒認為，對方可能是安排了什麼陷阱，等我前去誤闖……」

慕容美冷笑道：「諒他們不敢！」

餘音未已，突然一陣冷笑，傳入兩人耳中。

皇甫英心中暗道：「果然有人隱在一旁。」

慕容美却是立即沉聲大喝道：「什麼人？」

冷笑之聲，應聲斂去，只見右側崖壁之下，冒出來兩條人影。

皇甫英凝目望去，只見來的乃是一男一女，年紀約在廿四五歲間，舉止從容，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樣。

慕容美一見這一雙男女，如此年輕，

彷彿覺得有些意外，接口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身穿紫衣長衫的少年，一剔雙眉，冷笑着說道：「尊駕亂闖金家崖，自應先行報出名號才是，那有客人先問主人的道理？」

他這兩句話，說得甚為合情合理，使得慕容美一時為之語塞，不好反駁，當下笑道：「說得好，老夫複姓慕容，單名美字，你們可曾聽說過？」

那少年男女似是吃了一驚，互望了一眼，由那黑髮披肩的白衣少女輕啟朱唇，笑道：「原來是黑杖神翁慕容美前輩，妾身等真是失敬了！」

紫衫少年抱拳一禮道：「晚輩馬長青，這是在下的師妹花玉茹！」

慕容美笑道：「兩位的前輩，不知是那高人？」

花玉茹恭聲道：「家師就是此間主人，武林中稱作『寒山玉茹』……」

慕容美失聲道：「金二娘麼？」

紫衫少年馬長青道：「不錯！」

慕容美道：「這麼說，那武功山的飛雲洞主雷震聲，不就是你們的師公麼？」

花玉茹笑道：「誰說不是呢？慕容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了？」

慕容美搖頭道：「令師與老朽倒是未曾謀面，但你們的師公雷震聲，與老朽倒是多年故友！」

馬長青雙手抱拳道：「慕容前輩，這位兄台既與你老同來，必然也是一位武林中大俠了！」

慕容美大笑道：「不錯！這位老弟複

姓皇甫，單名一個英字，武林中稱為『一劍鎮江南』，兩位不會不知吧！」

馬長青劍眉聳動，目光在皇甫英身上連轉，笑道：「天龍鏢局的總鏢頭，劍神皇甫老人的大公子，果然是名氣極大，馬某失敬了！」

他口中雖是一片推崇之詞，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心中決無半點佩服之意！

皇甫英自是心中不快，但他可是甚有涵養，只是淡淡一笑道：「馬兄好說，區區賤名能蒙看重，實是在下之幸了！」

花玉茹嬌笑一聲道：「你是皇甫大公子麼？劍神老前輩的那套無敵劍法，不知大公子學過沒有？」

皇甫英突然大笑道：「家傳武功，在下自然也學習過的了！」笑聲一斂，不禁心中動疑，接道：「但不知姑娘問這個爲了什麼？」

花玉茹格格一笑道：「聽說劍神的劍法，舉世無敵，妾身只不過想見識見識而已！」

皇甫英怔了一怔，忖道：「這丫頭莫非是要向我挑戰麼？她胆子果然不小！」

但他口中却淡淡一笑道：「姑娘，武林中傳言，不可盡信，無敵二字，只是他們對家父抬愛而已！」

這等口氣，聽在那花玉茹耳中，倒不好意思硬要逼他出手了，只得嫣然一笑，道：「大公子謙遜得很啊！」

皇甫英心中不由得苦笑了一聲，暗道：「放過今日，我又幾曾這等謙遜過一次呢？」不過，他口中却是不會說話！

在武林中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了！對方真能將他生擒而去？莫非……蕭大俠有意如此吧！」

慕容美聞言，不禁一呆道：「有道理！若非老弟提醒，老朽真要被他嚇住了！」

語音一頓，笑道：「走，咱們就先闖上去瞧瞧！」

忽然展開身形，宛如星丸跳擲的，眨眼去了十丈。皇甫英也不怠慢，急急跟了上去。

穿過了三處山脊，兩人已然停身在一座削立的危崖之上！

慕容美舉目打量一番，指着危崖對面的一片林木，道：「老弟，那片樹林之中，似是建有房屋，八成就是對方聚居的所在……」

皇甫英笑道：「咱們直走過去。」

原來由這面危崖，到對面林木之間，乃是一座深可百丈的深澗，雖然兩面相距不過兩里遠處，但如攀下危崖，再向對面山崖攀去，設若對方在山壁間設有埋伏，自己兩人可能十分危險了。

皇甫英忽然發問，也正是看出了這一點，慕容美聞言，不禁笑道：「咱們由側面繞行過去！」

皇甫英沉吟了一下道：「前輩之意，咱們由原路退回，再繞行過去麼？」

慕容美道：「不錯……」他忽然壓低了嗓門，又道：「但咱們還有一個辦法可走！」

皇甫英道：「什麼辦法？」

慕容美道：「露出自己身份求見！」

皇甫英道：「前輩之話，要對方接引

我等過去麼？」

慕容美道：「正是如此！」

皇甫英自踏上這片危崖，就覺出有些不對勁，因為此處叫金家崖，雖然這片危崖，便是對方重地，怎會自己等現身以後，對方一直沒有動靜呢？

此刻聞言，不禁笑道：「老前輩，晚輩有件事甚是不解，尚盼你告知所以！」

慕容美道：「什麼事？」

皇甫英道：「晚輩覺得，這片危崖，似乎便是那金家崖了！」

慕容美道：「很可能！」

皇甫英道：「倘若這兒便是金家崖，即令對方是住在對面那片森林之中，此處多少也該有人看守啊！」

慕容美道：「老弟之話，可是說對方太大意了麼？」

皇甫英道：「不止於此，晚輩倒認為，對方可能是安排了什麼陷阱，等我前去誤闖……」

慕容美冷笑道：「諒他們不敢！」

餘音未已，突然一陣冷笑，傳入兩人耳中。

皇甫英心中暗道：「果然有人隱在一旁。」

慕容美却是立即沉聲大喝道：「什麼人？」

冷笑之聲，應聲斂去，只見右側崖壁之下，冒出來兩條人影。

皇甫英凝目望去，只見來的乃是一男一女，年紀約在廿四五歲間，舉止從容，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樣。

慕容美一見這一雙男女，如此年輕，

彷彿覺得有些意外，接口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身穿紫衣長衫的少年，一剔雙眉，冷笑着說道：「尊駕亂闖金家崖，自應先行報出名號才是，那有客人先問主人的道理？」

他這兩句話，說得甚為合情合理，使得慕容美一時為之語塞，不好反駁，當下笑道：「說得好，老夫複姓慕容，單名美字，你們可曾聽說過？」

那少年男女似是吃了一驚，互望了一眼，由那黑髮披肩的白衣少女輕啟朱唇，笑道：「原來是黑杖神翁慕容美前輩，妾身等真是失敬了！」

紫衫少年抱拳一禮道：「晚輩馬長青，這是在下的師妹花玉茹！」

慕容美笑道：「兩位的前輩，不知是那高人？」

花玉茹恭聲道：「家師就是此間主人，武林中稱作『寒山玉茹』……」

慕容美失聲道：「金二娘麼？」

紫衫少年馬長青道：「不錯！」

慕容美道：「這麼說，那武功山的飛雲洞主雷震聲，不就是你們的師公麼？」

花玉茹笑道：「誰說不是呢？慕容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了？」

慕容美搖頭道：「令師與老朽倒是未曾謀面，但你們的師公雷震聲，與老朽倒是多年故友！」

馬長青雙手抱拳道：「慕容前輩，這位兄台既與你老同來，必然也是一位武林中大俠了！」

慕容美大笑道：「不錯！這位老弟複

慕容美只聽得臉色大變，怒呼了一聲，一話不發。馬長青轉向皇甫英道：「皇甫兄到此，莫非也有什麼貴幹麼？」

皇甫英笑道：「在下此來，也想打聽一人！」

馬長青道：「巧得很啊！但不知皇甫兄找的那一位？」

皇甫英回答道：「劍掌雙絕羅布衣山主！」

馬長青臉色陡然一變，脫口道：「羅山主麼？皇甫兄何以知他來了此地？」

他如此反問，不啻已然承認了羅布衣在金家崖了。

皇甫英笑道：「在下與羅山主分手不過三日，他去了何處，在下自然是知道的了！」

馬長青沉吟了一下，接道：「羅山主在此，皇甫兄只怕一時見他不到！」

皇甫英道：「爲什麼？羅山主乃是在下長輩，在下求見，他不會拒絕的，但望馬兄能代爲傳稟一聲……」

馬長青搖頭道：「此事兄弟不敢招待，尚望皇甫兄莫要強人所難！」

皇甫英說道：「馬兄不敢通稟，不知當有何法，可使羅山主知曉在下已然抵此呢？」

馬長青道：「據兄弟所知，只能等到羅山主離去之時，皇甫兄再行求見了！」

皇甫英皺眉道：「這個……在下只恐等不及了！」

馬長青笑道：「皇甫兄你如沒有耐心，那只好暫時不見羅山主了！」

皇甫英略一沉吟道：「馬兄，在下乃

是專程前來見羅山主，不想開罪令師，馬兄執意不允代為通稟，說不得兄弟只好硬闖了！」

馬長青冷冷一笑道：「皇甫兄要硬闖麼？」

皇甫英道：「事在兩難，兄弟只怕要得罪了！」

馬長青雙眉一揚，尚未答話，花玉茹忽然格格一笑，道：「大公子，你想動武，妾身正想領教，這倒妙得很，公子何不拔劍一試？」

皇甫英心中暗道：「在下乃是堂堂男子，豈肯與你這女流之輩動手？」轉念之間，接道：「姑娘，在下並非爲了較量武功而來，最好是兩位通融一下……」

花玉茹忽然冷冷一笑道：「沒有什麼能通融，金家崖向來不在武林中行走，你們找上門來欺人，還說不想動手，這話有誰相信？」

她話音一頓，伸手拔出肩頭長劍，喝道：「要想見羅山主，公子先勝了妾身再說！」

皇甫英大感爲難，望了慕容美一眼，苦笑道：「慕容前輩……」

慕容美淡淡一笑道：「老弟，那位姑娘說得不錯，咱們如想入內，恐怕非得動手不可呢！」

皇甫英本想要他解圍，誰知他說出這等話來，豈非是火上加油了麼？

馬長青這時也道：「不錯，皇甫兄若是要想入內，大概只有勝了兄弟才成！」

皇甫英心中千迴百轉，一時竟拿不定主意！

不過，忽然念及，只要能夠入內見羅山主，自己即使得罪了金二娘弟子，諒也不會有多大的關係了！頓時，他豪氣大發，取出佩劍，向馬長青一拱手道：「馬兄，在下迫於無奈，只好獻醜了！」

他不但存下速戰速決之心，也存下避開和花玉茹動手之意，是以語音一頓，立即刷的一劍，向馬長青刺去！

馬長青決沒想到皇甫英身爲劍神之子的身份的人，竟然毫不謙遜的說打就打，一時迫得大爲狼狽，只見他又退讓，又要拔劍，弄得幾乎一招之下，就敗在皇甫英手中！

花玉茹大大的一驚，櫻唇一撇，右手銀劍一擺，竟是半聲不響，直向皇甫英的後心刺了過去！

慕容美白眉暴剔，大喝道：「姑娘豈可暗劍傷人？」

他雖然出聲喝罵，但是却並未出手攔阻！

不過，皇甫英已即時有了警覺。

如欲傷敵，就將難以自保，兩害相權，寧取其輕，皇甫英左肩一斜，橫踏兩步，花玉茹的劍鋒，堪堪由他左肋穿了出去，不過是毫厘之差，未能觸及自己。

而馬長青也適時壓力大減，喘了一口氣。

皇甫英冷冷一笑道：「兩位聯手最好，免得在下多費一番手脚……」

花玉茹冷哼道：「憑你也配要我們聯手麼，妾身一人就足夠打發你了！」銀劍一舉，當胸刺來。

皇甫英原就不想與她動手，才會對那

馬長青驀然出手，此刻却終於逃不過與她一戰，心中自是大大不快！

一臉怒意，全都打四面八方攔來，却一下子集中在右手寶劍之上，只見他大喝一聲道：「姑娘自找無趣，休怪在下心狠了！」

寒光電閃而起，一招「驚濤拍岸」，洒起百朵劍花，將那花玉茹罩在無邊劍光之下。

這一招威力之強，倒是花玉茹生平僅見。

她陡感自己的銀劍竟是遇上了千斤重壓一般，休說施展不開，甚至連抽回都已不大可能！

剎那之間，她粉面花容失色，發出一聲尖叫。

敢情皇甫英這一招乃是「無敵劍」法中的要命三式之一，一旦出手，勢必傷人，花玉茹的功力本就比不上皇甫英，又怎能避得開皇甫英這一劍？

但皇甫英總算手下留了一點香火之情，長劍僅僅將花玉茹的右臂劃一道長約七八寸的傷口而已！

鮮血點點滴下，花玉茹嚇得一連退了五尺！

馬長青更是不會想得到，眼見花玉茹負傷流血，頓時忘了利害得失，一振寶劍便向皇甫英攻來。

皇甫英雖然一招傷了花玉茹，手中的劍勢並未撤回，馬長青攻了過來，正好引發了他的下一式劍法，只聽得「噹……噹……」兩聲脆响，馬長青悶哼一聲，也自向後踉蹌退出數丈！

執劍的右手，慢慢的垂了下來，右胸的前方，衣衫裂開尺許，雖然他左手業已按向傷口，但大量的熱血，却從指縫之中漏出。

皇甫英一招兩式，連傷對方兩人，慕容美看得在旁不住點頭，笑道：「老弟，令尊無敵劍法，你已盡得精髓，克敵收功，可喜可賀！」

皇甫英臉上未現喜色，反倒長嘆一聲，說道：「家父曾經交代過晚輩，錯非遇上過強的對手，不許我施展這等招術，晚輩一時怒極，竟然無意中使了出來，傷了馬兄和這一位姑娘，倒叫晚輩心中好生後悔……」

慕容美道：「不妨事，老弟若不抖露一兩手，咱們又怎能見得到金家崖的主人？」語音一頓，目光轉向馬、花二人，喝道：「兩位如再拖延時光，老朽可也忍耐不住了！」

馬長青此刻正在敷藥止血，聞言却是不曾答話，花玉茹大眼睛眨了兩眨，恨恨的頓足道：「你們跟我來……」

嬌軀一擰，便向崖下走去。

慕容美發現，花玉茹正是朝着適才現身之處走去，便已料想到，這崖下必然有一條通往對面的秘道！

當下和皇甫英舉步緊緊相隨，順着條蜿蜒曲折的石徑，攀下崖去。

三人走下不及十丈，花玉茹轉身走進一個山洞。

皇甫英雖是覺得奇怪，但慕容美既然不說什麼，他也不再多問，兩人竟是一步一趨，隨着花玉茹而行。這山洞高約一丈

，寬約八尺，但向內的深度，却是一眼無法瞧盡。

花玉茹進了山洞，便舉手向左面的一處石壁按去，兩人耳中聽得一陣噹噹之聲傳來，花玉茹手按之處，已現出一扇可容一個人進出的門戶。

花玉茹冷冷的向兩人道：「由此下去，可達谷底，兩位請吧！」

聽她的口氣，她是不打算下去了。慕容美淡淡一笑，沒有說話，但皇甫英却道：「姑娘不去麼？」

花玉茹道：「妾身今日當值，自然不能回莊了！兩位如是不敢入內，那就不如回到崖上，也許再過三五日，羅山主就可出山了！」

她口氣很平靜，但言下之意，却是極不友善！

皇甫英聽得忍不住大笑道：「刀山劍海，在下也不懼怕，諒這小小山洞，又豈能嚇倒我？」

竟然當先舉步，向洞內走去。

慕容美笑道：「不錯，老弟說的是，咱們好歹也得冒一點危險才成！」

兩人走入山洞，耳中却聽到花玉茹冷笑道：「大公子，一劍之仇，妾身遲早要找回……」

皇甫英大笑道：「區區隨時候教……」說話之間，兩人已斜斜走下十丈。

洞內經年不見陽光，是以十分陰暗潮濕，但兩人均是武功高強之士，故而行來並不覺得怎麼費力。

深入約有百丈，地勢忽然轉爲平坦，慕容美極目向前望去，遠處已然露出一綫天光。

當下兩人腳下加勁，轉眼之間已然出了山洞。

花玉茹沒有說錯，洞外果然是一處深谷。

但花玉茹不曾說明這谷中有否別人等候引路，人立身洞口，却是一時打不定主意，怎生攀上對面的峭壁。就在他們遲疑之際，忽然一條人影，由右側的山角一閃而至。

原來這山洞的出口，所見谷中地方不大，這時忽然有人由右側山角處轉來，頓時使得兩人明白那金二娘的莊院，八成不在對面的懸崖之上，而是在這深谷之中。

皇甫英舉目望去，只見這現身之人，乃是一位年約七十出頭的禿頭老翁，褐衫赤腳，面色紅潤，行動之間，不見一絲老態！

寒山玉女尋俠踪

這位禿頭老人站在兩人身前，仔細看了一眼，忽然大笑道：「我道是那方的高人，原來是天魔教慕容堂主，真正是失敬了！」

慕容美聽得一驚，暗道：「這人怎的一眼就能認出了老夫？」

敢情慕容美却是認不出這老者是誰，是以心中吃驚！

皇甫英眼見慕容美的神色，便知道老者的來歷，慕容美不會認出，當下笑道：「區區皇甫英，隨同慕容前輩拜訪貴莊，不知老人怎麼稱呼，也免在下失禮！」

禿頭老人雙眉一揚，接道：「噢！閣下原來是皇甫大公子，無怪那兩個孩兒不堪你們一擊了！」

語音一頓，又道：「老夫古方，大公子只怕沒有聽人說起過吧！」

皇甫英眉頭一皺，心中正在尋思，武林中幾時有過古方之名！

但慕容美赫然一震，笑了一笑，抱拳道：「九轉金輪古兄的大號，兄弟則是久已耳聞，但古兄三十年前在江湖露面，想不到却是在此深山幽谷享那人間清福，真正叫人欣羨得很！」

「九轉金輪」古方呵呵一笑道：「慕容兄好說了，兩位駕臨敝莊，不知爲了何故？」

慕容美一笑道：「兄弟和皇甫兄弟特來拜訪貴莊主人，向煩古兄代爲引見！」

古方沉吟道：「敝莊主人，向來不見



古方笑道：「兩位駕臨敝莊，未知有何事故？」

外客，但慕容兄乃是當代高人，敝莊主人，自是不便堅拒了。」

慕容美笑道：「古兄抬舉了！雷夫人現在何處靜坐？古兄能否即為引見？」

古方道：「引見不敢當了！對慕容兄而言，雷夫人還不能這般托大！」

語音一頓，接又說道：「金家莊藏在深谷，多年來從無人前來，但連日來却是佳賓迭現，倒叫老朽感覺到有些見不尋常了！」

慕容美道：「貴莊還有什麼高明在座麼？」

古方笑道：「不錯，慕容兄，老朽三十年不履江湖，近日江湖之上，是否又發生了什麼變故不成麼？」

慕容美淡淡一笑道：「三十年人事滄桑，武林中的變化，自是不少，不過，驚天動地之事，倒也不曾有過！」

古方見他答得不費思索，自然不會料到，他把眼下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瞞得乾乾淨淨的了！

當下笑道：「慕容兄既是這麼說，倒教老朽釋去了不少疑慮了！」語音一頓，伸手指着，又道：「轉過此處山峽，即可見到金家莊，兩位請隨老朽入莊……」

側身舉步，向山角行去。

慕容美在古方轉身之際，暗用傳聲向皇甫英道：「老弟，記住出入路綫……」

皇甫英心中一動，立即傳聲應道：「晚輩記下了！」

兩人跟在古方身後行去。

轉過那處突出的山峽，兩人只覺眼前一亮！

敢情這山角的後面乃是一處綠草如茵的花園。

目光所及，在那花園的盡處，竟是一片莊院，大大小小的房舍，不下百餘間之多。

那片房舍，分佈在花木之中，顯得十分幽靜！

古方站在花草中，指着那一月房舍，笑道：「這便是金家莊了！」

慕容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果然是一處世外桃源，古兄隱居此間，這三十年必然武功精進極多了！」

古方笑道：「不敢，慕容兄請啊！」三人迅速的穿過那片綠茵草地，來到一間極大的房舍之前。

原來這金家莊因是修建在深谷之中，故而並無一般莊院的圍牆和正門，那些房舍看來是零零落落的隨便搭建，但慕容美却已一眼瞧出，每棟房舍，都有一定的位置，雖然他一時還弄不明白，這些屋宇是否按照某一種陣法的排列，但其中必然有什麼蹊蹺！

皇甫英心中也覺出這些屋宇的怪異，當下眉頭一皺，正待出口相問，那古方已呵呵一笑道：「金家莊的房舍，乃是按照兩儀六合陣所修建，這也不過是防止一般武林人物前來騷擾，在兩位行家眼中，自然是不值一笑了！」

皇甫英心中一動，暗道：「他為何自己說破了呢？」

慕容美却是大笑道：「古兄盛情，真叫兄弟十分感激，憑着古兄這份心意，兄弟決不會與那雷夫人作對了！」

金二娘道：「有勞古兄走一趟，將那蕭樂生放了。」

古方皺眉道：「嫂夫人不打算追究他冒犯之罪了？」

金二娘道：「看在慕容兄面上，放他算了！」

慕容美一見金二娘這等看重自己，心中大感不安，連聲謝道：「承蒙夫人看得起老朽，老朽感荷得很……」

古方笑道：「可要將他帶來此處？」

金二娘搖頭道：「不用了！但要限他立即出山！」古方應聲而去。

金二娘這才向慕容美道：「慕容兄，你今日來此，可就是為了蕭樂生之事，老身已將他放走，慕容兄大可安心了！」

慕容美抱拳道：「多謝夫人賞光了！」語音一頓，又道：「不過，老朽還要向夫人打聽一個人！」

金二娘道：「那一位？」

慕容美道：「羅布衣羅兄，他可在此處？」

金二娘聞言，忽然沉默不語。

皇甫英接道：「老前輩，晚輩今日便是專程前來要找羅大叔，羅大叔如在此處的話，萬望老前輩容許晚輩見他老人家一面！」

金二娘緩緩的嘆息了一聲，道：「羅布衣果然在此，只是……只是……他恐怕不敢見人……」

皇甫英一怔，脫口道：「為什麼？」

慕容美道：「羅兄果然在此，老朽不信他不肯出來一見吧！」

金二娘苦笑道：「慕容兄，羅布衣是

古方淡淡一笑道：「多謝慕容兄這句話，古某為金家莊的千餘男女慶幸……」

皇甫英聽得兩人對答，心中有些納悶，但口中却又不便動問，只好看着他們發楞。

慕容英這時却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古兄，不瞞你說，天鷹教在武林中雖然聲名不好，但兄弟却還知潔身自愛之道，甚至連軒轅教主，也不失一位雄才大略之士，其所以弄得武林朋友一聽天鷹教之名，便自側目，原因正是在那些不知長進的下屬之人……」

古方笑道：「慕容兄所說，兄弟信得過！」說話之間，已引着兩人，走進那間房舍。

皇甫英舉目四望，只見這是一間很大的廳房，屋內的陳設，除了一張八仙桌，四條長椅和式張木椅而外，竟然是別無一物。

古方沒有在這間屋內停下，却是領着兩人，由屋後穿了出去，沿着一條白石小徑，轉向一處小小的白石砌成的閣樓。

這棟閣樓連在一道小溪之旁，繞樓均是梅林，老梅枝極之間，却可見四五棟涼亭水榭。

古方指着閣樓笑道：「雷夫人一向住在這棟石樓之內，兩位且在亭中稍待，老朽這就前去告知雷夫人……」

慕容美抱拳道：「有勞古兄了！」古方淡淡一笑，飛身直奔向那小小閣樓。

過了沒有多久，只見古方又急步而回

，但臉上却是充滿了笑意。

慕容美低聲向皇甫英道：「老弟，少時見到那金二娘時，非到萬不得已，咱們可別出口粗言！」

皇甫英道：「這個晚輩省得……」說話之間，古方已到身旁，他抱拳對兩人一笑道：「雷夫人有請兩位入內一敘……」

他語音一頓，遲疑了一下，又道：「慕容兄，兄弟有一件事甚是不解，不知慕容兄可否見告？」

慕容美被他問得一怔，心想，他是有什麼花樣出麼？口中却道：「古方有何見教？」

古方道：「雷夫人隱居此處，已有整整三十年，最近十年之中，從未在她靜住之處，接見過任何客人，兄弟一說慕容兄和皇甫大公子求見，雷夫人便立即傳言相請，這中間想必另有什麼道理，但不知慕容兄今日求見，究竟為了何事？一敢情他正是問的他們真正來意。」

慕容美自是不願解說明白，當下借題發揮道：「古兄，雷夫人此舉究竟為了什麼，兄弟也胡塗了，至於兄弟來此之意，無非是拜望雷夫人而已！」

任何人都可以聽出他避重就輕之意，古方那有不知之理？不過，像他們這等身份之人，輕易也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只好一笑道：「此事雖然奇怪，但兄弟相信，雷夫人必有主張，兩位請啊！」

三人當即向閣樓行去。

到了近前，皇甫英由於發現了這樓梯上的扶梯，竟然裝在石樓的外沿，並非是由那正門入內，再行上樓。

金二娘道：「羅表兄一身武功之高，已非一般高手可敵，能夠傷他的人，武林中更是屈指可數，老身雖然尚未瞧出，但等老身找到那種武功家數，自然你可知他是傷在何人手下了。」

慕容美道：「是掌傷還是劍傷？」

金二娘道：「是掌力所傷。」

皇甫英道：「羅大叔號稱劍掌雙絕，不論是劍是掌，武林之中又有何人能夠傷得到他呢？」

金二娘道：「大公子說的不錯，老身也正是為此點不解！」

慕容美道：「羅兄武功高絕，倘是他並非受人暗算而傷，這位傷他之人的武功，豈不十分可怕麼？」

金二娘沉吟道：「老身說過，武林中能夠在激鬥之中傷了羅表兄之人，屈指可數，慕容兄如果想一想，也許就可想出一些眉目了。」

慕容美道：「聽夫人之言，羅兄可是受人暗算了？」

金二娘道：「羅表兄並非為人暗算，他身受掌傷，乃是被人以重手法擊中了前胸！」

慕容美道：「傷在前胸麼？」

金二娘道：「不錯！」

慕容美道：「如此說來，此人武功，較之我所想還要高出太多了。」

金二娘道：「老身也是這樣想！」

慕容美道：「雷夫人可曾猜想過，這是那一位高手所為麼？」

金二娘說道：「老身曾經細數武林高手，有着這等功力之人，大概不會超出六

皇甫英道：「多謝前輩關懷……」

金二娘伸手指兩側的木椅，向慕容美道：「慕容兄和公子請坐啊！」

兩人告了罪，坐定。

金二娘看了古方一眼，又道：「古兄，那雙手劍蕭樂生現在因着何處？」

古方道：「囚在地牢之中……」

古方領先而上，皇甫英暗暗一算，這扶梯沒有十二級，足見樓高不及五丈。

上得樓來，乃是一條黑黑的走廊，沿着走廊去，皇甫英發現一共經過了四扇緊閉的門戶，方始轉到一間佛堂般的正門。

金家崖正對着這間廳屋，由內望外看，金家崖上的一切，依稀可以瞧得清楚。

慕容美一步踏入這間佛堂，不由得面色一變，雙手抱拳，朗聲道：「老朽慕容美，冒昧打擾夫人清修，罪過得很！」

原來在那佛龕之下，一炷草編的蒲團之上，正盤膝坐了一位白髮老婦人。

慕容美語音一落，那白髮婦人雙目緩緩抬起，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老身避居山野，原只想圖個六根清淨，不料三十年於茲，江湖朋友仍不肯讓老身淡忘，真正是意料不到得很……」語音一頓，目光轉向皇甫英，微微一笑道：「這位可是皇甫大公子麼？」

皇甫英已然從對方的口氣中聽出這位老婦人便是當年名震一時的「寒山女」金二娘，當下那敢怠慢，連忙一躬到地，大聲道：「晚輩正是皇甫英！」

金二娘點了點頭，道：「令尊好嗎？三十年中不見劍神丰采，料必他那無敵劍法又創出了不少絕招啦。」

皇甫英道：「多謝前輩關懷……」

金二娘伸手指兩側的木椅，向慕容美道：「慕容兄和公子請坐啊！」

兩人告了罪，坐定。

金二娘看了古方一眼，又道：「古兄，那雙手劍蕭樂生現在因着何處？」

古方道：「囚在地牢之中……」

位。」

皇甫英脫口道：「那六位？」

金二娘回答道：「九華三聖中的杜公僕。」

慕容美道：「杜公僕與羅兄乃是至交，他定然不會下手了。」

金二娘道：「老身也認爲他不會下手！」「語音一頓，接道：「還有就是貴教的教主軒轅剛和慕容兄了。」

慕容美道：「軒轅教主倒是有此能耐，但老朽自信無此功力！」

皇甫英道：「慕容老前輩與晚輩一直在一起，那自然是不會下手的了！但不知還有甚麼人有此等武功？」

金二娘道：「老身的外子，或者有此功力。」

慕容美笑道：「飛雲洞主雷兄，當然有着這等本領，但是老朽相信他不會下得手了！」

金二娘道：「外子遠在武功山，並未離開，他當然下不了手的了！」

皇甫英道：「還有兩位呢？」

金二娘道：「那就是祁連二位老魔頭了。」

皇甫英一怔道：「可是那書魔青虛老人和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麼？」

金二娘道：「正是他們兩人！」

皇甫英道：「晚輩聽得這兩位老人個性十分怪癖，介乎正邪之間，如是他們下手，倒有可能。」

金二娘道：「老身先前把這六人涉嫌可能，作過一番比較，除了外子和杜公僕，其餘四位，似乎都有可能，但慕容兄既

然和大公子一直在一起，當然是可以剔除

了。」

慕容美笑道：「如此說來，只是三人可疑了。」

金二娘道：「不錯。」

慕容美說道：「敝教教主，此刻向在大雪山之中，只怕傷了羅兄之人，並不是他！」

金二娘道：「那也不一定，慕容兄焉知他不曾在你離開之後，便自跟着進入陝甘地帶呢？」

慕容美笑道：「軒轅教主向不輕易出山，一旦下山，本教弟子必然接到信息，老朽離山以後，尚無跡象顯示教主已然下山，此事八成不會是教主所爲了！」

金二娘冷冷一笑道：「慕容兄最好莫要這等自信，且待羅表兄可以說話之後，咱們一問便知！」

皇甫英道：「羅大兄既然連話也不能說了？」

金二娘道：「羅表兄重傷之後，勉拚餘力，趕來此間，幾乎已到油盡燈枯之期，老身已用上乘療藥救治，眼下藥力剛剛行開，尚在昏睡之中，只等羅表兄醒來，這許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慕容美點頭道：「正該如此，只不知羅兄要到幾時方可醒來？」

金二娘道：「羅表兄已然睡了三天，至遲今日黃昏時分，就該醒來了。」

皇甫英看了慕容美一眼，說道：「老前輩，咱們可是在這兒等那羅大兄醒來麼？」

慕容美道：「當然要等！」

金二娘接：「兩位既然來了，自是應該等到了老身的表兄醒來了。」語音一頓，又道：「大公子，老身還有一件事想向你請教！」

皇甫英道：「前輩有何見教，說無妨！」

金二娘說道：「大公子說是要找老身的表兄取回一柄兵刃，但不知那是甚麼兵刃？」

皇甫英道：「一把寶刀！」

老二娘皺眉道：「羅表兄抵此之時，身上並未攜帶寶刀啊！」

慕容美呆了一呆道：「沒有寶刀？莫非……莫非那傷他之人，已將血刀搶去了麼？」

金二娘道：「慕容兄，那……把寶刀，可是甚麼神物利器麼？」

慕容美回答道：「可不是一支千年神物，否則，羅兄想必也不會身受這等重傷了。」

金二娘臉色一變道：「老身明白了，古兄前幾天曾經說過，那楚項羽的佩刀，已然在肅州露面。莫非皇甫公子交給羅表兄的，便是這支神物寶劍嗎？」

皇甫英苦笑了一聲道：「晚輩……正是將這刀交給了羅大兄……」

他似是對羅布衣身負重傷之事大感抱歉於心。

金二娘忽然長嘆一聲，道：「這真是意外之災了！但不知大公子怎會將寶刀交到羅表兄手中？」

皇甫英道：「晚輩乃是在烏鞘嶺見到羅大兄，他眼見天魔教有人覬覦此刀，便

要晚輩將血刀交給他携往京城，誰會想到，竟給羅大兄帶來了這番災禍呢？」

金二娘目光在慕容美身上一轉，沉聲道：「慕容兄，你也是天魔教中的一位堂主，那天魔教既也是想奪取此刀，慕容兄又怎會和皇甫大公子走在一起？」

慕容美嘆息了一聲道：「說來只怕雷夫人不相信，老朽雖是奉命奪取血刀，但是暗中却有將護皇甫公子之心，否則，老朽也不會與皇甫公子走在一處了！」

金二娘道：「大公子想必是相信了慕容兄之言了！」

慕容美道：「本教之人，曾被老朽當着皇甫老弟之面喝退，他怎會不信！」

皇甫英接道：「晚輩果然信得過慕容前輩！」說話之間，只見古方領着幾名青衣小婢，走了過來，那小婢們手中，捧了不少食用之物。

金二娘微笑道：「兩位遠道而來，荒山沒有甚麼山珍海味接待，粗茶淡飯還望兩位莫要見怪。」

那四名小婢，已將飯菜在佛堂左側的八仙桌上擺好，金二娘語音一頓，便和古方肅客入座食用。

末後四人用過了飯，古方已然知道了兩人來意，但是他却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吩咐立在一旁的小婢，通知全谷，小心戒備。

敢情，他防着有人跟在皇甫英身後潛行而來。

四人在佛堂中略爲調息了一陣，只見一名少女走來，在金二娘耳邊低低的稟告了一會兒，金二娘臉上驟然變色，揮了揮

手，道：「知道！」

那少女，立即轉身而出。

古方白眉聳動，低聲道：「宛姑娘匆匆而來，莫非是有甚麼事故麼？」

金二娘道：「後山附近，似乎有人在那兒走動，老身已暗示他們，任何人硬闖後山，均爲格殺勿論。」

古方沉吟道：「這會是甚麼人？」

金二娘看了慕容美一眼道：「倘若老身猜得不錯，這些人只怕是慕容兄的屬下了。」

慕容美微微一驚道：「這個……只怕不是！」

金二娘道：「據小徒相告，他們之中，有一位便是以往來過本門的袁化風，慕容兄，那袁化風在天魔教中可是担任護法之職？」

慕容美道：「不錯！」他語音一頓，接道：「不過，他們此刻該是去了肅州才對啊！」

金二娘笑道：「袁化風爲人，何等奸詐？慕容兄是相信於他，準會上當的了！」語音一頓，接道：「咱們先去看看羅表兄吧！」

當先起身，向佛堂後面的一扇小門中走去。

慕容美、皇甫英兩人，在古方陪同下，隨着金二娘走進那扇小門。

此刻，金二娘已然不見踪影。

原來這小門之後，乃是通往樓下的扶梯。

三人沿着扶梯而下，走到一處佈置的十分雅潔的客廳，客廳的兩旁，各有一道

門戶。

靠右的那一間，雪白的布帘正在晃動，顯然，金二娘已然進了那一間臥室之中。

古方引了二人，果然是向那臥室內跨入。

皇甫英抬眼望去，只見這間臥室，原是一間練功的靜室，在那靠裏面的石榻之上，正盤膝坐着一人。

此人臉色十分憔悴，但他一眼就已看出，正是數日之前見過的羅布衣。

金二娘站在石榻之前，正在低聲問道：「表哥，你……的傷勢怎樣了？」

羅布衣雙目已慢慢睜開，聞言却是苦笑了一聲，道：「好多了，只是，愚兄一身功力，恐要損却了一半。」

金二娘大大的喘了一口氣，道：「只要眼下一無礙，重練功力，那也不是什麼難事……」

皇甫英大步上前，深深一禮道：「小侄拜見羅大兄！」

羅布衣忽然臉色一黯道：「賢侄，愚叔一時自信太過，竟然中了他人之計，將那把刀失去，真是沒有面目見你了。」

皇甫英道：「大兄，這可怪不得你，但不知是什麼人傷了你老？」

羅布衣長嘆一聲道：「傷我之人，與愚叔乃是有數面之交的好友柳宏平！」

慕容美失聲道：「果然是他……」

羅布衣目光在慕容美身上一轉，冷笑道：「這位可是烏杖神翁慕容堂主麼？」

慕容美道：「不敢，兄弟久聞山主之名，但却甚少盤桓，今日算是幸會了。」

羅布衣道：「慕容堂主好說！羅某一介村夫，那裏還會放在天魔教朋友的眼中，慕容兄抬舉兄弟了。」

慕容美臉上有些不是味道，但是却笑道：「羅兄這麼一說，真叫兄弟無地自容了！」

羅布衣冷笑了笑，道：「慕容兄，羅某身受重傷，說來是拜你們天魔教所賜哩！」

慕容美一怔道：「羅兄這是何意？」

羅布衣道：「說穿了十分簡單，錯非你們天魔教要奪取皇甫英賢侄的血刀，老夫何必多此一事？追根究底，關鍵不正是在爾等身上麼？」

慕容美這時不由得心中大大不快，也自沉聲道：「羅兄不嫌這話太過嚴重麼？天魔教就算有那奪刀之心，但慕容美却是不可算在其中，別人不信，皇甫老弟就能相信得過老夫。」

很明顯，兩人有些動火了。

皇甫英一見，覺得不好，此時此地，要緊的是道出血刀落在何人手中，倘若兩位老人竟是吵得翻臉，結果豈非要弄得不歡而散麼？

敢情他已然覺出，慕容美眼下才是真正有以相助自己之人了！

至於羅布衣，他身負重傷之後，功力大損，縱然想相助自己，那也是有心無力了。

是以，他連忙笑道：「羅大兄、慕容前輩與那軒轅教主的用心不同，大抵千萬不要怪他！」

話音剛落，金二娘已大聲道：「表哥

，你不可動怒，血刀既已被那柳宏平取去，不知表哥知不知道他去了何處？」

羅布衣嘆了口氣道：「祁連二位魔之中，青虛老人雖然怪癖，但除了古書之外，他却是一介不取，但這位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却有些不同，此人最愛的只有兩樣，一是古琴，古樂曲譜，另外就是像血刀這等神兵利器了。」

他沒有回答金二娘所問，却是道出了那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的嗜好，自然等於盡覆了金二娘，那血刀正是被柳宏平奪到手中去了。

金二娘皺眉道：「表哥，柳宏平奪去那刀，不知去了何處？」

羅布衣道：「這魔頭沒有說！但……」

金二娘急問道：「表哥，你爲何沉吟呢？」

羅布衣歎了一會兒，方道：「愚兄未曾遭他毒手之前，也問過他爲何下了祁連，據他回答，他乃是新近悟出一招武功，想找到書魔青虛老人較量一下……」

金二娘又問道：「青虛老人不在祁連麼？」

羅布衣道：「愚兄也在聞言之際，大感奇怪，須知那青虛老人天性好靜不好動，生平很少下山行走，他如離開祁連，那必然是有着什麼重大的原因了！」

慕容美插口道：「不錯，青虛老人出山，定然是有着重大事故！」

羅布衣嘆了一聲，道：「這事不用閣下說出，別人也會知曉！」

慕容美被他頂撞得大爲怒惱，但却不

梯。

三人沿着扶梯而下，走到一處佈置的十分雅潔的客廳，客廳的兩旁，各有一道

便發作。

金二娘道：「表哥可曾問過那柳宏平來？」

羅布衣道：「問過了！」

金二娘道：「柳宏平怎麼說了？」

羅布衣道：「柳宏平告訴愚兄，那青虛老人的行踪，可能在洞庭一帶，只因他曾接到九華三聖中丘玄機之約，要他下山一行，幫助一位武林後起之秀，救平武林中的一股邪惡勢力。」

金二娘道：「原來如此！」

羅布衣道：「那柳宏平若是要尋找青虛老人，八成就是去了洞庭了！」

皇甫英道：「大兄，柳宏平會不會將血刀也帶去洞庭？」

羅布衣道：「這等神物，他不會傷了愚叔取去，自然要隨身攜帶了！」

皇甫英道：「小侄意欲前往洞庭一行，大兄認為不妥當呢？」

羅布衣道：「不妥！」

皇甫英一怔道：「為什麼？」

羅布衣嘆息道：「賢侄，那魔頭武功太高，賢侄前去，結果必遭不幸……」

金二娘道：「不錯，你去不得！」

皇甫英道：「血刀乃是晚輩所保的鏢貨，如是不能取回，晚輩又怎能放得下心來！」

羅布衣沉吟一會，道：「賢侄，此事可要從長計較才是……」

慕容美忽然笑道：「羅兄，那柳宏平是怎樣傷了你的？」

羅布衣道：「此事不勞過問！」

顯然，羅布衣對慕容美一直不肯相信。

了。

慕容美臉色一變，似是想發作，但皇甫英這時已然插口道：「大兄，那柳宏平武功很高麼？」

羅布衣道：「當然是很高了！不過，就憑他那一身功力，倘是想要傷我，那也不易！」

慕容美這時似是找到了反擊的機會了！他忽地大笑道：「但羅兄却是傷在了他的手下……」

羅布衣陡然雙目神光暴射，冷笑道：「慕容美，你敢辱笑羅某！」

慕容美道：「不敢！老夫只是實話實說！」

羅布衣道：「如此說來，你可試試老夫的武功麼？」

慕容美道：「大青山主的武功，老夫早有耳聞了！不試也罷！」

他雖然說得十分客氣，但聽在羅布衣耳中，簡直比刀劍穿心還要難受，頓時只見他臉色大變，怒道：「慕容美，羅某雖然是傷在那柳魔頭手中，但他用的不是武功，而是見不得人的詭計！」

慕容美原已不想激怒他太過，當下大笑道：「羅兄，以你為人，兄弟若不激你一番，你定然不肯將對方使用詭計之事說出來了！」話音一頓，又道：「羅兄，適才冒犯之罪，尚望羅兄莫要見罪啊！」

羅布衣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

半响方始長長一嘆道：「慕容兄，你……這等關心，真叫羅某感激不已了！」

慕容美也不禁嘆息道：「羅兄，像你我這等武功之人，不說對方用的何等詭計

，一旦落敗，自然只有自覺慚愧的了！兄弟設身處地而想，知道羅兄一定不願把對方用計之事說出，免得被別人認為藉詞推諉，不肯認輸，但是……今日之事，主要的是在找出柳宏平究竟武功是否比你我高明，所以，兄弟只好略施一策，迫得羅兄說出真相，這樣一來，咱們對付這魔頭之時，也就方便多了……」

羅布衣道：「慕容兄雄才遠見，兄弟佩服得很！」他略一沉吟，接道：「那柳宏平的武功，與兄弟相較，似是要高出一籌，但兄弟所以會落得重傷丟刀，皆因兄弟根本不曾與他動手相搏之故！」

金二娘道：「哦？表哥未曾與他動手嗎？」

羅布衣道：「沒有！」

古方忍不住笑道：「羅兄既然未與柳宏平動手，怎會被他一掌中了一掌？」

羅布衣說道：「他趁著與兄弟用飯之時，打了兄弟一掌，不過，到現在兄弟還不明白，他為何不會真正的取了兄弟的性命？」

金二娘一呆道：「是啊！這可是奇怪了！」

慕容美輕輕一笑道：「邪連雙魔，行事向來使人捉摸不定，他不取羅兄性命，也許是他不想傷人性命……」

金二娘冷冷一笑道：「慕容兄，這話等於沒有說，他若不怕傷人，自然是不會讓羅兄留下性命了！」

羅布衣沉吟道：「表妹，此事愚兄百思不得其解，看來只有找到柳宏平才能問明白了！」

皇甫英道：「大兄，你要去找柳宏平麼？」

羅布衣道：「當然要去！這一掌之仇，是我終生大辱，焉能不找他報復？」

金二娘聞言一怔道：「表哥，你重傷未癒，怎可找那柳宏平呢？」

羅布衣道：「表妹，別的事愚兄也許可以放得下，但柳宏平暗算愚兄之事，兄弟決不放過……」

他語音一頓，接又說道：「何況，愚兄的傷勢，並不如想像中嚴重，眼下不過功力損去一些，其實對付柳宏平這等高手，即令愚兄功夫未折，那也不易勝得了他的……」

金二娘道：「表哥是一定要麼？」

羅布衣笑道：「當然要去啊！」

金二娘略一沉吟道：「表哥既然決心已下，我也不敢攔阻，不過，老身只好陪你前去一趟了！」

羅布衣大感意外，皺眉道：「表妹已然退出武林是非，又何必為我奔波？此事若是讓雷賢弟知曉，他定然大為不快！」

金二娘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表哥，你此行太險，老身豈可不去？」

她回頭向古方道：「古兄，此間一切，要偏勞你了！」

古方呆了一呆道：「不要老朽一同去麼？」

金二娘笑道：「不用了！只叫小芬與我前去便了！」

古方說道：「宛姑娘既在後山當值，老朽這就派人前去替她……」轉身大步而去。

了。」

金二娘笑着道：「如此甚好，慕容兄，老身前頭引路，不過，出了陝甘地帶，追查柳宏平行踪之責，可就要靠你來說法了！」

慕容美笑道：「老朽自當效勞……」

當下一行五人，便自連夜離開了金家崖。

血刀浩劫藏帝家

十天之後，一行四人抵達了長安。

慕容美自從踏入陝西境內，便不斷與天龍教屬下子弟有所接觸，進入長安，慕容美便先行獨自離去，足足過了半天時光，方始回到幾人約定之處。

柳宏平的行踪，天龍教果然已經查出，他對羅布衣說的不是假話，取了血刀後，當真奔向了兩湖地帶。

據慕容美得來的消息，柳宏平的踪跡，只不過是比自己等一行早上一日，如是五人晝夜不停的追下去，應可在宜昌，江陵之間，趕上柳宏平。

羅布衣和金二娘略一商量，決定暫時不必日夜不停的趕路，只要慕容美能夠掌握柳宏平的動向，等他見到書魔青虛老人之際，再行下手，也許更為有利。

只因這邪連雙魔本身，便是一對互不服輸的冤家。

當晚，他們歇在長安。

由第二天起，他們忽然加快了腳程，顯然要在抵達洞庭湖前，趕到柳宏平不出十里範圍。

六天之後，一行五人已過了江陵。

根據天龍教眼線的報告，紅塵修士柳宏平已在前面不遠，雙方的距離，業已不及一日的路程。

皇甫英顯得十分焦急，他一心一意，只想立即趕上那柳宏平，合幾人之力，將那血刀奪回。

但是，金二娘却是十分慎重，她堅持等到柳宏平找着青虛老人後，再行動手。

敢情，她乃是想借那青虛老人的武功，壓制了柳宏平，使其不敢孤注一擲，否則，自己等五人即令聯手與他一戰，結果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金二娘的心意說出以後，慕容美首先極力贊同。

羅布衣雖然有些不大願意，但也不會再說，他似乎隱約的感覺到，金二娘這等安排，其中恐怕另有深意。

羅布衣猜想的事，抵達了岳陽時，果真獲得了答案。

原來金二娘離開金家崖之際，便已交代了古方，另用飛鴿傳書，通知了武功山飛雲洞，那飛雲洞主雷震聲居然是親自下山，趕來了洞庭。

金二娘進了岳陽城門，便領着他們直奔那江邊的岳陽樓，而飛雲洞主雷震聲已獨自一人，守候在岳陽樓上。

羅布衣發現自己這表妹夫在隱居多年之後，竟然為了此事親自下山，心中自是甚為感激，是以見面之後，羅布衣一迭連聲的向雷震聲致謝！

皇甫英打量這位名列當代罕見高手的飛雲洞主一眼，只見他滿頭白髮紛披，三綽長髯過胸，面貌清癯，雙目如電，慈祥

金二娘道：「表哥的身子當真不碍事麼？」

羅布衣大笑道：「表妹，你可是用那千年雪蓮丹外加這萬載溫玉榻，助我療傷的麼？」

金二娘笑道：「不錯！」

羅布衣說道：「表妹，愚兄之傷，得

一顆千年雪蓮丹，便已可痊癒了，外加這萬年玉榻三日打坐，此刻愚兄只感到內力中氣，不但不見絲毫受損，反倒更見充沛呢！」

金二娘笑道：「然則表哥為何適才故作尚未全好呢？」

羅布衣笑道：「那是因為慕容美之故！不過，眼下既知慕容美並非真如軒轅剛那等作惡，自然又當別論了！」

皇甫英祇聽得心中一震，暗道：「原來像他們這等大有名望之人，竟然也要爾虞我詐麼？」

思忖之間，金二娘已笑道：「表哥既然真的全好，那就今晚動身便了！」

羅布衣等金二娘走後，便向皇甫英笑道：「賢侄，這張石榻，乃是萬年一塊溫玉，趁着這一段時光，你何不好好打坐一回？」

皇甫英知道，萬年溫玉乃是人間至寶，聞言道了一聲謝，便自移身上石榻，閉目靜坐，眨眼之間，便已進入人我兩忘之境！

容得皇甫英打坐醒來，已然過了足足兩個時辰，當他睜開雙眼，只見金二娘、慕容美、羅布衣以及先前見過一次的宛小芬四人，正在室中談笑，皇甫英暗叫慚愧，連忙跳下石榻不停的向幾人告罪。

羅布衣大笑道：「賢侄，這兩個時辰打坐，對你的益處不少，縱然要我等多一會兒，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金二娘笑道：「大公子，咱們打算立即下山，你還有什麼事沒有？」

皇甫英笑着道：「晚輩隨時可以動身

的笑意，使人看着飄飄然有那出塵之概。
金二娘大約是夫君在座，故而很少說話，倒是雷震聲的話特別多，尤其是他對皇甫英，問了不少有關劍神的近況。

慕容美和飛雲洞主本是舊識，奇怪的是，雷震聲對他卻是不大假以辭色。

皇甫英、羅布衣都暗中覺得納悶，深覺雷震聲此舉，似乎顯示了什麼不平凡之處。

只是，他們並未問出口來。

幾人的座位，乃是靠窗的一桌，俯視下去，可以瞧見八百里洞庭，遠在天外，沿江碼頭上的一切動靜，也歷歷在目。

這時候不過是午時過後不久，碼頭上的人伙，倒也不太擁擠，故而那廂有着些什麼人行動，他們在樓上竟可看得甚為明白。

雷震聲目光一直盯在碼頭之上，此刻忽然一笑道：「五湖幫在江湖上的名望，已然不在丐幫之下，咱們來到岳陽，老夫不信五湖幫中子弟，竟會不知……」

他突然冒出這幾句話，不竟使得幾個人同時為之一呆。

金二娘笑道：「夫君何以想到了五湖幫？莫非……」她語聲未已，一縷細細的笑聲，突地自遠處傳來。

皇甫英凝神細聽，原來那隱約的笑聲，却是來自江邊的碼頭上。皇甫英劍眉微皺，暗道：「這人居然練就千里傳聲的功夫，武林中奇人異士，當真不少。」

沉思之間，那縷笑聲已然消失。但他耳中却又明明白白的聽得有人笑道：「雷兄過獎，陳長庚慚愧得很……」

皇甫英大大一震，忖道：「這陳長庚不就是五湖幫的幫主，號稱『七海神龍遁天聖』麼？」

雷震聲聞言，驀地呵呵一笑，大聲道：「陳兄，你上樓一敘如何？內子也在此處呢……」

陳長庚應聲道：「兄弟遵命……」語音寂然而逝。

經過了不到盞茶時光，一位白髮垂肩的老人，已在樓上現身。

雷震聲站起身子，抱拳笑道：「陳兄，老朽在樓上候駕半天了！」

陳長庚疾步上前，施禮道：「雷兄好說，兄弟屬下發現雷兄行踪，立即馳報，兄弟連忙趕來，怠慢之處，尚望雷兄莫要見怪……」

雷震聲大笑道：「不敢……」語音一頓，立即為陳長庚介紹在座諸人。

陳長庚除了慕容美而外，另外的幾人，都曾見過，是以他特別向慕容美表示歉意。

岳陽樓主人，一見五湖幫主對這幾位老少如此客氣，不等吩咐，便撤下殘席，換上了一桌酒菜。

陳長庚一一的敬了幾人一杯，這才笑道：「雷兄、大嫂，竟和羅山主、慕容大俠等同時光臨敝地，莫非武林中又有什麼大事發生了麼？怎地兄弟彷彿一點也不知道呢？」

雷震聲笑道：「陳兄身為五湖幫主，享盡江湖威福，按理對江湖上的動靜，應是瞭如指掌才是啊！」

陳長庚訕訕一笑道：「雷兄教訓得好

！兄弟果然是昏瞶得眼，尚望雷兄不吝賜教！」

雷震聲微微一笑，道：「陳兄，血刀業已出世之事，你可聽說了麼？」

陳長庚搖頭道：「這……兄弟尚未聽說！」

慕容美笑道：「此事祇怕尚未傳入中原呢！」

陳長庚皺眉道：「聽雷兄和慕容大俠之言，莫非血刀已然落在三湘地帶了？」

雷震聲笑道：「不錯！」語音一頓，接道：「陳兄幫中子弟極多，近日可曾當心，那邪連雙魔中的紅塵修士，已然來到此間？」

陳長庚笑道：「柳宏平麼？」

羅布衣大聲道：「正是他，陳兄，他眼下就在岳陽！」

陳長庚搖頭道：「羅兄，柳宏平不在岳陽了！」

羅布衣等人，聽得同時一呆，不由得齊齊拿眼光射向慕容美臉上。

慕容美頓時大感不安，訕訕一笑道：「陳幫主，兄弟接獲教中屬下報告柳宏平昨日尚在岳陽！」

陳長庚笑道：「不錯，他昨日果然在此！只是，今晨業已離去了！」

慕容美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原來今晨才走的啊！兄弟的屬下，總算並未欺哄於我……」

顯然，他不安之心，已然一掃而盡。

羅布衣沉聲說道：「陳兄，柳宏平本是來此尋找青虛老人，為何忽然又要離去呢？」

陳長庚笑道：「青虛老人不在，他自然不願多留了！」

雷震聲道：「青虛老人到底去了何處呢？」

陳長庚道：「青虛老人前些天尚在本幫作客，但他爲了別事，却在半月之前去了金陵。」

羅布衣道：「柳宏平呢？」

陳長庚回答道：「自然也是去了金陵了！」

雷震聲略一沉吟道：「羅表哥，柳宏平不過今晨動身，咱們此刻趕去，也許可在半路上遇到。」

羅布衣道：「不錯！」他望了陳長庚一眼道：「陳兄，那柳宏平可曾與陳兄碰過頭？」

陳長庚道：「沒有，不過……」他微微一笑，又說道：「他獲悉青虛老人前去了金陵之事，却是在本幫一位長老口中探出的。」

羅布衣道：「但不知柳某人是走那條道路？」

陳長庚笑道：「自然是水路了！」

雷震聲忽然大聲道：「陳兄，五湖幫在長江之上，可有舟楫行駛？」

陳長庚呵呵一笑說道：「雷兄之意，想必是要找一條快船，以便追上那柳宏平麼？」

雷震聲道：「正是如此，陳兄可有辦法？」

陳長庚道：「有！只等雷兄等用過酒菜，咱們就下樓上船如何？」

見了！」

一行人穿過長街，轉向右手江邊的金沙寺。

那金沙寺的廟宇並不算大，但却因了鎮江塔之故，十分出名，羅布衣來到山門，便取出一張大紅名帖，遞給了當值接待的僧侶。

那僧人一看羅布衣三字，頓時臉色一變，連忙堆下笑容道：「老施主快請到客堂小坐，貧僧便去告訴方丈大師……」

引着七人，來到一間十分雅緻的客舍落座後，便迅速的退了出去。

小沙彌獨自送上了熱茶，只見先前那僧人已然走了回來，雙手合十向衆人道：「方丈有請……」

羅布衣道：「帶路！」

那僧侶倒是十分聽話，恭敬的應了聲是，轉身引着七人，直向寺後而去。

穿過了兩重殿宇，到了一處小小的庭園中，只見一排三間禪房，掩映在花木假山之間，顯得大爲幽靜。

禪房的飛簷之下，掛着一方金匾，寫着「方丈」兩個斗大的殊字。

那僧人尚未走進方丈室，只見一名白鬚老和尚已然出現在那金匾之下。

皇甫英暗暗忖道：「莫非此僧便是方丈慈雲大師麼……」

尋思之間，那白鬚老僧已雙手合十，向羅布衣朗聲道：「老施主仙踪駕臨，貧僧失迎了！」

羅布衣呵呵大笑道：「大師，老朽來時匆忙，冒失得很哩！」

那老和尚笑道：「不敢，施主快和這

頭。

雷震聲點頭道：「就依陳幫主！」
幾人很快的用過了飯，便在陳長庚陪同下離開岳陽樓！
五湖幫果然不愧當今第一大幫，陳長庚引着五人下得樓來，剛自走到碼頭，便見那碼頭上匆忙的脚夫等人，竟是停下手下的工作，垂手肅立一旁。

緊靠着碼頭旁邊，這時正停了一隻三桅巨帆。

陳長庚伸手肅客笑着道：「雷兄，請啊！」

雷震聲呵呵一笑道：「陳兄領袖三江五湖，果然是雄才大略之士，兄弟隱居這麼多年，就沒有聽說過大江一帶有什麼武林糾紛發生，足見陳兄的人望，何等受人仰重的了！」

陳長庚大笑道：「雷兄誇獎了！」

一行人上得船來，不由同時在心中稱讚，敢情這隻巨舫中艙陳設之雅，大大出人意外！

除了兩側長窗之外，每一處牆壁之上都掛滿了唐宋名家的字畫，琳瑯滿目，使人心胸爲之一寬。

船中正面，懸掛了一幅「溪山漁隱圖」，兩側却各自掛了一張琵琶，和一把寶劍。

八張太師椅，分別擺在三面靠着牆壁之處，每兩張之間，放了一隻柚木茶几。

通往後艙的門戶，被一面長可丈許的朱簾遮住，身入此艙，却是絲毫感覺不到人在船上。

羅布衣脫口讚好，慕容美也連連地點

陳長庚分別請五人落座，巨舫船身一震，似是已然離岸了。

皇甫英望着窗外的景色，發現舟行之速，簡直可比奔馬，自信生平之中，乘坐的船隻，不下千次，但能走得這等奇快，真正是頭一遭遇上。

最使皇甫英奇怪的，却是江中舟楫還在數十丈外，眼見這巨舫駛來，便自先行讓開航路，是以駕駛這巨舫之人，根本不用擔心會碰上他船的危險。

皇甫英又那裏知道，五湖幫主的座舟，在駛離碼頭之後，已然插上了一面小小的黃旗，就憑着這面旗幟，凡在三江五湖行走的船隻，都得讓路。

江上行舟，雖然無聊，但他們却因談論及血刀的來龍去脈，是以並不覺得寂寞，何況陳長庚準備的酒菜，又特別豐盛，故而大夥們都十分滿意。

這一日黃昏時分，巨舫已然到了安慶江邊。

一路行來，大船並未靠過岸，但陳長庚此刻忽然要操舟子弟，將船在安慶的江邊靠了岸。

雷震聲笑道：「陳兄，咱們可是要上岸一遊麼？」

陳長庚笑道：「雷兄如有興，倒是可以上岸，不過，倘是那紅塵修士尚未離去，也許咱們可省却去那金陵了！」

羅布衣大感興趣，笑道：「這倒好，陳兄忽然靠岸，莫非已知柳宏平正在安慶麼？」

陳長庚道：「不錯！兄弟已接獲屬下報告，那紅塵修士的快艇，已在此間靠岸

幾位高朋貴友入內……」

羅布衣道：「正要入內一敘！」

幾人在老和尚邀請之下，進了那間方丈禪室。

羅布衣容得各人均已坐定，這才分別介紹雙方相識，果然這位老和尚正是金沙寺方丈慈雲大師。

慈雲大師對於這幾位武林高手忽然出現，顯然大感意外之外，神情也為之緊張起來。

雷震聲目光在慈雲大師身邊轉動不停，突然大笑道：「方丈大師，貴寺鎮江塔，素有塔王之稱，區區有意瞻仰一番，不知何時可以上去？」

慈雲大師笑道：「鎮江塔平日只是白日裏開放！但雷洞洞主去，自然隨時可去了！」

雷震聲哈哈大笑道：「大師倒優待得很了！」

慈雲大師道：「施主乃是武林高人，本當例外啊！」

金二娘皺眉道：「夫君，遊塔之事何不等正事辦完再講呢？」

雷震聲道：「夫人說的是……」

慈雲大師接口道：「老施主有何見教麼？」

雷震聲道：「正是有事要請大師請教……」

……」語音一頓，說道：「柳宏平現在何處？」

慈雲大師臉色大變，但一瞬間便又恢復了原狀，微微一笑道：「紅塵修士柳施主怎會在此？老施主說笑了……」

羅布衣忽然沉聲道：「大師，你與柳金二娘低聲道：『夫君，這和尚為何不再引路了？』」

雷震聲笑着說道：「三層以上，如屬禁地，他們不敢更上一層，那也不足為怪了。」

說話之間，當先舉步進入門內。

鎮江塔共有七層，三層塔樓，正是由地至頂各半的高度，幾人跨入門內，只見四壁僅有兩盞昏暗油燈，看來情景十分凄切。

羅布衣流目四顧，沉聲道：「這一層之中，不見人影，柳宏平八成是在那頂層之上了！」

雷震聲道：「不錯！」

他忽然向金二娘道：「夫人，你和羅表哥等人由下而上，循房上去，愚兄却要搶先一步，由塔外飛登塔頂，咱們來個上下夾擊，那柳宏平只要在這塔內，咱們準可將他擒下了。」

金二娘道：「就依夫君……」

但陳長庚忽然笑道：「雷兄，兄弟陪你由外面攀上塔頂……」頓時，分成兩批行事。

宏平可是有什麼特殊關係麼？」

慈雲大師合十道：「羅施主這樣查問，却是何意？」

羅布衣道：「那柳宏平明明來到金沙寺中，方丈却說他不在，這叫老夫怎能不怒？」

陳長庚這時忽地呵呵一笑道：「大師，你在這金沙寺內當了多久的方丈了？」

他突然這麼相詢，而且口氣也是不客氣，只把皇甫英聽得呆了一呆，暗道：「看來這位陳幫主很狂傲……」

他念頭剛轉，只見那慈雲方丈神色有些陰暗不定的冷冷一笑道：「陳幫主，五湖幫雖然在江湖上聲勢浩大，但金沙寺還不是貴幫的屬下，施主說話最好是客氣一些才好！」

陳長庚微微一笑道：「大師說的不錯！不過……」他然一頓語音，不往下說。

慈雲方丈聽了忍不住問道：「不過什麼？」

陳長庚道：「不過，兄弟之意，是非常奇怪大師昔年應是與兄弟見過幾次面，為何今日竟然裝作不識？」他話中有話，雷震聲等人那有聽不出來。

雷震聲立即接道：「陳兄，你想必是知道這位方丈的本來身世了？」

他不說本來面目，乃是給慈雲留下一點面子。

陳長庚笑道：「不錯，要是兄弟說的不錯，眼前的慈雲大師，應是長白三魔中的『天然書生』沈寒松了！」

雷震聲不禁一呆，道：「他是沈寒松麼？」

去找他算帳，看他還有什麼花樣可出。」

語音未落，人已打開口向塔外飛躍而去。

雷震聲、陳長庚等也緊隨着羅布衣跳下來了。

金沙寺內的燈火，此刻竟已全部熄去，除了三重大殿之內，各自留下了一盞長明燈，其餘的僧舍，依然一片烏黑，半點聲息皆無。

羅布衣一馬當先，闖進那方丈禪室。

這棟精舍倒還亮着燈，那慈雲大師也還端坐在禪床之上，與他們適才離去時的光景，並沒有什麼不同。

羅布衣等闖入來，尚未開口，慈雲大師已高宣佛號：「諸位和佛祖有知，請恕貧僧打了一次誑語之罪！」

這可妙得很，他先發制人，自己承認了說謊一事，頓時，羅布衣一腔怒氣，彷彿找不到可出之處，連雷震聲諸人，也不由得為之大大一楞。

陳長庚移步上前，冷笑道：「沈兄，你說的倒是輕鬆啊，那柳宏平眼下只怕已不在金沙寺中了吧？」

慈雲大師皺眉道：「不錯，他已離去了。」

羅布衣只氣得臉色泛白，大喝道：「你為何向他哄騙老夫？」

慈雲大師長長一嘆，道：「貧僧迫於無奈，倘若當時不將諸位哄離方丈，金沙寺數百名僧人性命，必將在十日之內失去了！」

慕容美也為之一楞，說道：「沈寒松幾時落髮出家了？這事倒是出人意外得很了！」

羅布衣陡地臉色一沉，喝道：「沈寒松，三十年前你在中原站不住腳，退出關外，老夫只道你從此隱居長白，不再踏入中原，不料你改頭換面，竟當起金沙寺的住持方丈來了！而且……」他語音略停，接道：「十多年來，你與老夫交談多次，却是不曾露出絲毫破綻，足見你用心定然不善的了！」

慈雲大師雙眉一揚，哈哈大笑道：「羅施主好說，沈寒松乃是貧僧當年姓氏，二十年來，貧僧早已忘却，施主何必再提，但願各位只把貧僧當作慈雲便是！」

他已然承認了自己是那「天然書生」沈寒松。

雷震聲道：「很好，大師既是不願再提往事，咱們就暫時揭過便了！」

羅布衣却道：「大師，那柳宏平何在？怎地不請他出來一見！」

慈雲大師搖了搖頭道：「老朽無此權威了，幾位如要見他，恐怕得要親自前去了！」

羅布衣道：「他在何處？」

慈雲大師道：「鎮江塔內！」

雷震聲笑道：「那可好，老夫正要逛逛名塔，那紅塵修士已在塔中，倒真是省却不少手脚了！」

陳長庚笑道：「沈兄……大師，有勞你領路一行了！」

慈雲大師忽然苦笑道：「陳施主，貧僧不便前去！」

耐……」

雷震聲沉吟道：「這麼說，那是柳宏平在暗中迫你作出此事的了？」

慈雲大師道：「可不？各位施主突然駕臨本寺，而且來得十分快捷，柳宏平便逼令貧僧設法將諸位施主調離方丈，好讓他有機會脫身……」

羅布衣大怒道：「你為何答應了？」

慈雲大師長嘆一聲道：「羅施主，貧僧昔年也是魔道出身之人，對於魔道朋友的心腸，貧僧尚知一二，若是貧僧不應允於他，除非諸位能夠立即置他於萬劫不復之地，否則，貧僧個人也許不怕他傷害，但全寺僧侶，恐怕就要無一倖免了！」

金二娘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就不怕我們報復麼？」

慈雲大師一笑道：「貧僧深信諸位的為人，即使此時甚為憤怒，但怪罪只會怪在貧僧一人的身上，決不會遷怒到寺中弟子……」

雷震聲扭頭長嘆道：「這真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了！」

慕容美却是大聲接道：「大師，那柳宏平他去了那裏？」

慈雲大師道：「諸位剛來到了寺後，柳施主便飛身出了方丈室，他究竟走往何處，貧僧是真正的不知道了！」

羅布衣氣得連連頓足：「和尚，你誤了我們的大事了……」

金二娘道：「表哥，此時多埋怨也沒有用！咱們還是趕快去尋找柳宏平吧！」

羅布衣似是怒極，脫口道：「那裏去找？安慶城這麼大，咱們還能挨家挨戶清

陳長庚一怔道：「為什麼？」

慈雲大師道：「貧僧自當派人引導各位前去……至於貧僧不便之處，日後諸位便會明白！」

羅布衣見他說甚為誠摯，却也不再堅持，當下道：「如此有勞大師派人帶路也可……」

慈雲大師道：「貧僧已然命人在塔底等候諸位了！」

雷震聲道：「大師倒像是早就準備好了一般啊！」

慈雲大師道：「洞主誇獎了，貧僧在知曉諸位前來之後，便已想到和那柳宏平施主有關，而且，貧僧也深有自知之知，決然無力阻攔各位，所以貧僧才先行派人在塔底相候！」

陳長庚笑道：「大師才智過人，這一番安排，果然甚為妥當，至少對雙方都不會得罪……」

慈雲大師突然長嘆了一聲，道：「陳幫主不用諷刺貧僧，金沙寺千名僧侶的性命，貧僧不能不為他們設想，幫主易地而處，只怕也要這麼做了！」

陳長庚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一行七人，在知客僧引導之下，繞到寺後的鎮江塔下。

古塔的鐵門，此時已然上鎖，但仍有兩名灰衣僧侶，在鐵門之前打坐誦經。

引路的僧人，向那二僧低語了幾句，其中一僧，更自懷中取出鎖匙，將那鐵門打開，並且引着幾人入內，盤旋而上，到了第三層門外，那名引路的僧人便合十躬身，自行退去。

查麼？」

金二娘笑道：「表哥，有着陳幫主和慕容堂主在此，老身相信必能很快找到他！」

羅布衣怔了一怔，回頭看了陳長庚和慕容美一眼，大聲道：「不錯，看來只有偏勞慕容兄和陳幫主兩位了！」

陳長庚道：「老朽本當效勞……」

陳長庚隨即出外令屬下外出打探消息，慕容美則獨自一人離去，直到三更過後，方始回來。

羅布衣甚是焦急，慕容美尚未坐定，他便大聲道：「慕容兄，你查問的怎麼樣了？」

慕容美道：「本教屬下之人，並未發現紅塵修士，但是，他們却發現了另外一人！」

羅布衣道：「甚麼人？莫非與柳宏平有關？」

慕容美道：「正是有關……」

陳長庚突然笑道：「慕容兄，可是那青虛老人也在安慶城中露面了麼？」

慕容美道：「不錯！」

他略一沉吟，又道：「據兄弟接獲報告，那青虛老人乃是和皇甫劍神的二公子，以及一位二十出頭的少年豪客，在今日黃昏過後抵達！」

皇甫英笑道：「哦！那是舍弟同來此間了……」

兄弟倒是識得！」

雷震聲道：「陳兄快講！」

陳長庚道：「此人姓祝名華揚……」

皇甫英道：「九華三聖的傳人麼？」

陳長庚急問道：「大世兄認得祝老弟麼？」

皇甫英竟是現出了敵意搖頭道：「不認得！」

陳長庚笑着說道：「這位老弟既然來了，以他那一身武功，柳宏平決非他的對手！」

皇甫英聽得臉色微變，但羅布衣却呵呵大笑道：「陳兄見過這孩子麼？」

陳長庚笑道：「不但見過，還盤桓了甚久時間，而且……」

他忽然長長一嘆，道：「兄弟與他還動過一次手！」

雷震聲大笑道：「陳兄忽然嘆息，只怕動手之際，你吃了敗仗了！」

慕容美顯得甚是留心的傾聽，這時却道：「那位祝公子怎能強過五湖幫的幫主啊？雷兄恐是料錯了！」

陳長庚大笑道：「慕容兄，祝老弟已得三聖真傳，兄弟不會佔先，那也是算不得丟人了！」

他笑聲一頓，又說道：「除了兄弟不說，連那青虛老人在初次見到這位祝老弟時，也吃了驚，算起來，兄弟却也無所謂了！」

經他這麼一說，幾位老人不禁都爲之發呆。

慕容美則更在暗地裏皺眉。

皇甫英只覺得有些不安，他擔心護刀

之事，又將發生波折了！

皆因那祝華揚果真武功如此高明，則他如是有了一身刀之心，自己決無法保存此刀了！

羅布衣這時却道：「慕容兄，他們現時停身何處？」

慕容美道：「據本教屬下子弟相告，他們在大觀樓用過酒菜，便出了集賢門，似是奔往集賢閣方向去了！」

羅布衣沉吟道：「莫非那柳宏平已然差人通知了青虛老人？」

雷震聲接道：「很有可能……咱們何不去那集賢閣查看一番！」

慈雲大師這時忽地想起什麼似的，失聲道：「雷施主料想得不差，那柳施主果然提到過集賢閣三字……」

雷震聲笑道：「反正此去不遠，以咱們脚程，頓飯之間，便可往返，便是去看一看那也無妨！」

陳長庚擊掌道：「兄弟正有此意。」

慕容美看了慈雲一眼道：「大師不去麼？」

慈雲大師搖頭道：「貧僧發誓再不涉入江湖恩怨，恕我不好奉陪了！」

這時，羅布衣已然搶先出了方丈室。

雷震聲、金二娘緊緊相繼在後，宛小芬則是走的最後。

出了山門，陳長庚突然向雷震聲低語了兩句話，閃身直向一旁黑暗的巷道中竄出。

慕容美看得呆了一呆，脫口道：「陳幫主不去麼？」

雷震聲笑道：「當然要去！不過，陳

幫主先去代咱們約兩名幫手……」

慕容美沉吟了一會，却是不會再問什麼。

奔行了約有十里左右，只見陳長庚健步如飛一般，由後面追了上來。

慕容美一見他僅是獨自一人趕來，心中便已料到雷震聲說的不是真話，不過，他依然忍不住問道：「陳兄約請的幫手，怎的不會同來？」

陳長庚微微一笑，說道：「他們隨後便到。」

一陣疾奔，不過半刻之間已然抵達集賢閣下。

雷震聲仰頭上望，夜色中只見山上的關隘，一片烏黑，久已頹垣的碉堡，在殘月之下，顯得甚是淒涼！

這時，羅布衣已飛身直向山上去。

集賢閣不足百丈之高，那消逝眼時光，大夥兒業已上了閣頂。

七人的身影剛自在那破敗的關門之後閃現，突然間，四周燈火暴亮，照得那關門內的僅有二十丈不到的荒地地面，宛如白晝一般！

皇甫英利那間大大的吃了一驚！心想：這地地好像是在此等着我們呢？

但雷震聲等人却是顯得甚是鎮定，燈光一亮，他竟首先仰天發出一陣長笑，道：「柳兄，看來你倒是煞費苦心了！」

一縷冷冷的笑聲，打燈亮後面的黑暗中，傳了過來道：「你們自投羅網，可怪不得柳某心狠手辣了！」

一個人影，緩緩的在燈前出現！

皇甫英凝目望去，只見這人不是別人

，赫然竟是那位慈眉善目的慈雲大師！

頓時，皇甫英呆了！但雷震聲和羅布衣並無什麼驚奇的神色，只聽羅布衣冷冷一笑道：「柳宏平，你的花樣已經要得很夠了，一掌之仇，盜刀之恨，羅某即將討回，不過，在動手之前，老夫還先要向你說幾句話！」

那慈雲大師伸手指在臉上一抹，立即變成了一位面目陰沉，臉色蒼黃的中年人！

皇甫英暗道：「想不到這個魔頭居然這等年輕！」耳中却聽到柳宏平冷冷一笑道：「羅布衣，柳某手下留情，未曾取你性命，你可知爲了什麼？」

本是羅布衣有話向他說，此刻却反倒變成了他反問羅布衣了！

羅布衣聳肩道：「爲什麼？你倒是說說看！」

柳宏平冷冷一笑，說道：「老夫不過是看在那那師弟『劍毒』歸不雷的面上而已！」

羅布衣一怔道：「歸賢弟與你有什麼關係？」

柳宏平笑道：「柳某的師弟！」他語音一頓，接道：「老夫一生殺人無數，多殺一個，少殺一個，却也並不在乎，不過，老夫昔日在歸師弟與你們結拜之後，也曾親口應允過他，對你們各給一次貨命的機會……」

羅布衣冷笑道：「你口氣好大啊！」

柳宏平大笑道：「老夫口氣很大麼？羅布衣，你當知道，設非老夫手下留情，你那裏還能站在此處講話？」

羅布衣大怒道：「柳宏平，老夫恨不

得立即跟你拚上一次你死我活……不過，那金沙寺數百名僧侶的性命，老夫還不能無動於衷，你最好快將解藥取出來！咱們就早些作個了斷！」

敢情這柳宏平果然在金沙寺僧侶身上做了手脚，而這也正是陳長庚爲何單獨留下的原因之一。

柳宏平陰險的一笑，道：「羅布衣，你把柳某看成什麼人？老夫豈是下毒之人？金沙寺的僧侶，並未中毒，你要那姓沈的方丈放心吧！」

羅布衣有些不信，陳長庚却道：「柳兄，那慈雲大師曾經暗中查過體內真氣情形，確是中暗算，你既不曾下毒，那是什麼人做的手脚？」

柳宏平笑道：「老夫不過在暗中點了沈寒松一處穴脈，十二個時辰之後，便可自解，老夫又那來解藥呢？」

羅布衣問道：「尊駕當真不曾下過毒麼？」

柳宏平道：「哼……老夫自是不屑爲之……」

雷震聲大聲道：「柳兄，血刀現在何處？」

柳宏平淡淡一笑道：「哦？你也想要麼？」

雷震聲喝道：「天材地寶，雷某雖然不配佔取，但那也不能落在似你這等老魔頭的手中！」

柳宏平冷哼道：「依你看，什麼人才配佩用此刀？」

雷震聲道：「反正不是你……」

皇甫英冷眼旁觀，却見那四周的燈火

之事，又將發生波折了！

皆因那祝華揚果真武功如此高明，則他如是有了一身刀之心，自己決無法保存此刀了！

羅布衣這時却道：「慕容兄，他們現時停身何處？」

慕容美道：「據本教屬下子弟相告，他們在大觀樓用過酒菜，便出了集賢門，似是奔往集賢閣方向去了！」

羅布衣沉吟道：「莫非那柳宏平已然差人通知了青虛老人？」

雷震聲接道：「很有可能……咱們何不去那集賢閣查看一番！」

慈雲大師這時忽地想起什麼似的，失聲道：「雷施主料想得不差，那柳施主果然提到過集賢閣三字……」

雷震聲笑道：「反正此去不遠，以咱們脚程，頓飯之間，便可往返，便是去看一看那也無妨！」

陳長庚擊掌道：「兄弟正有此意。」

慕容美看了慈雲一眼道：「大師不去麼？」

慈雲大師搖頭道：「貧僧發誓再不涉入江湖恩怨，恕我不好奉陪了！」

這時，羅布衣已然搶先出了方丈室。

雷震聲、金二娘緊緊相繼在後，宛小芬則是走的最後。

出了山門，陳長庚突然向雷震聲低語了兩句話，閃身直向一旁黑暗的巷道中竄出。

慕容美看得呆了一呆，脫口道：「陳幫主不去麼？」

雷震聲笑道：「當然要去！不過，陳

幫主先去代咱們約兩名幫手……」

慕容美沉吟了一會，却是不會再問什麼。

奔行了約有十里左右，只見陳長庚健步如飛一般，由後面追了上來。

慕容美一見他僅是獨自一人趕來，心中便已料到雷震聲說的不是真話，不過，他依然忍不住問道：「陳兄約請的幫手，怎的不會同來？」

陳長庚微微一笑，說道：「他們隨後便到。」

一陣疾奔，不過半刻之間已然抵達集賢閣下。

雷震聲仰頭上望，夜色中只見山上的關隘，一片烏黑，久已頹垣的碉堡，在殘月之下，顯得甚是淒涼！

這時，羅布衣已飛身直向山上去。

集賢閣不足百丈之高，那消逝眼時光，大夥兒業已上了閣頂。

七人的身影剛自在那破敗的關門之後閃現，突然間，四周燈火暴亮，照得那關門內的僅有二十丈不到的荒地地面，宛如白晝一般！

皇甫英利那間大大的吃了一驚！心想：這地地好像是在此等着我們呢？

但雷震聲等人却是顯得甚是鎮定，燈光一亮，他竟首先仰天發出一陣長笑，道：「柳兄，看來你倒是煞費苦心了！」

一縷冷冷的笑聲，打燈亮後面的黑暗中，傳了過來道：「你們自投羅網，可怪不得柳某心狠手辣了！」

一個人影，緩緩的在燈前出現！

皇甫英凝目望去，只見這人不是別人

，赫然竟是那位慈眉善目的慈雲大師！

頓時，皇甫英呆了！但雷震聲和羅布衣並無什麼驚奇的神色，只聽羅布衣冷冷一笑道：「柳宏平，你的花樣已經要得很夠了，一掌之仇，盜刀之恨，羅某即將討回，不過，在動手之前，老夫還先要向你說幾句話！」

那慈雲大師伸手指在臉上一抹，立即變成了一位面目陰沉，臉色蒼黃的中年人！

皇甫英暗道：「想不到這個魔頭居然這等年輕！」耳中却聽到柳宏平冷冷一笑道：「羅布衣，柳某手下留情，未曾取你性命，你可知爲了什麼？」

本是羅布衣有話向他說，此刻却反倒變成了他反問羅布衣了！

羅布衣聳肩道：「爲什麼？你倒是說說看！」

柳宏平冷冷一笑，說道：「老夫不過是看在那那師弟『劍毒』歸不雷的面上而已！」

羅布衣一怔道：「歸賢弟與你有什麼關係？」

柳宏平笑道：「柳某的師弟！」他語音一頓，接道：「老夫一生殺人無數，多殺一個，少殺一個，却也並不在乎，不過，老夫昔日在歸師弟與你們結拜之後，也曾親口應允過他，對你們各給一次貨命的機會……」

羅布衣冷笑道：「你口氣好大啊！」

柳宏平大笑道：「老夫口氣很大麼？羅布衣，你當知道，設非老夫手下留情，你那裏還能站在此處講話？」

羅布衣大怒道：「柳宏平，老夫恨不

得立即跟你拚上一次你死我活……不過，那金沙寺數百名僧侶的性命，老夫還不能無動於衷，你最好快將解藥取出來！咱們就早些作個了斷！」

敢情這柳宏平果然在金沙寺僧侶身上做了手脚，而這也正是陳長庚爲何單獨留下的原因之一。

柳宏平陰險的一笑，道：「羅布衣，你把柳某看成什麼人？老夫豈是下毒之人？金沙寺的僧侶，並未中毒，你要那姓沈的方丈放心吧！」

羅布衣有些不信，陳長庚却道：「柳兄，那慈雲大師曾經暗中查過體內真氣情形，確是中暗算，你既不曾下毒，那是什麼人做的手脚？」

柳宏平笑道：「老夫不過在暗中點了沈寒松一處穴脈，十二個時辰之後，便可自解，老夫又那來解藥呢？」

羅布衣問道：「尊駕當真不曾下過毒麼？」

柳宏平道：「哼……老夫自是不屑爲之……」

雷震聲大聲道：「柳兄，血刀現在何處？」

柳宏平淡淡一笑道：「哦？你也想要麼？」

雷震聲喝道：「天材地寶，雷某雖然不配佔取，但那也不能落在似你這等老魔頭的手中！」

柳宏平冷哼道：「依你看，什麼人才配佩用此刀？」

雷震聲道：「反正不是你……」

皇甫英冷眼旁觀，却見那四周的燈火

慕容美冷笑道：「老夫早在江夏便與青虛兄有過連絡，他們已然去了京城，你却謊稱他們來了集賢閣，想必是有着什麼特殊的居心了！」

慕容美淡淡一笑道：「是麼？那是老

夫屬下的人看錯了人……」

柳宏平這時忽然冷冷一笑道：「慕容美，你……」他餘音未已，只聽得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長笑。

這陣笑聲來得十分飄忽，突兀，初聽之時，遠在百丈，但不過眨眼之間，笑聲已到耳前。

雷震聲笑着道：「什麼人輕功如此之好？」

皇甫英接道：「八成是那袁化風……」他料得不錯，當先一人忽地出現，果然是袁化風，不過，袁化風的身後，却出現了慈雲大師和丁氏五雄。

慕容美這時突然飛身一躍，落在袁化風身旁，口中却向慈雲道：「沈堂主，血刀到手了麼？」

他這聲沈堂主，只把皇甫英聽得心中大大一震！不禁心想莫非這位慈雲大師也是天魔教中的一位堂主？

慈雲大師却是微微一笑，道：「到手了！」

羅布衣眼見這一下突然的變化，心中已經明白了七八分，連柳宏平在內，大夥兒都上了天魔教的大當！

雷震聲白眉一揚，沉聲道：「慕容美，今晚集賢關頭這一場血戰想必是你一手安排的了？」

慕容美突然仰天大笑道：「不錯……」他笑聲一頓，接道：「可惜的是，你們明白的太遲了一些了！」

羅布衣這時却盯着慈雲大師手中的刀，喝道：「沈寒松，你手中的刀，可是血刀？」

慈雲大師笑道：「不錯！」

羅布衣大喝道：「還給老夫！」

閃身上前，探手便抓！

慈雲大師略一側身，慕容美却是抬一手掌，將羅布衣來勢迫退，喝道：「血刀到天魔教手中，誰想奪刀，誰便是本教的仇家……」

羅布衣怒道：「老夫就要奪刀，你又把老夫奈何？」

慕容美冷冷的掃了在場諸人一眼，道：「不瞞各位，集賢關今晚不啻是鬼門關，各位如想全身而退，只怕是不大可能的了！」

柳宏平却是淡淡一笑道：「慕容美，你好像是十拿九穩，可以置老夫等人於死地了，是麼？」

慕容美道：「不錯，老夫想不出你們有什麼辦法能夠離去……」他略為一頓，接道：「但你們如是願意同老夫到天魔教總壇一行，老夫可以保证各位毫髮不損一根！」

陳長庚眨眨眼道：「慕容兄，你是想把兄弟等人網羅入天魔教中麼？」

慕容美大笑道：「老朽正有此心，尚望諸位賞光……」

皇甫英不由得大聲道：「慕容前輩，你……」一直是在欺騙晚輩麼？」

慕容美笑道：「兵不厭詐，爲了達到目的，老夫少不得只好欺騙你們！」

羅布衣這時向雷震聲看了一眼，兩人突然呼哨一聲，分爲兩側向那慈雲大師搶去。

慈雲大師一抖手，血刀已然落在慕容美手中。

美手中。

袁化風身形一轉，接下了雷震聲。

慕容美雙目精光四射，突然停在柳宏平身上，大喝道：「柳兄，你若願意前往天魔教，軒轅教主定將請你充任副教主之職……」

柳宏平笑道：「是麼？你們很抬舉老夫啊！」

柳宏平餘音一落，慕容美立即接道：「柳兄可是不信兄弟之言？」

柳宏平道：「相信……」說話之間，金二娘已然暴叫一聲，揮手向那丁氏兄弟攻出三掌四指。

宛小芬、皇甫英也同時揮掌進擊。只有陳長庚不進不退，負起雙手，在旁觀戰。

慕容美回顧了戰局一眼，笑道：「柳兄，你可知道這些手執燈光的僧侶，都是天魔教的門下麼？」

柳宏平道：「先前不知，此刻自然明白了！不過……」他突然大笑道：「慕容兄不用得意，今宵之戰，到底鹿死誰手看來你也沒有多大把握呢！」

慕容美道：「柳兄還有什麼奧援在後麼？」

柳宏平笑道：「不一定……」慕容美突然想起那陳長庚曾說過請兩位帮手之事，當下忍不住看了含笑而立的陳長庚一眼，道：「陳幫主，你的帮手呢？爲何尚未抵達！」

陳長庚仰天大笑道：「誰說沒有抵達？慕容兄埋伏在四處的毒箭手，眼下只怕早已死光了呢！」

慕容美陡然一驚，說道：「老夫不信……」他一面說不信，一面却抖手發出一支信火，有如一縷烟花，飛舞在十丈高空，半晌方始熄滅。

慕容美等了一陣，竟是不見燈火之外有什麼動靜，剎那間，他臉色忽地大變，斷喝一聲道：「表兄、沈兄，咱們快下手……」

但是，他竟然遲了一步！

只聽得兩聲龍吟般長笑，由山野中傳來，「刀狂」林不寒和「劍毒」歸不雷，有如天神般凌空而降。

林不寒向陳長庚抱拳一笑，道：「陳兄，兄弟這一回是真正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陳長庚笑道：「林兄好說了！如非兩位即時與本幫長老連絡，兄弟雖有此心，却也找不到像兩位這等武功高強之士，今夜之戰可就不太樂觀了！」

原來這林、歸二人乃是打鳥翰嶺退去之後正要回轉大青山，忽然接得山中子弟告訴，山主已然爲血刀之事下山而去，當下兩人便要拳怪回山照應一切，他們兩人一路追蹤下來，直到過了江西，方才與五湖幫的一位長老駱秋弘遇着，得知羅布衣等到了安慶之事，就在他們趕到安慶之際，認出了陳長庚坐舟，恰好陳長庚獨自離開眾人，一來打聽慈雲大師爲何庇護柳宏平，二來便是想找人在暗中除去對方在集賢關可能安排的埋伏，千巧萬巧，林、歸二人一到，便接下了這趟差事了！

羅布衣眼見兩位兄弟趕來，心中大喜，突然一連攻出三招，把慈雲大師迫得險

象環生！

慕容美却是臉色大變，狂吼大聲，道：「沈兄，你再不施展煞手，咱們可就上當了……」

慈雲大師此刻已被羅布衣迫的連喘息都已來不及，那裏還能再施展什麼？

適時，柳宏平忽然冷笑一聲，舉手拍出一掌。

慕容美心中一凜，揮動手中血刀，便向柳宏平五指削去。

柳宏平雙目陡地寒光暴現，大喝一聲，食中二指聯立如刀，剪在慕容美寶劍的劍身之上。

陳長庚只看得大吃一驚，喝道：「柳兄小心了，那可是寶刀啊！」

柳宏平怪笑一聲，道：「嘿……不妨事……」

但聽得卡察一聲，慕容美手中的寶刀，竟被柳宏平的指力夾斷了！

血刀竟然會禁不起指力一夾，那還算得什麼神物？在場的高手，沒有一個不看得呆了！

動手的人，全歇了下來。

但其中一個人沒有停下，他趁着眾人發呆之際，雙肩一搖，便向山下撲去。

「劍毒」歸不雷陡地大喝道：「袁化風，你想逃麼？」喝聲未已，人已追了過去。「刀狂」林不寒則行動更快，只見他斜刺裏如飛一躍，便將袁化風去路擋住。

袁化風狂叫一聲，揮拳便向歸、林二人攻來。

林不寒右手一抖，金刀電掠而起，指向袁化風胸前。適時，歸不雷長劍一揮，

袁化風左肩已然挨了一劍。慕容美却在此際向那化名慈雲大師的沈寒松道：「沈堂主，血刀現在何處？」

沈寒松皺眉道：「慕容兄問我，叫兄弟又去問誰？兄弟一切均照慕容兄安排行事，柳兄身上只此一刀，兄弟邊囑取來，是不是此刀，那可怪不得兄弟了！」經他這麼一說，眼下的局勢，忽然變得十分明朗了！慕容美才是這一夥人中的首腦人物，而柳宏平的行動，則令人莫測高深。

雷震聲白眉閃動，沉聲喝道：「慕容美，今晚這集賢關前的一切陷阱，只怕你是自作自受了！」

敢情，此刀任何人也明白，血刀眼下絕對不會在這集賢關頭了！

柳宏平冷冷一笑，說道：「老夫將它丟在長江之中，叫它永遠不會再在人間露面！」

羅布衣失聲道：「你怎可如此？」

柳宏平道：「爲什麼不可？你可知道，這把血刀眼下已給我們弄來了多少麻煩麼？」

皇甫英大聲道：「老前輩，此血刀乃是晚輩的鏢貨，你老將它丟到大江之內，叫晚輩怎生向貨主交代呢？這……豈不壞了？」

柳宏平道：「大公子，你最好先想想今宵處境，倘是能活着離開，只怕已是大大幸了！」

羅布衣大怒道：「柳宏平，你還有什麼花樣好出？難道咱們這些人門不過你一個？」

柳宏平大笑道：「羅兄，你以爲今夜

要想傷害諸位的乃是老夫麼？」

羅布衣道：「除了你還有誰？」

柳宏平道：「錯啦……」目光轉在慕容美身上，接道：「慕容美，天魔教恐怕不止安排了一些毒弩毒箭吧！」

慕容美冷冷一笑，道：「閣下果然才智過人，本教在這集賢關上，確是還有不少埋伏……」他語音一頓，又道：「但如果諸位衷心相信本教延攬諸位之心，則本教一切埋伏，均將不會發動！」

陳長庚冷冷一笑道：「慕容兄，你最好死了這條心吧！第一個，陳某就不會答應！」

慕容美大笑道：「很好，陳幫主不願，天魔教自會安排對付貴幫的方法！」話音一落，却轉向柳宏平道：「柳兄，那血刀真的被你丟入大江之中了？」

柳宏平道：「老夫豈會騙人。」

慕容美哼了一聲，插手入懷，取出一根類似爆仗般的信火，正待發出，却是耳中傳來了袁化風一聲慘叫，使得他楞了一楞！

雷震聲身形一動，快得有似一陣輕烟，伸手向那慕容美右腕抓去。

慕容美臉色一變，左手反擊過去，身形向後直退三步，便要躍上破損的牆頭。但雷震聲豈容他退走，怒吼一聲，揮拳擊出。

羅布衣在這時搶向了柳宏平。

但金二娘却嬌叱一聲，道：「表哥，先拿下慕容美……」羅布衣怔得一怔，但他却是甚是聽話，一閃身，竟向慕容美奔

去！

慕容美獨對雷震聲一人，已然十分吃力，此刻再加上羅布衣相助，頓時臉色大變，暴喝道：「沈兄，快快下手……」

他喝叫之時，那支信火已然凌空拋了出去！

但他却未料到，陳長庚如飛躍起，追向那支信火，探臂撈在手中。

如此一來，慕容美的原定計劃就行不通了！

沈寒松這時雙手向後一揚，兩股白色烟霧直向身後手執火把的大漢射去。那大漢右手一伸，火把迎向白霧，只聽得嗤的一聲，化成一縷輕烟。

金二娘一見，失聲叫道：「沈寒松，你……」

沈寒松呵呵一笑道：「天煞毒霧，中者無救，你們認命了吧……」

那一股白烟，已四下飛散開來！

沈寒松厲喝一聲，雙手齊出，白霧不斷地向那四週的火炬發出，只見白烟四起，手執火炬的灰衣僧人，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原來天煞書生沈寒松的「天煞毒霧」，乃是用十七種不同的毒物，滲入蠻荒毒瘴之內調治而成，毒性之烈，舉世無雙，試想那批僧侶並無解藥，又復首當其衝，自是無一可以倖免了！

這批僧侶，本是沈寒松的屬下，但在這等關頭，沈寒松爲了要置在場大批高手於死地，便連自己的屬下也在所不顧，魔頭中人的天性涼薄，只把皇甫英看得搖頭長嘆！

此刻那片黑霧却不再向白烟罩去，反而向當中羣雄所立之處移來，黑霧之中，傳來了拳怪于不邪喝聲道：「星星峽尹堡主的破毒神障，只可護住八丈範圍，各位快快聚在一處……」

慕容美眼見羣雄方面已有護身之物，這時又從衣襟之下，取出一支信火，揚手就待發出！

「紅塵修士」柳宏平怒吼一聲，伸手取出袖中的一把僅尺許的鐵骨扇，拉開那宛如魚網般的黑障，對準慕容美後心刺了過去！

慕容美手中的信火剛剛舉起，鐵扇便已穿心而過！耳中但聞噹的一聲，慕容美的身軀突然向前一栽，手中信火竟然在他胸前爆裂！血夾雨着衣衫骨肉，利那間飛洒了一地！

沈寒松大吃一驚，招呼那尚能行動的丁氏兄弟，就要向山下奔去！

但丁氏兄弟不過走了不足丈許，便一個接一個的摔倒地上！

沈寒松呆了一呆，大聲道：「你們怎麼了？」

那走在最後的丁忠長嘆一聲道：「沈兄，是你殺了我們……」

敢情他們乃是吸入了「天煞毒霧」而亡！

沈寒松剛自應了一聲：「不妨事，老夫這裏攜有解藥……」陡然間一條人影如飛而來，五指迅若轟雷一般，擊中了沈寒松口中噴出一口鮮血，哼都未哼，便已死去。

那人隨即左手一帶，却將他屍體抓起

，一晃眼，便又退回到黑障之中。這不過是眨眨眼之間的事，直到那人將沈寒松屍體拖入黑障之中，皇甫英方始看出，又是「紅塵修士」柳宏平！

他這才明白，祁連雙魔中的柳宏平武功之高，果然當得一代高手之譽！

柳宏平這才呵呵一笑，說道：「咱們只要有了沈寒松，那麼天煞毒霧便不關緊要了……」

他伸手在沈寒松衣襟之內，摸出了一隻白玉小瓶，又說道：「有了這瓶解藥，咱們不必再等毒霧散去啦……」

每人分了一顆解毒藥丹，于不邪便抖手收起那「破毒神障」，大聲說道：「柳兄，兄弟往日對你雖然尊敬，但並不見得由衷的佩服，今日而後，兄弟對你可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羅布衣聞言一怔道：「于兄弟，你這是何意？莫非這一切都是柳兄早就料到的麼？」

于不邪笑道：「可不，否則兄弟又怎會趕家星星峽去借來破毒神障呢？」

柳宏平却微微一笑道：「羅兄，你們也許對慕容美的為人不太清楚，但是老夫對他，可是明白得很，天魔教想奪血刀的事，老夫是在軒轅剛口中得知，試想這等千古神物，若是被他們得去，那還了得？是以老夫兼程趕上皇甫大公子！不料他已將血刀交給了你，老夫知道，慕容美一身武功，遠在你老弟之上，所以，不得不另施狡猾重傷於你，奪走血刀！」

羅布衣一怔道：「原來……你們做圈套麼？」

于不邪苦笑道：「大哥，兄弟們不過爲了大哥好……」

羅布衣長長一嘆，說道：「如此說來，柳兄這一掌之仇，我是永遠也找不回來？」

柳宏平大笑道：「羅老弟，你如心中有氣，打我一掌便是……」

羅布衣搖了搖頭，道：「算了！該我倒霉，應受一掌之厄吧……不過，那血刀莫是真的被你丟入大江之中麼？」

柳宏平笑着回答道：「沒有，老夫已差人送到京城，交到天龍鏢局京城分局去了……」

皇甫英忽然如釋重負，雙膝一曲，向柳宏平大禮參拜道：「老前輩，你給晚辈恩惠太多了……」

柳宏平微微一笑道：「大公子，此刀一入京城，便收藏諸大內，強比落在江湖，引起無邊殺劫好得多了，老夫不是爲你，無非是爲武林中貪得之人，消一浩劫而已，你又何必言謝言恩？」

陳長庚呵呵一笑道：「柳老哥說得不錯，此刀若無有德之人佩用，那就不如由他們藏在帝王之家的好！但是柳兄今日再此大劫的功德，真該是五十年來的第一大事了……」

柳宏平淡淡一笑道：「老夫一生，從來不曾做過好事，今兒做了這麼一樁好事，你們又何必讚揚不已？毒霧已消，兇徒已死，咱也該回山啦……」

一行人踏着殘月，歡笑着大步下山而去。

(全文完)

印度童話故事

鸚鵡公主

劉武斌 編繪



① 國王的大女兒美麗而善良。她的母后不幸去世了，國王又結了婚。繼母對大公主十分嫉恨，總是想方設法爲難她。



③ 大公主越長越美，二公主越長越丑。遠近的國王和王子紛紛來向大公主求婚，二公主卻無人理睬。



⑤ 婚後第二天，大公主要隨同丈夫回國。繼母爲她梳妝，偷偷將兩根小魔棍插在她的耳邊。



② 一年後，繼母也生了一個女兒，這二公主相貌丑陋，性情粗暴，動不動就打人罵人，侍女們都不敢吭氣，但王后卻百般袒護她。



④ 國王親自替大公主選中了一個年輕英俊的王子。舉行婚禮那天，人人都讚賞她的美麗。



⑥ 大公主立刻變成了一隻鸚鵡，從窗戶飛出去了。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109.00
一年港幣 \$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28.00
一年港幣 \$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82.00
一年港幣 \$ 364.00

半年 (26期) 一年 (52期)



⑪ 一場暴风雨襲來，花園裏許多樹木被連根拔起，那只鸚鵡頭上的魔棍也被摔落，二公主露出原形，象一只落湯雞似地出現在花園裏。



⑮ 頓時，“新娘”變成了一只鸚鵡。王子命人將它給岳母送去。



⑬ 大公主含淚說了前後經過。王子安慰她說：“別難過，我有辦法……”



⑪ 晚宴結束了，新郎“新娘”進入洞房。這時不斷傳來鸚鵡的叫聲，好心的王子打開鳥籠，放它出來。



9 路上，一只鸚鵡總在新郎頭上飛來飛去，叫個不停。新郎命隨從捉住鸚鵡，放進籠裏。



7 王后趕忙將自己的女兒喬裝成“新娘”，給她蒙上一層厚厚的面紗，叫她在洞房之前不要掀開面紗。



⑮ 王后見了，大吃一驚。聽完女兒的哭訴，她咬牙切齒想要報仇。可是，大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另一個國家，狠毒的王后又有什麼辦法呢？



⑮ 王后收到鸚鵡，仍以爲是大公主所變，就把它放到花園一個最冷落的地方，每兩天才給她吃丁點東西。



⑭ 王子拾起小魔棍，奔向洞房，他把小魔棍插在“新娘”的耳後。



⑫ 兩根小魔棍從鸚鵡的耳後滑下來，大公主恢復了人形，王子一看呆住了。



⑩ 到了王子的國家，宮廷裏張燈結彩，大擺酒宴，慶賀王子新婚。但是“新娘”甚至在拜見王子的雙親時，也不肯摘下面紗。



8 “新娘”出發上路了。

湖海恩

仇錄 凌波·文
可飛·圖

風幻雲變



誠實查牛頭

年少顯英豪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好似無所事事，而活著祇不過為了所謂愛……其實，說穿了是愛一個所謂有沉魚落雁之容的美女。然後，他爲了她，做盡了傻事，出盡了洋相……奇怪的是，沒人會覺得討厭，也沒有人會說一句：你這是在幹什麼……

還有，爲什麼不想一想，人，能不能做這些悖乎人情的事……當然，我們不妨再想一想，他會不會爲一個醜丫頭做這些傻事呢？

當然，所謂情之所鍾，不可以言詞道理規範之，那麼，爲了一個美女而做出荒乎大略之事，而謂之情聖，情真……這或者是一種錯見。

人，必需得其真。人，必需見其誠，

但是，必需的是，所謂俠義道中，人，必需以俠義衡量其胸襟，否則，又算得上什麼俠義道？

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冒著極猛極烈的太陽在奔……時值正午，太陽當頂，連隻狗也在找個涼蔭所在，伸出舌頭在喘氣。人，那會揀這麼個時辰在路上奔。熱，是熱得——簡直可算是可怖！平時能走一百里，今天，這樣的日頭，至少得打個八折九扣……而少年，他又爲了什麼？即使他看來身材粗壯，唉，也不適宜在這樣個日子，奔走跋涉……

哦，看他手中還有隻葫蘆。哦，山中鄉下，這種東西是個最好的盛水傢俱，是啊！此地，可算是窮山惡水，能用來飲食

的水，却是不多。不過，憑此一葫蘆水，也解決不了什麼大事……至少，不該爲此一葫蘆水而奔走個氣喘吁吁的吧……

總算，少年走進了一條山道。漸漸的，漸漸的，走著長草沒腰的路，一路一步的，走近了個小石屋，他喘了一回氣，然後，他推開了門，走進了個石客堂。哦，看來客堂就是個臥房呢！一個破衣落索的白頭老婦，還有一個臥倒的，面如金紙，看來十五六歲的，醜陋不堪，也窮困不堪的少女。

老婦一見少年，她是面露笑意，可憐，不笑還好，越笑，越顯示了她的難看：「少爺，酒打來了？」

「打來了。」

「你保證及晃動過？」

「一半分也沒有。我，還能有這個耐性，那怕是墜了手臂，痛入骨髓，我能咬牙挺過來……」

「好，」老婦是十分小心的接過那只葫蘆，又小心翼翼地打開葫蘆。首先，她喝了一口，然後閉目悶睡，酒，在她口中打了個响，骨咚的嚥了下去。半晌，面上露出了笑意，更難看的笑，透出十二萬分的舒服，嗒嗒有聲的說道：「果然不錯，啊……」她張開眼，對少年打了個滿意的眼色道：「這一來，她有救了。」

「她該有救，否則，天，可真讓我掌門師叔說中了，沒個天理，天性——」少年的說話是樸實中，透有真正的深情在。

老婦是不理少年的說話，她首先將病得金銀七彩的醜女扶起，將個葫蘆對準了少女的嘴，一口又一口的灌酒。一方面

，有了這好的本領，並且，心腸更好的人，會受著這個窮……透骨徹底的窮！

「姑娘，你，想吃些什麼？」

「少爺，你看，什麼時分了……」她指了指天空，憑星辰的指示，屋中能見天象，屋的破敗也可想而知了。天，已在黑夜，是睡覺的時分。除非你家中還有陳糧可煮，否則，忍一忍吧！朋友！

「你餓了？」

「我捱慣了，」平淡，一些不動意氣，也好像她的捱餓，天公地道，不必出奇的，更可敬佩的是，她面上一些也沒不平，憤慨之色。反而，她露出了一口白牙，顯示她在笑，這可令少年更爲感慨……

「姑娘貴姓……」

「我，唉……」這一聲嘆息是極長的……「我，幾乎已忘了我的姓。自居此山中，我，從來沒人問過我……十年來，你是第一個。」

少年不禁有些忸怩之感了。因爲，少女的說話，好似說明了他，是個好探人秘密的，說實在，他決無此意，他，也祇有他是目睹她，爲了救幾個獵戶，她是引使山中可怖的毒物三星琵琶城——又名射工，誅殺。看來，她是十分了解此物之毒性與噴霧伎倆。爲了幾個愚昧無知的獵戶，她不得不首當其衝，將毒物的噴霧，由其殘殺各種毒蛇、蜈蚣所凝聚的丹毒，向其本人一人。然後，她是不得不施展本人家傳的姑射刀，脫手七刀，將琵琶城釘住了毒囊、咽喉，還有，最令人心痛的尾部。一隻道家奉之爲天下毒物排之爲第七的三星城，爲她殺了。而她自己，却爲毒物

用她那黑黝黝的手指，撚起了放在桌上的黑黝黝的藥末子，抹放在少女的唇邊，由酒沖入了口，沖下了肚。過了一頓飯光景，少女的呼吸漸漸由沉而粗，由粗而急，由急而平。少年可比她還緊張呢，當少女的面色一變，他也是個極明療毒治傷的人，他是看出來了，少女已將命保住了。而自己，一陣倦意襲上了心頭。

這裏離城市有七十里，最後這三里得走崎嶇的山路，一個來回一百四十里，何況；上面已聽老婦的問詢；葫蘆半點不可晃動！不見動祇有一個辦法，手平直，捏緊葫蘆平穩前進。這七十里，走得更有吃力，何況；在時日正午，毒太陽當頭照的情形下——饒是少年的身子好，可也得想想他不停步的走，在太陽底下走……試問；他，還能不倦？還有，他心事已去的情形下，他坐下了，他打呼嚕了。

睜開眼時，一片漆黑。可是，他依稀看見有兩點星光在照住他，他打了個呵欠。突然，他盯緊了這兩點星光，更想起了這四週的黑暗，他站起身來，手一掏，掏出了千里火，這是他門中特製。四週一片光明，他這才看清了，兩點星光正是少女的眼睛。現在，她已能坐起，不過，面上蒙上一層憔悴之色……嗯，自己腹中空空，應該，少女也是賊去城空之時，該吃些東西。可惜，不知她在毒去傷治之後，可以吃些什麼？還有，這兒又有些什麼可供吃的？

他走了一個圈，微微一笑，透著些苦味。此地，破得可以，更窮得可憐。連鍋灶碗筷……不是簡陋，就是破損。他奇怪

之射霧射中……

其實，她大可以讓那幾個驚出毒物之毒物獵戶去擋箭！自己去從中取利。當時，她如果採取這一個步驟，她非但不會受傷，幾乎送命，她更可取得毒物之噴霧毒囊，這是一件天材地寶，此物可煉成幾件兵刃所須的淬鋼液汁，更可以令兵刃有制命而不可解除的毒性在。

但是，她分明是可以不受傷，得毒囊，不！爲了救人，她以身試法，爲了救人，她寧可換了寶物……她……幾乎死……即使不死，她也差不多脫了一身皮！

她的一舉一動，其實，少年是明明看到！他是個比較鈍，而反應慢的人。當他發覺了，少女已面如金紙，倒了地。可是，那幾個獵戶，一些也不在乎少女爲他們而受傷，山中獵戶所最重要的目標是：獵物。他們在這個窮山惡水的苗蠻山區，他們是已看得出那個三星城是個怪物，能賣得出大價錢，他們一窩蜂的去搶，這可引起了少年的火氣，你們，唉！漢人，真是可惡……人，那能不理人？他一聲怒吼，將隻三星城就此一脚，踢下了山崖。

少年的做法，引起了獵戶的不滿，石矛、石槍、石箭、石刀，一窩蜂的向他招呼，少年是一心在少女身上，他又是一聲怒吼：「你們是人不是？還好意思出手。」一邊說，他是一抄手，已喀喀聲中，連接了幾柄矛、槍，又見他雙手一迸一搓，好厲害的手勁，將收來的矛、槍，不是砸斷，就是搓成粉渣……

那幾個獵戶可嚇壞了眼，再也不敢再多說其他，走的走，溜的溜了……至於，

少年去看少女時，少女已奄奄一息，氣息也顯得不太順……少年是更不怠慢，他一手抵住了少女的後背——事實也祇有後背可容他着手。少年並不吝惜自己本身之真元，漸漸的輸入到了她的體內。

「你這是救她？」

也不知從那裏走來了一個也是難看醜陋的老婦！少年是心靈……除了反應慢，見事鈍，其實他是個內秀的英才。看出來，老婦與少女有些相似之處。他心神一放，「大娘……這……看來是您的親……人……」

「我問，你這是在救她？」

「我是迫不得已啊，大娘……」

「你不想救她！」

「衷心希望！」

「不說假話？」

「我，素不喜說口與心違的話……」

「很苦，也很難。至少，會令你苦不堪言！」

「她能顧一切，為救人而毀己身，我何懼於苦、難纏身……」少年的說話是沉着而有力——所以，就有了來回一百四十里之奔走，買酒！

少年自以為是她的朋友，一對經過患難的朋友。因此，他問，問得十分自然。可是，現在，他恍然有些明白，他其實不該問。

「我姓風……小名叫難兒！」

非但報了姓，更報了名，風難兒，少年在思索着，江湖上的前輩，姓風的有幾個？再說，風是個僻姓，師父對自己十分看重，因此，自己小小年紀，對中原武林

道，腹中却有一本細帳，不過，姓風的，祇有江南梁莊，有一位姓風的前輩，他決不會到此來的啊！更不會熟悉山中一切，毒物啊，制毒之法啊，至少，不該抖出刀，而手法却依稀是天罡北斗宮中的姑射刀——他有些呆住了。

「你在想什麼？我的出手，姑射刀？姓風的狂風十三筆鳴世，而我，在山中打獵……」

「風姑娘，你睡下，你不該多說話，你——」少年的千里火幾乎燒完了，但是在跳動的火光下，他已看出來風姑娘有些亢奮的現象，這決不是個好現象，如果餘毒未清的話，這會令傷者餘毒潛經，然後，貽患終身……

不能，這是個極可愛的姑娘，她決不能因一時興奮，而令她有難纏身，少年是十分殷勤的勸她睡下。

「可是，我想吃東西的啊！」

「等，等……我包保第一個去敲開，不，可能有早市的酒舖，食物店？我去買，我跑得極快，真，你放心——啊……酒——」

「我不，我不知你，目下不能飲酒，不過，唉，大娘呢——她，又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中毒？你真知道的？」

「我，看見了，真，風姑娘，我，查諒我，但，你……我相信，天，不會虧待你的。」

「是嗎？你看見我中毒？那你是明白這毒蟲的厲害了，中了牠的毒，祇有一個解毒的方法，用最好的酒，還得取得丐幫

中的大黑狗散……」

「丐幫？呃，那麼……那個大娘，她是丐幫中人……」

「我不知道啊，至少，我現在是祇覺得倦，還有，不能運氣透脈而已，我什麼也可以吃，除了無物可食——」

「那麼，酒……」他提起葫蘆，發現葫蘆中早已空了，分明已讓大娘全部餓了風難兒了。他有些恨自己了，為甚麼不沽些酒回來，不，自己簡直是不會過日子，沽酒又為甚麼不買些吃食回來呢？自己堂堂一個大男子，奉師命到此辦事，第一次的出外，嘿，就顯示了自己的嫩，乏，不濟，無用。他幾乎想撲擊自己的頭了。

風姑娘在笑，奇怪，她笑得極美，牛頭以為風難兒是充滿了少女的美，而她的笑，是眞誠，慨然，視死如歸，捨己為人，還有，在平時，在困苦、危難面前，她的樂觀，俠義道，也祇有她，才配當之而無愧。

為她辦事是天經地義，不可或改之職責了，牛頭在想，也因此他向她保證，向她請求饒恕，不過，風姑娘笑了：「我捱慣了，我是擔心你啊，少爺。」

「我不是少爺……風姑娘，我是叫牛頭。」

「牛頭。」她又笑了。

「是啊，我是叫牛頭嘛。」

「那會叫你牛頭的？你，頭上有沒有角？」

「或者，我，有些牛犢子脾氣，也或者，我喜歡看牛，真，我家中根本養不起牛，記得爹生前，時時抱了我上山，看山

角？」

好手。

雲姑娘的飄雲斷絮掌法展開，將她的玄女功悉，帶動大天字掌法，重重封壓住牛頭，總以為牛頭勢必得發掌反擊，那麼，她應可乘隙覓縫的，補天掌展開，將個對手活活扣緊扣死。

那想到你錯了，牛頭是立了個門戶，雙手打拱，面凝冷笑，看住了雲姑娘——這分明是武學至上對式；以靜制動的玄旨要訣啊——因為，你要在他出手抗禦時，尋隙覓縫，用補天掌傷敵，可惜，牛頭一個趨避閃訊式，就此將飄雲斷絮，玄女神祇卸化於無形，這明顯的表示出，牛頭不是隻養牛蠻畜，自己一個不小心，大有可能為其所敗。

雲姑娘是個一步百計的人物，一瞬眼之間，她也想出幾個對敵制勝之策，現在，她是倏有所見的，一聲斷喝，人，似一朵彩雲飛墜的，向牛頭近身出擊。

牛頭是冷笑依然，他的大蚩尤翻天九式出手了，他的雙掌就是兩柄大斧……一揚一砍之間，全都挾帶令人震驚的巨大動力而臨。並且，雲姑娘的大天字神掌，依飄、靈、輕、逸四字而發揮。她人本美麗，再用上這樣的輕靈掌法，簡直可以說是免起鵬落，人難捉摸，不想，牛頭的大蚩尤翻天九式，看來比其鈍、比其慢！不知什麼攪的，雲姑娘如此善於觀察他人破綻之能手，可也無法在拙、笨、慢、鈍的手法中，取得半分便宜……

但是，幾朵彩雲疾飄，又聞風難兒的苦笑。牛頭可發了怒……本來，他祇不過是逼使對方知難而退而已，現在，他眼視

下，看，遠處有牛牛，有牛牛……」說着，說着，牛頭的聲音有些淒涼了……

「你不喜歡講，就別講吧，唉……親情深似海，本來，我根本不懂，祇會撒嬌，撒嬌……天，是有她的報應，十年了，我沒一個親人了，我想念親人了，可惜，親人全死了，我不明白啊，人，為甚麼一定得不見了親人，才會想起親人，叨念着親人……」

沉默了，火光一爆一亮，又黯了，千里火熄了，四週更黑黯了。

「閣下是查相公……」一聲嬌滴滴的說話，聲到人到，阻住了牛頭的去路。

天微明，牛頭已一口氣由城中走了回來，他手中拿着大包小包……有剛出籠的包子，也有鹹雞、牛肉、醬肉、鷄子等等——目前他必需先趕回那個可以看天文的石屋中，因此，有人阻路，對他來說是件不知趣的事。

但是，面前站着一個也是十五六歲的青衣少女。她穿着打扮是既合身，色澤更配得耀人眼目，她生得美，且有三分霸爽英風，當得起長身玉立四字之考語。不過，她對牛頭是有些低聲下氣。

可惜的是牛頭他是連定也不定，祇是雙手虛拱了拱，道聲：「容後再見！」——閃身就避過了此女直走。少女不由眉頭一皺：「這，看他急些什麼……」

牛頭是步入了看天文的石屋，祇見少女在灶前生火，他不禁上前勸阻：「風姑娘，你餘毒未清啊，要生火，要燒水，我會啊，別以為我是個什麼少爺，真，如果

八方，看到了對面的青衣少女，別有黨羽，別有打算，他心中明白啊，難兒餘毒未清，她不能運氣入脈，她等於是個廢人。何況出手對付難兒的，有四個之多——他火了，對付我，應該，風難兒與你們又有什麼過不去了？」

「刑天三式——想出手了。屋外却傳出一聲又啞又厲的難聽聲音：「琦兒速退——」雲姑娘本來還想一試「刑天三式」之真正實力——可是，一聞命令，她是面露不豫之色的，抖手一朵黃雲飛起——一股極強極勁的熱力中，將朵黃雲擊成朵碎雲，而人，已一個不見了。

牛頭不輕易發火，一發火，可也決不能輕易的熄滅，當其看到了兩隻雞，醬肉、牛肉、雞蛋，還有餘下的六隻包子……他怒嘯了……

「喂——一聲，來人了。他是一掌推出，耳中却聽得有個老婦人驚叫：「你發瘋啦！」——看一看清，是那個老婦人。啊！對了，老大娘，你到了那裏去了？」

「我？去討飯啊？唉！走了半天，大多數人說我是上早班……唉，聽了話，又看了面色，瞧，才討來幾個餅，什麼餅我也說不上來……不過，墊墊肚子吧……」

突然：「啊！」她吸氣了，哈哈——「好，我啊，真是個又蠢又笨，又沒腦子的老傢伙啊！你是少爺，你還能不買些東西來孝敬我？哈，鷄，我已幾年未吃過了啊……醬肉……牛肉……雞蛋……」她啊，說一樣，抓一樣，可憐，牛頭祇有乾瞪眼的份。

本來，他是會讓老大娘吃些——可不

「是嗎？又說謊話了！你該說一面之緣，決不可說素未謀面。至少，剛才，我們不是見過面了？並承你訂以後約的啊——」少女是微笑的說着，言中分明有奚落之意。

牛頭面紅耳赤了。

少女又道：「你不必紅面赤耳的啊，說實在話，我們是友非敵，我們希望你與我們合作……」

不是怕你嫌我煮得不好吃，我啊，滿可以煮三餐飯的啊……」

「你不是少爺，難道，難兒我又是什麼小姐了？」她又笑了。牛頭想，能笑，多好啊，他再不怠慢，他首先取出包子，他要少女嘗嘗——少女取了一個……又一個，實在，她已好久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包子了！當她發現自己竟然吃了卅四隻，四十隻包子祇剩下了六隻時，她不禁面紅了！

「吃啊，吃啊，風姑娘，我已經吃過了——」

「你真的吃過了——」冷冷的說話，那個半路碰見的美女走了進來：「你對這位女子，可算是死心一片啊！」

即使是個醜陋女子，她也不能忍受別人的誣譏的啊。何況，說的是男女間之事——不，少年男女最犯忌諱的事，她，也不禁面紅了。

牛頭，也感到那位不速之客有些口沒遮攔，可惜，他的確說了些言不由衷之語。少年人面嫩，那能讓她直揭其諱？他不禁有些惱了！

「小姐，咱與你素不謀面！」

「是嗎？又說謊話了！你該說一面之緣，決不可說素未謀面。至少，剛才，我們不是見過面了？並承你訂以後約的啊——」少女是微笑的說着，言中分明有奚落之意。

牛頭面紅耳赤了。

少女又道：「你不必紅面赤耳的啊，說實在話，我們是友非敵，我們希望你與我們合作……」

不明白，在此地合作，合作些什麼？自己是別有任務在身。還有，他根本不想與人合作，即使是風難兒，由於她是個俠義仁慈之人，他見到了，所謂有緣啊……能不隨緣援手？至於目前的少女，他有些搖頭了。

「我說話，是律令。」少女冷冷的，傲然的說着。

「好，犯了牛頭的性了。什麼？你說的，是律令？他冷笑了：「姑娘啊，或者，你不知道我什麼……」

「牛頭。」

「哈哈！那麼，你却又不曾知道，我，是隻不可理喻的蠻牛，更是不可以律令來束縛的人。小姐，我你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請便！」

青衣少女也犯了性，好個牛頭，你敢當面與我頂撞，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哼，我如不將你扣住，押住，要你乖乖的聽我之令，我就不姓雲。

雲姑娘出手了——好手法，祇見她身形似進似退，不即不離，但是，每一掌，每一手，就似飄雲斷絮，將牛頭團團圍住了。

牛頭是個年才十九歲的少年，可是，你不可輕視他，說實在，他的十幾年的修為，簡直可以與一般人卅來年的用功。何況，他用功極勤，事而且猛，還有，他對人對事，反應看來慢，見事看來鈍，但是在武功一道，他可是別有悟性，蚩尤宗的功夫，除了必需煉得身強力壯之外，悟性也是一個主要關鍵。牛頭的師父更是無私的傳授，他，早已是一個江湖上一流之

能這樣的饒相畢露的啊……還有，這樣一來，試問，他們……風姑娘還能吃？他想吼叫，回心一想，他不禁流下了淚……慢慢的，走出石屋，他想找出些痕跡，他想追索，找回風難兒……

老大娘抓住了兩隻雞爪出來了。看她吃得津津有味，嘴裏還塞滿了其他東西……突然，他可想起來了，他自己還沒吃東西……又是一百四十里，可憐，練武人可不能餓，也挨不起餓的啊！現在，她是咕吧咕吧的吃！真能引人的饑虫……口涎來……

「你不想吃些？喂，我看出來了，你哭過了啊……」

「不！我不想吃了，至於哭！那是恨！那是光火——人，他們是為什麼啊……還有，風姑娘對他們又有了什麼仇怨？對付我，何苦麻煩她！」

「因為——吃醋——」
啊，牛頭幾乎眼前發了黑。什麼……吃醋？再看風姑娘，他苦笑了。唉，大娘是個半瘋半癲的人，她的說話，真，也沒幾句能聽。她是想到了那裏，就說到那裏，其實，她是爲了開心。

「你不信？唉，小子，看你本來是只通靈的青牛，能上九天兜率宮，現在，細看之下，也是只可憐的蠻牛，並且，真可能一步又一步的進入了屠場，乖乖地受縛，乖乖地讓屠夫開刀。」

「你說什麼啊！」牛頭雙目圓睜，看來，又得發火了。

「睜大了眼，你以為我怕你……我才不怕！蠻牛、蠢牛、奸牛、癲牛……」

穩的步伐，並且，人，不只是一二個。

不知從那裏來的光芒，四週驕然的現出了耀人眼目的光芒……光芒中，風難兒是過了好一陣，才算習慣了，她可以看清了面前，坐着一個美貌、却又帶着三分冷酷之色的美婦——左右亦有一個年約卅七八的婦人；左的手執塵尾，右的手托一柄耀目生輝的綠玉如意。至於在各婦之前，則是一個長身玉立，豐儉盛鬢的少女。少女生得極美，不過兩眼生得太冷，也顯示出她的性情極剛、極固執。

「你是風奇君的女兒？」老婦的詢問，又冷又直！聽起來令人萬分的難受。本來，風難兒決不是貪生怕死之徒，並且，她更不會在盛勢凌人輩之前低頭。現在，她突然有了種自憐自賤之感。鞠大爺費盡了千辛萬苦，又是裝死，又是捱打——將自己由千災百難中救了出來。然後，他令自己看見了莊外的世界，令他明瞭了世情。可憐的鞠大爺，終於在傷重難挨下而死。

全仗山中的獵戶苦人，代爲發辦，從中，她又看到了窮人的仗義與真誠；不錯，他們可能爲獵獲物而引起貪心，這，因爲他們窮，他們需要活下去。打獵、種山田、實在是難有個準則，他們不想死於凍餓，他們祇有見多了，就攫取多少。不過，達到任何一戶，發生了大事，他們可以不顧一切的出物出力出錢的相助。

鞠大爺要自己好好的冷眼旁觀，令難兒她看出了不少人情世故。然後，她分析、比較，她明白，必需跟山中人學，學他們的樸實，真誠，間中的狡猾！

「你該住口了——」牛頭吼了。

「啊……嘩……」哭了，老婦說哭就哭，並且，一哭不可收拾。不對……坐倒了——躺下了……打地滾了——哭聲震天，哭得牛頭可莫明其妙——什麼？你：「老太太，你該別哭了，收聲——請你別哭——」

「那是你求我的？」

「唉——是……是我求你——是我求你——」

「那你承認了——是吃醋了——」
牛頭真想一頭撞死了算數。

「如果您承認，我啊，我就帶你去找她！」

「找誰？」

「找風姑娘啊！」

呃！對了，她，看來有幾分與難兒相似的啊！初時，他以爲她是難兒的師門尊長，否則，她那會取出丐幫重寶大黑狗散？現在，看來……她——

「前輩貴姓——」

「想問我與風姑娘有無瓜葛？嘻嘻嘻嘻，傻瓜，風奇君是姑射刀的傳人，請問，姑射刀幾時與丐幫有關係了？」

「那，你怎會取出大黑狗散……」

「這，該問你啊——」

「我——」牛頭可又糊塗了？自己與丐幫有什麼交情？師門或者與他們幾個長老有往來，至於自己……唉！想不出，他是個誠實小伙子，他想明白了，他祇有搖頭。

老婦却不理，祇是笑，「走啊……」她命令着，奇怪，他可是十分的聽話，毫

不怠慢，跟了老婦就走：「小心，可能會將你引進了屠場，你怕不怕？」

奇怪，即使那老婦的說話是冰冷氣出，又是隱含譏諷，但是，牛頭他是毫不在意，這可表示了，他那怕被帶入了地獄吧，他也不在乎——因爲，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就算在地獄中吧，他也有辦法，從地獄中打出來。他是不怕死，而是他有把握他死不了。

老婦在笑，牛頭也在笑。

一個是諷刺的笑，而另外一個則是冷笑。

至於風難兒又如何？她被扣住在四個少女手中，本來，她是不會怕這幾個女的，並且，她根本不會落在她們的手中。祇因爲她受毒不輕，三星琵琶的射霧，不是一般人能忍受。事實上，她如果不是讓牛頭的代輸真氣，那麼，她是早已爲射工之毒毀了。向幸牛頭的輸入真氣，又接着讓丐幫的鎮幫療毒妙藥——大黑狗散祛毒，她也是無法可以脫出大厄……

現在，命之危是沒有了，但是，要復原決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所以，她被扣了。

她並無半點不滿之意。江湖上，優勝劣敗，她是司空見慣。可是，而今她是受到了苛待，這是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

這四個少女，看來是婢女之屬。當然，大富人家的小姐，也勝過平常普通的小戶人家的小姐。風難兒是名符其實的難中女兒，他根本不會對窮富之分生閒氣。她也根本不會窮硬頂的，自命不凡。不過，祇少，自己的忍氣吞聲，應該換來對

之明，他將個毫不起眼的鞠慶之視爲心腹。也因此，一個看門的，脫出了天女門的魔掌——雖說他中了七記腐心掌——他可得到了七年時間。鞠慶之苦熬七年，死得極苦極慘，不過，他是依然保全了風門三絕——

難兒是親目所睹，親耳所聞，她看到鞠大爺的死。死前的話、叮囑，現在，她肯隨便交出來？

她笑了，笑她自己可以解脫了。死，她一直在等着，也說明了，她根本不怕死。

她什麼也沒有啊！難看、無家無業，更無人可憐，不過，現在，她突然會想到那個牛頭。

世事就是這麼巧啊！想什麼，哈，什麼就來到。外面突然的傳來幾聲聲嘶力竭——既快又急，美婦的面色突變，還沒有什麼指示時，洞外又傳一陣怪笑聲！美婦怒叫一聲：「臭神婆！」勁風歛處，啊！是個少年，一個滿面正氣，十八九歲的少年——查牛頭——

牛頭根本不理會洞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他眼中看來，祇有一個萎靡頓落的風難兒——他是十分欣然，而且十分的小心地扶起了她：「可有什麼不便——」一句問話，顯示了他萬分的關心。但是，牛頭是傲然而不顧。

「你當我們全是死人！」那個姑娘可發了火。

「不，這位姊姊，此地，看來是你我第三次見面了！即使我記憶不佳，即使我有眼無珠，不過，我自問，從未得罪過你

頭人的同情才是，無論如何不該讓她們對自己如此的折辱，和難堪的啊！

「你有什麼可誇贊的？」

當人家指指鼻子問她時，她自己也不上來。至少，她幾時誇贊自己了？她祇有啞聲不語——但是，人家又大叫大嚷的問她：爲什麼自視過高，而不言不語，所以不言不語，分明是輕視她們——那更是冤天下之大枉啊！風難兒幾乎是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了。

「這位姊姊，請問，你們究竟是意欲何爲？」

「我們要你自認爲低賤——不，其實，不比，你自己也該知道的啊！你生得又黑又醜，一頭黃髮，一口白牙——」

風難兒更加明白了，自己生得醜是擺得一清二楚之事，不用你們描述，自己也是一直是個醜女子。說實在的；自己不認也不成的啊——因此，她們說一句，她是點了一點頭，默認了。就在這個當口，遠處傳來了一聲極難聽的響聲，可將她們的批評中斷了。非但如此，有人更在風難兒的耳邊說了聲：「肅靜！」果然，四外肅靜了。

× × ×

冰一樣的週圍，冰一樣的氣氛。本來，即使是罵聲，聾鬧，總還可顯示出些生氣。現在，連生氣也沒有了。一聲肅靜，將此地宛如從天而降一陣大冰雹，將四週冰成了一片。非但自己，連那幾個吱喳叫鬧的四個青衣，也似被凍住了。

身後有人步聲，極輕，但是風難兒可是能聽出，來人極莊嚴，極肅穆的走着端

——至於這位妹子——

「你妹子！你稱呼得多親熱？」

「琦兒住口！」美婦突然出言阻攔：「你是誰？擅敢闖我重地，難道你不怕死嗎？」

「至於我是否該死，先放過一邊。至少，這位風姑娘，她是身中七星琵琶之毒，而今餘毒未清，至於她之所以中毒，並不是她功力不足以誘殺毒物，實是她心中一念慈悲，不忍無知山民慘死，她以身抗禦，這才中了毒！風姑娘即使與前輩有什麼瓜葛干連，成名前輩也不該趁人於危而救。而我，與她訂交在先，更不能坐視而不救。」

「你有多大能耐？」

「小子有一點俠義之心。」

「好小子！」美婦是一聲怒叱中，身形其快無比的，向牛頭撲到。好，於此可見牛頭這幾年來的功夫，不是白練。並且，當美婦之身形撲到，立感一陣其勁無倫的疾風，迎面吹到，這陣勁風就似山頂罡風，九天狂飆般吹來，看來美婦人雖然有些冰冷、傲慢，可想不到她竟然有舉手引罡風，風力如此勁狠之功！牛頭是全身護住在難兒前面，他是雙掌一陰一陽，倏的一聲長嘯，在場人個個不由目瞪口呆。風是大，力是狂，照例，力弱者就得爲美婦之雲霓幻變之力，將其逼退。那想到牛頭非但不退，反而是與美婦相互間飛躍奔騰，你前我後，你左我右的絞在一塊。當然，誰也看不清，這兩團光影中，誰個爭先，那一個落後，祇是風力動力是越來越充盈着山洞。

兒她看出了不少人情世故。然後，她分析、比較，她明白，必需跟山中人學，學他們的樸實，真誠，間中的狡猾！

洞外又是一聲怪笑傳來：「雲彩姑娘，你認不認輸！」此聲傳來，那彩塵尾、托如意及那個少女已分三角的圍住了這一團光影。其中少女可更是厲害，她是有意無意的，盯住了風難兒。

「老前輩，不可乘人於危！」牛頭，不知為什麼一來，他跳出了戰圈，他不想打……祇是，他對那個少女看了一眼，也不打話。並且向那個所謂雲彩姑娘作了個揖，將難兒擋了就走。牛頭可是不知道，背後，那個少女是星眸含淚，更且，容色慘淡的看住了他。

至於雲彩姑娘——美婦在苦笑，她惘然，她滿含驚怒之色。事實俱在，她根本想不到，目下的江湖道上，竟然有了這樣個小伙子，他的出手發招，堅韌而有力，並且，她的老眼不花，看看招數，小伙子根本可以借勢迴力，甚而翻出餘力——本來，當尤門下的出手，是夾雜有三分邪毒之數的——將自己反扣入圍……但是，他不出手，不知是他不肯，還是不屑……牛頭，他祇是來救難兒，他不想惹禍，他更不想結仇於江湖人！不過，他不能見危不救，而救的是他心目中的好人。所以，他背了難兒走出山洞時，他以為什麼事也不重要了。

難兒又如何？她不禁流下幾滴清淚——而淚滴可就滴在牛頭的頸間：「天下雨了？」牛頭在喃喃。其實，天幾時下雨了？人，在下雨是真——但，難兒可讓他的天真率直的話引得了出來——

「吧」的一聲——牛頭是挨了一個大巴！說實在，牛頭如果不是背上有人，

雙手護住難兒膝彎，他那會挨打？不過，看清了打他是個老丐婦，他心中有些明白，丐婦分明是想借自己的手，助她夾擊雲彩姑娘的——他不禁嘆了口氣：「前輩，你打吧！如果，你打了我可以消氣……」

「我一輩子也不會消氣……你，你個……我該罵你個什麼？」半晌，「唉，我也真不能罵你……唉，為什麼，我吃了你的爛肉麵……」

爛肉麵！牛頭可想起來了！對，自己依稀在那個大城鎮——那個——

福安茶居——那個賣茶賣水，也供應油包子、爛肉麵，小炒，熟酒的所在——有多少的青皮、無賴，也有多少的鏢師達官——有顯示自己的闊綽，說什麼帽結啊，玉佩啊！翡翠的板指，雞血的印章……說出來會值那麼幾百兩銀子。可是，一個老婦人，拖了個小孫女，揀了個草標，才賣五兩銀子——說得多可憐人：「達官爺們，發財的老爺們，八歲的姑娘呀，賣五兩……您們比如買只小羊……小牛……牠有口飽飯吃……才能有一分生機……誰捨得賣自己的親人……」

老婦哭，叫……有了個時候了——也可能——餓極了……孩子人又小，她抓了塊擺碟的糕點——她才送進口，一個斗大的巴掌，將孩子幾乎連口牙全給拍了下來——可憐孩子打管打，她還是死命的將糕點往口中塞，眼中滿蘊了淚珠——她——祇有一個字：「餓——餓——」

人，還想動手——牛頭可實在看不過眼，他一手將那位公子哥兒的手抓緊了：「大爺，您手下留情——」

老實說，用大黑狗救救的是風難兒，可是他——又何況；自己是先有恩於她——當然，自己是決不會——自居，可是，救難兒要自己叩頭……

「她有怎麼好？牛兒！」

真，這個問題問得好？事實俱在，難兒既不美，又不媚，牛頭，你看上她些什麼？

人，知，好色而慕少艾，天公地道啊！但是，一個如此的姑娘……

「前輩，我不知該怎說，我並不是說我看中了她，而是，我敬愛她！難兒，你別面紅。反而，我可能配不上你……」牛頭苦笑了：「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看見了美貌的少年男女就神魂顛倒！根本不去想想他們的心——有多少人情痴，又有多少人量狹而自私，祇有他！或她……我不懂，反正我也不想懂……難兒！她是個好人，這就夠了。前輩，你或者沒有看見，她是為了山民而自甘為射工噴毒所中！她美——真，我看到的，當她奮身反躍，以身抗毒時，她，簡直如仙女——」

難兒不禁面紅……因為，她從沒想到，她會讓牛頭如此看重！

再想想小伙子的說話，他說得挺含糊，事實上，他也說不明白，可是，其中大有至性至情在。

不錯，有多少人是一見鍾情，其實，是糊塗兼混帳。誰又會知；人，會不會變人，真的能之死靡它？

牛頭不是牛。他看到的是；人們真的一面，善的一面，還有美的一面。

他看到難兒的捨生就義，他又看到難

兒的光明、真誠的一面！他並不是說出情慾之愛，而是至大之愛！

能得到這樣個朋友，那還不該說是幸運！

難兒流淚了。

老丐婦也面有敬佩之色！人，我們這批老人該一頭撞死了。牛頭——黃尤宗是積了什麼樣的福，收到如此個人！首先她已看出了牛頭的功力可佩。現在更了解了他的真誠坦率的一面，小伙子，有幾個小伙子處事有他這樣沉着而有力？

自己一直在想報十七年前的一掌之辱。總以為，憑仗牛頭的出手，再加上暗伏的助手，可以一雪前恥……但是，牛頭揀了難兒，退出了戰圈！自己是看明白了，憑自己以單對單，可能勝過雲彩一籌，但是敢保證抵禦得住掩月、吞星兩使的合攻，更可怕的是，老傢伙收了個新人，她年紀輕，却天賦異稟，可能她比掩月、吞星兩使更厲害。自己祇有個小乞兒……唉，所以，她一發火，打了牛頭一掌，認為他壞了她雪辱之大好機緣……可是，牛頭是這樣的坦誠說：「他，不喜歡牽涉在江湖的糾纏中。」

難兒又回到了自己的石屋中，那所可以夜觀天文的石屋中。她流了淚，她今日才算又體味到：「龍床不如狗窩」那句俗語的親切感——是的，睡在自己的床中，到底是比較舒服，更且安寧。

何況，現在，又多了個牛頭。牛頭走了，他必須代難兒購備補藥，還有，該添備的滋補食品——糟糕，他發覺，錢不夠了。他不禁紅了臉，從來，他

「我打人，打個該死的化子，要您閣下來打不平？」

「我不是打不平，我是說，唉……可憐！」

「閣下可憐她倆，成！代惠了這兒的茶錢！」

「成，掌櫃的，這位爺台的茶錢，我侍候了！」

「好，咱們走！」少年說走，不得了！一走走了七八拾。「錢三，茶錢，向他！」說罷，揚長而去。

反正是這樣了，牛頭是笑了笑，叫孩子將所有的未吃的糕點收下了，又叫掌櫃給兩人一碗爛肉麵，折斷了草標，給孩子五兩銀子，他走了——雖然，他恨那些青皮無賴，不過，他是個沉着的小伙子，他不想在半途多事，反正，他師父說過，這世界，不平事還少得了？

在城外，他該下店了，可憐，他看見了個又黑、又粗的女子，髒得不堪，可又硬得出奇！人們好奇的送她幾文錢，或者遞個粗饅頭！她不要，她精神萎靡不振，她說她有病！她向牛頭說：她是被惡人所害的可憐虫，她從小是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現在，她落魄了，她！可惜她寧可餓死，她吃不慣粗糧食物——

牛頭聽得出少女的談吐斯文，他可憐她，他問清了她的親人：未婚夫的住所，首先，他請她吃了個飽，然後，打開包袱，將自己的盤纏，分給了她一半！牛頭就是這樣的大量大方——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個窮人出身……少女問他：「分去了你一半，你能到目的地——」

是個極有心機的人。從來，他是不會讓錢銀皺眉頭的人。因為，他孤身往來，逍遙瀟灑，他可以有時用多幾錢，沒有，咬咬牙也能挺了過去。今日，不能了，至少，他不能強搶藥材，或者食品！

黃尤宗在一般江湖人心中是邪派、魔道。那想到，他們的教規比正派人更正規；不准偷盜，是為唯一大戒，這可傷透了牛頭的腦筋。

他在藥材舖前躊躇……他想起傷病中的難兒。他，眼腫清淚，突然，他想起師父的諄諄告誡：「在外邊，記住一錢逼死英雄漢……」

牛頭對「一錢逼死英雄漢」這句話，想到了歪處，看見人有苦難，他出手救濟。根本想不到，錢會逼死了他自己。他想叫，不過，叫什麼？

「先生姓查？」一個年約五十左右，面團團，挺富泰的老者，向牛頭低頭作揖，恭聲請教！

「我——是姓查……」牛頭永不會改名換姓的。

「啊呀，閣下買的乳香、末藥、血渴、熊胆，還有三支人參！全已端正備妥！你再不來拿，小老可就為難啦！你啊，您老的貴价是太粗心，竟然不留個地址來！唉，向幸他將您的容貌描述過，再說姓查，又是個較僻之姓——請。」

牛頭可弄了個糊塗更難明……他讓老者是拖了揀了的，引進了這家看來令人氣餒的大字號——京都聯號達仁堂！牛頭是即使有錢，也不敢照顧這個大字號啊！一包一包的藥材，還十分小心的，讓

「哈哈，」他笑得很痛快：「姑娘，我祇希望你快些找到了你的未婚夫，希望這些盤纏夠你在路上化費，至於我啊，你大可不必擔心。因為，我不是個公子哥兒的出身，我是個撐船的，我是吃慣水、飯。而且，也挨慣了餓。真，在山中，一到了山區，我就有了不少的東西可果腹！再見！」

「我會再見你嗎？」

「希望不再見面——因為，我希望您見到未婚夫，更希望您快樂逍遙——我，東奔西走，今天，你看我像個人，明天，我可能是個小化子——突然，呃，小姐，您是詩書滿腹，那您總讀過莊子——」

「莊子？又有什麼事了？」

「我，祇記得幾句！我決不是掉文。真，這個——很對，所謂『涸轍之魚，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大海也！』」

說完，他走了——他，是個十九歲的小伙子？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小輩英雄——

因爛肉麵，他想起了自己一路行來的優事。至少，有少次，他是出手，救助了乞丐……不想，自己本來多事，而老丐婦——不像啊，自己在福安茶居出手相助的是；一老一小……牛頭，可不是個蠢牛啊，突然他看出來了，丐婦是個喜於易容換形的異人。他又想起了：「為什麼施捨大黑狗散！」老丐婦可是笑着說過：「問你自己？」

他不得不跪下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要如此的叩謝丐婦。

牛頭驗明真材實料，然後包紮。算盤子在劈哩啪啦的响，可憐，咱們的大英雄第一次，感覺到心臟的緊縮……甚至於算盤子一响，他的心臟就一緊。

「東家，這一批藥共計價錢三百四十七兩三錢八分正。」

牛頭幾乎閉過氣去！他想說明，他想臨陣退縮——但是東家是沉聲的說道：「來銀五百，該找這位大爺一百五十二兩六錢二分，請一併交割清楚——」

「不，掌櫃的……您，弄錯了！」

「不，查相公，小號是貨真價實，並且，童叟無欺。請您驗點，如有不實不情之處，儘管指出……」

「掌櫃的，我怕你們認錯了人……」

「不至於吧，相公姓查？大號……呃，大號是……」掌櫃的不好意思說了……

「總之，我知道您，就是了。」

「你知道我些什麼？」

「你——你是查牛頭查相公。」看來是逼出來的！

可憐，查牛頭是被糊塗的送出了藥材舖，騰雲駕霧的走入了食物舖——莫明其妙的回到了山中。他沒頭沒腦的，將療毒治傷，補身強氣的藥熬好，滿懷心事的勸難兒服下，然後，他是默坐一邊，一面調氣，一面看顧着難兒。至於難兒，由於七星蟻的毒已為大黑狗散吸出，雖說為雲琦兒划走時，稍有延誤，而今，在藥對症候之情況下，又加心情歡暢，所以，她是睡得極好，也因此可以看出，稍加時日，難兒的難星，必將過去。

「出來！」風中傳來一聲嬌叱！牛頭

是稍有聲息，立即醒覺。現在，他怕自己一離此地，再陷難兒於不幸，所以，他長身而立，沉聲說道：「是那位朋友？」

「是我！」

牛頭這一次是聽得比較真。他不禁苦笑了：「你又何必纏住我？」

「出來，我與你好好地談談！」

「此地不可以？」

「何必吵醒她！」

「我怕有人乘隙出手。」

「你放心——決不會有人麻煩她！快出來！」

牛頭明白是那雲姑娘——他實在想不明白，他幾時得罪過她——而頂上有極輕微的步履聲，他苦笑，分明有人在四週窺伺，不出去，始終不是個辦法，如果真的要攪翻，他，他自信可以扣得住這個雲姑娘的。

月光下，可以看得出，雲姑娘突然瘦了不少。奇怪，她那會瘦了？受了傷？還是——牛頭嘆了口氣。他明白，自己決不能弄清楚姑娘的心意。

「姑娘，說實在的！我，可能在無意之中得罪了您，如果真如此，也請您不知者不罪，而饒恕了我……」

「你為什麼自卑若是，我明白了，爲了那個醜八怪，爲什麼？爲什麼？你對那個醜八怪那麼好？」姑娘說着說着，她頓了腳！看來，她是十分痛恨牛頭與醜八怪好的！

牛頭不想再絮絮碎碎說這說那，他祇是苦笑了笑，不料，石破天驚了！

「我有什麼地方令你討厭了？何況，

我與你相識在前，你不該有了我，不，拋棄了我！」

牛頭是對天呆看，那會莫明其妙的事，一天到晚的纏住了他。藥材舖，銀子，藥材——現在，她——我與她相識在先，我拋棄了她——老天，你可憐可憐我成不成？我幾乎墮入了個謎團中了。

「你不承認了？」

「我——」牛頭真想對天盟誓呢。

「邊義城外——一個幾乎要餓死的少女——」

牛頭幾乎嚇了一大跳，什麼？是你！老太太，不，大小姐，你化裝，你扮成個乞兒，你——對，你找到了未婚夫沒有？「找到了，他變了心。」雲姑娘冷冷的說着。

喔！牛頭靜思，這可真是個不幸，女人最怕這個。巴天望地，吃盡了顛沛流離之苦，然後，那個男的變了心。唉，難怪她苦痛，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啊！他變心與我毫無干連，找我的麻煩，可說不上來啊——

「我的未婚夫姓查——」

唉，小子啊！你什麼姓不好姓，非得與我同姓……牛頭可答不上個確兒。

「名叫牛頭……」

喂喂喂，大小姐，我看你這是在消遣我啦！你的未婚夫叫查牛頭？雖然，這個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不算少，今天，百分之八十，你是在開我玩笑！真，我可是沒有你這樣個未婚妻！

「你不認？唉，這不結了，變了心了哩！我，命苦！不過，牛頭，不論你如何

！我，不會負心，我知道你得救你心上人，我更知道你身無分文，誰叫你好心濟貧！把自己讓錢給困死了！我代你付錢，我……爲什麼？爲了你——牛頭……你——哭了！」

牛頭可傻了。什麼？五百兩銀子是她的！聽，她說得比唱還好聽，她是爲了自己，她是偉大的，即使救情敵，她也是甘心情願，越來，她可越坐實自己的罪名了。

「不過，雲姑娘！」

「我叫雲琦兒！」

「呃！」牛頭幾乎給嚇了氣：「姑不論如何，我，我是從來沒訂過親！」

「你說什麼？沒訂過親？唉，牛頭，你變心，我不怪你啊，可不能如此的口不擇言啊——你——看！」

看什麼？一只荷包。嗯，是姊姊給自己的，並且，他記得，荷包中還有一顆蛇珠，那蛇珠是竹子哥送給他的。呃——記起來了，他與她——那個又黑又醜的她——平分盤纏時，他依稀見到她順手一擡，擡到了她的手中，他也不好意思向個女乞兒要回來。心中還在想，可能，她找不到，這顆蛇珠還能救些個急，那想到，她就此做文章，說是自己下的聘禮表記——牛頭可真的給嚇死了！

「我，一念好心，我，怕你女流之輩，千里找，盤纏不夠，希望你憑此得爲壓袋之用，而你——」

「我許了你——」

「唉——」牛頭祇有嘆氣的份。

「就算是許了你——」

「爲什麼？姑娘，我與你可是無仇無怨。」

「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個好人。」

「總不該因爲是個好人，你就得害他啊。」

「牛頭！你憑心說吧，我，可算難看嗎？」

「當然不，真……說實在，你是個美女——」

「但是，當我又黑又醜之時，又有誰喜歡我？與我說東道西？還有，誰又肯爲一個黑醜可厭的女子，施捨一個錢，祇有你，並不因爲我黑醜可厭，你既體貼，又同情。你勸我不灰心，你爲我叫來了酒、菜、飯，你並不責罵我的浪費與貪饕，臨走時，慨然贈銀，連我在你眼前偷了你的壓袋寶珠，你詐作不知，雲琦兒是暗中立誓，牛頭，在這世上，祇有你配作我的夫君。」

完全是一廂情願，牛頭可算是明白了，但是，他祇是苦笑，他說得不少，可是，她沒有一句能聽得進。自己又不是應徵，又是在考試，至於她死命認定，一口咬準，她可不代表自己。

「我說完了，可我得問你，我有什麼地方不如她！」

「雲姑娘，我不知該怎樣說才好？你不該問你有什麼地方不如她，而是該問她有什麼地方比你好……因爲，你沒有什麼不好啊！至於她，她有一顆金子的心。可能我這個鄉巴佬會說這些，俗而不可耐的話。雲姑娘，你比她好的地方太多，祇是我並沒有看見你有什麼，可以表現你

金子的心。」

金子的心！其實，在苗山瑤蠻之間，他們以金子爲最堅，最可表示其價值的東西，牛頭，他是真正的看到了難兒，醜陋的難兒的心，一顆端正而有價值的心。

雲姑娘慘笑了。突然，四週傳來了急驟的呼聲：「不可，姑娘——」然而，雲姑娘的雙手已貼緊了前胸，牛頭不是個木頭，他早已看出雲姑娘慘笑的面色，他突然有所凜然之感。怕她會自絕功脈，可惜，他明白雲彩門中的絕脈法與一般江湖道不同，事實上，雲姑娘雙手貼胸，她的雲掩吞星手法，已扣住了她自己本身之氣脈所在，祇要兩氣相合，那麼，她一運陰勁，好，就可毀了。

從情形，那怕是事實上來說：這個姑娘可真能說得出，做得到，牛頭是不想害死一個無辜的少女，可惜，現在，真叫牛頭爲了難，列位看官，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今天這個開通時代，方便之至，壞就壞在大明年間，男女授受不親啦，瓜田李下啦，甚至於嫂溺援之於手還得有個長篇大道理可述說。試問，一個少女，自殺的方位，不應不恰的，正巧在個極不方便的所在，出手，大有輕薄之嫌，不出手，姑娘真能死了——那真應了：「伯仁爲我而死」之諺，牛頭可既變成了隻木牛……

不過，牛頭跪下了——決不可誤會爲求婚，他是訴說着心中話：「雲姑娘，請別嚇死我……千不對，萬不對，是我這只瘟牛的不對，說實在，請放下手，從長計議……你、總不至於要我負上個濫殺無辜

的罪名吧！」

「死不了的，瘟牛！」一聲又怪又難聽的笑語傳來，牛頭是看清了，在雲姑娘的背後，突的多了一個人，那個老丐婦！而雲姑娘分明是在一個猝不及防，當然，大半是可能由於她心神專一，渾忘倫喪，她讓老丐婦給阻住了，牛頭大爲感激老丐婦——「前輩，你來得正好。」

「我不是爲你，我是爲自己！」

有條件呢？牛頭心中一凜，真，講門心機，門智謀，一百個牛頭也鬥不過人，他不由萬分尷尬的起了身，雙眼呆呆的看了丐婦。

「我與她師父有一千一萬年，也難解的仇！可是，我可看得十分清楚，這一輩子！我也別想贏得了她一招半式。別說打一掌……但是，我罰過毒誓，不打破她一掌，我死也不能眼閉……」你明白了沒有。」

還是這個毒，這口怨氣，牛頭真恨不能自己讓他擊一掌，可惜，打在牛身上，永不能消了她老人家的氣——至於自己，他是永願捲在這江湖的仇怨中。

想到了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牛頭是一股旋風般——須知，他的旋風轉，允稱爲江湖第一，因爲，蚩尤，在上古神話中，他是個呼風降霧的老祖宗，其實，這一個古代的巨人，非但是精於治煉、打仗，更善着揚擊外氣，爲其所用，因此，爲正統的黃帝視之爲外魔，說什麼降霧、旋風之中！有魘魅魍魎，有妖物毒蟲……可憐，讓他們這些峨冠博帶的大人先生，亂編亂寫，以示正人君子的可愛，

蚩尤，這個敢於反抗的巨人族中的英雄，就此被描成一個邪魔外道的祖師爺……

即使如此，蚩尤宗之善於旋風揚沙，那是不可爭之事實，現在，牛頭——這個蚩尤宗新一代的好手，展開了大旋風轉，風起沙舞，又是猝然而來，丐婦是一個措手不及，雲姑娘就此在其扣押中，爲牛頭划走了，耳邊隱隱聞牛頭在叫：「前輩，算是晚輩得罪了，將來，定必十倍奉報。」

風停沙散，牛頭與雲琦兒早已無影無踪，老丐婦可就犯了性……需知：老丐婦本是丐幫中唯一可以承繼爲幫主的女子，如果，她能萬事稍善抑制，或者冷靜分析，不爲意氣兩字所誤！三年前，也早已成爲丐幫幫主，壞就壞在是非觀念太執着，容易爲小恩小怨蒙住眼睛，也因此，她是代幫中帶來不少的無謂麻煩，即以與雲彩姑娘的一掌之辱來說，她如果不太執着，這件事老早可以揭過一邊。她可是孜孜不倦，死心不息的追尋，祇要有雲彩之踪影，她就會如影隨形的趕來，那怕有十倍緊急的事，她也可置之不理。現在，她不禁一口毒氣化在牛頭身上了。

她突然一個騰跳，人如飛一般的奪入了那間石屋，她找不到牛頭，她可得將難兒來氣。

其實，難兒早已聽得一清二楚，她的心中又是歡樂，又是辛酸，她直覺的感到，牛頭將自己說得太好……黑影動，老丐婦的出現，她是個飽經憂患，並且從席豐履厚的武林大家，陷入貧愁困苦的境地中，她是懂得人情，懂得炎涼的姑娘，她不會怕死，真，反而，她越來越希望早些死

了的好，何必累人累己！

黑夜中，丐婦的雙眼，碧瞳似豆，分明，她是犯了性，並且，桀桀怪笑中，她是惡狠狠的，慢慢走向難兒，唉，老前輩啊，雲姑娘雖然不在，可是，她是早已埋伏着人，她的手下……於此可見雲姑娘的心思慎密，她明知，如果因爲自己而令難兒有所損傷，那麼，別說結成好友，極可能因此翻臉成仇，所以，她伏下四個丫頭，說是丫頭，根本也算江湖上的二流好手，而今，丐婦之形態如此，四人那敢怠慢，師命再三叮囑，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輕用的鎖雲鑽出了手！

別以爲鎖雲鑽形體極大，其實極細極小，並且，又黑又沉，這又可看出丐婦的心粗自大，她自以爲一身好功夫，更且最近得習丐門中的三大神功之一，「伏龍玄貞訣」。一功勁是一提即到，可惜，你的功勁可以貫通全身，忘了雙眼是個人身最軟弱之所在，人的本能，越在黑暗處，雙眼睜得越大，好，針狀中空的鎖雲鑽，就此打中了丐婦的雙目，一陣劇痛，一片黑雲遮目，老婦知道中了暗算，待到發覺，業已悔之已晚，一聲慘呼，雙掌中已抖起七股勁氣，耳聞一聲慘號，丐婦初初損目，以爲已擊中了難兒，明明聽得勁風四竄中，她還是停了手。

然後，她可覺得四週一片靜寂，靜得可怕。更且，一股莫名的愁悵，襲上心頭。她明白，從此，她祇是一個盲人。盲人！她怒吼了，爲什麼？爲什麼？還不是爲了查牛頭。自己慨然付出大黑狗散，自己救了風難兒，不想落得個如斯下場。她

暴跳如雷，她亂打亂掃，可憐，本來就是個破爛不堪的居所，那經得她的蹂躪糟蹋？可以看見天文的石屋，變成了個破爛攤了。

「師父，你得打到幾時啊？」聲音透露千萬分愁苦淒涼之味！

「是與兒！」

「是，師父，弟子該死，弟子，來遲了。」

突然，丐婦如同洩了氣似的，她慢慢的坐了下來。兩縷鮮血，一對為鎖雲鑽所毀的眼眶，變大了，分明為鑽頭入骨時，鑽深了的結果。顯示得老婦越看越可怖。不過，老婦是靜止了。她抬頭，她苦笑，然後，她招了招手，對那個後來的小孩子說道：「與兒，你華師伯說得對，我，該有此報！」

「師父！」小孩子哭了。

「不准哭，」前輩畢竟為前輩，也可說：薑實在是在老的辣，「哭，能將我一對招子哭回來？哈哈，畢抹風，你說得對啊！我是對不起幫中諸弟兄，我更對不起列祖列宗。奇怪，我……失去了一對招子，反而令我看得清了自己——小仇小怨，我實不該看得那麼執著。可惜，我——悔之已遲，奇怪，人，那會到了清醒時，也就是面對死神時……」

「師父，你決不可想不開，決不可死，與兒可憐；與兒還小，師父，如果，我再稍有失足，師父，你豈不是更加的對不起老祖師。」

「與兒，你過來，這是師父的武功訣要，你已入我門中七年，七年來，你已學

得不少。師父別的不行，可是擇徒選人，自信還有幾分眼光，你——你可以發揚光大。」

「不，師父，師父！」

「師父不幸中了暗算，現在，知道：暗器有毒。」

啊！師父兩人沉默了。半晌，「想我朱纖纖，一生強項，一生自恃，唉！結果，會死於這幾枚小東西上。王興……你靜聽遺命……謙以待人，嚴以律己，善小也須為，惡小不可做，是我的弟子，不可或忘！」

朱纖纖，這個一代怪傑，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死在這幾枚鎖雲鑽下。不過，她死得平靜，她死得眼閉，因為，她總算收了個極好的弟子；王興。這個將來的丐幫第一能手，背了他師父的名號，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俠義大事。

而「謙以待人，嚴以律己」八個字，可永銘於其心間。

王興，必需為師父埋藏遺骨。他是悲痛，他是沉着，可又帶三分的畏懼。因為，朱纖纖已將她畢生所學：大十字經，太皓指法，還有一本丐幫重寶：「伏龍玄貞訣」留賜於他。十字經，他是理解極深，太皓指法已得傳授，祇是三大神功之一的「伏龍玄貞訣」，他難住了。他那來的時間鑽研啊，自己知道，師父也祇能領悟其中十之五六而已！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能放下一切，祇為煉功而煉功？不能，王興自己明白，他是個好管事的人，萬一，自己毀了，這三大重訣落入他人之手，那……

他哭了，真正的哭了。死，他不怕，老實說；不是師父相救，他早已死了。而是現在，這師門的重寶，令他難以解脫，唉，突然，他想到個辦法，將它與師父一塊兒埋了。對，他在這個爛攤子的地方，找幾件笨重傢伙，以便掘墳。嗯，不對，那張石灶，為師父擊成了粉碎，可，那會有個土饅頭在底底裏起……他順手的舖平石灶碎泥，又將那個土饅頭扒一扒，看見一只鐵匣子。王興明白，這一定是難兒的家傳重寶。

於此可見，任你保藏得如何週密，一個機緣，依然會讓人發現，他不禁苦笑，他想收藏，反而得到了別人的藏物，是喜事，不，是老天爺在開玩笑。

嗨，還找到了一只醬鴨。哈！打得一團亂糟，可那只小雞的頭，可對準了王興，意思是：還不來吃。王興素來是粗衣礪食慣了的，一只雞對他無不有些誘惑啊！吃了好幹活。對，吃罷。

「這位朋友，你——要吃雞，吃就是了，何必將我的棲身之所，打了個稀巴爛。呃，啊——」是難兒回來了。現在，她可是精神大有進展。祇不過，她心中大有不安之意。有人相護於她，更且，為了自己，有位姊姊——她認得出，曾經談笑過她，那四個青衣之一，讓老丐婦打成重傷。當然，她不是救護自己，她是不必受傷，自己則必死無疑。她心中歉然，可不知；老丐婦已死。事實上，她對老丐婦的形象比青衣們好，所以，她要回來，當然，她是來看看自己家門的重寶。

她回來了，她看到個小叫化在吃雞。

那不在乎，我吃吃你吃，沒什大關係，不過；當她看到了藏寶之地被扒開了，她不得不有所動心。

「這位大姊……別擔心，我……不會乘火打劫！唉，說實話，我自己還嫌累贅呢！」王興說着，說着，將那只鐵匣子交給了風難兒。上面標籤依舊，難兒看了禁不住流下淚來。因為，這是鞠大叔的手筆。為了這幾本秘笈，鞠大叔是用命換回來的啊！

對方是個小化子，但是，分明是武林中人。武林中人能如此大方，不貪——少得很。又一轉念，難兒又再想起了那個老婆婆，丐幫的前輩，如果沒有她，自己早已死了，那麼，他——可能與老婆婆有關係。

「朋友是丐幫中人！」

「您，先查點查點匣子中的東西。」

問不對題，好，先看看，打開鐵匣，不錯，三本薄絹的秘笈，一些不錯，還有一張柬帖，她苦笑了，是鞠大叔的十分要緊的指令。她明白這又是鞠大叔的故佈疑陣之作。目前不必提說，她得問問清——誰打的，他在此又有什麼事？

王興說明了一切，難兒可哭了。當王興引領她到山邊看着朱纖纖的屍身時，她簡直不敢相信，如此一代人傑，竟然陰溝裏翻了船，死得不明又白！

一陣極難聽的擊柝聲傳來，王興面色劇變，分明，雲彩娘娘依然陰魂不散！不過，又一想，可能是四個青衣的報告，風難兒又是必需趕回來石屋，嗯，大有可能，來奪取藏物，難兒不禁對王興看了一眼

「唉，世界上；真個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有的，不苛取；而有的，千方百計的希望攫取他人之物為己有！」

人，來了，這一次是六個；中間一個，雲彩娘娘。左右是掩月，吞星兩使。前面，三個青衣——一個是受了重傷，看來無法走得來。

「風難兒，你是該知恩報德吧！如果不是我門下侍者之出手，你早已命赴陰曹，我座下四季侍者，發出了鎖雲鑽，將個老乞婆送了歸天，而秋季侍者却為救你而受了重傷……風難兒！你該怎樣報答？」

自我表功，並且，口氣中有索酬之意。她不由的苦笑：「我該怎樣報答你？如果，沒有朱前輩的大黑狗散，我，不是早已死了？即使我死在朱前輩手下，也不過

一命抵一命。至少，她老人家可沒有要我什麼報答啊！」

雲彩娘娘可聽不進這種話啊，她冷冷一笑，看意思她是暫且不理難兒，手一指，對準了王興，「至於你，我已打聽得清楚，是老乞婆的唯一弟子。唉，老乞婆生前與我對掌，可惜，我一掌不能將她打死，她生前號稱無敵，生平祇在我手下落敗一次，她認為奇恥大辱。不料，她年老糊塗，反而死在我的侍者手下，哈哈！這可是她生前難以預料之事吧！」

王興是沉着的，他想，師父可以在一個猝不及防下，為小人所算，焉知老婦不會為自己所算。

「王興，風難兒，依老身之見，交出你們的藏物，拜在我的門下，老身担保你

們，學成一身驚天動地的本領，你看如何呢？」

圖謀人物之心，昭然若揭，風難兒冷冷道：「前輩所說的是我家門中物，我可以雙手奉上，不過，我，決不會拜你為師，因為，我是看透了這武林道——」

「但是，我，無物可獻，我，當然也不會拜入你門。殺我師父，此仇不共戴天，雲彩娘娘，你大可來殺我——不過，容我埋葬了我師父法身，然後領死——」王興的說話，不亢不卑，可是，你細細辨辨滋味，對不起，句句有骨。而且，暗暗的有所指出，雲彩娘娘以大壓小，為了別門之物，以求殺人滅口。

什麼一派宗主，什麼名門正派，什麼前輩風範，什麼一代雄長，翻開了他們的底，撕破了那張假面皮，看看清，還不是個模樣？一個奸險、卑鄙、無恥、貪婪的偽君子。越是說得花好桃好，越是一面孔正人君子，其實，越是不堪聞問。

雲彩娘娘在傳令，要三個侍者幫助王興挖掘墳穴，不，她們一挖可就挖了三個，事實擺明，什麼收人為徒，什麼傳授一身驚天動地的武藝，這是騙人，就算你倆交出了所有，結果是一樣——死。

王興是早已抱定困獸猶鬥之心，風難兒即使是餘毒才清，本就希望稍延時日，現在，看出了雲彩娘娘的用心後，她不禁苦笑了！

「雲彩娘娘——」

是牛頭的聲音，這一來可算是猝然而來，忘乎所以，令個雲彩娘娘大為尷尬！「咱們來做個交易！成不成？」

「查牛頭，你幾次三番令我生氣，如果不是琦兒的死訴活求，你，早已死在我的掌下。」

「可不見得這麼容易。並且，你可知道，我，已找到了我門中前人所藏的利器：天缺戟、奇陽盾！」

「那麼，這九宮譜，這九宮譜……」

「雲彩娘娘，九宮譜也在我手中。」

聲隨人到，眾人眼前一閃，祇見牛頭左手執一面形式奇古的盾牌，右手一柄前缺又鋒，又缺右耳的怪形戟。雲彩娘娘一見此物，不由眉頭大開，如果，你是個細心之人，你可以看到她的嘴唇，微微有顫抖之形。分明，她的內心是萬分激動！

雲彩娘娘之所以勞動動眾，出這一次遠門，她是早已有綫報；蚩尤宗中的兩柄奇門上古兵刃，連那蚩尤宗中的唯一神訣九宮譜，已為蚩尤宗中後起之秀悟出藏寶地點，因此，她是命她得力手下，連自己獨生女兒也引出，四處兜截。不，理是智取，也不理是強奪，反正，這兩件威震武林幾千年的瑰寶，她是必須取到手！

更巧的是，她碰見了老對頭朱纖纖——其實，朱纖纖永不會垂涎別人的東西，牛頭又喜多事，救了風難兒，雲彩娘娘想來個一舉三得。

現在，牛頭在她面前出現，可就不見自己的女兒雲琦兒，常言道：「虎毒不食兒。」母女關心，她沉聲問：「琦兒呢？她在那裏？」

「她，自恨有你這樣個親人，她不會再來見你！」

「啊，她，那裏去了？」

是非非構成多少個故事……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乘風最新著作

煞星與殺手……	5.00
勾魂金燕……	5.00
金殿狂龍……	6.00
黃金戰袍……	5.00

牛頭搖頭，雲彩娘娘可就想到歪裏去，以為牛頭爲九宮譜，殺了女兒。一打眼色，好個雲彩，左右雙使已向王興、難兒撲去，而三侍者各立一方，分明是有爲而來，雲彩娘娘則冷笑着，向牛頭兜上。

雲彩門中，講究的是出手快，迅、靈、巧、變，何況掩月、吞星兩使，又是雲彩門中健者，照例，王興的功力太淺，難兒又是負傷初癒，兩人是決難討得了好。現在，可就看到了難以說明的奇跡，一團青影，一團紫光，就似個鬼魅般在王、風兩人面前飛舞，至於掩月、吞星兩使的出手，却是無論如何，遞不進招去。

上古九宮譜，到此可發揮出全部威力。牛頭是真正領會了蚩尤宗所苦練的功夫。原來，蚩尤宗之最具威力的技藝，就是九宮體度原理。以前學的是原理，而不能融合貫通，所謂蚩尤風舞，所謂陰陽鬼火，實在是星宿體度的運用。快，是快了，變也變得驚人，可是，有幾分鬼氣，爲一般人誤會爲邪魔外道。因爲，沒有大九宮譜的演繹之故。現在，你會覺得它更快，更變得不可思議，而你，一些也看不到它的陰森鬼氣，有一股堂正、浩然之氣勢存在！

雲彩門是快，那想到青影、紫光比牠們更快。而且看得出牛頭是不爲已甚！牠是祇想趕走雲彩娘娘。

但是，牛頭啊！你到底是年紀輕啊，你是想不到雲彩娘娘她是心狠手辣，看來，她是拚全力與你糾纏不清，並且，她也看出了牛頭的心意，不會出手太絕，現在，牠們是決不能對你有什麼威脅，可是，

還有三個侍者啊，還有雲彩門中，令人喪胆的暗器，鎖雲鑽啊！你或者可以無恙，王興與風難兒又該如何？

果然，在雲彩娘娘的一聲號令下，一蓬蓬黑光，宛如暴雨，也如新年放的花炮般，向三人打來。鎖雲鑽一出，雲彩娘娘的出手也加強加勁，她是在牽制牛頭，希望牛頭顧此而失彼——雲彩的心意是狠毒的，掩月、吞星兩使更在鎖雲鑽的催動下，一剛一柔，排雲壓，辟雲如意雙雙搶入了重圍——其實，鎖雲鑽一出，已將牛頭的怒火引發，本來，他是看在雲彩兒的無意引發機關，令自己得到本門重寶，不想出重手，結大仇。如今，他忍無可忍了，奇陽盾一個大翻身，阻住了鎖雲鑽，並爲其打開了十之七八，唉，依然有漏洞之點，王興是知道此物之可怕，他還是一心救人，將難兒拖翻在地，可惜他本身，因爲慢得慢，身中三鑽，一陣麻癢，他是不敢再運功力，仆倒在地。

但是，耳聞却傳來了幾聲慘叫，並且，又是一陣勁風撲落，「娘——你——你不怕羞？」

是雲彩兒，她是來阻止這場激鬥。是的，她早已到來，她也看清了自己母親偽善的面容，但是，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她母親再三叮囑門下，不可輕用，不可輕用的鎖雲鑽太細太陰毒，總以爲她會看事而行，現在，分明是在濫殺無辜。是的，雲彩娘娘老羞成怒了，在天缺戟，奇陽盾下，她是無論如何討不了好。三個打三個，這是表面上的事，其實，她是以三敵一，雲彩門素來號稱無敵，那想到會慘敗如斯

，然後，是不顧一切，發暗器，當然，她真正的用意是：牽制強敵，以便她乘虛出手。

是的，如果不是雲彩兒自己的突然出面，擋了一擋，那麼，牛頭雖然已戰挑雙使，他是無論如何避不過雲彩的一擊；「濃雲密佈」，更加上雲彩娘娘的十指飛脫！牛頭是看清了當前局面，不由更爲惱火，還想仗戟硬擊——可是，雲彩兒已無法支持，頹然倒地。雲彩是一聲極難聽的長嘯中：「你不是我女兒，你不是我女兒！」很久很久，遠處依稀傳來她的悲號聲。

「速救這位大哥！」這是雲彩兒的說話——她雙手顫抖的，取出一只白玉瓶兒，難兒明白，這是鎖雲鑽的解藥，但是雲彩兒自己又如何？十只金光閃閃的指套，分左右雙肩，釘住了——如果不是她的出現橫擋，這十指套就得照顧了牛頭，不過，雲彩兒已經昏死了過去了。

牛頭實在想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自己，唉，直言談相，真有些像只蠻牛，有什麼好？可現在，無事白端的遭上了這麼個累贅。

「雲彩娘娘比我好！」

那可真糟了糕，還在你推我讓，顯得她們女子是夠大方的，反而自己是個大混蛋！牛頭如果不是有要事在身，他真能一死了事，當然，死，可不是個辦法，但是，除了這個辦法，還能有其他好打算？有人在笑，是那個王興！對，他是險死還生，全仗雲彩兒的解藥，才讓他保全了條命。看他那個笑，有幾分幸災樂禍，

也有幾分陰險。突然，他跳了起來，「你還我碗爛肉麵！」

王興可讓牛頭嚇了一跳，又一驚神，明白了，自己化裝成個女孩子，讓他看穿了。對，一個小伙子，仗了縮骨功，化裝成個小孩子，當時是試試他的心，是真善，還是假善，現在，該說個明白，不，讓我提供個好辦法，抵消那碗爛肉麵！

雲彩兒雖仗本門的解藥，可是，她還在昏迷不醒中。當然，命是報得了，還有，到底是武林世家之後，天賦不凡，至於昏迷，難兒是明白啊！雲彩娘娘的最後兩句說話，可真傷了她的心：「你不是我女兒！你不是我女兒……」也祇有失去親人的人，能懂得失去親人的苦。

難兒對牛頭是有說不出的感激，親近，不過，她自己說過，雲彩娘娘比自己好得多，她不需避嫌，但是，他的九宮步法，依稀與自己的家門秘笈有些暗合。鞠大叔說過，得找人……突然，她面上露出苦味，她將牛頭請了來，將鐵匣子交給了他！

牛頭死也不肯看，他說不能，那怕一千一萬個理由，他不能落了個嫌疑——但是，難兒跪地叩頭：「難兒祇求報仇，而我，實在無法通悟全部，是我求你，是我自願，大哥，你就不能助我——成全我——而非得逼我死——」

半晌，牛頭也跪地叩頭：「我決不有半點竊盜之念，我看，我如能救，全力以赴，但，我決不用此技藝，一點一滴，如違此誓，千刀萬剮，死無全屍！」

難兒流下感激之淚，人，有他如此純厚敦實的！

牛頭取出了鐵匣子中的絹本，但看見三四頁，他閉目闔瞞，過了好一陣，突然大叫：「難兒，不可學，決不可學，這是錯的，這是錯的！」

「你……以爲是假的？」

「是個陷阱！」

什麼？是陷阱？牛頭說得斬釘截鐵，這是引人入魔的秘笈，任何人學了，不出三年，不是引發本身真火，就是在強將任、督雙脈之時出事。當然，你會看到其中許多似是而非的武功，它會令你快意一時，可惜，當你發覺不對之時，祇怕陷溺已深，拔足嫌晚了！

爲什麼要製造這部假經？牛頭他說不出所以然來。不過，他認爲，其中有些口訣，依稀與九宮譜有些牽連。牛頭看到了難兒失望的神色，他慨然說道：「難兒，如果，你不嫌棄我，我可以將九宮譜傳給你！」

「你不怕師父？」

「師父？我師父是個最好說話的人，如果他知道你是個捨己爲人的傻蛋時，他更會喜歡你呢，反正，我們是得搬個家啊，等王興引了大車來，咱們就走！」

「你要我跟你走？」

「唉，這兒……你瞧，已打得一場糊塗，你還有什麼不捨得的東西！」

「雲彩娘娘呢！」

「看來，得帶着她走，我師叔，她可是個善於療毒的聖手，醫好了她，我心中可少了個累贅！」

「人家可是有家歸不得了啊！」

「所以我這才得醫治好了她，然後，

找她娘去，人那能這樣沒情的，別說是娘啊，連我妹妹她啊，就不捨得我離開一步，我……真不明白，滿口講仁義道德的，還不如我們，所謂苗子……」

「她比我好啊！」

牛頭一聽這句話，他可又呆了，唉，老天爺，你能不能不讓她們談這些個不成？

大車來了，王興可做了個駕車的，還沒出門口，巧，四個青衣阻住在車前，那個秋季侍者依然面有病色！她們要來服侍小姐，這可是個難題，誰又敢保證，這四個人沒有個奇謀詭計，九宮譜、天缺戟、奇陽盾，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將雲彩兒交給四季侍者，大家一清二楚，如果同行共止，王興第一個反對。

雲彩兒在發高燒，一上了車，她還是喃喃地在問：「牛頭，我有那些地方比不上她……」

牛頭可真恨不能一走了之，四季侍者是再也不敢氣，一個連一個的進入車箱中，看顧着小姐。然後，雲彩兒看來安靜了，睡穩了，春季侍者發了命令，車子該走了，就這樣，浩浩蕩蕩，人、馬、車，走着崎嶇山路，開始向城鎮進發。

「牛頭大哥，你讓他們一塊兒走？你不怕其中有詐？萬一半路出事，該怎辦？你不會連江湖人，人心叵測也不知道吧！啊！你說啊，你可有什麼好打算？」

「聽天由命，老弟，如果不是她橫擋一下，我，不是早就死了！——」

好，那也對，哈，聽天由命……車、馬、人，越走越遠了。（全文完）

民間笑話

三支神箭

胡森·編繪



3 霎時間，金銀美女，毒蛇猛獸，一齊向他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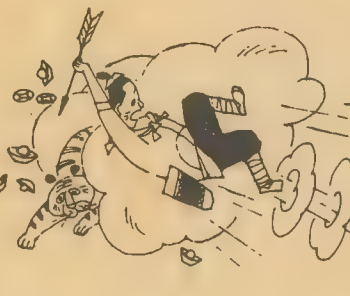
2 他“嗖”的射出一箭，大叫：“什麼都來！”



1 一個貪心的人得到了三支神箭，神箭射出去，想要什麼，便來什麼。



6 貪心人結果一無所得，只跌得個頭發昏。



5 不料，連他自己也滾向遠處。他見勢不妙，趕緊又射出第三支箭，叫道：“把我留下！”



4 嚇得他顧不得拾取財寶，急忙射出第二支箭，大喊：“什麼都滾！”

鬼鈴

高聳·文圖
盧令·圖

武俠掌篇故事



跳崖殉夫

了結孽緣

風雨凄厲，四野若墨，偶爾响起一陣驚雷，整個大地似乎都在雷聲中顫抖。這是一個雷雨之夜，雖然天色剛剛黑暗，文安鎮上的近千居民，已經戰戰兢兢，沒有人敢喘一口大氣。

莫非這兒的居民畏懼雷聲？雖是「聖人迅雷風烈必變」，這一震之威，也不至使全鎮之人如此備伏！

其實他們畏懼的並非驚雷，而是「鬼鈴」。

每逢風雨之夜，或星月無光的夜晚，一陣陣扣人心弦的鈴聲便傳入文安鎮每一個居民的耳鼓。

它像來自天際，悠揚纏綿，無遠弗屆，但聽到鈴聲之人，必然會心煩神燥，怔忡難安。

更可怕的是，每逢黑夜，只要有人走出戶外，一旦鈴聲出現，那出外之人必然會七竅流血而死。

於是這個距離成都只有四十里的文安鎮便人心惶惶，如同世界已到末日一般。

今晚風雨肆虐，大地一片漆黑，除了風雨之聲，文安鎮靜得如同死域。只有一戶例外，那是陸善人的府第。

陸善人約莫五十出頭，生得方面大耳，威嚴中帶着幾分慈善，他並非本地人氏，因為喜愛此地的山水，所以二十年前就遷到本鎮落了籍。

他有一個美麗的妻子，及一雙金童玉女般的兒女，再加上家財萬貫，牛馬成羣。

在成都以東幾個縣份之中，陸善人是首屈一指的首富。

但他樂善好施，時常接濟貧苦之人，雖然不能稱為萬家生佛，他那有求必應的作風，却為他博得善人的美譽。

現在鬼鈴肆虐，文安鎮陷入空前的危機，陸善人既是本鎮的領導人物，這件事他怎能不管？

何況鬼鈴照顧文安鎮，原來就是衝着他來的。

夜已半，風雨也已停息，但天空依然形雲密布，文安鎮還是被黑暗籠罩着，只有一處露着燈光，那就是陸善人的書房。

黯黃的光線照着兩張神色穆肅的臉龐，一個就是陸善人，另一個是他美麗的妻子。

陸善人本名陸行舟，是形意門的大弟子，他的妻子凌雪娥，原是他的小師妹，現在這對夫妻投目夜空，愁容相對，一待兩個時辰，誰也沒有吭出一聲。

良久……

「大師兄……」

「你說鬼鈴魯般是衝着咱們來的？」

「我想是的。」

「哼，他當年率眾劫鏢，你將他擊傷之後放了他，他不知心存感激，二十年後反而再來尋仇！」

「這就是江湖，唉，想不到當年一念之仁，竟而伏下今日的禍根。」

「怕甚麼？你的工夫並沒有擱下，當年能夠勝他，今天還怕他不成！」

「是的，我的工夫沒有擱下，但鬼鈴魯般的功力却更為精純，他的摧心掌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你怎麼知道他的摧心掌力已爐火純青？」

「我聽過本鎮的受害者，皮肉絲毫未損，內腑却已全碎。」

「啊……」

「別擔心，小師妹，如果咱們聯手，未必敵不過鬼鈴魯般。」

「我行麼？」

「行，依我的估計，鬼鈴魯般的功力雖是比我為高，也不過高到一成而已，你跟他相較，至少也有七成，咱們兩人聯手，應該佔到極大的勝算。」

「大師兄……」

「什麼事？小師妹。」

「你適才的估計只憑猜想，對付鬼鈴魯般並沒有真正的把握，是麼？」

「這個……」

「大師兄，不管你的估計是否正確，咱們必須預作未雨綢繆的準備。」

「怎樣準備？」

「先將蓉蓉浩浩送走。」

「這個……」

「怎麼啦，你不同意？」

「不是我不同意，你應該知道蓉蓉浩浩的性格……」

「這你放心，我會說服他們的。」

蓉蓉浩浩是陸行舟夫婦的女兒及兒子

，姐姐十八，弟弟十六，他們的年紀雖是不大，武功却已獲得父母的真傳。

不過鬼鈴魯般是一個名滿武林的黑道兇人，當年雖然是陸行舟手下的敗將，如今藝業精進，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陸行舟尚恐不敵，蓉蓉姐弟又豈會是他的對手？

但年輕人大都血氣旺盛，一旦鬼鈴前來尋仇，要他們袖手旁觀是不可能的，為這雙姐弟的安全，只好事先將他們遣走。

凌雪娥的計劃沒有錯，可惜她的行動遲了一點。

一串清脆鈴聲遙遙飄來，它像強風撞擊簷下的風鈴，在急驟、持續的震動着。

這串扣人心弦的鈴聲，似乎還在兩里之外，但一瞬間便已到達陸家的書房之上了，接着一股陰森冷酷的語聲同時傳了進來：「姓陸的，咱們的賬也應該算一算了，老夫在鎮外十字坡候教。」語音一落便即寂然。

在鈴聲響動之際，陸行舟夫婦原本沉重的臉色已然為之一變，此時大禍降臨到頭上，他們的神色反而一片平靜。

陸行舟伸手摘下牆壁上掛的成名兵刃無敵金刀，道：「走吧，雪娥，不要讓好朋友久等。」

凌雪娥點點頭，抓起放在書桌上的長劍，兩人並肩向十字坡奔去。

這兒是一塊起伏不平的山坡，亂石縱橫，野草叢生，景況荒涼無比。

這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夜晚，陸行舟藉着微弱的星光向丈外打量，依稀還瞧得出

此人正是當年劫鏢的鬼鈴魯般。

他的形貌雖然還可辨認，但鬚髮已經斑白，比二十年前蒼老了許多，陸行舟雙拳一抱道：「久違了，魯大俠。」

鬼鈴魯般哼了一聲道：「人們常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老夫却等了二十年五個月另三天了，咱們廢話少說，你們夫妻一起上吧。」

陸行舟道：「當年是魯大俠要劫咱們的鏢，如若易地而處，請問魯大俠應該怎麼辦？」

鬼鈴魯般道：「老夫行事一向是睚眦必報，當年一敗之辱，今日必須加倍討還，多說無益，咱們還是在手底下作個了斷吧。」

此時兩條人影風馳電掣般奔到門場，正是陸行舟的一雙愛兒愛女，他們剛剛到達，蓉蓉就請命道：「爹！讓女兒去打發他。」

陸行舟面色一沉道：「不，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准過問。」

凌雪娥道：「大師兄，我先上。」

陸行舟道：「還是我先上，你替我瞧着。」

鬼鈴魯般既是毫無商量的餘地，只好全力一拚了，他掣出無敵金刀，踏前幾步道：「魯大俠請賜招。」

鬼鈴魯般嘿了一聲，掌中早烟鍋一吐，分點陸行舟的肩井、章門、通谷、石關四大穴道。

此人果然今非昔比，不只是出招之快，急如閃電，早烟鍋所帶起的勁風，就具有隔空打穴的能力。

但陸行舟成名多年，無敵金刀久已享譽江湖，鬼鈴魯般的早烟鍋雖然凌厲，要傷到他却也不易。

只見他身形急旋，金刀隨身一轉，不僅讓過早烟鍋，那繞體急旋的刀光，反而迫得鬼鈴倒退兩步。

這兩人一交上手就全力以赴，一見百招，竟是半斤八兩，誰也佔不到便宜。

但在兩百招以後，陸行舟就陷於十分不利的苦戰之中了。原因是鬼鈴魯般非常明白無敵金刀的招式，他往往能制敵機先，使陸行舟動輒得咎。

招式被人所制，陸行舟注定的是一個敗字，旁觀的凌雪娥正待挺劍上前助陣，忽然轟的一聲，他已被鬼鈴魯般一掌震得飛了起來。

凌雪娥母子大吃一驚，急忙點足彈身，全力搶救，以強弩離弦之勢，奔到陸行舟倒地之處。

「大師兄，你……」

凌雪娥扶着陸行舟，語不成聲的詢問着，在她的想法，中了鬼鈴魯般這一記摧心掌力，任是何等之人，都沒有活着的可能。

陸行舟不是超人，也是血肉之軀，他卻長長一吁道：「好厲害的摧心掌力，如非我早有準備，此時只怕已經不能跟你說話了。」

凌雪娥愕然道：「大師兄是說你並未受傷？」

陸行舟道：「我受了傷，只是並不嚴重，鬼鈴的摧心掌力，被我預藏的鐵板所化解，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啊，鬼鈴

魯般呢？」

他們只顧談話，忘了這十字坡上還有一個要命的敵人，及縱目四掠，那裏還有鬼鈴魯般的踪影？

鬼鈴走了，陸行舟呼出一口大氣，誰知凌雪娥却又尖聲叫了起來。

「浩浩，你的姐姐到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

蓉蓉忽然不見了，這使陸行舟夫婦立刻陷入憂惶之中，他們分頭尋找，由黑夜至天明，找遍方圓數十里，結果還是一個失望。

最後，陸行舟仰天一嘆道：「老夫封刀歸隱二十餘年，看來不得不入江湖，重作馮婦了。」

凌雪娥道：「大師兄，莫非你已經知道蓉蓉的下落？」

陸行舟道：「我不知道蓉蓉的下落，但我敢肯定她的失踪必然跟鬼鈴有關。」

凌雪娥道：「你準備怎樣去找？」

陸行舟道：「鏢局之人眼皮雜，經驗多，我只要跟鄧總鏢頭聯絡一下，不相信找他不到。」

凌雪娥幽幽地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 × ×

九星山在四川縣的東北，其間峻峭奇詭，羣峯繚繞，烈風颭發，宛如怒濤，在這般人跡罕見之處，竟然住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個天然石洞經工修整而成的洞府，裏面的設備不算好，却也應有盡有，生活所需並不缺乏。

在一間石室之內，睡着一位清麗如仙

的姑娘，只是她面色蒼白，神情萎頓，像是身染疾病似的。

一名鬚髮斑白的黑衣老者，捧着一個食盤走進石室，盤中是四菜一湯，以及一鉢燕窩麥片粥。他將菜盤擺在一張方桌上，然後扶起床上的姑娘，道：「蓉蓉，來吃一點燕窩粥，這是我特地趕往成都買來的。」

蓉蓉就是陸行舟的女兒陸蓉蓉，她果然是被鬼鈴魯般所擄，也許由於心情不好，再加上染受風寒，所以她病了。

鬼鈴魯般原是一位黑道兇人，但他對陸蓉蓉却百般呵護，像父親對女兒一般的照顧，只是陸蓉蓉不領情，清麗的粉頰始終佈上一道嚴霜。

飯後，陸蓉蓉將碗筷一推，冷冷道：

「姓魯的，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鬼鈴魯般道：「蓉蓉，我跟你說過，唉，一生習武之人，生活竟是如此的悲慘，年紀一大把了，連一個洗衣煮飯的人都沒有，這……」

陸蓉蓉道：「你現在是要找一個洗衣煮飯的人了？」

鬼鈴魯般道：「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陸蓉蓉哼了一聲道：「你也不拿鏡子照照，誰願意嫁給一個老鬼？」

鬼鈴魯般面色一沉道：「蓉蓉，我以為妳並非世俗的女孩子，為甚麼會有這等膚淺的見識？尤以妳自幼習武，應該知道不能以年齡來衡量一個武功已臻絕頂的高人……」

陸蓉蓉道撇撇嘴：「那絕頂高人是你

麼？我有些不信。」

鬼鈴魯般微微一笑道：「妳認為令尊怎樣？」

陸蓉蓉道：「我爹……無敵金刀名震江湖。」

鬼鈴魯般道：「不錯，令尊的無敵金刀的確名震江湖，可是他却在敗在我的手下，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嘿……」

陸蓉蓉沒有再說甚麼，她的頭却低了下去，因為鬼鈴魯般沒有說錯，那天的決鬥，她是親眼目擊的。

此後在陸蓉蓉養病期間，鬼鈴魯般服侍湯藥，嘘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一直拖到二個多月，陸姑娘的病體才完全康復。

這天早餐之後，陸蓉蓉道：「魯般，謝謝你的照顧，我要回家去了。」

魯般沉吟半晌，道：「蓉蓉：妳……不能留下麼？」

陸蓉蓉嘆息一聲道：「不管你以前怎樣，這三個月多，總還算個君子，不過我想念我娘，所以我要回去看她老人家。」

鬼鈴魯般聽陸蓉蓉提到她娘，似乎精神一振，雙目神光暴盛，顯得激動無比。

陸蓉蓉道：「魯般，你怎麼啦？」

鬼鈴魯般啊了一聲道：「沒……沒什麼，我只是覺得妳很有孝心。」

陸蓉蓉道：「你是同意我回家去了？」

鬼鈴魯般道：「當然同意，走，我送你。」

陸蓉蓉道：「不必，我自己會走。」

鬼鈴魯般道：「好吧，不過此時江湖上不太平靜，路上要小心一些。」

陸蓉蓉向鬼鈴魯般瞧了一眼，一轉身便向門外奔去。她這一眼包含着很多疑問，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不明白鬼鈴魯般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及是怎樣一種心態。

她是被鬼鈴魯般擄來的，但她卻沒有受到任何欺凌，而且噓寒問暖，對她照顧得無微不至，如今她要走，鬼鈴也沒有絲毫留難。那麼鬼鈴魯般為什麼擄她？按他的行動，豈不令人百思不解。

陸蓉蓉智慧極高，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子，但這個聰明人却猜不出鬼鈴魯般是什麼心態。

她由九頂山經汶川，灌縣，直奔成都，這天傍晚時分到達灌縣西北的興文坪。未晚先投宿，她準備在鎮上留宿一晚，及到達鎮口，她卻受到意外的阻碍。鎮口一字排開八名黑衣白帶，面貌猙獰的大漢，這般人這麼一堵，陸蓉蓉就不得其門而入了。

「各位，借個光……」

按陸蓉蓉的性格，她早該給這般人一點教訓了，只是她如今有了改變，由剛強爽朗，變得有點婆婆媽媽。

她雖是委屈求全，別人可不領她這個情，八名攔路者之中，有一個油頭粉面，年約三十四五的漢子道：「借個光？行，不過咱們兄弟正閒着無聊，希望姑娘能陪咱們解個悶兒。」

陸蓉蓉面色一沉道：「閣下說話客氣一點，你將本姑娘當作何等人物！」

黑衣大漢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姑娘還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說說看，妳是那位高人？」

拔出，我這兒有療傷靈藥，敷上去就沒有事。」他果然沒有事，待回到九頂山的居處，他已經行動如常了。

在一個淒風苦雨之夜，鬼鈴魯般在床

上反覆轉側都難以成眠，他正想出去淋淋雨，房門上忽然响起剝啄之聲。

「誰？」

「是……我……」

「啊……蓉蓉……」他開門讓陸蓉蓉進來，道：「妳怎麼啦？蓉蓉。」

「我怕……」

「不要怕，蓉蓉，今晚的風雨是大了一點，不過咱們會沒事的。」

「我……就是怕……」

「那……待我點上油燈咱們聊聊。」讓光明驅走黑暗，的確是一項壯胆的辦法，但鬼鈴魯般並沒有點燈，因為陸蓉蓉滾到他懷裏來了。

這就糟了，一個是久曠孤男，一個是懷春少女，他們這一擠還能不擠出事來？是擠出事來了，不過他們是自願的，沒有半點勉強，如今孟光接了梁鴻案，雖是老夫少妻，却也恩愛無比。

三個月過去了，又碰到一個風雨之夜，現在陸蓉蓉睡在鬼鈴魯般的懷裏，他應該不再害怕了。但……

「魯般，我有點害怕——」

「不要怕，蓉蓉，咱們住的是石洞，再大的風雨也奈何不了咱們。」

「我知道，但這幾天我心驚肉跳，心神不寧，好像有甚麼禍事要降臨似的。」

「別瞎疑心，咱們這兒隱秘得很，沒有人會找到這兒來，縱然有，憑咱們夫婦

，任何人都不會討得好去。」

又是三天過去了，陸蓉蓉已經將不安之事拋諸腦後，這天晌午時分，她在後山採摘野花，三條人影忽然由叢草中躍出，他們是一名青袍老者，及兩名藍衫少年，這三人全都身帶兵刃，必然是武林中人。

青袍老者咳了一聲道：「姑娘，老夫向妳打聽一個人。」

陸蓉蓉道：「誰？」

青袍老者道：「鬼鈴魯般，姑娘可知道他住在何處？」

陸蓉蓉嬌容一變，道：「不知道。」身形一轉，逕向山下走去。

青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是南七省聯營總鏢頭鄧鋒，咱們找鬼鈴魯般是要替江湖除害，希望姑娘不要隱瞞。」

陸蓉蓉還未答言，前山已傳來兵刃撞擊之聲，陸蓉蓉與鄧總鏢頭同時面色一變，四人一言不發，一逕向前山奔去。

前山果然是鬼鈴魯般遭到圍殺，來敵是三十餘人，其中赫然有無敵金刀陸行舟，及他的妻子凌雪娥。

陸蓉蓉知道她的父母是爲了她，才帶來如此衆多的武林高手，但她已經嫁給鬼鈴魯般，在這等情形之下，他只好向父母實話實說。

誰知陸行舟十分震怒，如非凌雪娥出手相救，她必然會在死在無敵金刀之下。此等情形，鬼鈴魯般瞧得十分明白，他心存愧咎，不願出手傷人，但別人却不放過他，最後他終於被鄧總鏢頭一劍洞胸，喪失了他的大好生命，陸蓉蓉也跳崖殉夫，結束了這一段孽緣。

（全文完）

待胖黑衣人應了一聲，彈身一躍，立即加入戰圈，他們這一聯手，陸蓉蓉立刻落了下風，雖是竭力拚殺，仍動輒得咎。這兩名黑衣人居心邪惡，他們並不傷她，只是在她的衣衫之上下手，只聽到裂帛之聲不時傳出，片刻之間陸蓉蓉已經是一個半裸的美人了。

正當川西八鼻得意忘形之際，一陣扣

陸蓉蓉道：「無敵金刀陸行舟就是我爹，各位應該有過耳聞。」

黑衣人搖搖頭道：「沒聽說過，其實碰到咱們兄弟，妳爹是誰都一樣，識相一點，小妞兒，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他說話之際脚下已經逐漸逼近，右手忽然一伸，一把抓了過來，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一般。陸蓉蓉估不到此人出手竟是這般快捷，雖然盡力閃避，胸前的衣衫仍被撕下一截。

此時的陸蓉蓉當真是羞怒交集，原本可以使出十成的武功，也因而打了一個折扣，不過乃父無敵金刀陸行舟是一個成名江湖的高人，陸蓉蓉獲得父母的真傳，黑衣人要制她却也不易。

一見二十招，陸蓉蓉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她沒有考慮在敵眾我寡之下的可怕後果，一心只想毀掉撕破她胸衣的黑衣人。別看她粉臂玉腿，指如嫩葱，這一發狠，竟然招招殺着，黑衣人倒被迫得手忙腳亂起來。在一旁觀戰的七名黑衣人中，有一個身材瘦長，面貌猙獰的老者，是川西八鼻的老大，他向身旁的一名矮胖黑衣人道：「這名女子身手不凡，老四去助老七一臂之力。」

待胖黑衣人應了一聲，彈身一躍，立即加入戰圈，他們這一聯手，陸蓉蓉立刻落了下風，雖是竭力拚殺，仍動輒得咎。這兩名黑衣人居心邪惡，他們並不傷她，只是在她的衣衫之上下手，只聽到裂帛之聲不時傳出，片刻之間陸蓉蓉已經是一個半裸的美人了。

正當川西八鼻得意忘形之際，一陣扣

的姑娘，只是她面色蒼白，神情萎頓，像是身染疾病似的。

一名鬚髮斑白的黑衣老者，捧着一個食盤走進石室，盤中是四菜一湯，以及一鉢燕窩麥片粥。他將菜盤擺在一張方桌上，然後扶起床上的姑娘，道：「蓉蓉，來吃一點燕窩粥，這是我特地趕往成都買來的。」

蓉蓉就是陸行舟的女兒陸蓉蓉，她果然是被鬼鈴魯般所擄，也許由於心情不好，再加上染受風寒，所以她病了。

鬼鈴魯般原是一位黑道兇人，但他對陸蓉蓉却百般呵護，像父親對女兒一般的照顧，只是陸蓉蓉不領情，清麗的粉頰始終佈上一道嚴霜。

飯後，陸蓉蓉將碗筷一推，冷冷道：

「姓魯的，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鬼鈴魯般道：「蓉蓉，我跟你說過，唉，一生習武之人，生活竟是如此的悲慘，年紀一大把了，連一個洗衣煮飯的人都沒有，這……」

陸蓉蓉道：「你現在是要找一個洗衣煮飯的人了？」

鬼鈴魯般道：「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陸蓉蓉哼了一聲道：「你也不拿鏡子照照，誰願意嫁給一個老鬼？」

鬼鈴魯般面色一沉道：「蓉蓉，我以為妳並非世俗的女孩子，為甚麼會有這等膚淺的見識？尤以妳自幼習武，應該知道不能以年齡來衡量一個武功已臻絕頂的高人……」

陸蓉蓉道撇撇嘴：「那絕頂高人是你

麼？我有些不信。」

鬼鈴魯般微微一笑道：「妳認為令尊怎樣？」

陸蓉蓉道：「我爹……無敵金刀名震江湖。」

鬼鈴魯般道：「不錯，令尊的無敵金刀的確名震江湖，可是他却在敗在我的手下，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嘿……」

陸蓉蓉沒有再說甚麼，她的頭却低了下去，因為鬼鈴魯般沒有說錯，那天的決鬥，她是親眼目擊的。

此後在陸蓉蓉養病期間，鬼鈴魯般服侍湯藥，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一直拖到二個多月，陸姑娘的病體才完全康復。

這天早餐之後，陸蓉蓉道：「魯般，謝謝你的照顧，我要回家去了。」

魯般沉吟半晌，道：「蓉蓉：妳……不能留下麼？」

陸蓉蓉嘆息一聲道：「不管你以前怎樣，這三個月多，總還算個君子，不過我想念我娘，所以我要回去看她老人家。」

鬼鈴魯般聽陸蓉蓉提到她娘，似乎精神一振，雙目神光暴盛，顯得激動無比。

陸蓉蓉道：「魯般，你怎麼啦？」

鬼鈴魯般啊了一聲道：「沒……沒什麼，我只是覺得妳很有孝心。」

陸蓉蓉道：「你是同意我回家去了？」

鬼鈴魯般道：「當然同意，走，我送你。」

陸蓉蓉道：「不必，我自己會走。」

鬼鈴魯般道：「好吧，不過此時江湖上不太平靜，路上要小心一些。」

拔出，我這兒有療傷靈藥，敷上去就沒有事。」他果然沒有事，待回到九頂山的居處，他已經行動如常了。

在一個淒風苦雨之夜，鬼鈴魯般在床

上反覆轉側都難以成眠，他正想出去淋淋雨，房門上忽然响起剝啄之聲。

「誰？」

「是……我……」

「啊……蓉蓉……」他開門讓陸蓉蓉進來，道：「妳怎麼啦？蓉蓉。」

「我怕……」

「不要怕，蓉蓉，今晚的風雨是大了一點，不過咱們會沒事的。」

「我……就是怕……」

「那……待我點上油燈咱們聊聊。」讓光明驅走黑暗，的確是一項壯胆的辦法，但鬼鈴魯般並沒有點燈，因為陸蓉蓉滾到他懷裏來了。

這就糟了，一個是久曠孤男，一個是懷春少女，他們這一擠還能不擠出事來？是擠出事來了，不過他們是自願的，沒有半點勉強，如今孟光接了梁鴻案，雖是老夫少妻，却也恩愛無比。

三個月過去了，又碰到一個風雨之夜，現在陸蓉蓉睡在鬼鈴魯般的懷裏，他應該不再害怕了。但……

「魯般，我有點害怕——」

「不要怕，蓉蓉，咱們住的是石洞，再大的風雨也奈何不了咱們。」

「我知道，但這幾天我心驚肉跳，心神不寧，好像有甚麼禍事要降臨似的。」

「別瞎疑心，咱們這兒隱秘得很，沒有人會找到這兒來，縱然有，憑咱們夫婦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木蘭見明天論劍是自己爹對蕭三公子，怕他各不相讓，會有閃失，正在為難，姜紅杏獻計，叫她和蕭三公子商量讓步，鍾木蘭信以為真，不知老太君的詭計，另一方面老太君亦游說鍾大先生和蕭三公子不要引起門派岐見，有傷和氣，鍾大先生亦以為然，便親到蕭三公子住處面談，豈料鍾木蘭已先在，見蕭三公子攬住自己女兒，便認為他有意破壞女兒的貞操，無怪南宮世家有閒言閒語，心中氣憤，蕭三公子也不相讓，明天論劍，二人像仇人相對，蕭三公子負傷敗陣，不顧而去，却被蟬齋跟蹤刺傷，幸朱青照報訊，徐廷封及時來搶救……

鎖魂牢殺子 假冒親生娘

徐廷封目光轉向朱青照。「人各有志，只是你師父帶傷在身，走動不便……」蕭三公子笑截道：「生死有命，今日我也死不去，應該有一段好日子的，只是那些倭奴入中原必定有所作為，侯爺日後要小心了。」

徐廷封沉吟不語，蕭三公子雖然沒有說清楚，從他那句話他經已心中有數。

百花洲論劍第二天下來情形較之第一天更為惡劣，鍾大先生劍傷蕭三公子，絕師太非獨羞辱陸丹，甚至於整個武當派。

崑崙、華山兩派也許不致於因此而成為世仇，恒山武當兩派，恐怕在所不免的了。絕師太似乎並不在乎，傅香君却不免悶悶不樂，放開她與武當派的交情不說，恒山武當都是名門正派，自傷殘殺，絕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變成這樣，可不是她能够阻止，絕師太對陸丹的態度也實在在她意料之外。她的心情怎樣，當然瞞不過絕師太，仍然等到晚飯後才問：「你非常不滿師叔日間對陸丹的態度？」

「弟子不敢。」傅香君也只有這樣回答。

「你認為師叔那樣做很過份？」

傅香君大着胆子應一聲。「師叔不覺那有一些過份？」

「不是那樣武當派的弟子如何知道發誓？」絕師太搖搖頭，道：「你心腸也實在太軟。」

「弟子……」

「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說出來幹什麼。」絕師太冷截。「現在倒是有一件事情要你立即去做的。」

「請師叔吩咐。」

「你去找南宮博，問他那件事怎樣。」

「那件事？」傅香君詫異地問。

「我要他做的只有一件事。」絕師太沉吟着。「難得有今日這個機會，應該有所作為的。」

傅香君也希望是這樣。

南宮博一個人呆在房間內，對傅香君的找到來完全不覺得意外，知道了來意，考慮了一會才回答：「事情已經有一些頭緒，只是未能夠確定。」

傅香君再問：「是不是確定了才能够說出來。」

「最好當然是這樣。」南宮博又考慮了一會。「請你回去告訴師太，今夜三更到後花院水軒走一趟。」

傅香君奇怪的看着南宮博。

「現在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南宮博長歎一聲，無可奈何的。

老太君這時候也正就為南宮博指摘姜紅杏。「我已經吩咐你小心的了，怎麼你給跟蹤到鎖魂牢也懵然不知？」

「怎會有人跟蹤我？」姜紅杏大惑不解，道：「當時大家都去了百花洲，不在南宮世家。」

「你就是忘了一個人！」

「南宮博——」姜紅杏立即省起來，「可是他被絕師太傷了腳，行動不方便。」

「你也是江湖的了，難道看不出他傷的其實並不重？」老太君歎息。

事實連他這個老江湖在未得到消息之前也看不出來，否則她早已吩咐小心的了。

「太君的意思是與絕師太串謀……」

「不無可能。」老太君冷笑。「幸好他離開的時候被求知那個老東西發現，否則秘密給洩漏出去，功敗垂成，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一不做二不休——」老太君面露殺機。「那個絕師太也不能放過。」

姜紅杏面露難色，絕師太的武功怎樣她是知道的，老太君鑑貌辨色，又一聲冷笑。「今日絕師太當衆揭武當派陰私，陸丹有殺她之意，可以如以利用的。」

「陸丹？」姜紅杏不由苦笑。

在她的心目中陸丹經驗武功俱都不足，即使她們能够利用他，對絕師太亦起不了多大作用。老太君彷彿看透了她的意思，冷笑着接道：「這個人雖然本領有限，但只要善於利用，却是我們目前唯一能够置絕師太於死地的武器。」

姜紅杏一怔。「太君已經有……」

老太君微一領首，招手示意姜紅杏走近來，附耳說出她擬好了的計劃。

房間內只有她們二人，她仍然這樣吩咐，可見是一個怎樣小心謹慎的人。

× × ×

姜紅杏隨即去找陸丹。

陸丹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已經一段時間，絕師太對武當派的羞辱又豈是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所能忘記。

大家都明白他的心情，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是好，勸慰了幾句便自散去。

陸丹也實在希望自己能冷靜下來，可是到現在他仍然不能够。

姜紅杏的到來當然令他很意外，他雖然不喜歡這個人，但既然找到來亦不能不招呼，何況姜紅杏第一句便是這樣說：「是老太君叫我來問候你的。」

「老太君有心。」陸丹客氣的回答。

姜紅杏歎了一口氣。「絕師太也實在

過份了一些，以她的身份——」

陸丹截道：「事情經已過去，不要再說了。」

「不說便不說。」姜紅杏轉問：「絕師太那柄青虹劍劍鐵如泥，怎麼你那柄劍完全不起作用？」

陸丹道：「那柄劍不是我的，乃是皇上賜給侯爺的龍吟劍，也是侯爺瞧得起，借給我暫用。」

「原來是皇上賜給侯爺的，那當然絕非凡品，不知可否給我見識一下？」

陸丹沒有想到其他，拔劍出鞘，燈光下劍鋒一泓秋水也似，一看便知道是一柄寶劍。

姜紅杏接劍在手，一面看一面大讚：

「好劍——」右手拇指食指按在劍脊上，一抹至劍尖，接彈了一下。

劍鋒「噹」的給彈出了一聲龍吟，姜紅杏傾耳細聽，又是一聲。「好劍——」

才將劍還給陸丹。

劍脊至劍尖，姜紅杏拇指食指捏過的地方已多了抹淡碧色，可是陸丹並沒有察覺，也的確不易發覺。

陸丹還劍入鞘，接問：「沒有別的事了？」

「沒有了。」姜紅杏一笑。「勝敗乃兵家常事——」

陸丹淡然道：「我明白。」

姜紅杏終於離開，才出房門便與小子撞一個正面，她一笑，小子無可奈何的回以一笑，待她走遠了，立即跳進陸丹的房間。

「那個女人到來幹什麼？」小子連隨

問陸丹，一面上下下的打量，恐怕陸丹已經被姜紅杏怎樣的。

「是老太君叫她來問候我。」

小子鬆一口氣，轉問陸丹：「怎麼？還記着日間論劍的事？」

陸丹恨恨的道：「我能够不記着？」

小子點頭。「換是我一樣不能够，有機會總要教訓她一頓。」

陸丹歎息道：「又可惜技不如人。」

小子目光一轉道：「得看明天了。」

「你是說鍾老前輩？」

「以我看，鍾老前輩一定能够將她擊敗，這個絕師太的性子，給打敗便已够她受的了。」小子目光落在龍吟劍上。「這柄劍要還給侯爺的了，明天論劍，鍾老前輩少不得這柄劍。」

陸丹問他：「你還叫他鍾老前輩？」

小子一怔。「我應該叫師父，不，應該叫義父的。」

語聲甫落，他一個筋斗倒轉了開去，眨眼間便跑得不知所踪，陸丹看在眼內，不由歎了一口氣，在他的感覺，小子的運氣好得多了，走這一趟南宮世家，非獨找到一個好師父，還得到一位如花美眷。

他上前正要將門關上，一個人便出現在他面前。「是你——」他實在想不到朱青照會找到來。

「日間論劍的事我已經知道了。」朱青照一步跨進來。「絕師太說什麼讓她說好了，別要太認真，氣壞了身子，千萬要保重。」

陸丹雖然不同意，但看見朱青照這樣關心自己，心頭亦一陣溫馨感覺。

朱青照隨又搖頭歎息。「這樣子論劍好處沒有，壞處倒是顯而易見的。」

陸丹忍不住問：「令師怎樣了？」

「我看他以後也不會再出現的了。」朱青照有些傷感。

陸丹吃了一驚：「難道他——」

「他的傷不要緊，只是浪跡天涯。」朱青照歎息。「師父遠走，你又做了道士，以後你們都不可能再陪伴我的了。」

陸丹沒有作聲，心頭矛盾，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

朱青照也沒有再說什麼，搖着頭，轉身離開，陸丹心頭一陣衝動要追前，但到底沒有。

× × ×

鍾大先生也是悶悶不樂，徐廷封一旁也是不知道如何說話，小子將龍吟劍送回來，看見鍾大先生這樣子，不敢多說話，悄然退出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鍾大先生才長歎一聲，喃喃道：「木蘭心裏一定在恨我，也許我是做得過份了一些，但只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相信她清白又有什麼用？別人可不是這樣想。」

徐廷封聽着心裏一陣感慨。「弟子也許看不透，但總覺得蕭三公子不是那種人，再說他人已經離開，你老人家又何妨將這件事放下，準備應付明天的一戰呢？」

鍾大先生搖搖頭。「這兩天下來大家都不開心，明天只怕也不會例外。」

徐廷封有些担心的說道：「絕師太有時候說話也實在太毒，你老人家別放在心

鍾大先生微喘：「她說的若是事實，自己由得她說，出家人應該不會信口開河，胡亂說話的。」

徐廷封無言點頭，鍾大先生的目光突然又變得遙遠，又想起鍾木蘭。

× × ×

鍾木蘭的心情當然不會好，她甚至連一個傾訴的對象也沒有，所以朱青照找到來，難免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覺，何況她知道還能够從朱青照的口知道蕭三公子的下落？

朱青照反手將門掩上，看着鍾木蘭，神態很奇怪，也不說什麼。

鍾木蘭等了一會，忍不住問：「你師父怎樣了？」

朱青照冷冷的反問：「你問來幹什麼，他是生死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鍾木蘭面色一變。「他又出事了？」

「也不是有什麼大事，不過傷在你爹爹劍下之後，又被一個來自東瀛的和尚追殺。」

「到底怎樣了？」鍾木蘭急着追問。

「只是傷上加傷，死不了。」朱青照冷笑着。「幸好我跟表哥及時趕到去。」

「都是我不好。」鍾木蘭的眼淚流下來。

「是你害他的？」朱青照嘆起來。「昨夜到底找他幹什麼？」

「沒什麼……」

「一定有什麼的，你最好坦白說出來，否則我第一個不放過你！」

鍾木蘭終於說出來。「我只是求他不要傷害我爹爹。」

朱青照恍然。「看來你爹爹是誤會你們了。」

「過去的別再說了，你快告訴我師父在那兒？我很想再見他一面……」

「以我看他是不會再見你的了。」

「不管怎樣我都要再見他一面。」

「好，我告訴你——」朱青照一頓，盯着鍾木蘭。

「在那兒？」鍾木蘭着急的。

「他決意浪跡天涯，以後我們都不可能再看見他的了。」

朱青照語聲一落，轉身扭開房門，奔了出去。

鍾木蘭頹然坐下來，淚流更多。

好一會她才站起來，移步到案旁，取過文房四寶。

淚痕已乾，她的心意也已很堅定，決定留書出走，離開南宮世家，不惜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蕭三公子。

× × ×

字條由丫環送到鍾大先生手上，鍾大先生仍然未入睡，拆開信封抽出字條一看，一張臉立時變成鐵青色，反手一掌拍在案上。

字條粉碎，那張木案亦碎塌地上，只嚇得那個丫環一個身子不住發抖，差一點沒有摔倒。

「賤丫頭——」鍾大先生雙拳緊握，咬牙切齒的。

徐廷封就在隔壁房間，立即被驚動，匆匆趕過來，一看這情形，先吩咐那個丫環：「沒有你的事，你可以回去了。」

那個丫環急忙離開，徐廷封這才問：

「師父，是不是師妹那兒……」

鍾大先生揮手止住，徐廷封輕歎：「怒弟子……」

「你師父徒之間還有什麼不可以說的

。」鍾大先生頹然垂下頭。「家門不幸，木蘭她走了。」

「走了？」徐廷封意外的怔。

「蕭三蕭三——」鍾大先生恨恨的。

「我與你到底有什麼過不去，你要這樣害我？」

「木蘭去找蕭三啊——」徐廷封不覺脫口一聲，道：「也總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你說什麼？」鍾大先生霍地抬頭，瞪着徐廷封。

「弟子失言……」

「難道你認為他們這樣沒有錯？」

「師父這樣問，弟子只好直說了。」

「好，我正要聽聽你的意見。」

「南宮世家富甲一方，老太君威震江湖，小師妹一個時候不為少，何況師妹還這樣年輕，以後數十年歲月可不是容易過的。」

「話是這樣說，我也是一直為這件事替木蘭難過，但這也是命運……」

「不錯命運能够左右一個人，但人亦未嘗不能够扭轉命運，師妹既然有這個勇氣，你老人家又何妨網開一面？」

「別的人你以為會怎樣說話？」

「誰人背後無人說，師父又何必放在心上？」

「不管怎樣，事先她也應該找我商量一下。」鍾大先生猶有餘恨的。

「師妹怎敢這樣做？」徐廷封笑笑。

「就是他有這個胆子，你老人家難道就會當場點頭答應？」

鍾大先生沒有作聲，徐廷封接道：「

老太君方面相信也很快便會接到消息，木蘭應該不會忘記給她知會一聲的。」

「她來了。」鍾大先生目光轉向房門口。

一陣腳步聲正從那個方向傳來。

× × ×

鍾大先生並沒有猜錯，老太君果然接到丫環送去的字條，帶了謝素秋，在兩個丫環侍候下，匆匆趕來見鍾大先生。

打過招呼，老太君隨即問徐廷封：「侯爺還未休息啊？」

言下之意是要請徐廷封暫時迴避了。

待徐廷封退出房間，老太君才問道：「大先生知道了。」

鍾大先生無言領首。老太君接道：「

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要阻止也阻止不及，還請大先生多多包涵。」

「都是木蘭不好——」鍾大先生長歎一聲。

「話可不是這樣說，南宮世家治家不嚴，應該負絕大部份責任。」老太君搖搖頭。

「其實木蘭年紀這麼輕，要她這樣留在南宮世家也說不過去，只是總不能够公然着令她離開南宮世家再嫁他人。」

「老太君這樣說……」

「我只是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也就算了，只要不外傳就是……」

「這是遲早的問題……」

「不錯，我們也只是盡人事，能够遮瞞到什麼時候便什麼時候。」老太君無可奈何的。

「難得老太君通情達理，我們父女感激不盡。」鍾大先生這句話出口，亦是無可奈何。

徐廷封沒有回房間，才離開便遇上柳飛絮夏清風，這也並非巧合，他們是奉朱君照之命到來請徐廷封前往一聚。

這一聚徐廷封也知道朱君照一定有自己的，只是猜不透，暗付也無妨走一趟。

侍從斟下酒，紛紛退下，夏清風柳飛絮也不例外，徐廷封則已心中有數，仍然故意問：「善照又跑到那兒去了？」

朱君照笑笑：「大人的事小孩子說也不懂，今夜你我這一聚，原就沒有她份兒，請——」隨即舉起了酒杯。

三杯下肚，朱君照才打開話題：「以你的文才武功，本該步步高升的。」

「我無意功名，世襲安樂侯已經心滿意足。」徐廷封這是心裏說話。

「誅劉瑾一役，你出力最多，論功行賞，第一個理應就是你，皇上却是並無任何表示。」

「這其實是我的主意，連五軍大都督的職位我不是也辭掉了。」

「區區一個五軍大都督，你當然不放在心上，若是封你為宰相——」一頓，朱君照隨即搖頭：「宰相這個職位還是低一些。」

「還能够再高？」

「怎麼能够？」朱君照笑問：「你

真的不明白？」

徐廷封心念一轉，面色一沉：「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姨丈叫你說的？」

朱君照面色大變，猛打了一個酒呃。

「你看我，酒量不好偏偏要喝，醉了便胡亂說話。」

「幸好你是對我說這些話，既然酒量不好，以後還是少喝為妙。」徐廷封站起身來，隨即往外走。

朱君照目送遠去，眼瞳中露出了惡毒的神色，這一聚他現在實在有些後悔。

徐廷封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應該很清楚，用不着再試探的了。

鍾木蘭的出走南宮世家的人很快便都知道，除了明珠，最感慨的便是梅傲霜。來告訴她這件事的也就是姜紅杏，說罷當然不忘補充對這件事的意見。

「看她啊，平日老老實實的，那知道竟然是這種人，要是傳出去，南宮世家的聲譽……」

南宮博一旁聽着，再也忍不住，截道：「人都跑了，還說這些幹什麼？」

姜紅杏打了一個哈哈，梅傲霜接問：「太君已經知道這件事的了。」

「我就是在那兒兒知道的。」

「有沒有叫人去追回來？」

「沒有，只是去見過鍾大先生，大家都同意隱瞞着不說。」姜紅杏大搖其頭。

「以我看她老人家心情很激動，沒有回房間休息，獨個兒往求知堂那邊去了。」

南宮博聽着心頭一動，都裝作若無其事，姜紅杏看了他一眼，接道：「我要走

了。」

南宮博巴不得她立即離開，梅傲霜也沒有意思將她留下來。

到了門旁，姜紅杏不忘回身吩咐一句：「記着，這件事千萬不要對別人說。」

待她走遠了，南宮博才冷笑道：「除了她還有那一個到處胡亂說話？」

梅傲霜輕歎一聲：「木蘭知書識禮，想不到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南宮博沉吟着道：「我倒是有些同情她。」

梅傲霜很奇怪的看着他。

「她嫁給五弟的時候已經有心上人，只是父母難違。」

「但不嫁也嫁了，現在她可是南宮世家的寡婦……」

「寡婦也是人。」南宮博有些激動。

「做父母的其實是應該考慮到兒女的終生幸福，又何況嫁入南宮世家的大都難免變成寡婦……」

梅傲霜伸手掩住南宮博的嘴巴：「不許你這樣說話。」

南宮博激動的推開梅傲霜的手：「這是事實，上一代是這樣，到了我們這一代也還是這樣。」

梅傲霜微嘆：「近日你可是遇上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怎麼總是這樣子激動？」

南宮博無言點頭，也到底冷靜下來，梅傲霜追問：「到底什麼事？」

「還未能够確定，但很快便會水落石出，到時我再跟你說，希望自此南宮世家的命運會改變，後繼有人。」

「我看已經在改變的了。」梅傲霜嬌

羞的垂下頭。

南宮博看在眼內，有些奇怪，梅傲霜背過身子，過了一會，才說道：「我已有了……」

「有了？有了什麼？」南宮博更奇怪，一問再問，突然省起了什麼的叫起來：「你真的有了——」

「你嚷什麼？」梅傲霜伸手又去掩南宮博的嘴巴。

南宮博順勢將她擁入懷中，緊張的道歉：「太好了，以後行動可要小心一些，武功也別再練了。」

「看你啊，這樣緊張——」

「怎能不緊張。」南宮博將梅傲霜摟得緊緊的。

好一會梅傲霜才能够從南宮博的懷抱中抽身出來，喘着氣，道：「我給你燉了參湯……」

「你喝好了。」

「你要保重，自己也保重才是。」梅傲霜失笑：「我這就去看看，可以了便給你拿來。」

「這種事以後叫下人做便可以，別再這樣操勞了。」

梅傲霜點點頭，含笑走出房間，南宮博的笑容隨即僵住，移步到案旁，揮筆匆匆寫了一封信，摺好，放在枕下，取過配劍，推窗，四顧無人，躍了出去。

他這急離開，姜紅杏那邊便溜進來，要找到那封信在姜紅杏來說當然並不是一件難事，她也一直沒有離開，留在房間外監視着。

南宮博並不知道，否則他的心情一定

會更沉重。

有過日間的經驗，要偷進求知堂下面的鎖魂牢在南宮博來說已變得很簡單。

日間他是看着姜紅杏進出，若不是求知老人留在堂中，時間又來不及，早已偷去一看究竟。

求知老人現在經已回到旁邊的小室睡覺，堂中並沒有其他人，他細看一遍，依樣畫葫蘆，弄開秘道的暗門，悄然竄了進去。

秘道亮着長明燈，鎖魂牢却一片黑暗，他傾耳細聽，並無發現。

老太君離道已經離開，他又等了一會，終於舉步走進去，走進黑暗中，手探處，觸着珠簾，輕輕的分開，再往前移動。

鎖魂牢的石門也就在這時候「轟」地關上。

他一驚，下意識的回頭望去，所見只是一片漆黑，連方向那利那也似已迷失。

也只是剎那，牢中突然亮起了燈光，南宮博往燈光處望去，珠簾重疊，晶瑩耀目。

老太君的話聲即時傳來：「你到底來了。」

南宮博心頭一慄，老太君又道：「既然藏不了，還不走過來？」

南宮博只好硬着頭皮分開珠簾走過去

了。

老太君也就坐在那四具棺木當中的一張椅子上，神態安詳。

那四具棺木的棺蓋都已被打開，四個少女閉着眼睛分別仰臥在棺中，面色呈現

粉紅，燈光下看來極迷人。

老太君慈祥的隨即笑顧南宮博：「日間你還沒有機會偷進來，現在大可以仔細看清楚了。」

南宮博繞着那四具棺木走了一圈，搖頭：「孩兒還是不明白。」

「你進來目的不過是要查清楚一件事情。」

「不是一件事，是很多件事。」

「這沒有分別。」

南宮博恍然：「娘親說得對，只要一件事清楚，其他的都會清楚的了。」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還只是有些眉目。」

「孩兒一定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老太君搖搖頭：「還是罷手的好，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何必這樣認真？」

「孩兒要對娘親說的也正是這話。」

「你我是有分別的。」

「母子連心，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分別吧。」

「我所作所爲，是要保持南宮世家在江湖的聲名地位。」老太君語聲仍然是那麼祥和。

「那的確是有些不同了，孩兒的目的，只是要挽回南宮世家先祖辛苦掙來的聲名地位。」

「我是不會放棄的，你呢？」

「孩兒與娘親一樣。」

「我一定成功。」老太君的神態語聲充滿信心。

南宮博應得有些無可奈何，道：「我也是——」

「有成功便有失敗，你就此回頭，還有一條生路。」

「南宮世家的人不會回頭走。」

「好，不愧是南宮世家的人，我成全你就是了。」老太君取出竹哨吹了一下。

仰臥在棺中四個少女應聲睜開一雙晶瑩透徹的眼睛，一齊站起來。

「你打敗我梅蘭菊竹這四個殺手，才有機會見識一下我的得意傑作粉羅刹——」

「老太君再吹一下竹哨。」

那四個少女立即撲向南宮博，利劍一出便是不要命的招式，南宮博也看出那四個少女不簡單，看見她們這樣攻來，更不敢怠慢，右手劍盡展所學，一掌雙腳也配合展開，以新速戰速決。

他打得如意算盤，可是一交手便知道並不是這樣簡單，再打下去更不禁由心寒出來，幾次他的拳劍掌腳打在那四個少女身上，那四個少女竟然毫無反應，甚至眉頭也不皺一下，「哼」也沒一聲，給打翻地上，立即便跳起來，氣力更彷彿用之不盡的，而且越來越強勁。

南宮博由上風迅速轉立於下風，由攻而逐漸變爲只有招架的份兒。

老太君到這下子才再問：「博兒，就此罷手如何？」

「不成——」南宮博一口真氣運行，守中再反攻。

他的攻勢迅速被那四個少女擊潰，那四個少女再一陣不要命的瘋狂攻擊，終於將他砍倒地上。

竹哨聲即時傳來，四個少女不約而同收劍暴退，南宮博經已混身浴血，掙扎着

爬起身子，老太君已策杖來到他身前，他抬頭，接觸到的是一種極陌生，又極其陰險的目光，心頭不由又是一陣惡寒。

「連四個普通殺手你也應付不了還說什麼？」老太君連語氣也變得惡毒。

「她們簡直不是人……」

「不錯，她們可以說徘徊於人鬼之間，與你現在並無分別。」

南宮博悶哼一聲，老太君接歎息：「可憐啊的可憐，南宮世家到今時今日，還是不免要絕後！」

南宮博心頭一動，脫口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老太君一笑：「你到懷疑到了。」

「虎毒不食兒——」南宮博嘶聲大喝：「你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人對你來說，還不是一樣？」

南宮博沒有再問，長身暴起，揮劍全力劈向老太君，他自知已無生望，唯有捨命作最後一擊！

老太君龍頭杖一揮，將南宮博連人帶劍掃飛，身形一長，龍頭杖再一探，正擊在南宮博後心上，南宮博慘叫，七孔鮮血狂噴，仆倒地上，當場喪命，一雙眼睛卻仍然睜大，他當然死不瞑目。

老太君只是一笑。

虎毒不食兒，她既然不是真正的神太君，到底又是什麼人？

她從暗門走出來，姜紅杏已經在等着，老太君看看她：「又有什麼事？」

「他應該沒有對傲霜說清楚，否則就不會留下那樣的一封信。」姜紅杏很得意的。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陂子帶着迷失神智的卓少華，找柯千靈治療，拿出金笛亮相，說是掌主人之命來的，柯千靈不敢怠慢，經過診脈亦難解去卓少華的迷幻，這就說明穆七娘迷魂藥，只有拍花門才能解除，飛陂子只好辭退，出門時遇上微幫馮子材、九華劍派劉寄生、淮南鷹爪門雷東平截住，要索回卓盟主的公子，出言不遜，要和飛陂子動武，飛陂子先將雷東平打個下馬威，略施薄懲，然後帶住卓少華到百丈峯傳授九陽神功，十三破、穿雲箭指功，金笛七絕學成之後，帶他下山，告知他就是江湖上人稱長風子謝長風、外號飛天神魔，二人分途下山而去……

神功破真氣 九陽勝玄冰

卓少華看到三個道人身邊都帶着劍，已經悄悄的注意着他們，再聽他們談話的口氣，好像要去對付一個女子，他神智雖然被迷，但直覺的感到這三個道人，一定不是好人！

這時店伙正好替他遇上了一碗麵條，和一小盤鹹牛肉來，另一個婦人却給隣桌三個道人端上飯菜。

三個道人就匆忙的吃飯，不再說話，卓少華也自顧自的低頭吃麵。

一回工夫，那三個道人已經吃畢起身付帳，走出松棚，朝東首小徑而去。

卓少華立即起身，會了麵帳，就遠遠的跟了下去。前面三個道人脚下奔行極快，轉過一重山脚，就朝一條斜坡的山徑奔去，卓少華尾隨在三人身後，跟着上山，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山坳間出現了一座小廟。

正在奔行之間，突見一棵大樹上，竄下一個灰衣道人，迎着前面三個道人，低低的說了一陣。

三人之中為首那個道人似在微微領首，一行四人繼續往前走，快近廟門，右首一塊大石後面，又有一道人影飛起，迎了上來。

那自然也是一個灰衣道人了，他朝為首道人行了一禮，為首道人似在詢問他什麼？他指手劃腳的說了幾句。

為首道人點點頭，右手一擺，四個道人迅速的散了開去，兩個閃到廟口，一左一右站定，另外兩個也向左右退開。

卓少華和他們相距尚遠，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但這情形他看得出来，四個道人向四下散開去，那是意在誘敵，只要廟內的人一出來，他們就可以一擁而上，把敵人圍在中間。

為首道人右手按着劍柄，緩步走到門前，腳下一停，大聲喝道：「小丫頭，妳給道爺滾出來。」

右腳抬處，砰然一聲，把兩扇廟門踢開。

卓少華早在他們行近廟門之時，也悄

悄跟着掩近，隱身在右首林內一棵大樹之後，此刻廟門砰然開啓，裏面的情形，已可一目了然。

這三官堂只是一座小廟，一共只有一個小天井和一間大殿，此刻殿前石階上，正有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少女坐在那裏，低下了頭，好像是在揉腳。（她腳下負了傷）。

她聽到為首道人的喝聲不由倏地抬起頭來，兩條柳眉一豎，嬌聲叱道：「好個雞毛道士，你當姑娘怕了你們不成？」

她以劍拄地，一拐一拐的走了出來。卓少華忽然間，只覺這梅紅衫子少女好生面熟！

他如今經老哥哥述說身世，已經知道了很多事情，心想：「自己雖然想不起她是誰，但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了！」

那梅紅衫子少女剛一走出門前，躲在大門口左右兩邊的兩個道人，立即一閃而出，這下就等於截斷了她的退路。

站在她對面的兩個道人也同時迎著上來，四個人各佔一方，列下了四象陣式，把梅紅衫子少女圍在中間。

梅紅衫子少女兩條柳眉一挑，冷冷的看了四人一眼，冷哼說道：「你們想要怎樣？」

她左腳負了傷，連站立都有點吃力，還用劍支撐着身子。

為首道人好似遇到了仇家，臉色一沉，沉着聲音喝道：「小丫頭，妳扔下長劍，跟咱們走吧。」

梅紅衫子少女粉臉含暈，哼道：「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

為首道人道：「妳無緣無故在茅山脚下，傷了我派兩個門人，是何道理？妳既敢在茅山傷人，就該跟咱們上通天觀去，聽候師尊發落。」

「笑話！」梅紅衫子少女冷聲一笑道：「你們茅山門下道士，仗勢欺人，對我無禮，我才出手教訓他們的，不然，我會創斷他們兩個的手指，以示薄懲，怎麼，你們四個是不是也嫌手指太多了？」

左首道人聽得大怒，喝道：「小丫頭，妳敢輕視茅山門下？」

「別臭美了。」

梅紅衫子少女輕輕撇了下嘴道：「茅山門下又怎麼樣？」憑你們四個雞毛道士，還不在姑娘我的眼裏呢？」

她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眼波流動，劍尖一指四人，問道：「對了，昨晚你們那一個打了我一支梅花針？」

為首道人道：「那是敝師叔，因為他老人家喝令妳站住，妳不肯聽，才賞了妳一針。」

梅紅衫子少女道：「你們師叔總有個名字吧。」

左首道人道：「敝師叔道號，上清下玄。」

「好個清玄老雞毛。」

梅紅衫子少女切齒的道：「總有一天，我會還他一百支梅花針。」

左邊道人喝道：「小丫頭，妳好大的口氣。」

「雞毛道士，你敢嘴裏不乾不淨？」

梅紅衫子少女身形一幌，紅影一閃，已經欺到左首道人面前，皓腕抬處，拍的

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

卓少華看她以劍支地，分明左腳負了了傷，但她這式身法，竟然奇快無比。

不，她這一式身法，看來十分眼熟！

左首道人冷不防被她打了一個耳光，自然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道：「小丫頭，妳當真活得不耐煩了。」

刷的一聲，亮出長劍，惡狠狠的舉劍就刺。

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你們四個雞毛道士都上來，姑娘也不在乎。」

身形向右一閃，劍光劃出，「嗤」的一聲，把左首道人右手袍袖，刺了一個大洞。

為首道人眼看三師弟一個人不是梅紅衫子少女的對手，右手長劍向空一擲，喝道：「圍住她，咱們要捉活的，不可傷了她的性命。」

喝聲出口，人已陡然直欺上去，劍勢迴轉，攻向梅紅衫子少女的右側。

他這長劍向空一擲，正是圍攻的暗號，師兄弟同門學藝，自然心意互通，其他兩個道人也在同時，仗劍而上，一起圍了過去。

左首道人連番吃虧，心頭更是怒惱，這回三個同門一起出手，有了幫手，精神一振，長劍連展，飛洒出點點寒芒，朝梅紅衫子少女一味的急攻。

梅紅衫子少女因為左足傷了足踝，行動都需以劍支地，在四人合圍之下，她除了躲閃，一支長劍連封架都有些措手不及了。

卓少華看得心頭一緊，四個人圍攻一

個女子，何況她左足又負了傷，如何是四人的對手？急忙在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子，準備在梅紅衫子少女危急之時，暗中出手相助。

那知看了一陣，發現四個道人雖然把她圍在中間，四支長劍，從上下左右四面夾攻，應該已是相當綿密了，但不知怎的竟然連人家半點衣角都沒沾上！

卓少華心中覺得奇怪，再定睛看去，但見梅紅衫子少女雖然以劍支地，但每次遇上險招，只要上身一俯，或是身形一側，她一個人影，就會從容的從他們劍光空隙中閃出。

她在閃出之時，劍尖在地上一點，站定身子，這一瞬間，她不需以劍支地，心中氣不過四個雞毛道士，就會回手發劍，還攻一招。

這時對方劍招落空，她發劍又十分快速，縱然傷不到人，也會有一兩個道人，被她逼得往後躍退，有時更會噓然有聲，被她劍尖刺破道袍。

卓少華用心觀看了一陣，但覺梅紅衫子少女這一俯一側的身法，好像在和四個道人捉迷藏一般，越看越覺奇奧莫測，也越看越覺得熟悉！

一時之間，好像她使的身法，自己也會，要知他這三個月來，功力精進何止倍蓰？看過幾遍，已可揣摩出其中許多變化，心中暗道：「莫非她使的這一身法，自己從前也曾練過不成？」

只是苦於記不起自己從前的一切事情來。

四個道人，先前因二師兄（為首道人

「關照過，要把梅紅衫少女拿回通天觀聽候師尊發落，故而在出手之時，只是朝她不致死傷之處下手，但時間稍長，四支長劍不但沾不上人家一點衣角，相反的四個道人的道袍，却被人家劍尖刺破了不少窟窿。」

這一來四個道人幾乎全被激怒，但聽幾聲叱喝連續響起，四人劍法隨着一變，四口長劍使到疾處，竟如織成了一面光網，朝梅紅衫少女罩落，銀芒流動，化作萬點寒濤！

四個人也在同時，圍着她四面遊走，把劍光織成的光網緊緊收束，愈圈愈小，愈收愈緊！

這正是茅山派劍術中最厲害的「分光劍陣」，在他們的原意，劍光縮小了，梅紅衫少女就無處可以躲閃。

但他們那裏知道梅紅衫少女這「捉迷藏的身法」，出之異人傳授，即使最小的空隙，她都鑽得過去。何況他們這「分光劍陣」有四個人四支劍織成的，既有四個人，人與人之間總有空隙可乘。梅紅衫少女一個人影就在他們身邊閃進閃出，你們轉得越快，她也閃得同樣快速，任你四口長劍交織如電，始終無法困得住她。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劃空飛落，口中發出如同焦雷般一聲大喝：「你們給我住手！」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身法極快，看來武功一定極高了！」定睛看去，只見廟前不遠，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人，這老者頭戴道帽，身穿長僅及膝的灰布道袍，臉色黧黑，從耳邊起，生着一部連鬚蒼鬚，肩頭斜揹一柄闊劍，看去好像一尊天神一般！

邊起，生着一部連鬚蒼鬚，肩頭斜揹一柄闊劍，看去好像一尊天神一般！

那四個道人聽到喝聲，立即各自收劍後躍，朝蒼鬚老道躬身為禮，口中叫了聲：「師叔。」

蒼鬚老道雙目精光炯炯，盯着梅紅衫少女，洪聲問道：「這女孩就是昨晚逃走的那個人麼？」

為首道人躬身道：「是的。」

蒼鬚老道喝道：「小娃娃，你叫什麼名字？」

梅紅衫少女以劍支地，這一陣工夫，她以一敵四，在他們劍陣中遊走，雖沒有傷到半點，但因腳跟負了傷，勉強支持，却也十分吃力，早已累得粉汗淋漓，聽到蒼鬚老者的喝聲，一雙鳳目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反問道：「你呢？你就是叫清玄的老雜毛？」

蒼鬚老者目光如炬，怪笑一聲道：「小娃娃，你是何人門下，如此跟前輩說話的麼？」

「哼，你是什麼前輩？」

梅紅衫少女氣憤的道：「這麼說，昨晚打我一支梅花針的就是你了？」

清玄道人道：「老道原是要問問你和茅山門下引起衝突的原因，你却縱身飛跑，老道才發了一支梅花針，哈哈，老道真想傷你，你昨晚早就躺下了。」

梅紅衫少女氣道：「你打了我一支梅花針還不夠麼？人家今天連路都不好走，你們還仗着人多勢眾，圍攻我一個，哼，茅山道士都是這般不要臉，還想渾充前輩？」

她居然氣得眼圍發紅，一派小姑娘的天真模樣。

清玄道人並未生氣，呵呵笑道：「小娃娃，你倒說說看，茅山門下如何得罪了你，你要把兩個茅山門下的四指創斷？」

梅紅衫少女道：「是你們茅山門下欺負單身女子，這還不夠麼？」

清玄道人聽得勃然大怒，洪喝道：「住口，小娃娃，茅山派素重清規，你這話太過份了。」

「你打我一針，還不算過份麼？」梅紅衫少女氣鼓鼓的道：「總有一天，我會燒了你們通天觀，把你們這些雜毛道士一個個都削下四個手指來。」

她這原是氣話，但聽到清玄道人的耳裏就不同了，只見他仰首一聲洪笑，說道：「老道知道了，你是魔教門下，有意尋釁來的了，那很好！」

梅紅衫少女道：「魔教又怎樣，難道我還怕了你們茅山派不成？」

清玄道人洪笑道：「老道昨晚若知道你是魔教門下就不會讓你輕易逃走了。」

梅紅衫少女道：「你能把我怎樣？還會把我吃了不成？」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道：「老道今天非把你拿回觀去不可。」

口中喝着，右臂一振，五指箕張，朝梅紅衫少女肩頭抓去。

卓少華如今武功精進，眼看清玄道人出手一抓，便已知道此人一身功力極高，梅紅衫少女決非其敵！

梅紅衫少女看他說抓就抓，冷哼道：「你真要和我動手，哼，一大把年紀，」

停手，回首看去，只見三丈外，站着一個髮辮白如玉，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這老道人手中拿着一柄白鶴毛扇，生得臉色紅潤，又嫩又白，滿頭白髮如銀，額下三尺拂胸銀鬚，當真童顏鶴髮，仙風道骨，望之如圖畫中人！

清玄道人不知這位老頭來歷，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老道人決非尋常之輩，這就打了個稽首道：「道兄鶴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白葛道袍老道人微微一笑道：「道友大概是茅山通天觀清玄道友了？」

清玄道人忙道：「正是貧道，道兄道號如何稱呼？」

白葛道袍老道謙虛一笑道：「貧道一云子，雲遊至此，發現道友和這位小姑娘纏鬥未已，道友一派名宿，這位小姑娘也是曾經高人指點，使的是黃山醉道友的『迷仙步』，若無不解之仇，何苦非拚搏不可，貧道特地來替雙方作個調人的。」

清玄道人聽說梅紅衫少女使的竟是黃山醉道人的「迷仙步」，心頭暗暗吃了一驚，這麼說，這小娃娃必和醉道人有着極深的淵源了！

醉道人不但不是武林前輩，而且和自己先師是好友，招惹了他，只怕連大師兄也担待不下來。

既有這位道長出面調停，正好藉此下台，心頭一動，立即稽首道：「道兄好說，貧道本無難為這位小姑娘之意，既有道兄一言，貧道敢不如命？」

一云子微笑領首，轉臉朝梅紅衫少女一鞠躬，道：「小娃娃，貧道和醉道友」

還欺負我一個女孩兒家！」

她以劍支地，說話之時，身子一動也沒動！

清玄道人先是茅山通天觀二觀主的身份，在武林中也是頗具聲望的人，聽說說出這句話來，不由得一呆，抓出的手勢，也自然為之一滯，去勢稍緩。

梅紅衫少女却在此時，忽然上身一俯，一個人輕快無比的一下閃出，已經到了清玄道人的背後，口中喝道：「老雜毛，看劍！」

劍光急閃，疾刺而出。

清玄道人沒想到自己手勢一緩，那小娃娃就失蹤了，他武功精純，却没有看清小娃娃使的是什麼身法，會被她當面逃去！

面前沒了人影，她自然閃到自己身後去了，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清玄道人心念方動，正待轉身，梅紅衫少女的長劍已經刺到，但聽「嗤」的一聲，腰間道袍已被劍尖挑破！

這下真把清玄道人氣得雙目圓瞪，轉過身，道：「小娃娃，你敢戲耍老道？」

梅紅衫少女並未隨着他轉過身來而閃動，依然支劍站立，得意一笑道：「我真要傷你，你現在早就躺下了。」

這話，是方才清玄道人說過的，她只把「昨晚」換了「現在」兩個字。

清玄道人數十年來，從未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刺破過道袍，一時大怒，喝一聲：「小娃娃，你想找死！」

「呼」的一掌，迎面劈來。

他外號活靈官，原是個火爆脾氣的人，相識數十年，你是醉道友的門下？」

梅紅衫少女搖搖頭道：「不是。」

一云子忽然嘴皮微動，似是以「傳音入密」之術，朝她說了幾句，然後含笑對「小娃娃」道：「還是隨貧道走吧！」

說完，手搖鶴毛扇，轉身就走。

梅紅衫少女點點頭，果然跟着他身後而去。

卓少華心領受迷，這三個月雖然已經因內功精進，清楚了很多，總是並未解去，頭腦簡單，不能作思考和判斷之事，因此目觀梅紅衫少女隨着一云子而去，覺得也並無不對。

清玄道人先是老江湖了，他感到這一云子出現得似嫌突兀，尤其梅紅衫少女忽然會一言不發，跟着他去，也令人不無可疑之處，心中雖有疑念，但人家已經走了，何用自已多管閒事，也就率同四個道人，匆匆離去。

卓少華隱身樹後，眼看曲終人散，也就從樹後躍出，循着小徑走去，只見一條青影迎面奔行而來，這人身法極快，不過眨眼工夫，已到眼前。

那是一個一身青衣，青綢包頭的女子。這條山徑本來不寬，卓少華看來的是個女子，立時站左道左讓地先行。

那青衣女子正待擦身而過，忽然口中輕輕「咦」一聲，腳下乍然停住，叫道：「少華，是你！」

卓少華早就聽老哥哥說過，自己叫做卓少華，並不叫王阿大，但這次從百丈峯下來時，老哥哥一再叮囑自己，不論遇到什麼人，都要仍說自己是王阿大，不可說

「誰使魔教『潛形身法』了？」

梅紅衫少女冷冷笑道：「我使的是『捉迷藏身法』，潛你的頭？」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這一步，跨出足有六七尺遠，

這一掌動了真怒，掌勢出手，一道強勁的掌風，應掌而生，有如驚濤拍岸，捲揚而出，勢道凌厲無匹！

梅紅衫少女依然站立不動，撇撇嘴道：「依照江湖規矩，你第一招上，已經落敗了，還好意思出手呢！」

她說話快得如同連珠一般，尤其對自己「捉迷藏身法」深具信心，因此在掌風還未碰到身之前時，她一直不閃不動，直等說到最後一個字，才身形一側，像一縷輕烟般從清玄道人身邊溜過，又到了他的身後，大聲道：「老雜毛，你不再躲閃，我又要發劍啦！」

刷的一聲，一道劍光，又急刺而出。

這回清玄道人一掌拍出之時，兩顆精光炯炯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一眨不眨，但是，梅紅衫少女話聲甫落，人影一幌即杳，他一記強猛的掌風直掃過去，依然落了空！

老道心頭暗暗震驚，急忙一個急轉，向斜旋出，舉目看去，梅紅衫少女果然又躲到自己身後，而且劍如靈蛇，果然又刺了出來，只是自己轉身的快，沒被她刺上！

清玄道人雙目圓瞪，突然仰天怪笑一聲，點頭道：「果然是魔教『潛形身法』，果然是魔教妖女，那就休怪老道手下不留情了。」

「誰使魔教『潛形身法』了？」

梅紅衫少女冷冷笑道：「我使的是『捉迷藏身法』，潛你的頭？」

清玄道人沉嘿一聲，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這一步，跨出足有六七尺遠，

一下就到了梅紅衫少女面前，左手一探閃電般抓來。

梅紅衫少女左足踉蹌了傷，只是仗着「捉迷藏身法」閃避遊走，清玄道人這一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人影縱橫，爪影參差，不由得心頭暗暗驚悚不止，只顧左一俯身，右一側身，小心翼翼的乘隙閃避，用心閃避。

這才發現那老道士的許多人影，只是幻影罷了，自己鑽過去的時候，幻影就立時隱沒不見，但因雙方動作都極為快速，梅紅衫少女也有幾次遭上險招，差點被清玄道人的手中爪指抓上，驚出了一身冷汗。

卓少華先前還替梅紅衫少女擔心，但看到後來，一顆心也漸漸放下來了，清玄道人武功再高，梅紅衫少女的「捉迷藏身法」，已足可應付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這位道友請住手如何？」

卓少華，這樣才能找到害自己的人。
卓少華總是迷途未解，無法了解老哥哥的意思，但老哥哥說出來的話，總是對的。

現在那青衣女子叫自己少華，他微微搖頭道：「在下不是卓少華，在下叫王阿大。」

青衣女子定睛看着他，只覺他不但面貌和卓少華一般無二，連說話的聲音也和卓少華無異，心中甚是奇怪，說道：「你明明就是卓少華，怎說不是？」

卓少華道：「在下真的不是卓少華，這位……姑娘大概認錯人了。」

青衣女子鳳眼之中，閃着驚疑之色，她越看越像卓少華，簡直是一分不差，這就問道：「我是你五師叔，你怎麼連師叔都不認識了？」

五師叔就是青娘子許瑞仙。

卓少華只覺她蛾眉淡掃，鳳目含威，約莫三十出頭年紀，生得體態輕盈，這人自己果然很面熟，好像是很熟很熟的人，但却一點也想不起來。

他在臨行之時，老哥哥曾經教了他許多話，那都是應付穆七娘的，他也牢記在心，但老哥哥總不能教他對什麼人說什麼話。

因此許瑞仙問他怎麼連師叔也不認識了？他遲疑的望着許瑞仙，說道：「在下知道，在下覺得妳是有些面善。」

這話當然答得不對！

許瑞仙目射精光，注視着他，問道：「你看到我覺得很面善是不是？你再想一想，我是你師叔，你想得起來，想不起來？」

來？」

卓少華搖頭道：「我想不起來。」他究竟是神智被迷，說得很坦誠。

許瑞仙心頭暗暗震驚，訝然道：「你被人迷了神智？」

卓少華又搖搖頭道：「沒有，我不是卓少華，我叫王阿大。」

「王阿大？」

許瑞仙心中暗道：「王阿大這名字，一聽就知不是真名字了。」

這就急急問道：「你再想想看，三個月前你和你師父、四師叔一起到那裏去的？你師父和四師叔他們都在那裏？你想得起來麼？」

九龍先生和董仲萱、卓少華三人，在三個月之前突然失蹤，她就是爲了找他們來的。

卓少華依然搖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許瑞仙道：「你一定要想，仔細的想想看。」

卓少華道：「我真的很想不起來，一點也想不起來，我……我不知道。」

許瑞仙道：「那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的？」

卓少華道：「在下只是路過這裏。」

許瑞仙道：「你是到那裏去呢？」

卓少華道：「我……我也不知道。」

許瑞仙付道：「看來他果然被人迷失了神智，否則怎麼會自己要到那裏去都不知道的？」

一面問道：「你從這條路來，有沒有看到師妹高美雲，嗯，我是說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

服的女孩子？」

卓少華聽她提起穿紅衣服的女孩，不覺點點頭，說道：「有，在下方才還看到她的。」

「唉，你也真是的。」

許瑞仙問道：「你看到美雲，怎麼不招呼她呢？」

卓少華說道：「在下不知道她叫做美雲。」

許瑞仙心知他心智被迷，只得問道：「你看她往那裏走的？」

卓少華道：「在下是跟着四個茅山道士來的，好像昨晚她傷了兩個茅山道士，她左腳踝還中了一支梅花針，和四個道士打起來了，在下就躲在大樹後面，本想怕她不敵，抓了一把石子，準備暗中助她，後來她使出『捉迷藏』的身法，四個道士的劍陣也奈何她不得……」

許瑞仙一驚，說道：「你說他們列出了『分光劍陣』，茅山道派也欺人太甚，難道沒有看出她的劍路來，啊，後來她怎樣呢？」

卓少華接着說道：「後來來了一個叫清玄的老道士，他把四個道士喝退，說她是魔教的人，要拿她回山。」

「唉！」許瑞仙氣得嘆了口氣道：「清玄是個活寶，他活了一大把年紀，也沒問清楚？」

卓少華道：「他問了，是穿紅衣服的姑娘不肯說，兩人又動起手來了。」

許瑞仙聽得大急，說道：「美雲怎麼會是活靈官的對手呢？」

卓少華道：「但她使出了『捉迷藏』

的身法，那老道士也沒勝得了她。」

許瑞仙問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後來又來了一個老道士，勸他們不要傷了和氣，那紅衣姑娘就跟老道士去了，茅山道士也走了。」

許瑞仙聽說徒弟跟着老道士去了，心頭更是一急，問道：「你知道那老道士是誰嗎？」

話聲出口，心想卓少華心智被迷，只怕也不會知道的了。

卓少華隨即道：「我知道，他叫一元子。」

「一元子？」許瑞仙從未聽說江湖上有一元子這麼一個人，問道：「他長得如何一個樣子？」

卓少華想了想道：「那老道士白髮如銀，白鬚飄胸，手裏拿了一把白鵝毛扇，看去很和氣。」

「白髮白鬚，手裏拿一把白鵝毛扇……」許瑞仙沉思着問道：「那老道士身上穿的是什麼呢？」

卓少華道：「他身上……哦，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道袍……」

「糟了！」許瑞仙神色不由得大變，急問道：「身穿白色道袍，手拿白鵝毛扇的，那不是魔教教主神扇子？唉，美雲怎麼會跟他走的呢？快些說，他們往那裏去了？」

卓少華伸手指道：「那老道士是朝南去的。」

許瑞仙這下真是急得頓腳，說道：「少華，快跟我走，咱們追上去。」

卓少華道：「我不是卓少華，我……」

我叫……」

許瑞仙知道和他說不清，伸手一把抓住卓少華的手腕，喝道：「你不用多說，快隨我走。」

以卓少華目前的武功，別說青娘子許瑞仙，就是比青娘子武功再高一倍的人，也扣不住他，但卓少華雖然神志被迷不知她是自己的五師叔，總因許瑞仙是個女的，把她當作了娘，自然不好運功掙脫，只得跟着她奔行。

許瑞仙因二師兄九龍先生和四師兄董仲萱的失蹤，卓少華又神志不清，如今徒兒又跟着魔教教主神扇子而去，她是真的急瘋了心，一路上也沒有和卓少華說話，只是拉着他的手，儘量提吸真氣，放足疾奔。

卓少華自然也不會和她多說，他如今練成了「九陽神功」，用不着和許瑞仙一樣，提吸真氣，全身真氣自然流注，身子輕得像一片浮雲，任她許瑞仙奔行得多快，拉着他同行，都不會感到絲毫吃力。

這一陣奔行，走的都是山間小徑，但兩人腳下極快，片刻工夫，已趕了幾十里路程，一路上那有神扇子（一元子）和高美雲（梅紅衫子女）的蹤影。

再往前已有村落，許瑞仙一個女子，自然不好再拉着卓少華的手奔行，這就腳下一緩，鬆開了卓少華的手，才問道：「你會不會記錯，那老道士是朝這條路上來的？」

卓少華道：「他們朝這裏來決不會錯，我們一路奔行而來，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

許瑞仙心中暗暗奇怪，付道：「若說他神智被迷，他好像又很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兩人趕到石母嶺，天色已將傍晚，許瑞仙走在前面，突聞前面傳來一聲嘹亮的長笑。光從這笑聲中就可以聽出此人一身功力，奇高無比，不覺腳下一停，回頭朝卓少華低低的道：「這笑聲來得突兀，咱們過去看看，但你千萬不可出聲。」

卓少華點點頭道：「在下知道。」

許瑞仙朝他打了個手勢，閃入林去。

卓少華跟着掩入深林，緊隨許瑞仙身後而行。

不多一回，便已轉過一重山脚，只見山麓間正有一羣道士，各據一方，形成敵我對壘之勢。

這兩方道士，東首的一批人數較多，不下百餘人，爲首的兩個道人，一個頭椎烏木簪，身穿灰衣道袍，面容瘦得皮包骨的

的老道人正是茅山派通天觀觀主清虛道人，另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則是他師弟活靈官清玄。

對方站在西首的總共不過十來個人，爲首的人，正是那個身穿白葛道袍，手持白鵝毛扇的白髮白鬚老道一元子。

他身邊站着一個梅紅衫子的少女，不是高美雲還有誰來？

另外還有一個身穿白色道袍的中年道人，七個俗家裝束的人。

許瑞仙一眼看到徒弟果然也在這裏，心頭不期爲之一緊！

卓少華朝前一指道：「那紅衣姑娘和老道人，都在那裏了。」

許瑞仙因雙方形勢已經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兩邊的人都不好惹，自己一人孤掌難鳴，看來救人之事，只好相機而行了，心念一轉，急忙低聲道：「快別作聲，我們先看看情形，不可驚動了他們。」

她先在一棵大樹之後，蹲身伏下。卓少華也跟着蹲下身子。

只聽茅山通天觀觀主清虛道人打個稽首道：「道兄駕一來事情就好辦了，令高徒連傷敵派多人，道兄總有個交代吧？」

一元子又是一聲清朗的長笑，（方才那聲長笑，敢情也是他發的了）手搖白鵝毛扇，徐徐說道：「道兄此言差矣，本教門下，把率先出手傷人，懸爲禁律，小徒萬象，係奉貧道之命，向茅山通天觀下書而來，怎會行兇傷人？道兄，最好先查查門下，是否有依仗人多勢衆，恃強凌人之處？」

他一臉笑容，說話甚是從容，聽來似乎茅山派確有仗勢凌人之處。

「呸！」活靈官清玄雙目圓瞪，洪聲喝道：「道兄怎可如此說法？你令高徒連傷茅山門下二十餘人，難道還是茅山派理屈不成？」

他生性火爆脾氣，說話之時，已然越衆而出，大有動手之意。

一元子望着他淡淡一笑道：「道友方才還在前山率衆欺負這位小姑娘，還是貧道勸解下來的，可見你道友並未在場，並沒有目擊其事！」

他伸手指高美雲，接下去道：「再說貧道和你們掌門觀主說話，是非未明之

前，道友最好站到邊上去，那有你說話的份兒？」

手中鵝毛扇輕輕的朝清玄道人揮了一下。清玄道人聞言不由大怒，正待發作，但不知怎的，臉色突然大變，腳下往後連退了四五步之多。

他身爲茅山派通天觀二觀主，被人輕輕一攝，竟然震退了四五步，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來，口中大喝一聲，身形撲縱而起，揮手一掌，朝一元子當胸擊到。

一元子回過頭去，朝清虛道人微笑道：「道兄現在看到了，貴派之人竟是如此欺人？」

他回頭說話，對清玄道人這一掌，竟然恍如不見，也沒見他躲開。

清玄道人挾怒發掌，這一記掌力雄厚，勢道極爲剛猛，若是被他擊中前胸，不死也必受重傷無疑，那知道清玄道人一掌擊下，一元子話聲甫落，只是望他笑了一笑。

清玄道人却突然悶哼一聲，雙膝一軟，倒在地上。

這下直瞧得茅山派的人大吃一驚，不待觀主吩咐，一陣鏘鏘劍鳴，早有十幾個道士長劍出鞘，一躍而出，把一元子圍了起來。

他們這一躍出，自然立時就列下了「大分光劍陣」。

清虛道人在此時緩步走出，沉喝道：「道兄，我茅山派和貴教一向河水不犯井水，道兄把貧道師弟怎樣了？」

一元子呵呵大笑道：「道兄好說，貧

道遠上茅山，本是拜會道兄而來，怎奈道兄門下，一再對貧道師徒，引起誤會，剛才貴派二觀主向貧道驟下殺手，是道兄親目所睹，現在貴派門下又列下劍陣，把貧道困在中間，道兄一派掌門，不叱退貴派門下，反而責問起貧道來了？」

他口氣稍頓，接着道：「清玄道友只是用力過猛，自己壓住了氣，貧道連手也沒動，總是事實，道兄再不把貴派人喝退，貧道只好不客氣了。」

這時茅山門下早已把清玄道人救起，只是他依然雙目緊閉，並未醒轉。

清虛道人神色凜然道：「道兄如此欺人，那是當真沒把茅山派放在眼裏了。」他沒有把列「大分光劍陣」的門人喝退。

一子淡淡一笑，伸手把白鵝毛扇指指圍着他的十六名茅山門下道人，道：「道兄不把他們喝退，當真以為區區陣勢真能困住貧道了。」

他羽扇這一指點，似乎有着極大魔力，茅山門下十六名道人竟然抵受不住，功力較差的登時當場摔倒了七八個，其餘的人也立足不住，跌跌撞撞的往後連退。

一子忽然身如飄風，一下到了清虛道人身邊，左手一探，已挽住了他的手臂，含笑說道：「貧道正要和道兄共商大計，門下一時誤會，不提也罷，咱們有話且到貴觀再作詳談如何？」

清虛道人身為茅山派通天觀觀主，一身武功，足有數十年修為，在江湖上，也是聲名久著的人，竟然被他一把挽住手臂，絲毫沒有反抗之力。

這下，直看得青娘子許瑞仙心頭大為凜駭！

一子不待清虛道人回答，羽扇一揮，蕩然笑道：「沒事了，大家走吧！」

他手挽清虛道人，兩人並肩當先就走。一子門下八個弟子自然立即跟着師父就走。

茅山門下驚疑不定，但看觀主並無話說，已和他同行，也只好跟着走去，高美雲竟然也隨着一行走去。

許瑞仙看得大急，身形一閃而出，大聲叫道：「徒兒，為師正到處找妳，妳快回來。」

高美雲聽到師父的喊聲，腳下一停，臉有喜容，口中叫了聲：「師父。」回身奔來，一面朝卓少華驚喜的道：「卓大哥，你也來了。」

卓少華道：「我不是卓少華。」

許瑞仙只當徒兒被一子用魔法迷去神志，如今看她神志清楚，並未被迷，心頭總算放寬了不少。

一子也在此時停步轉身，望望許瑞仙含笑問道：「方才躲在林後的就是二位了？」

許瑞仙聽得不禁一怔，暗道：「原來自己隱身樹後，他早已看到了。」

一面略為抱拳，說道：「道長神目如電，許瑞仙不勝欽佩，我是一路追尋小徒來的，她開罪茅山道兄之處，多承道長照料，許瑞仙在此並致謝忱。」

「哦，哦，原來姑娘就是在六合門的許女俠，貧道失敬了。」

一子生成重顏鬚髮，看去真是一派

，卓少華練的是「九陽神功」，恰是純陽之氣，故而二氣一觸之後，即被化解於無形了。

一子同樣心頭猛然一怔，他想不到自己攝出去的陰功，竟會被六合門的一個女子破去，雙目神光連閃，呵呵大笑道：「許女俠果然高明得很！」

他左手本來還挽着清虛道人的手臂，此時忽然回過頭去，含笑說道：「道兄且請稍待，等貧道收拾了這位許女俠，再走不遲。」

口中說着，左手已經騰了出來，右手把羽扇往腰帶上一插，雙手向天作勢，五指連抓幾抓，然後目注許瑞仙，徐聲道：「許女俠接貧道一招試試如何？」

向空連抓的雙手，突然十指伸展不停，朝許瑞仙凌空抓來。

他這回是正式出手，自然和方才羽扇輕擺大不相同，雙手一抓，立時有十道勁直如矢的銳風，參差不齊的挾着輕嘯，激射而至！

許瑞仙早已撤出長劍，口中清叱一聲，揮劍朝上封去。

因為對方十道指風，長短不齊，射到之時，也有先後，許瑞仙長劍乍揮，剛和對方兩道指風乍接，已然感覺不對，那兩道指風，竟然如同實質，重逾千鈞，手臂方自一震！

對方第三、第四道指風，已經緊接而至，但聽「喀喇」一響，長劍已被震中震斷！

卓少華究竟心智被迷，他第一次因許瑞仙被對方震退，伸手去扶之際，發出了

仙風道骨，說話之時，更是笑口常開，十分和藹，接着用羽扇一指高美雲，續道：「貧道不知這位姑娘，乃是許女俠的高徒，她和貧道有緣，貧道意欲收她為記名弟子，不知許女俠意下如何？」

許瑞仙一楞，心知今日之事，只怕甚為棘手，一面答道：「高美雲在名義上，雖是我的門下，但如蒙道長垂青，這是她的福緣……」

一子沒待她說下去，笑吟吟的道：「這麼說許女俠是同意了。」

許瑞仙道：「因為她是我三師兄的女兒，要三師兄同意，才能算數，我這師父作不了主。」

「哦！」一子輕哦一聲道：「原來她還是六合門掌門人高施主的女兒，貧道和高施主方外好友，貧道要收他掌上明珠做徒弟，他自無不允之理。」

說到這裏，不待許瑞仙開口，用羽扇朝高美雲輕輕招了招，笑道：「小姑娘，妳隨貧道走吧！」

說也奇怪，高美雲真要跟着他去，一聲不作，舉步欲走！

許瑞仙看得大吃一驚，急忙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說道：「美雲，就是掌門人會答應妳拜在這位道長門下，妳也總得回家稟明三師兄之後，再來不遲。」

高美雲道：「師父，妳說什麼呢？」她給許瑞仙這一拉，神志又忽然清醒了。

一子臉色微微一沉，說道：「許女俠，貧道說過要這小女娃跟着貧道走，就得跟着貧道走，高施主面前，自有貧道招待，

許女俠何故作便？」

這話，已有翻臉之勢了。

許瑞仙究竟是六合門五俠之一，不能對人太以示弱，何況情勢擺在眼前，除非妳讓高美雲跟着他走，否則，妳說得再軟弱，也無濟於事。

她心念閃電般轉動，忽然冷冷一笑道：「神扇子，你不知道她是我徒弟麼？」

一子大笑道：「江湖上學藝，另投名師的多得是，這有何稀奇？」

許瑞仙怒聲道：「但拜師也須得人家同意呀，豈能勉強？」

一子道：「貧道幾時勉強了？」

許瑞仙道：「你既不勉強，我是高美雲的師父，我帶着她走，那裏不對了。」

「本來沒有什麼不對。」

一子道：「只是貧道也要帶她走，所以許女俠帶她走就不對了。」

這話當然是強詞奪理之言，但從他口中說出來，好像他理由很充足一般！

許瑞仙聽後一呆，哼道：「你憑什麼要帶她走？」

一子大笑道：「因為貧道和高掌門人是方外老友，二來此女和貧道有緣，三來……哈哈，許女俠，依貧道之見，你不用再作難了，因為貧道說出來的話，一向重如律令，沒人敢違拗，觸怒貧道，對妳許女俠並沒有好處。」

到了此時，許瑞仙已知無法善罷，不覺抗聲道：「你待怎的？」

一子羽扇一指，微笑道：「憑妳許女俠，還不是貧道的對手呢！」

許瑞仙方才看他羽扇一攝，就把茅山

一手拉着高美雲，正待轉身。一子笑了一聲，道：「許女俠要走麼？」

許瑞仙哼道：「道長還待怎的？」

一子陰笑道：「貧道要看看這位小兄弟的武功路數，不知他肯不肯再接我三掌？」

卓少華道：「三掌就三掌。」

一子笑道：「好，好，這位小兄弟果然爽快得很。」

話聲方出，接着喝道：「那你就接着了。」

右手疾發，一掌朝卓少華拍了過來。許瑞仙忙道：「你小心些。」

卓少華同樣右手一豎，迎了出去，掌勢未接，陡覺他掌上隱含一種陰寒之氣，不禁心頭一震，急忙閃身側讓開。他這一閃身，使出了「天龍身法」，雖然只是輕輕一閃，却已把一子的一記掌勢，躲了開去。

一子目中神光閃動，說道：「小兄弟這一記身法，極似貧道昔年一位舊友，你再接貧道第二掌。」

話聲中，右手抬處，又是一掌拍了過來。

卓少華給他一說，突然想到老哥哥說過，在沒找到穆七娘之前，自己不可炫耀武功，自己怎的就忘了？

但此刻既已動上了手，就不得不出手了，尤其一子這一掌，就是要逼他施展身法，名雖一掌，實則忽左忽右，變化靡定，除非你和他硬接，若要躲閃，就得連使幾個身法，變換幾個方位不可。

派門下十六名道人列成的「大分光劍陣」，一齊震飛出去，心知厲害，急忙身形飄動，向側閃避，正待掣劍！

那知自己明明已經避開了對方一記扇勢，但覺一股無形而又力道奇強的暗勁還是朝身上橫撞過來，一時站不住椿，還是被震得後退了四五步之多！

卓少華站在許瑞仙的身後，急忙伸手把她扶住。

一子親狀，不由得大笑一聲道：「我說如何？許女俠去休！去休！」

他話聲方出，手中羽扇接揮了兩揮。這兩揮不打緊，許瑞仙陡覺一道陰勁，有如波濤湧撞過來，勢道之強，決非自己所能抗拒，心中暗叫一聲：「不好！」

但此時閃避已是不及，若不出手封拒，只怕更糟，急切之間，只好運起全力，雙掌當胸推出。

也就在此時，她忽覺有一股炙熱得如同炭火一般的熱氣，透入體內，循聲而上，兩道熱氣，隨掌而出。

這一陰一陽兩股氣流，都是無聲無形，外人看不到一點朕兆，兩氣相接，也不聞隆隆聲響；但一子這兩扇，許瑞仙居然硬接了下來。

她接住對方兩扇，旁人看不到的，只是許瑞仙依然好好的站着，也未被他震得後退而已！

這下許瑞仙自然感覺得出來，心下暗自驚異，忖道：「難道剛才這股炙熱氣流，會是卓少華發出來的？他那來這大的功力，莫非他真的不是卓少華麼？」

要知那一子發出來的乃是純陰之勁

卓少華心頭不禁大急，這一急不由得想起方才看到高美雲的「捉迷藏身法」來，而且這種身法他還記憶猶新。（本來就是他和高美雲在六合山芙蓉峯下，和醉道人一起捉迷藏，醉道人使的奇特身法）一時無暇多想，急忙上上一側，一下就轉到了一元子的身後。（醉道人此一身法，原名「迷仙步」。）

高美雲低聲道：「師父，妳看卓大哥使的就是捉迷藏的身法啊！」

一元子這一掌掌勢還未使全，卓少華人影已杳，他功力何等精純，身側微風閃過，便已知道卓少華到了身後，細看這一式身法，又不似昔年對頭的路數，心頭也感到這年輕人使人莫測高深。

當下緩緩轉過身去，臉含微笑，說道：「小兄弟，咱們說好了，你接貧道三掌的，怎麼儘是這般躲躲閃閃，那就一掌也沒接了。」

卓少華心是心，智尚未恢復清明，人家出言相激，他聽來覺得人家說得很對，這就說道：「接就接，你使出來就是了。」

「好！」一元子陰笑一聲，果然又是一掌，拍了過來。

這一掌，他五指幌動，掌勢出得極為緩慢，但掌勢才出，已然幻起了無數手掌的影子，只見每一隻手掌，五指都在幌動，明知這許多手掌，都是幻影，却看不清他那一隻手，才是真正擊出的手掌？

卓少華已知道自己遇上了一種罕見的奇幻掌法，別說無數手掌，使你眼花繚亂，單是每一隻手掌近身生寒的陰氣，已使人有難以抵受之感！

卓少華愈看愈被他幻影所迷，無法出手，心頭一急，心中大喝，不管三七二十一，揚手一掌劈了出去。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喝了一聲：「賢弟接不得，速退！」

一道人影快得如同飛虹一般，由橫裏激射而來，一下落到卓少華身側，人剛站穩，右手已然揮起，掌勢運轉，快如電閃朝前擊出。

卓少華雖然聽到喝聲，他他掌勢已出，並未依言退下。

但聽「拍」「拍」兩聲，卓少華和另一個人同時被震得腳下踉蹌，後退了多步之多！

卓少華接住了一掌，但覺對方手掌冷得如同寒冰，和他抵過的手掌，居然凍得五指隱隱發麻！

那人也接住了一掌，却比卓少華多退了兩步。

這人是聲到人到，來得實在太快了，先前大家看到是只是一個藍影，直到此時，他和一元子對了一掌之後，又連退了五步，才站停下來，大家才看清他的面貌。

這人原來是個藍衫少年，年歲和卓少華差不多，生得面貌清俊，只是此時臉色蒼白，敢情這一掌硬接下去，有些氣機不順，正在閉目調息！

許瑞仙根本不認識此人，聽他方才口稱「賢弟」，似乎是王阿大的兄長？心想：「以他方才的來勢，身法奇快，一下就接住了神扇子一掌，此人一身武功，分明遠勝自己甚多，不知他究竟是誰？」

一元子同樣感到無比驚詫，自己這一

記「迷幻掌」，暗寓玄冰真氣，普天之下，能接得下的人，已是屈指可數，這兩個年輕人，雖說是兩人各接自己一掌，總是被他們接下去了！

後來一個（藍衫少年）雖然血氣浮動，似乎並無大碍；但那王阿大除了被震退三步，却居然絲毫無事！

這兩個年輕的在此出現，決非偶然，莫非他們是……

若真是那人門下，在此出現，師長可能也在附近了。

自己出山不久，尚有大事待辦，看來不宜在此逗留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卓少華退了三步，（他練的「九陽神功」，原是「玄冰真氣」的剋星，但他只有老哥哥輸給他的二十年功力，一元子却有數十年潛修之功，故而無法剋制對方，但「玄冰真氣」却也傷不得他。）不知剛才替自己接了一掌的人是誰，急忙回頭看去，只覺那藍衫少年極為面熟，好像是很好的朋友，心知這人可能是自己的舊識，只是記不起他是誰來了。

當下就緩步就走到藍衫少年身邊，問道：「兄台怎麼了？」

這時一元子已有退走之意，只聽他呵呵一笑道：「小兄弟果然好俊的功夫，三掌已過，咱們後會有期，貧道告退了。」

他不待卓少華回答，依然挽了清虛道人的手臂，含笑說道：「有勞道兄久候了，咱們走吧！」

兩人並肩行去，一元子門下和茅山的道士，也緊隨他們身後而去。

有。」

藍允文任他怎麼說，也不會相信他是王阿大，但只是想不出他何以硬要說他是王阿大呢？望望他，淡淡一笑道：「賢弟，你再想想看，你身邊可有一方玉珮？那珮上雕刻的是一株九蕙蘭花……」

「沒有。」卓少華道：「我身上沒有玉珮。」

藍允文看他堅決不肯承認，也並不在意，笑了笑抬頭望望天色，說道：「時間不早，王兄既然不是卓賢弟，但總是和卓賢弟生得極像，這也是緣吧，在下想請王兄到前村酒店小酌，王兄肯賞臉麼？」

卓少華道：「藍兄既然盛情見邀，兄弟却之不恭，只好奉陪了。」

藍允文大喜道：「那就走吧！」兩人並肩而行，不多一回，便已趕抵金村，這裏正好有一間茶館兼賣酒食的小店。

藍允文抬手道：「王兄請先。」卓少華當先跨進店門，藍允文走在後面從袖中丟出一顆石子，舉步跟了進去。

他這顆石子，隨手一丟，就無聲無息的嵌在小店門口左首牆角上，那是一顆圍棋大小，半黑半白的石子，平常人當然不會注意到它的用處了。

兩人剛在一张座頭上落坐，便有店家趨了上來，哈着腰問道：「二位公子要些甚麼？」

藍允文道：「先沏兩盞好茶，有好的酒菜，只管送來。」

店伙連聲應是，問道：「公子爺要喝甚麼酒？」

許瑞仙眼見一元子自找台階走了，看樣子，似乎對這藍衫少年甚為忌憚（外人看來，確是如此），心中却猜不透藍衫少年的來歷，暗想：「如能從他口中探出他的師門淵源，這王阿大的來歷，也可以弄清楚。」

這就舉步朝藍衫少年身邊走去。卓少華因藍衫少年正在運動調息，也一直守在身邊。

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藍衫少年緩緩睜開眼來，吁了口氣，才含笑說道：「愚兄只是受了一些寒冰之困，剛才已把它悉數逼出體外了，賢弟沒事吧？」

他蒼白的臉色，此刻果然很快已恢復過來，紅潤如玉。

卓少華道：「還好，方才和他手掌一接，他手掌比冰還冷，把我手掌凍得隱隱發麻，現在早就沒事了，兄台是……」

藍衫少年一怔道：「賢弟不認得愚兄了，我是藍允文呀！」

卓少華搖搖頭道：「兄台說的一定是卓少華，在下不是卓少華。」

藍允文聽得大奇，問道：「那兄台是什麼人呢？」

卓少華道：「我叫王阿大。」

藍允文一雙眼睛望着卓少華，說道：「這不可能，你明明就是卓賢弟……」

許瑞仙心中暗道：「原來他是卓少華的朋友，不是王阿大的朋友，那就不可能從他口中問出王阿大的來歷了。」

高美雲道：「你明明就是卓大哥咯，方才我看你使的是『捉迷藏』的身法，一點也沒錯。」

卓少華笑了笑，道：「那是在下看姑娘使的時候，記下來的，方才被那老道士逼的急了，才姑且一試。」

高美雲拉着師父的手，急叫道：「他明明就是卓大哥，他怎麼不肯承認呢？」

許瑞仙道：「徒兒，他說不是卓華，也許真的不是了。」

高美雲不依道：「師父，他一定是的，徒兒決不會看錯，他是卓大哥。」

許瑞仙暗暗捏了她一下手臂，一面朝藍允文含笑：「這位藍大俠，大概和卓少華很熟吧？」

藍允文道：「在下和卓少華結義兄弟，二位是……」

許瑞仙含笑：「我是卓少華的五師叔，她是我門下高美雲。」

藍允文拱手道：「原來是許女俠，高姑娘，在下幸會。」

許瑞仙自然知道他不肯說，也就一笑置之，說道：「我們就是出來找卓少華的，他失蹤已有三月之久，剛才遇上這位王少俠，我也只當他就是卓少華……」

卓少華接口道：「在下真的不是卓少華。」

藍允文從他面貌、舉止、口音，已可斷定他必是卓少華無疑，只是他不明白卓少華何以堅不承認？心頭不禁疑念叢生，

許瑞仙拱拱手道：「這位王兄，既然不是卓賢弟，也許真是面貌相同也說不定，許女俠賢師徒那就請吧。」

說到這裏，一面暗以「傳音入密」朝許瑞仙道：「許女俠且請先行，在下想和他同行，也許可以查出一些眉目來，亦未可知。」

許瑞仙想自己既然問不出名堂來，讓他仔細盤問盤問也好。這點點頭道：「藍少俠說得是，美雲，咱們走吧！」

高美雲道：「師父，他一定是卓大哥，他……」

許瑞仙道：「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多得是，據為師看，他確然不是少華了。」拉着高美雲的手，一面朝二人點頭為禮，朝山徑上行去。

高美雲雖被師父拉着走去，却不時的回頭朝卓少華看去，似有些依依難捨。

藍允文看在眼里，心中暗道：「這高姑娘對卓賢弟倒是情有所鍾呢。」

一面走近幾步，一手拉着卓少華在一塊大石上並肩坐下，含笑：「賢弟，方才說的大概不是真話了？」

卓少華道：「我說的都是真話。」

藍允文微笑道：「你明明是卓賢弟，為什麼要說是王阿大呢？」

卓少華急道：「我真的是王阿大。」藍允文臉上現出懇切之色，徐徐說道：「賢弟，你總記得愚兄和你義結金蘭，情同生死，你有什麼困難之處，只管說出來，就算有再大的事，愚兄都可以給你担保，你說給愚兄聽聽，究竟是為了什麼？」

卓少華說道：「我沒有困難，真的沒

藍允文道：「先沏兩盞好茶，有好的酒菜，只管送來。」

店伙連聲應是，問道：「公子爺要喝甚麼酒？」

藍允文道：「先沏兩盞好茶，有好的酒菜，只管送來。」

店伙連聲應是，問道：「公子爺要喝甚麼酒？」

緣奇俠劍仙飛

中篇連載故事

文圖
金童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三和葛仙童從太白雙仙和朱雲的爭奪戰中搶走了，編出一套他前世是和白玉鳳有一段情孽，因觸犯了北海魔尊中了毒害，不能棄救，托世下凡，再受魔劫，因天機不可洩漏，只說出他前世和凌三是師兄弟，葛仙童是他的師叔，他們的師姐和白玉鳳的師姐是師兄弟，他們要為白家的人報仇……李金貴信以為真，不虞有詐，由凌三將他送回玄妙觀，凌三回到圓覺寺，向師父白衣帝君稟報一切，原來圓覺寺雖然荒廢，地下却暗藏一股江湖人物，其目的志在白家的少陽真解的玄功……

各方查真相

小子弄玄虛

獨臂人道：「關於這件事，我曾跟帝君商量過，要找個機會把青冥劍訣還給朱雲，這樣，將來有北崆峒的劍手無極老魔，對本門復出江湖之事，當有不少助力，老二，你認為怎樣？」

凌三恭聲道：「三叔神機妙算，這手一石二鳥之計，實在運用得巧妙之至，不過這交還劍訣之事……」

獨臂人道：「這事老夫已有妥善安排，你目前全神注意李金貴便行了。」

凌三道：「是，弟子太過放肆，尚請三叔原宥……」

白衣人沉聲咳了一下，道：「老二，你離開太遠了，說了半天，還沒把你說的話說清楚。」

凌三眼神一凜，稽首道：「是，弟子知錯了，也許是因為見到帝君龍體康復，太過興奮所致，祈請帝君恕罪。」

白衣人微微領首，道：「嗯，恕你無罪。」

凌三定了定神，道：「李金貴的幻想

力太強，慾望極大，性格捉摸不定，今後恐怕極難加以控制，這是我們要注意的……」稍頓一頓，繼續道：「至於他的身體上的弱點，也就是他的稟賦極佳，根骨太好，又加上出身農家，能夠吃苦，恐怕今後會為長春宮所網羅……」

獨臂人沉吟，道：「嗯，是有這個可能。」

凌三道：「李金貴既是武學的上乘根骨，只要他肯下苦功，可見以後的成就必定不可限量，只要我們的計劃中，如果露出一絲破綻，恐怕他以後會成為本門的大患……」

白衣人兩眼大睜，重重地嘆了一聲，道：「若有這一天，你要負一切的責任，我一定要以本門重刑處治你！」

他的眼神如刀，逼視在凌三的面面上，凌三只覺全身都被一股龐大的氣勢壓力籠罩着，不由從心底昇起一股寒意，幾乎連呼吸都要被逼得為之停頓。

獨臂人見到他這種恐懼的樣子，微微

一笑道：「帝君，不要嚇唬這個孩子，他考慮的沒錯。」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老二，這個計劃是由你三叔策劃的，可說是絕無漏網了，李金貴只不過是個孩子，他既已入我羅網，怎麼還會讓他逃脫？如你所說，本門的計劃會有破綻露出，那必然是因你所造成的，所以你要負全部責任，你說對不對？」

凌三垂首道：「帝君說的極是。」

白衣人道：「你心裏不服？」

凌三道：「弟子心服口服。」

白衣人面色一緩，道：「你只要記住，你的命運與李金貴息息相關，便不會因一時疏忽，露出破綻……」

他深深吸了口氣，繼續道：「只要等到李金貴取得了少陽真解，就算他不想為本門所用，老夫也有法子可以制住他！」

凌三恭聲道：「弟子知道。」

白衣人說了這些話，似乎很累，面上泛起了疲憊之色，閉上了眼睛，揮了揮手，道：「你去吧！」

凌三立了起來，躬身行了一禮，道：「弟子告退！」

獨臂人道：「帝君請安心休息，我來送老二。」

白衣人默然躺在錦榻上，面上毫無表情。

獨臂人對那一直接站在錦榻後，有似木人的錦衣少女比了個手勢，然後偕同凌三走向石門而去。

在這一刻那光景，白衣人的臉色倏然轉為金黃，肌肉也彷彿僵硬如死。

凌三不禁有些駭然，忖道：「師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腳下稍稍一頓，獨臂人已經覺察，拉住他的手，快步走出石室，然後轉身掩上石門。

凌三詫異地問道：「三叔，帝君他老人家……」

獨臂人道：「帝君自當年受到重傷之後，痛定思痛，所以這些年來，將整個時間都用在參悟修羅秘錄之上，不但已將被閉的七條經脈，打通了五條，而且快將練成修羅金甲……」

凌三訝道：「修羅金甲？」

獨臂人道：「不錯，這就跟佛門的金剛不動身法一樣，運起功來，全身刀槍不入，就算是神兵利器也無法刺入。」

凌三哦了一聲。

獨臂人道：「修羅金甲是本門無上神功，就是碰上佛門般若大功力，道家罡氣，或者白家的少陽神功，也可毫無損傷……」話聲稍稍一頓，道：「等你立了這個大功之後，我就請帝君授你心法。」

凌三大喜，躬身說道：「多謝三叔栽培。」

獨臂人道：「你好自為之，等本門復出江湖，統有武林之後，你便是帝君的唯一繼承人了，明白嗎？」

凌三似乎想不到獨臂人會說出這番話來，驚喜交集，都說不出話來。

獨臂人手腕一抖，自袖中取出一顆碧綠的藥丸，交給凌三，道：「帝君的寢宮

內燃的是毒龍香，這是解藥，你等要用酒服下，便可無事。」

凌三知道這毒龍香劇毒無比，吸入肺腑，不出一時三刻，便會全身癱爛而死，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伸出手去，將那顆解藥接了過來，謹慎地揣入懷裏。

獨臂人見他的手在微微顫抖，淡然一笑，道：「你不用害怕，帝君寢宮燃點毒龍香並非針對你而設，一方面是為了練功之需，另一方面……」

話未說完，廣大的石室裏突然響起一串銀鈴聲響。

獨臂人目光一凝，默然聆聽一下，道：「老二，你從玄妙觀回來的時候，有沒有人跟蹤？」

凌三一凜，道：「沒有啊？弟子曾再三查看……」

獨臂人詫異地道：「奇怪，怎麼會有人對一間破廟感興趣起來？而且來的人還不只一批。」

凌三道：「三叔，弟子到監聽室去看……」

獨臂人道：「用不着了，那兒有你的叔負責，不管來人是誰，只要沒發現地室入口的機關，讓他去勘查一下破廟……」說到這兒，他似是想到什麼，頓了一下，道：「好吧，你跟我去看看也好。」

他們兩人步下平台，朝左側行去。大約走了十幾丈遠，便是一座石墩，展現現在面前。

那座石墩上架着一面可以挪動的巨大銅鏡，鏡面却與一般不同，整個凸出來，成弧形的。

凌三的目光自那巨大的銅鏡移開，本能地向稍遠處望去，只見那兒另有一座較高的石台，台上鼎立着一座大獸爐，裏面正燃燒着熊熊的烈火。

跳躍的火光，照在守候獸爐旁負責加添燃料的兩名黑衣壯漢臉上，使他們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威風之極。

因而襯得立在爐後丈許的兩名黑衣大漢，更加的精神不足，彷彿兩具僵屍。

其實那兩個人站立在另一面巨大的銅鏡旁，整個身軀都被銅鏡的陰影所擋住，所以才使人產生這種錯覺。

凌三暗忖道：「么叔不愧有神機天魔活魯班的外號，光憑他設計的這兩面銅鏡，便可看出他的巧思了。」

敢請這兩面銅鏡，一凹一凸，白天利用陽光，可將光線凝聚起來，產生極強的光芒。

一方面由於這座地下宮室深藏地底十數丈，燃燒大火可驅逐濕寒氣，使室內溫度增高，適應居住，另一方面則可藉兩座銅鏡匯聚的強光，控制進入石室的雙目，並且辨明來人的面目身份。

任何敵人闖進石室，驟然遭到強光照射，都會有一陣目眩，視線不明的情形產生。

就在這如同瞶盲的情況下，無論武功是何等高强，受到猝然而至的攻擊，都會措手不及。

因而這兩面銅鏡，可說是很強大的武器，對於保護這地下宮室的核心樞紐地區，發生極大的作用。

一陣軋軋的輕響傳來，凌三心念一轉

收回目光，落在眼前的石墩之上，只見一個頭戴輪巾，手持絹扇的清癯老者，坐在一輛孔明車裏，緩緩的自暗壁中轉了出來。

凌三躬身說道：「弟子趙恨地見過么叔。」

那清癯的老者身穿錦袍，坐在車子裏，自膝以下披着一條毛氈，看不到他的雙腿。

他朝凌三凝目注視一下，道：「老二，你回到了宮裏，怎麼還不把易容藥洗去，我差點認不出你了……」

獨臂人道：「堅石，是我沒叫他卸去易容的。」

孫堅石道：「哦！老二剛回來，還要讓他出去啊？」

獨臂人領首道：「嗯，他這回任務重大，恐怕一年半載之內，都要這副面貌出現！」

孫堅石淡然一笑，說道：「這不是苦了老二了嗎？整日敷着這麼厚厚的一層藥物……」

凌三道：「弟子並不覺得辛苦，其實六叔巧手神技，易容之術天下無雙，弟子面上雖有藥物，却也跟沒有一樣，毫無不適之處。」

孫堅石悽然地一笑，說道：「老二說得不錯，當年若不是靠着巧手天龍鄭君武的易容之術，只怕我們修羅門早就已完蛋的了……」

獨臂人皺了一下眉，道：「堅石，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你還發什麼牢騷？」孫堅石冷哼一聲，掀起蓋在大腿上的

毛氈，但見毛氈下面空空的，敢情他兩條腿自膝部之下，全都被切斷。

他沉聲道：「三哥，你看到沒有？當年若不是你神算天龍自詡神機妙算，我又怎會落得這個樣子？」

獨臂人林煌面上的肌肉抽搐一下，眼中露出怒色，似是要發作。

可是當他看到孫堅石那兩條腿，又忍了下來，輕嘆口氣道：「堅石，你說吧，又有什麼事惹你生氣？」

孫堅石放下手中的毛氈子，道：「三哥，我跟你要四十斤鐵砂，二十斤銅，已經有多少天了？」

林煌苦笑了一下，道：「原來你是爲這件事在生氣，我還以爲……」

孫堅石道：「三哥，我要這些東西，是爲了鑄製假肢，並不是拿來玩的，如果做成功了，對你也有好處的！」

林煌道：「唉！堅石，並不是我不給你，而是最近幾天，事情太忙了……」

孫堅石重重哼了一聲，林煌笑道：「好了，堅石，算我怕你了好不好？明天我就派人去採購你需要的鐵砂，頂多三天就交給你，這總行了吧？」

孫堅石笑道：「這還差不多！」他頓了頓，側首望着凌三，道：「老二，你別笑公叔，要知道，我若不來這一手，你三叔也不會答應我的要求……」

林煌道：「好了，堅石，你見好就收吧，別讓晚輩看了笑話！」

凌三道：「弟子不敢……」

孫堅石道：「你當然不敢，要是敢的話，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

林煌道：「堅石，別再胡扯了，剛才上面傳來了警號，是不是有人在窺探？」

孫堅石道：「沒什麼，是一個道士和個小丫頭在廟裏歇腳……」

「道士？」林煌望了凌三一眼，道：「會不會是玄妙觀裏的道士？」

凌三神色一凜道：「公叔，我們到監聽室去看看。」

孫堅石道：「唉，就算玄妙觀的道士，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何必這樣緊張……」

林煌道：「老二，你不曉得，事情很重要，我們一定要弄清楚，玄妙觀裏的道士爲什麼要到圓覺寺來。」

說着，他向石墩後的密室行去。

孫堅石開動機簧，那輛孔明車便緩緩轉向，跟隨着林煌而去。

凌三緩緩跟在車後，走進了那石墩後的監聽室。

這座監聽室所佔的地方不小，四周石牆是一片黯灰色，一排木台沿牆搭着，無數根黑色的鋼管從屋頂垂下，分成三排彎落，顯得更爲詭異。

而在室內中央，有一張極大的桌子，桌上用沙石土木砌成具體而微小的圓覺寺及周圍的陳設，那些模型做的極爲逼真，顯然是出自巧匠之手。

凌三的目光掠過那張大桌，落在牆邊的木台，只見那兒有四個黑衣大漢正凝神貫注的從窺管裏窺探着，而站立的大桌旁的兩個大漢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木台上的同伴。

「那兩個窺探的人還沒有走嗎？」
那站在桌旁的黑衣大漢恭聲道：「稟報令主，他們還停在廟裏。」
孫堅石又問道：「他們在廟裏想做什麼？」
那黑衣大漢道：「他們好像在搜尋什麼……」
凌三忍耐不住，道：「公叔，讓弟子去看看，是不是玄妙觀裏的人……」
孫堅石領首道：「好，你去……」
他突然見到站在木台左首的一個黑衣大漢作了個手勢，話聲一頓，道：「又有一個白衣女子來了，她蹲在廟頂，向廟內窺探……」
凌三飛身躍上木台，道：「你走開，讓我看看。」
那個黑衣大漢趕忙讓開，凌三湊首過去，從那根黝黑的鋼管望出去，只見半邊圓覺寺都盡入眼底。
淡淡的月色照映下，一個身穿白衣，長髮披洒的女子，正以倒捲珠簾之式，雙足鉤住屋簷，探首自窗子向廟內窺探。
凌三以前也進來過二次，但是始終沒有弄清楚這些窺探管是怎麼做成的，竟然能將遠距地底數十尺的景物，收進眼底，如同咫尺之遙。
此時若是在白天，恐怕那個白衣女子的每一根髮絲，他都能夠數得出來，縱是如此，他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背上揹的是一柄黑綠色的短劍，以及劍上飄拂的劍穗……
凌三正在凝神貫注之際，耳邊響起林煌的聲音，道：「老二，看清楚是誰沒

有？」

凌三搖頭道：「你從這兒看過去，只看到她的背影，看不見臉……」

林煌叱道：「笨蛋，你不會換一根窺管去看看？」

凌三一楞，孫堅石道：「三哥，你又發神經了，罵孩子做什麼？」

林煌道：「唉，老二，你不明白，這個……」

孫堅石揮了揮手，道：「老么，你別聽你三叔的，瞎就是左邊第三根窺管，可以看到廟裏……」

凌三尷尬地道：「三叔，我……」

林煌皺眉道：「少說廢話了，按照孫堅石的吩咐，走到第三根窺管之前，可將整個大雄寶殿的景物，盡收眼底。」

凌三首先看到的是一堆熊熊的烈火，然後才看到坐在火堆旁的兩個人。

跳躍的火光，是如此的明亮，是以凌三很清晰地便可看到那兩個人的面目。

他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呼，道：「真的是他們！」

林煌問道：「誰？是誰？」

凌三道：「是劉翠娥和玄法道人！」

他有些不解地道：「他們到這兒幹什麼？」

凌三覺得冤枉道：「弟子發誓沒有人跟踪……」

林煌叱道：「你還要跟我強辯？」

他的目光一凝，道：「老二，會不會是那小子招出來了？」

凌三搖頭道：「這不可能的，弟子敢以生命保證，李金貴不會招認什麼。」

林煌冷冷地望了他一眼，道：「你以爲你弄砸了這件事，還能夠活着？」

凌三想起本門對待弟子的嚴厲手段，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林煌湊首在窺管裏，望了一下，道：「唉！可惜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不然就可以弄清楚他們爲何而來。」

孫堅石見到凌三默然肅立一旁，緩緩御車過去，伸手拍了拍凌三的肩膀道：「老二，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出來，讓我聽聽，或許公叔我有法子可以幫你……」

林煌又湊首從窺管裏望出去，只見玄法和劉翠娥兩人嘴唇不住的動着，却聽不到聲音，不由頓足道：「老么，你做的這個什麼窺管，簡直是太差勁了，光只看到人，連聲音都聽不到！」

孫堅石雙眉一揚，目中射出炯炯神光，沉聲道：「什麼，我做的窺管差勁？」

他伸手指着林煌，怒道：「姓林的，我看你才是個大草包，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兒深處地底，距離地面三十多呎，我憑着明亮折光之理，做成這些窺管，能將地面的事物，傳到底底，其間的困難有多大嗎？你還不滿足，想聽到聲音，他媽的，我讓你成了千里眼，你還想做順風耳，你……你太豈有此理了！」

林煌話一出口，便知道不對，因爲他明白孫堅石一向以自己的巧手技藝自傲，的確，這座地下宮闕的許多精巧設施，都是出於孫堅石的設計。

而這些精巧奇怪的工具，若是放諸江湖，確實是使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所以當孫堅石被他這句話觸怒時，林煌是吭都沒吭一下，唯恐會使得孫堅石更加震怒，是以神色一直自若，沒有露出生氣之態。

孫堅石罵了一會，見到林煌木然立在面前，竟然沒有絲毫反應，微微一楞，話聲停了下來。

林煌淡然一笑，道：「堅石，你罵完了吧？」

孫堅石道：「我……」

林煌道：「方才才是爲兄的不對，唔，我向你道歉，總行了吧？」

孫堅石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訕訕地道：「三哥，我……或許是在這鬼地方呆久了，脾氣難以抑制，其實我不該……」

林煌揮了一下手，道：「好了，我們倆個都不對，看來我們都該到半半園去過些日子……」

話聲稍頓，輕嘆口氣，道：「唉！只可惜眼下正是重要關頭，我是無論如何都能離開這兒，爲了本門的復興，看來是非把這幾根老骨頭丟進去不可了。」

他這句話說得極有感情，孫堅石臉肉抽動一下，道：「三哥！」

林煌伸手輕輕的在他的肩上拍了兩下，道：「我們是共生死的老兄弟了，還有什麼芥蒂不成？堅石，你明天就到半半園去休息個十天半個月，這段日子就讓老六守在這兒。」

孫堅石默然領首。

林煌轉身道：「老二，你再看看，那

個藏身廟頂的白衣女是誰？」

凌三應了聲，那立在最左側的一個黑衣大漢道：「二劍主，你到這兒來，便可以看到那個女子的面孔了。」

凌三走了過去，凝目自窺管裏望出去，只見從這個角度正好看到大雄寶殿右側的破窗，以及倒掛在窗外的一張素淨的面龐。

林煌聽到凌三嘴裏發出「啊」地一聲驚呼，忙問道：「老二，是誰？」

凌三道：「三叔，是白鳳凰。」

林煌也吃了一驚，道：「你說是白家大院的白鳳凰？」

凌三領首道：「弟子曾經見過她一次，不會錯的。」

林煌略一沉吟，道：「她到這兒來幹什麼？難道……」乾咳一聲，道：「堅石，我本來決定要跟老二一起到上面去聽聽那太白雙妖和玄法說些什麼，如今既然白鳳凰在上面，看來是不能上去了，她已經得到白老鬼的真傳，玄功超羣，一個不好，就會被她發現，反倒不妙，所以只有拜託你想個法子。」

孫堅石道：「我有什麼法子？當初我曾用絲線繫連竹筒傳聲之法，想將地面的聲音傳下來，却因爲距離太遠了，一直沒有成功……」

林煌嘆了口氣道：「唉！看來我們今天是沒有辦法弄清楚太白雙妖和玄法老道的來意了……」

他雙眉一皺，道：「嗯，老二，你立刻傳出訊息，命令坤字三號儘快弄清楚李金貴是否將遇見你的那些事招認出來，如

麼？」

林煌冷哼一聲，道：「你還要問？一定是你露出了什麼痕跡，讓他們跟踪到圓覺寺來……」

凌三覺得冤枉道：「弟子發誓沒有人跟踪……」

林煌叱道：「你還要跟我強辯？」

他的目光一凝，道：「老二，會不會是那小子招出來了？」

果他被懷疑，那麼……」

凌三心頭一跳，道：「三叔……」

林煌微微一笑，道：「你不用緊張，李金貴是我們用來進入白家的鑰匙，無論如何都不會傷害他的……」

孫堅石突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三哥，那李金貴的對本門如此重要嗎？」

林煌頓首道：「恩！重要得不得了，如果他受到了傷害，本門很可能要晚五年到十年才能重出江湖。」

孫堅石驚愕地哦了一聲。

林煌說道：「所以我一定弄清楚玄妙觀是不是已經開始懷疑他！好儘快決定對策……」

孫堅石道：「三哥，我想到了！一個法子！可以看到太白雙妖說些什麼話……」

林煌忙問道：「什麼法子，你快……」

「微微一楞，又問道：『堅石，你是說看到？』」

孫堅石點頭道：「恩！不錯，是看到他們說話。」

凌三忍耐不住，從旁問道：「公叔，你快說，這到底怎麼回事，小侄真弄糊塗了。」

孫堅石道：「事情是這樣，我們這兒有一個黑衣弟子叫羅三思的，他以前跟過幾個雜耍跑江湖賣藝，學會了好些雜技，我記得其中有一項是能夠看人的嘴唇動作而明白在說些什麼……」

林煌道：「哦！有這種人材，堅石，你還不趕快去把他找來？」

孫堅石喚過了一個黑衣大漢，交待了幾句話，那個大漢匆匆走出監聽室去。

林煌道：「唉！堅石，你真是糊塗，放着這種人在外面做雜務，不曉得讓他留在監聽室裏，真是……」

孫堅石皺皺眉，道：「三哥，你又來了？」

林煌道：「本來就是嘛，那羅三思如果早在這裏，我們豈不是早就明白太白雙妖和玄法說些什麼了？」

孫堅石道：「三哥，你曉不曉得南七北六，這一十三省，有多少種方言？告訴你，最少也有幾百種，那羅三思雖然會讀唇之術，却也只得懂十幾種方言，並且還不是全部能懂，所以……」

說話之間，那授命出去的黑衣大漢領着一個瘦削黝黑中年漢子走進來。

孫堅石道：「羅三思，你不用害怕，三令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辦，做好了有重賞！」

羅三思一臉的忐忑之色，聽到孫堅石的話，恭聲道：「小的聽令主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孫堅石笑道：「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只要你用心去看，我想這件事對你來說，並不困難……」

林煌打斷他的話，道：「羅三思，九令主說你會讀唇之術，對不對？」

羅三思頓聲道：「小的以前跑江湖的時候，跟人學了一點……」

林煌揮了揮手，道：「好，你快到那邊去，啞，就是這根鐵管，那兒有一個老道和一個女子，你看看他們在說些什麼說話？」

羅三思深吸一口氣，壓抑住緊張的心

情，快步走到一根鐵管之前。

林煌道：「我們用個簡單的方法，嗯，若是那道士說話，你就舉左手，換了那個女子就舉右手，懂了嗎？」

羅三思頓首道：「是，小的懂了。」

林煌道：「快啊！別耽誤時間了。」

羅三思湊首窺管，立刻舉起右手，道：「我真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這個破廟連個鬼都沒有，阿貴怎麼會提到這兒？」

凌三啊了一聲，道：「三叔……」

林煌搖了搖頭，道：「別說話，聽下去。」

羅三思接着舉起左手，道：「的確是很奇怪，這座圓覺寺已經荒廢了許久，不可能有人藏匿在裏面……可是……大師兄的攝心術從來都沒有出過……」

他喘了口氣，又舉起右手，道：「所以這就透着奇怪了，阿貴在被催眠之下，不可能會說假話，怎麼說起前生之事？又會提到了無相神尼，北海魔尊這些前輩異人……」

羅三思頓了頓，放下右手，轉過頭來道：「三令主，那個女子把臉轉過去，小的看不到她的嘴……」

林煌叱道：「別廢話了，你能看到多少，就說多少，別分神。」

羅三思打了個顫，急忙又凝神注視鐵管。

這時室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注在羅三思的身上，使得他更加緊張，就這一會光景，已是滿頭大汗。可是他擦都不敢擦一下……

思舉起了左手，說道：「這件事的確太奇怪了，據大師兄說，攝心術太過深奧，有時……」

羅三思的嘴唇動了動，沒有發出聲音，稍稍一頓之後，又繼續道：「也許就這樣把阿貴的生前記憶……過來，不然他一個鄉下孩子，怎麼曉得那些武林中久已無……的異人……」

說到這裏，他又迅速的舉起右手，道：「我可不相信這種事……可是……他身上中的冷煞手又怎會有人加以……」

羅三思急喘了兩口氣，繼續道：「依我的看法，顯然是那小子遇到了一個路過的武林高手，救了他……之後，又跟他提起無相神尼，極樂真人這些異人……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林煌冷笑了一下，道：「老二，這太白雙妖果然不簡單，竟能……」

羅三思放下了右手，迅速地舉起左手，說道：「二姑娘，你的推斷固然有些理由，但是貧道不敢苟同，須知阿貴骨根極佳，若是有武林高手看到他，怎會棄之不顧呢？」

羅三思擦了一擦面上的汗，舉起右手，道：「所以我奇怪的就是這一點……唉！我看，還是別在這兒耗了下去，先回觀去吧……」

他的話聲一頓，又舉起了左手，道：「二姑娘，妳再多等半天，看看太虛師叔下午能不能趕到，他老人家煉有獨門丹藥，再配合大師兄的攝心術，一定可以弄清楚阿貴這段時間遇到了誰，有些什麼遭遇了……」

林煌見羅三思放下了左手，久久沒有作聲，忍不住問道：「羅三思，那個女的說些什麼？」

羅三思道：「稟告令主，那個女的把臉轉過去，小的看不見……」

凌三焦灼地道：「三叔，情況有些不妙……」

林煌皺起了雙眉，領首說道：「恩，事情是有些棘手，那太虛老道精通茅山邪法……」

羅三思啊了一聲，道：「稟告令主，他們倆個走了！」

林煌一步搶前，推開羅三思，凝目往窺管望去，果然發現這兩句話的光景，廟中人影杳然，那劉翠娥和玄法已經離開大雄寶殿。

他換過一根窺管，也沒看到白金鳳的蹤影，顯然她也在這時飛身離開。

孫堅石問道：「三哥，他們三個都走了？」

林煌點了點頭，對那些肅立一旁的黑衣大漢道：「你們各守各的崗位，密切注意上面的動靜。」

他略一沉吟，道：「堅石，我看這兩天一定會還有人到圓覺寺來窺探，玄妙觀裏的人，我倒不怕，我擔心的是白家大姑娘……」

孫堅石冷笑道：「白家的武功雖是玄門正宗，但是我設計的土木機關，六哥親自動手佈置的，諒他白家人也無人能識破奧秘……」

林煌道：「堅石，千萬不可太自滿了，眼下不是我們跟白家攤牌決戰的時機，

他略一沉吟，道：「太虛老道是當年

我們決不能將此處的機密洩漏出去，以致影響大局，知道嗎？」

孫堅石嘆了口氣，道：「唉！我真是等不及了，我……」

果他被懷疑，那麼……」

凌三心頭一跳，道：「三叔……」

林煌微微一笑，道：「你不用緊張，李金貴是我們用來進入白家的鑰匙，無論如何都不會傷害他的……」

孫堅石突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三哥，那李金貴的對本門如此重要嗎？」

林煌頓首道：「恩！重要得不得了，如果他受到了傷害，本門很可能要晚五年到十年才能重出江湖。」

孫堅石驚愕地哦了一聲。

林煌說道：「所以我一定弄清楚玄妙觀是不是已經開始懷疑他！好儘快決定對策……」

孫堅石道：「三哥，我想到了！一個法子！可以看到太白雙妖說些什麼話……」

林煌忙問道：「什麼法子，你快……」

「微微一楞，又問道：『堅石，你是說看到？』」

孫堅石點頭道：「恩！不錯，是看到他們說話。」

凌三忍耐不住，從旁問道：「公叔，你快說，這到底怎麼回事，小侄真弄糊塗了。」

孫堅石道：「事情是這樣，我們這兒有一個黑衣弟子叫羅三思的，他以前跟過幾個雜耍跑江湖賣藝，學會了好些雜技，我記得其中有一項是能夠看人的嘴唇動作而明白在說些什麼……」

林煌道：「哦！有這種人材，堅石，你還不趕快去把他找來？」

孫堅石喚過了一個黑衣大漢，交待了幾句話，那個大漢匆匆走出監聽室去。

林煌道：「唉！堅石，你真是糊塗，放着這種人在外面做雜務，不曉得讓他留在監聽室裏，真是……」

孫堅石皺皺眉，道：「三哥，你又來了？」

林煌道：「本來就是嘛，那羅三思如果早在這裏，我們豈不是早就明白太白雙妖和玄法說些什麼了？」

孫堅石道：「三哥，你曉不曉得南七北六，這一十三省，有多少種方言？告訴你，最少也有幾百種，那羅三思雖然會讀唇之術，却也只得懂十幾種方言，並且還不是全部能懂，所以……」

說話之間，那授命出去的黑衣大漢領着一個瘦削黝黑中年漢子走進來。

孫堅石道：「羅三思，你不用害怕，三令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辦，做好了有重賞！」

羅三思一臉的忐忑之色，聽到孫堅石的話，恭聲道：「小的聽令主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孫堅石笑道：「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只要你用心去看，我想這件事對你來說，並不困難……」

林煌打斷他的話，道：「羅三思，九令主說你會讀唇之術，對不對？」

羅三思頓聲道：「小的以前跑江湖的時候，跟人學了一點……」

林煌揮了揮手，道：「好，你快到那邊去，啞，就是這根鐵管，那兒有一個老道和一個女子，你看看他們在說些什麼說話？」

羅三思深吸一口氣，壓抑住緊張的心

情，快步走到一根鐵管之前。

林煌道：「我們用個簡單的方法，嗯，若是那道士說話，你就舉左手，換了那個女子就舉右手，懂了嗎？」

羅三思頓首道：「是，小的懂了。」

林煌道：「快啊！別耽誤時間了。」

羅三思湊首窺管，立刻舉起右手，道：「我真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這個破廟連個鬼都沒有，阿貴怎麼會提到這兒？」

凌三啊了一聲，道：「三叔……」

林煌搖了搖頭，道：「別說話，聽下去。」

羅三思接着舉起左手，道：「的確是很奇怪，這座圓覺寺已經荒廢了許久，不可能有人藏匿在裏面……可是……大師兄的攝心術從來都沒有出過……」

他喘了口氣，又舉起右手，道：「所以這就透着奇怪了，阿貴在被催眠之下，不可能會說假話，怎麼說起前生之事？又會提到了無相神尼，北海魔尊這些前輩異人……」

羅三思頓了頓，放下右手，轉過頭來道：「三令主，那個女子把臉轉過去，小的看不到她的嘴……」

林煌叱道：「別廢話了，你能看到多少，就說多少，別分神。」

羅三思打了個顫，急忙又凝神注視鐵管。

這時室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注在羅三思的身上，使得他更加緊張，就這一會光景，已是滿頭大汗。可是他擦都不敢擦一下……

思舉起了左手，說道：「這件事的確太奇怪了，據大師兄說，攝心術太過深奧，有時……」

羅三思的嘴唇動了動，沒有發出聲音，稍稍一頓之後，又繼續道：「也許就這樣把阿貴的生前記憶……過來，不然他一個鄉下孩子，怎麼曉得那些武林中久已無……的異人……」

說到這裏，他又迅速的舉起右手，道：「我可不相信這種事……可是……他身上中的冷煞手又怎會有人加以……」

羅三思急喘了兩口氣，繼續道：「依我的看法，顯然是那小子遇到了一個路過的武林高手，救了他……之後，又跟他提起無相神尼，極樂真人這些異人……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林煌冷笑了一下，道：「老二，這太白雙妖果然不簡單，竟能……」

羅三思放下了右手，迅速地舉起左手，說道：「二姑娘，妳的多等半天，看看太虛師叔下午能不能趕到，他老人家煉有獨門丹藥，再配合大師兄的攝心術，一定可以弄清楚阿貴這段時間遇到了誰，有些什麼遭遇了……」

林煌見羅三思放下了左手，久久沒有作聲，忍不住問道：「羅三思，那個女的說些什麼？」

羅三思道：「稟告令主，那個女的把臉轉過去，小的看不見……」

凌三焦灼地道：「三叔，情況有些不妙……」

林煌皺起了雙眉，領首說道：「恩，事情是有些棘手，那太虛老道精通茅山邪法……」

羅三思啊了一聲，道：「稟告令主，他們倆個走了！」

林煌一步搶前，推開羅三思，凝目往窺管望去，果然發現這兩句話的光景，廟中人影杳然，那劉翠娥和玄法已經離開大雄寶殿。

他換過一根窺管，也沒看到白金鳳的蹤影，顯然她也在這時飛身離開。

孫堅石問道：「三哥，他們三個都走了？」

林煌點了點頭，對那些肅立一旁的黑衣大漢道：「你們各守各的崗位，密切注意上面的動靜。」

他略一沉吟，道：「堅石，我看這兩天一定會還有人到圓覺寺來窺探，玄妙觀裏的人，我倒不怕，我擔心的是白家大姑娘……」

孫堅石冷笑道：「白家的武功雖是玄門正宗，但是我設計的土木機關，六哥親自動手佈置的，諒他白家人也無人能識破奧秘……」

林煌道：「堅石，千萬不可太自滿了，眼下不是我們跟白家攤牌決戰的時機，

他略一沉吟，道：「太虛老道是當年

我們決不能將此處的機密洩漏出去，以致影響大局，知道嗎？」

孫堅石嘆了口氣，道：「唉！我真是等不及了，我……」

孫堅石道：「三叔，那該怎麼辦呢？」

林煌道：「我剛才一直在想，看看有沒有法子能使李金貴經過這一次考驗，結果想到了三個方法。」

凌三也一直在思考，却始終想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夠使李金貴在雙重試煉之下，仍然守口如瓶，不洩漏所經歷之事。

如今他聽到林煌一說出來，却有三個法子之多，不禁哦了一聲，道：「三叔，什麼法子？」

林煌道：「第一個辦法是找到當年南海無相神尼所煉的清心却魔丹，讓李金貴服下，便可保持神智清明。不過這個辦法雖好，却等於沒有，因為無相神尼如今在那裏，找都找不到，又到那裏去找清心却魔丹？」

令，一個時辰後，你帶着修羅令到玄妙觀去找李金貴，交給他佩在胸口，並且教他應對之詞，等到他過了這一關後，立刻取回修羅令……」

凌三想到這次責任之重大，不禁身上暗暗冒汗，顫聲道：「三叔，我……」

林煌道：「你放心吧，我會命老五隨後支援你，如有必要，我會請你六叔走一趟。」

凌三抱拳道：「多謝三叔。」

林煌揮揮手道：「你去吧！」

凌三轉身大步，迅速地走了出去。林煌抬頭望着那兩面巨大的銅鏡，付道：「想那李金貴乃是一個農家子弟，我却把本門整個前途，一切希望都投注在他身上，此事若是放在三個月前，只怕是想都想不到，就是此刻，若是說將出去，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

他喃喃自語道：「不知道李金貴曉不曉得，他竟然無意中成為未來武林情勢變化的關鍵？」

× × ×

李金貴仰臥在一張床上，睜大着眼睛，望着帳頂。

他的眼中儘是茫然之色，目光有些呆滯。腦海中一片紊亂，又彷彿似是一片空虛。

因為這一天一晚遭遇的事，使得他整個神智都有些混淆。

然而最鮮明的印象，却是白玉鳳那張宜順宜喜的秀麗，以及一笑之下，露現在粉頰的兩個深深的梨渦……

隨着白玉鳳的情影浮現眼前，他的心底立刻便湧現一股辛酸苦澀的滋味。

因為他想到他已跟白玉鳳分手道別，最忙也要在一年之後，才能看到她。

這段悠長的歲月，使他一想起來，禁不住痛苦難禁。

他的嘴裏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喃喃道：「鳳妹，鳳妹……」

他覺得眼前一陣模糊，淚水盈眶，很快地便順着兩邊面頰流了下來。

像他這種初歷情場的孩子，乍嚐情滋味，便因環境所逼，驟而別離，最是難忍相思之苦。

兩行情淚滑落面頰，有種酥癢的感覺，却使得他心底的痛楚減輕不少。

因此他就像那樣仰臥着，任由潺潺清淚流出，似是要把滿懷的鬱悶痛苦，一齊隨着淚水流了出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在一種渾渾噩噩，似睡非醒的情況下，突然聽到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霞姊，阿霞醒了沒有？」

「我不曉得啊，剛剛我來過一趟，他還沒有醒過來。」

李金貴微微一楞，這才記起自己是處身在玄妙觀裏的一間精舍內。

他慌忙拭去面上的淚痕，轉過身軀，面向床裏，拉起棉被，連頭帶臉的蓋了起來。

這是一種下意识的逃避行為，他想把自己藏匿起來，不被別人發現。

因為他在這一刹那，已經記起了這段時間內經歷的事，唯恐他在被玄真道長催眠之後，說出了什麼，因而會引起玄妙觀對他有所行動。

雖說這次秘會在其圓滿的情形下結束，他們獲得了很滿意的結果，但是太白雙妖和朱雲為了爭奪李金貴之事，却是美中不足……

如今，隨着李金貴的神秘失踪，又神秘返回，使得玄法和玄月兩人本能地懷疑到李金貴。

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之進入玄妙觀，到底是不是受人指使而來。

也就是說，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的來歷不可。

而太白雙妖則於李金貴要被帶往長春宮之前，更非要在之前明白他的底細不可。

廚房裏的那些人，有的是為他到太白雙妖青睞而興奮，有的則是取笑他，還有妒忌他的人，則風言風語的諷刺他。

一時之間，眾人七嘴八舌，攪得他頭都昏了。

沒有多久，他便被帶到了觀中密室，這一下可更不得了，不但玄妙觀裏的重要人物在場，而且還有好幾個參與這個秘會的怪人。

當然，其中包括太白雙妖。

由於太白雙妖和來自北崆峒的朱雲，為了爭奪李金貴，發生了一次爭鬥，所以李金貴成了傳奇人物，每一個在場的人物，都以一種奇異的目光看他。

這使他心中忐忑難安，幾乎想要逃離開去……

門扉呀地一聲，被推了開來，李金貴聽到一個帶着甜膩的聲音，說道：「二妹，你們到圓覺寺裏去，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現？」

李金貴知道這是鄭霞在說話，在太白雙妖中，他對鄭霞的印象，要比劉翠娥要好得多。

這不僅是鄭霞看起來比劉翠娥首先「看上」他，要將他帶到長春宮去，這使他無法跟白玉鳳在一起……

比起這一點來，劉翠娥用冷熱手暗算他，逼他在一定的時辰內，返回玄妙觀的事，對他來說，就不重要了。

因為他的感覺裏，他並沒有受到冷熱手的傷害，而劉翠娥的最大罪孽，在於使得他跟心愛的小鳳兒分開……

然而，他卻不知道，他能夠安然回到玄妙觀，沒有受到劉翠娥的冷熱手之害，在玄妙觀裏引起了多大的震撼。

太白雙妖出身無極老魔門下，一身功夫專走陰寒路子，真力發出，寒冷逾冰，人畜當之，立刻凍僵。

雖說劉翠娥並沒有存心要殺死李金貴，她之施出冷熱手，只是逼李金貴在限時之內，返回玄妙觀的一種手段而已。

但是，她以一縷冷熱手真力注入李金貴的經脈之中，便是下了她太白一門的禁制。

若是李金貴在日落之前回觀，她就會將那縷冷熱之氣收回，否則，李金貴將會凍僵。

白眉怪隻朱雲便是因為要解救李金貴身上所中的冷熱手，才拉着玄法道人趕去找尋的。

結果，他們找到了位於野外的李金貴，朱雲向玄法要了一顆離火丹，給李金貴服了下去。

也就在那個時候，太白雙妖趕到，雙方發生衝突，終於朱雲敗離逃去……

太白雙妖擊敗朱雲之後，便發現李金貴失踪。

當時，他們和玄法道人曾四處搜索了一下，結果卻沒有找到李金貴，所以她們誤以為是朱雲另外找人將他帶走。

劉翠娥當時曾冷笑對玄法說，李金貴已經中了她的冷熱手，就算朱雲帶走，也無法活命。

李金貴一想到這裏，不由得心裏一陣緊張，暗忖道：「這個怎麼辦呢？他們只要到南陽府去查一查，便明白我的話是假的了。」

意念一動，他又想到了不久前在密室裏，面對大觀主玄真道長的情景。

他記得玄真道長是個身軀高大，濃眉深目，黑鬚拂胸的中年道人，然而留在他印象裏最深刻的還是玄真道人那雙明如朗星的眼睛。

那種怪異而又詭奇的眼神，有那股攝人的力量，使得李金貴在一見之下，便為之提心吊胆。

玄真道人沉肅而帶有磁力的話聲，彷彿仍然停留在李金貴的耳邊：「孩子，你經過了一夜的辛勞，太累了，你睡吧！」

「你的眼睛支持不住了，快閉起來，快點睡覺……」

李金貴記得當時很快便覺得困倦，就那麼睡着了。

以後的事，他完全不記得了，直到此刻，他從一個綺夢中醒來……

這許多意念，在他的腦海裏，如同電光石火般一閃而過。

他聽到劉翠娥道：「沒有，我跟玄法道長在圓覺寺裏裏外外搜索了兩次，什麼都沒看見，那座破廟已經荒廢了好多年，除了蜘蛛網之外，就是灰塵，還找到什麼？」

李金貴心裏一跳，只聽得鄭霞問道：「難道廟裏面連一個脚印都沒找到嗎？」

劉翠娥道：「沒有，那個破殿裏，到處都是灰塵，看來最少也有一年，沒有人……」

李金貴想到這裏，不由得心裏一陣緊張，暗忖道：「這個怎麼辦呢？他們只要到南陽府去查一查，便明白我的話是假的了。」

意念一動，他又想到了不久前在密室裏，面對大觀主玄真道長的情景。

他記得玄真道長是個身軀高大，濃眉深目，黑鬚拂胸的中年道人，然而留在他印象裏最深刻的還是玄真道人那雙明如朗星的眼睛。

那種怪異而又詭奇的眼神，有那股攝人的力量，使得李金貴在一見之下，便為之提心吊胆。

玄真道人沉肅而帶有磁力的話聲，彷彿仍然停留在李金貴的耳邊：「孩子，你經過了一夜的辛勞，太累了，你睡吧！」

「你的眼睛支持不住了，快閉起來，快點睡覺……」

李金貴記得當時很快便覺得困倦，就那麼睡着了。

以後的事，他完全不記得了，直到此刻，他從一個綺夢中醒來……

這許多意念，在他的腦海裏，如同電光石火般一閃而過。

他聽到劉翠娥道：「沒有，我跟玄法道長在圓覺寺裏裏外外搜索了兩次，什麼都沒看見，那座破廟已經荒廢了好多年，除了蜘蛛網之外，就是灰塵，還找到什麼？」

李金貴心裏一跳，只聽得鄭霞問道：「難道廟裏面連一個脚印都沒找到嗎？」

玄法為了不使太白雙妖產生誤會，便很坦白的將取出離火丹給李金貴服下之事告訴劉翠娥。

劉翠娥當時極為震怒，但是一問到李金貴的情形，再一推算時間，便知道李金貴在服下離火丹之前，體內的冷熱真氣已經被清除殆盡了。

因為按照她的推算，李金貴在朱雲趕到之時，該已經全身凍僵，早就斷氣了。

由此，她就產生了一個極大的疑問。

那便是，到底是誰能在朱雲趕到之前，解除了她的冷熱手？

太白雙妖隨同玄法回觀時，曾表示等到返回長春宮之後，一定要稟明無極老魔和長春夫人，找上崆峒去，揪出朱雲，逼他交出李金貴……

為此，玄法和玄月兩人還勸了許久，希望太白雙妖不要傷了同盟的和氣……

然而隨着李金貴的回來，又使得太白雙妖產生了另外一個疑問，那便是李金貴被誰救走了？

連玄法和玄月兩人也都對李金貴這段從日落到天明的時間內，所經歷的事，產生極大的興趣與疑惑。

李金貴在玄妙觀裏，只不過是一個倒茶的小廝而已，以往是從未受人重視。從這次太白雙妖跟白眉怪隻朱雲爭奪之後，他便頓時成了一個傳奇人物。

玄法和玄月並不是要將李金貴留下，他們知道，那樣會與太白雙妖發生衝突。他們感到重要的是，這段期間，正是他們奉命邀請三山五嶽各路奇人，商討機密要事的會期。

李金貴則將凌三所交待的話回答，一切都用不知道來搪塞。

經過半個月時辰的審問後，玄月首先被觸怒，準備對李金貴用刑。

還是玄法對李金貴頗有好感，一方面吩咐人去請大觀主玄真來，一方面則當着李金貴的面，派人去將他的老奶奶請來觀裏……

雖說這次秘會在其圓滿的情形下結束，他們獲得了很滿意的結果，但是太白雙妖和朱雲為了爭奪李金貴之事，却是美中不足……

如今，隨着李金貴的神秘失踪，又神秘返回，使得玄法和玄月兩人本能地懷疑到李金貴。

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之進入玄妙觀，到底是不是受人指使而來。

也就是說，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的來歷不可。

而太白雙妖則於李金貴要被帶往長春宮之前，更非要在之前明白他的底細不可。

所以李金貴被帶入密室之後，所接受的盤問，反來覆去的便是這幾個問題。

「你叫什麼名字？」

「你住在那裏？」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你為什麼進入玄妙觀來？」

這幾個問題，李金貴都是照白玉鳳所交待的回答。

而太白雙妖所問的問題，則是集中在李金貴離開玄妙觀之後的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

李金貴則將凌三所交待的話回答，一切都用不知道來搪塞。

經過半個月時辰的審問後，玄月首先被觸怒，準備對李金貴用刑。

還是玄法對李金貴頗有好感，一方面吩咐人去請大觀主玄真來，一方面則當着李金貴的面，派人去將他的老奶奶請來觀裏……

不怕。」

鄭霞問道：「二妹，妳現在要怎麼辦呢？」

劉翠娥道：「什麼怎麼辦？」

鄭霞說：「我是說，我們已經開完了會，應該早些回到宮裏去覆命，現在爲這個阿貴留在這兒，妳到底是決定帶他走呢，還是把他交給玄妙觀？」

劉翠娥沒有說話，似乎在思考。

李金貴凝神聆聽她們說話，一時都忘了自己全身緊裹着錦被，已悶得滿身是大汗。

突然，他覺得身上一涼，錦被已被人拉開了。

他駭了一跳，不敢動彈，隨着一股馥郁的芳香撲上鼻來，他感覺到面頰上有一股呼出的熱氣。

李金貴心弦拉得更緊，唯恐太白雙妖發現自己已經醒來，連呼吸都幾乎爲之停頓。

他聽到鄭霞道：「我聽到玄真道長說過，接受他的懺心術控制之人，若沒他的吩咐，最少要睡五個時辰，才能醒過來，阿貴連一點武功都不懂，恐怕要七個時辰後，才能醒得來……」

劉翠娥道：「唉！妳看他悶得一頭的汗……」

李金貴只覺面上一涼，有人用手絹替他拭汗。

憑良心說，劉翠娥是長得極俏麗，一張白嫩的瓜子臉上，一個小巧的櫻唇，襯着玲瓏的瓊鼻，便已很好看了，尤其她有兩泓有如秋水般的大眼睛，水汪汪的，配

着長長的睫毛，彎彎的柳眉，真有股說不出的韻味與風采。

李金貴在端茶送水的時候，便會爲她那黑亮黑亮的眼睛心跳過。

那烏溜溜的眼珠裏，似乎蘊含着無限的魅力，能夠勾魂攝魄……

雖然李金貴心裏對劉翠娥有些憤恨，怪他插手，致使他與白玉鳳分手。

可是，李金貴到底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當劉翠娥伸出玉手替他擦拭面上汗水的時候，他的心裏仍然不禁爲之怦然而動。

尤其是當她彎下腰，搬弄他的身軀時，她的臉孔距離他很近，李金貴很清楚地嗅到了她呼出的氣息，更是很自然的感覺到她的酥胸碰觸到自己的肩膀……

他長到現在，除了白玉鳳之外，還沒有跟其他一個年輕的女子如此接近過，因此這一剎，他全身如同觸電似的女子如此接近過，因此這一剎，他全身如同觸電似的抖了一下。

「噢！」劉翠娥感覺到他身上的一陣顫抖，發出一聲驚詫的呼聲。

鄭霞道：「什麼事啊？」

劉翠娥道：「阿貴好像醒了。」

鄭霞道：「不可能吧！」

劉翠娥低聲喚道：「阿貴，阿貴，你醒醒，我有話跟妳說！」

李金貴嘴裏故意發出一陣含糊不清的囁語。

劉翠娥又繼續道：「阿貴，阿貴！你醒醒。」

李金貴道：「奶奶，奶奶，我……奶

奶……」

他急驟地喘了兩口氣，含糊地喊道：「圓覺寺……朱老前輩……我不要去……」

然後，他又閉上了嘴，調勻了呼吸，假裝睡着了。

他的眼睛始終不敢睜開來，但是，在他的感覺裏，他依然可以很清楚地覺察到，劉翠娥正凝目注視着他。

鄭霞道：「我跟妳說，他不會醒的，除非玄真道長命令他醒過來，不然……」

劉翠娥輕輕嘆口氣，伸出右手，輕輕的撫平李金貴皺起的雙眉，柔聲道：「這孩子也真是可憐，說夢話都忘不了他的奶奶，看來我不應該把他帶走……」

鄭霞道：「對，我看妳還是把阿貴留在這兒吧。」

劉翠娥道：「不，我要把他帶回長春宮去，讓他成爲本門弟子……」

鄭霞道：「爲什麼呢？」

劉翠娥說道：「大姊，妳想想看，他若是在這兒，一輩子也不能夠出人頭地，永遠都伺候人家，終其一生，只能夠庸庸碌碌的活着，假使他入了本門，以他的稟賦，一定會有一番成就，豈不是比起他守着他的老奶奶，做一輩子的俗子要強得多麼？」

鄭霞笑道：「小娥？妳少扯了，妳的心思我還不知道？明明是喜歡這小子，偏偏要說些大道理！」

劉翠娥道：「不錯，我是喜歡他，所以我準備帶他回宮去……」

鄭霞道：「小娥，妳想到沒有，若是

阿貴的來歷查出來有問題，或者他是受人的指使，潛入觀裏，爲了探索我們七派結盟的事，妳想想，玄真道長還會讓我們帶他走嗎？」

她吁了口氣，道：「恐怕到那個時候，連他這條小命都不保了。」

劉翠娥道：「是啊，所以我也在擔心，不曉得他能不能夠過得了這一關？聽說太虛道長的離魂丹非常厲害，如果阿貴真的是『南北雙尊』或者中原六大門派派來的奸細，恐怕在離魂丹的藥力下，非要吐出真言不可……」

鄭霞道：「如果真是那樣，我們也沒有法子，只好眼睜睜的看他受刑了。」

劉翠娥輕輕嘆口氣，默然的望着仰臥在床上李金貴，道：「我相信他不可能是六大門派的弟子，更不可能是南北雙尊派來的。」

說到這裏，她突然看到李金貴全身一顫，坐了起來。

太白雙妖一齊楞住，只見李金貴伸手指着帳頂，以一種怪異的聲音，大喝道：「爾是何等妖物？待本真人以飛劍取你性命。」

她們兩人對望一眼，只聽李金貴哈哈大笑道：「爾既苦苦哀求，本真人就饒你一命，不過你要從此隨吾永留青城，爲我守好金光洞！」

說着，他便又仰臥下去，喃喃道：「奶奶，我到觀裏去賺些錢……以後好好孝順妳老人家……」

由於他兩次說話的聲音不同，使得太白雙妖爲之錯愕不已，她們看到李金貴躺下之後，又熟睡如故，不禁對望一眼，面上浮起詭異之色。

劉翠娥說道：「大姊，會不會是玄真的懺心術傷到了阿貴的腦筋？妳看他那樣子……」

鄭霞道：「奇怪，真是奇怪得很。」搖了搖頭，道：「也弄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了這個，我跟陰山蘇衣客還爭了半天，他說人是有轉世之事，以前他就親眼看到一個小孩子說些大人的話……」

劉翠娥哦了一聲，道：「大姊，妳說給我聽聽看？」

鄭霞道：「蘇衣客說他有一回在鄭州的一個小鎮裏經過，遇到一件怪事，那是一個才五歲的孩子，平常好好的，有一回從樹上摔下來，昏了過去，等到醒過來之後，說話的聲音不一樣了，完全跟大人沒有什麼分別，嚷着要到羅家村，去找她的老婆……」

她頓了頓，繼續道：「那小孩的父母起初還以爲那孩子跌壞了腦筋，替他延醫治療，却一直沒有效，那孩子始終說是姓羅，哦，我忘了告訴妳，他原來是姓張的。」

劉翠娥訝異地道：「哦！真有這等怪事？」

她望了躺在床上的李金貴一眼，道：「大姊，後來呢？」

李金貴之所以要裝神弄鬼，是因爲他在聽到劉翠娥提起太虛道長用離魂丹逼他說出說話來，大吃一驚，全身震動。

他爲了要掩飾這個舉動，靈機一閃，這才改變聲音說出那兩句鬼話，又故意做

出這些動作。

誰知道太白雙妖聽了之後，竟以爲他是受到玄真道人的懺心術的影響，激發起前世的記憶……

因此他起先在暗暗偷笑，爲自己的這番假動作的成功瞞過太白雙妖而高興。

隨即，他便聽到了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頓時他想到了凌三跟他所說的那些事，而全神貫注，聆聽着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並且深信不疑。

鄭霞道：「那姓張的孩子，說他叫羅永年是個布販子，家裏除了有妻子老母之外，還有一個才二歲的小女兒，有回他到鄭州城裏去販布，誰知在路上却遇到了強盜，將他打死了，埋在亂葬崗裏……」

她吸了一口氣，道：「那孩子說到這裏，大哭出聲，說是要回去找他妻子，因爲他離家時，只留下了十一兩銀子，恐怕過了這些年，他的妻兒會有斷糧之憂。那孩子的父親起先不相信，後來逼不得已，再加上有人慫恿，而他的心裏也有幾分好奇，所以就帶着孩子到羅家村去，結果你猜怎麼啦？」

劉翠娥搖了搖頭，叫道：「大姊，你別吊胃口了，快說嘛！」

鄭霞道：「他們騎驢走了五十路到了羅家村，村裏的情形完全跟那孩子說的一樣，那姓張的覺得很奇怪他的孩子一進村裏，就嚷着要下來自己走，他無奈，只得將孩子放下地，跟着便看到那孩子跑到村末一家瓦房裏，屋裏有一個廿多歲的婦人在紡紗，那姓張的還沒有說出來意，他便看到他那五歲大的孩子哭着呼喚那婦人的

奶……」

他急驟地喘了兩口氣，含糊地喊道：「圓覺寺……朱老前輩……我不要去……」

然後，他又閉上了嘴，調勻了呼吸，假裝睡着了。

他的眼睛始終不敢睜開來，但是，在他的感覺裏，他依然可以很清楚地覺察到，劉翠娥正凝目注視着他。

鄭霞道：「我跟妳說，他不會醒的，除非玄真道長命令他醒過來，不然……」

劉翠娥輕輕嘆口氣，伸出右手，輕輕的撫平李金貴皺起的雙眉，柔聲道：「這孩子也真是可憐，說夢話都忘不了他的奶奶，看來我不應該把他帶走……」

鄭霞道：「對，我看妳還是把阿貴留在這兒吧。」

劉翠娥道：「不，我要把他帶回長春宮去，讓他成爲本門弟子……」

鄭霞道：「爲什麼呢？」

劉翠娥說道：「大姊，妳想想看，他若是在這兒，一輩子也不能夠出人頭地，永遠都伺候人家，終其一生，只能夠庸庸碌碌的活着，假使他入了本門，以他的稟賦，一定會有一番成就，豈不是比起他守着他的老奶奶，做一輩子的俗子要強得多麼？」

鄭霞笑道：「小娥？妳少扯了，妳的心思我還不知道？明明是喜歡這小子，偏偏要說些大道理！」

劉翠娥道：「不錯，我是喜歡他，所以我準備帶他回宮去……」

鄭霞道：「小娥，妳想到沒有，若是

阿貴的來歷查出來有問題，或者他是受人的指使，潛入觀裏，爲了探索我們七派結盟的事，妳想想，玄真道長還會讓我們帶他走嗎？」

她吁了口氣，道：「恐怕到那個時候，連他這條小命都不保了。」

劉翠娥道：「是啊，所以我也在擔心，不曉得他能不能夠過得了這一關？聽說太虛道長的離魂丹非常厲害，如果阿貴真的是『南北雙尊』或者中原六大門派派來的奸細，恐怕在離魂丹的藥力下，非要吐出真言不可……」

鄭霞道：「如果真是那樣，我們也沒有法子，只好眼睜睜的看他受刑了。」

劉翠娥輕輕嘆口氣，默然的望着仰臥在床上李金貴，道：「我相信他不可能是六大門派的弟子，更不可能是南北雙尊派來的。」

說到這裏，她突然看到李金貴全身一顫，坐了起來。

太白雙妖一齊楞住，只見李金貴伸手指着帳頂，以一種怪異的聲音，大喝道：「爾是何等妖物？待本真人以飛劍取你性命。」

她們兩人對望一眼，只聽李金貴哈哈大笑道：「爾既苦苦哀求，本真人就饒你一命，不過你要從此隨吾永留青城，爲我守好金光洞！」

說着，他便又仰臥下去，喃喃道：「奶奶，我到觀裏去賺些錢……以後好好孝順妳老人家……」

由於他兩次說話的聲音不同，使得太白雙妖爲之錯愕不已，她們看到李金貴躺下之後，又熟睡如故，不禁對望一眼，面上浮起詭異之色。

劉翠娥說道：「大姊，會不會是玄真的懺心術傷到了阿貴的腦筋？妳看他那樣子……」

鄭霞道：「奇怪，真是奇怪得很。」搖了搖頭，道：「也弄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了這個，我跟陰山蘇衣客還爭了半天，他說人是有轉世之事，以前他就親眼看到一個小孩子說些大人的話……」

劉翠娥哦了一聲，道：「大姊，妳說給我聽聽看？」

鄭霞道：「蘇衣客說他有一回在鄭州的一個小鎮裏經過，遇到一件怪事，那是一個才五歲的孩子，平常好好的，有一回從樹上摔下來，昏了過去，等到醒過來之後，說話的聲音不一樣了，完全跟大人沒有什麼分別，嚷着要到羅家村，去找她的老婆……」

她頓了頓，繼續道：「那小孩的父母起初還以爲那孩子跌壞了腦筋，替他延醫治療，却一直沒有效，那孩子始終說是姓羅，哦，我忘了告訴妳，他原來是姓張的。」

劉翠娥訝異地道：「哦！真有這等怪事？」

她望了躺在床上的李金貴一眼，道：「大姊，後來呢？」

李金貴之所以要裝神弄鬼，是因爲他在聽到劉翠娥提起太虛道長用離魂丹逼他說出說話來，大吃一驚，全身震動。

他爲了要掩飾這個舉動，靈機一閃，這才改變聲音說出那兩句鬼話，又故意做

出這些動作。

誰知道太白雙妖聽了之後，竟以爲他是受到玄真道人的懺心術的影響，激發起前世的記憶……

因此他起先在暗暗偷笑，爲自己的這番假動作的成功瞞過太白雙妖而高興。

隨即，他便聽到了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頓時他想到了凌三跟他所說的那些事，而全神貫注，聆聽着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並且深信不疑。

鄭霞道：「那姓張的孩子，說他叫羅永年是個布販子，家裏除了有妻子老母之外，還有一個才二歲的小女兒，有回他到鄭州城裏去販布，誰知在路上却遇到了強盜，將他打死了，埋在亂葬崗裏……」

她吸了一口氣，道：「那孩子說到這裏，大哭出聲，說是要回去找他妻子，因爲他離家時，只留下了十一兩銀子，恐怕過了這些年，他的妻兒會有斷糧之憂。那孩子的父親起先不相信，後來逼不得已，再加上有人慫恿，而他的心裏也有幾分好奇，所以就帶着孩子到羅家村去，結果你猜怎麼啦？」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和尤婆婆在爭論師父公孫我劍的為人，經過這位所謂魔王，但尤婆婆說完之後，因傷重有點支持不住，從身上取出當年和公孫我劍沙漠中使用的銅號角，叫岳小玉交給公孫我劍，然後閉上眼睛，以打坐的姿勢彷彿熟睡，很久不醒，原來傷重歸西去了。岳小玉正在驚愕，見來了練驚虹，才知道她被葉紅棉所傷而死，穆盈盈也跟師父練驚虹來到，見師伯尤婆婆無故死去，追問到底，葉紅棉是葉上開和葉大娘私生的女兒，尤婆婆因去找岳小玉而遭到他們的毒害……

聆誠言知警

不阿諛奉承

岳小玉道：「非要我認你做義父不可嗎？」

練驚虹道：「反正你連名字都已起好了，就叫練無敵可也。」

岳小玉道：「那麼岳小玉這個名字又

怎樣？是不是要召開武林大會，當眾宣告正式取銷？」

練驚虹道：「如此甚好，就照你這個辦法去幹！」

「放屁！」岳小玉臉色一變，冷冷道

：「小岳子的老子姓岳，子孫也姓岳，若真的連姓名也不要，這就是數典忘宗，連屁也不如！」

練驚虹哈哈一笑，道：「說得好！」

岳小玉一怔，「怎麼連你也說好？」

練驚虹道：「你以為本宮主真的要你改名換姓，連祖宗爺爺十八代的姓氏都拋掉了？」

岳小玉喃喃着：「這可是宮主你老人家自己說的。」

練驚虹道：「是我說的又怎樣？本宮主只是試你一試而已。」

岳小玉目光一閃，道：「倘若晚輩剛才真的願意改名換姓，那又怎樣？」

練驚虹道：「那麼本宮主就一掌轟碎你這顆小腦袋！」他說得語氣嚴厲，甚至面露殺機，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岳小玉舌頭一伸，心中暗叫悽悽：「幸好老子到底不是個數典忘宗之人，否則這條小命就很難再保得住了。」

只聽見練驚虹又道：「江湖之上，不管是黑白兩道，還是亦正亦邪的武林怪物，都極重視門戶、家規、幫法，若是為了富貴功名，或者是貪圖女色，從而幹出認賊作父，數典忘宗之勾當，那是萬萬不能輕易饒恕的！」

岳小玉恭聲回答，道：「晚輩謹遵宮主教誨，此後畢生不敢或忘。」

練驚虹道：「常言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但却不是完全合情合理，你懂不懂其中的關竅何在？」

岳小玉毫不遲疑，立刻就回答道：「

人在江湖，不可一成不變，有時候從權行事，只要問心無愧，俯仰之間對得起天地鬼神，列祖列宗，那麼暫改姓名，也是無傷大雅的。」

練驚虹道：「不錯！但無論怎樣，姓岳之人永遠還是姓岳，決不可真的把姓氏改掉，做個忤逆的子孫。」

岳小玉道：「宮主深明大義，晚輩佩服得五體投地。」

練驚虹道：「既佩服本宮主，怎麼還不叫聲乾爹？」

岳小玉道：「佩服歸佩服，若要拜宮主為義父，還是必須慢慢斟酌的。」

練驚虹「哎」的一聲，叫道：「別再婆婆媽媽了，本宮主答應你對付神通教便是！」

岳小玉立刻發出了一聲歡呼，隨即跪拜道：「拜見義父！」

練驚虹撫鬚大笑，直笑得合不攏口：「好極！好極！乖兒子，你要甚麼作為禮物，儘管開口好了！」

岳小玉道：「義父肯仗義出手對付神通教，這已經是最好的禮物，孩兒決不敢再加以苛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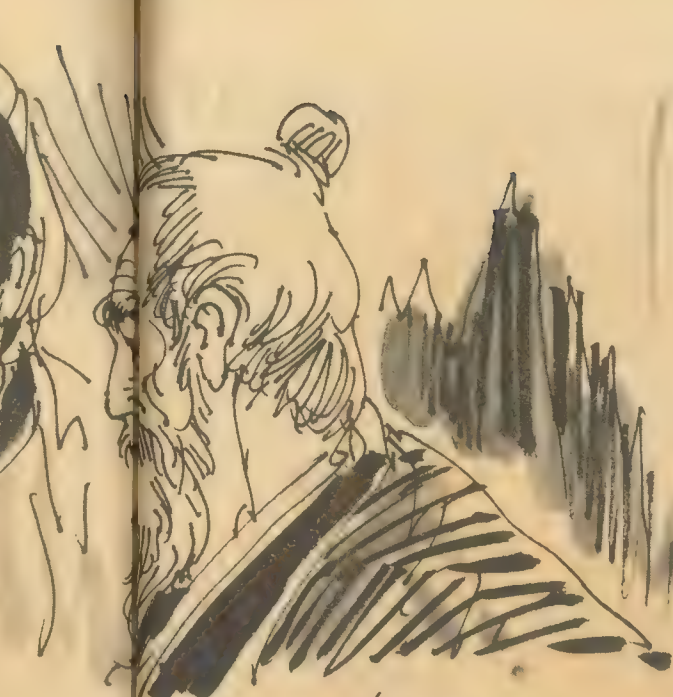
練驚虹道：「你能夠這樣知足，那是很好很好的，但乾爹却不想騙你。」

岳小玉一怔，道：「義父騙了孩兒甚麼？」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老實說，你提出的這個條件，根本就是多餘的。」

岳小玉道：「何以說是多餘？」

練驚虹道：「因為即使你不說，本宮主與萬層樓之間，也已是勢不兩立的。」



文圖 · 龍飛 · 奇情故事 / 俠義中篇

錄馬倚龍虬

岳小玉心中又驚又喜，却又不免開始為這個剛碰到的義父擔心。

「義父跟神通教早有過節嗎？」

「不錯。」練驚虹點點頭。

岳小玉道：「所為何事？」

練驚虹道：「其間種種恩怨，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闡釋得清楚的。」

岳小玉道：「義父若不想說，就不必說，我這個乾兒子是絕不介意的。」

練驚虹瞪視着他，忽然怪笑：「好刁的一張利嘴。」

岳小玉道：「義父生氣了？」

練驚虹道：「你若不是我的乾兒子，我自然一定會生氣。」

岳小玉道：「是乾兒子又怎樣？」

練驚虹道：「既是我兒，一切自可從寬發落。」

岳小玉笑道：「多謝義父大人輕判，下次決計不敢了。」

練驚虹目光一轉，瞧着穆盈盈，道：

「妳師伯雖然死了，但她臨死之前，還是把岳小玉帶了回來，可見她對妳是十分疼愛的。」

穆盈盈聽見師父提起尤婆婆，不禁又傷心得「哇」聲哭了出来。

練驚虹也沒有阻止她，任由她哭個夠，岳小玉見小佳人悲傷欲絕，心中大為憐惜，但練驚虹在旁，却又不敢上前加以勸慰。

良久之後，穆盈盈哭聲漸止，練驚虹才乾咳兩聲，道：「妳師哥背叛了師門，真是大逆不道，妳以後一定要勤力練功，為師父吐氣揚眉。」

穆盈盈眼圈紅腫，點頭道：「師父教誨，弟子一定永記於心。」

練驚虹向岳小玉指一指，說道：「這位岳小玉兒，年紀比妳稍大一點點，如今他已跟咱們是自己人，妳就叫他岳師哥好了。」

岳小玉忙道：「這個使不得！」

練驚虹臉色一沉，道：「為甚麼使不得？」

岳小玉道：「孩兒入門最遲，怎麼說也做不了師哥。」

練驚虹道：「不做師哥，難道想做師弟了？」

岳小玉道：「正是這樣。」

練驚虹道：「但我說不是這樣，依照本門規矩，年紀大的，就一定做師兄師姐，年紀細小的，就得做師弟師妹！」

岳小玉道：「但小玉根本不懂武功，又怎能做穆姑娘的師哥？」

練驚虹道：「現在不懂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將來。」

岳小玉道：「即使到了將來，孩兒也不一定能夠練成高深的武功。」

練驚虹懷疑的道：「你是不是說，將來就算練就一身絕藝，也決不是練義父的武功？」

岳小玉道：「非也！非也！小玉既拜你為義父，又豈會不肯學義父的武功？」

練驚虹道：「你是公孫我劍門下弟子，自然要先學公孫世家的武功，但義父的幾下子壓箱底本領，你也最好莫要錯過才好。」

岳小玉道：「只要義父肯教，小玉自



然肯學。」

練驚虹道：「但無論怎樣，還是先要得到你師父允許，那才可以修練的。」

岳小玉道：「我師父為人最是豁達不過，對於門戶之見，他老人家一向大力排斥，認為這是中原武林人士最大、最混帳、最狗屁不通的絆腳石！」

練驚虹聽的不住點頭，岳小玉說得更起勁，道：「既然大家有見及此，就要齊心協力，把這塊荒謬混帳的絆腳石大力踢開！」

練驚虹嘆了口氣，說道：「就怕這塊石頭又重又硬，踢下去只苦了足下的腳趾。」

岳小玉哼一聲，道：「若踢不開，咱們就用炸藥將它轟成粉碎！」

練驚虹搖搖頭，說道：「事情不如此想像中那樣簡單，有些冥頑不靈之徒，就算用上十萬斤火藥，到頭來還是白費工夫的。」

岳小玉一楞，道：「這就真是無計可施啦。」

練驚虹道：「幸好你師父並不是冥頑不靈之徒，所以你就算兼修乾爹的武功，他也不一定會反對的。」

岳小玉道：「但如今師父那邊不知道怎樣了？」

練驚虹道：「鐵眉樓那裏，你是用不着担心的，有諸葛酒尊和龍眉等高手押陣，神通教絕不敢輕舉妄動。」

岳小玉道：「但郭大哥受傷暈迷未醒，總是教人心裏牽掛。」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郭冷魂是給

誰所傷的，你可知道嗎？」

岳小玉搖搖頭：「小玉不知道，只知道他中的是血花蓮掌力。」

練驚虹道：「所以，你們都認為，郭冷魂是本宮主所傷了？」

岳小玉道：「不！若是乾爹出手，郭大哥早已活不下去了。」

練驚虹嘆道：「雖則郭冷魂並非本宮主所傷，但本宮主還是難辭其咎的。」

岳小玉道：「為甚麼？」

練驚虹道：「血花蓮掌力，本來就是本門不傳之秘，所以無論是誰，用這種武功傷害了江湖上的朋友，本宮主都要負起這個責任。」

岳小玉道：「那麼乾爹曾經把血花蓮掌這套武功傳給了誰？」

練驚虹道：「除了我師姐之外，就只有南宮業那畜牲練過！」

「南宮業！」岳小玉一怔。

穆盈盈接着說道：「南宮業就是我師哥。」

岳小玉「啊」的一聲，說道：「原來是他！」

練驚虹道：「你是不是憎厭業兒？」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很憎厭是談不上的，但也就沒有半點好感。」

練驚虹喟然道：「你這樣說，已經是很客氣了。」

他一面說，一面不住的搖頭，又道：「業兒的父親，跟本宮主是很要好的老朋友，但如英年早逝，就只留下了這麼一個兒子，於是，本宮主就把他收為弟子，希望可以把他好好栽培，唉，卻沒想到，這

孩子年紀雖輕，但心術之奸詐，手段之毒辣，竟然猶在本宮主之上！」

岳小玉一怔，道：「不見得這麼厲害罷。」

練驚虹說道：「以目前來說，這畜牲當然還是比不上我這個鬼獨夫、斷腸人的，但只要假以時日，嘿，只怕天下雖大，也沒有多少人，能夠拊制得住這個畜牲了。」

岳小玉聽得為之怔忡不安，說道：「這樣說來，他也可算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了。」

練驚虹嘆了口氣，忽然又說道：「業兒這畜牲，若有一半像他父親，那也不错。」

岳小玉道：「他父親是怎樣的人？」

練驚虹道：「是南宮世家的敗家子南宮夢。」

岳小玉說道：「以夢字為名，倒也瀟灑。」

練驚虹道：「不是瀟灑，是迷糊、是虛幻，他是個找不到方向的人。」

「找不到方向？」

「不錯，人活着若沒有目標，就像是茫茫大海裏的一艘孤帆，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自己將會去到甚麼地方。」

「這可不怎麼有趣。」

「直至有一天，他忽然發覺兩鬢已經灰白了，可以給他花用的錢也已花得乾乾淨淨，於是，他就喝了一瓶烈酒，然後醉醺醺的跑到我這兒來。」

「所為何事？」

「借金子，借銀子。」

「借多少？」

「金子一萬兩，銀子十萬。」

「你借不借？」

「沒有就不借。」

「到底有沒有？」

「有，就算再多十倍，也有。」練驚虹慢慢地說：「於是，他又醉醺醺的帶着銀票走了。」

岳小玉道：「無論對誰來說，這都是一筆很大的財富。」

練驚虹道：「是的，但不到三天，他又回來找我，而且第一句話就說：『我又再身無分文啦。』」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這是甚麼意思？」

練驚虹道：「再借。」

岳小玉深深的吸一口氣：「這次又借多少？」

練驚虹道：「還是跟上次一般，並未多取一兩。」

岳小玉呆了很久，才道：「義父有沒有答應？」

練驚虹道：「當然答應。」

「你有沒有問他，上次借的到底怎樣花掉了？」

「沒有。」

「為甚麼連問也不問一句？」

練驚虹道：「不必要的事，我從來不幹，不必要的問題，也從來不問。」

岳小玉道：「你認為不必要？」

練驚虹道：「是的。」

岳小玉道：「後來又怎樣？」

練驚虹道：「血花宮所有分舵之中，權力最大的就是荷花舵舵主。」

岳小玉道：「何以這位舵主能夠擁有與眾不同的權力？」

練驚虹道：「因為我信任他。」

岳小玉道：「如何信任法？」

練驚虹道：「本宮主相信他可以本着賭船最大的宗旨辦事。」

岳小玉道：「賭船最大的宗旨是怎樣的？」

練驚虹回答道：「贏盡賭徒，救盡貧苦。」

岳小玉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練驚虹道：「這意思就是說，在賭桌上大殺三方，然後把賭徒輸掉的銀子，用來賑濟貧苦大眾。」

岳小玉「噢」一聲，道：「這麼說，南宮前輩輸掉的金銀，到頭來還是由荷花舵舵主散發出去了？」

練驚虹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道：「賭船在短時間內贏了這許多錢，難道舵主沒有向義父你老人家稟告嗎？」

練驚虹道：「沒有。」

岳小玉道：「難道這位荷花舵舵主，竟然可以隨意運用這筆龐大的金銀？」

練驚虹道：「他並不是自己用掉這些錢，而是用來賑濟大旱災民。」

岳小玉道：「你知道他決不會中飽私囊嗎？」

練驚虹道：「沒有人可以在荷花舵裏擅取一文錢，包括本宮主與荷花舵舵主在內。」

練驚虹道：「好朋友借錢，也是要還的。」

岳小玉說道：「但是他若真的還不起呢？」

練驚虹道：「那就要幫他一把，讓他努力去賺錢，而且賺得越多越好。」

岳小玉說道：「不錯，光是借給朋友，那也不是辦法，有時候你幫了別人一把，說不定反而不會使他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練驚虹緩緩地點點頭，道：「你這種分析，很老練，很成熟。」

岳小玉道：「南宮前輩第三次找義父

，既不是借，又有甚麼目的？」

練驚虹道：「他對我說：『給小弟黃金三萬，白銀三十萬。』」

岳小玉聽得差點沒有昏倒過去，若是穆盈盈在身邊，只怕最少有十幾句罵人的粗話殺將出來。

但這時候，他却只是問了一句：「義父答應了沒有？」

練驚虹點了點頭，說道：「我又答應了。」

岳小玉瞪着眼，道：「你完全不知道南宮前輩為甚麼會花掉這許多錢，但卻還是一次又一次借給他金子銀子？」

練驚虹搖搖頭，道：「不，我知道他的錢為甚麼會花得像是流水一般厲害，只不過沒有直接向南宮夢說出來而已。」

岳小玉忙道：「南宮前輩是怎樣花錢的？」

練驚虹道：「賭。」

「賭？」

「不錯，就是這一個賭字，使他成為百年來，南宮世家裏最著名的敗家子。」

「義父，你明知道他嗜賭，為甚麼這一次一次把金銀借給他，甚至是雙手奉送，也在所不惜？」岳小玉問。

練驚虹道：「因為其中還有很多原因的。」

岳小玉道：「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一點呢？」

練驚虹面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道：「你若知道他在甚麼地方賭博，就不會覺得奇怪。」

岳小玉道：「他在甚麼地方賭博，又

跟義父有甚麼相干？」

練驚虹道：「怎會沒有相干？」

岳小玉道：「小玉不懂。」

練驚虹道：「他賭博的地方，是在一座風光如畫的湖上。」

「湖上有賭錢的地方嗎？」

「別的湖上沒有，但在荷花湖上就有了。」

「荷花湖？」岳小玉道：「荷花湖又在甚麼地方？」

練驚虹說道：「大約距離此地東北三十里。」

岳小玉說道：「那不算遠，但湖上又怎會有賭博的所在？……莫不是在一艘船上。」

練驚虹緩緩地點點頭，道：「對了，賭場就在一艘大船裏，船主是個很吃得開的武林大豪。」

岳小玉道：「義父不斷把金銀借給南宮前輩，而南宮前輩又不斷把錢輸在這艘大船上，豈不是做了大羊牯了？」

練驚虹道：「可是，那船主却是血花宮的一位分舵舵主。」

岳小玉怔住。

過了很久，他才恍然大悟地不斷點頭：「小玉明白了，那些金子和銀子，轉來轉去還是轉回到義父的手裏。」

練驚虹却搖搖頭，道：「你這樣想，却又錯了。」

岳小玉道：「為甚麼錯了？」

練驚虹道：「賭船的船主，絕不會轉回到血花宮裏。」

岳小玉道：「為甚麼？」

岳小玉道：「爲甚麼？」

練驚虹道：「荷花舵中，雖然以舵主身份最高，但若說到真正掌管着財帛的，却還是船上的四位帳房管事。」

岳小玉道：「這四位帳房管事，都很可靠？」

練驚虹道：「就跟舵主一般可靠。」

岳小玉道：「義父敢肯定，絕對不會看錯了人？」

練驚虹道：「血花宮裏的人，本宮主絕少看錯，只有葉大娘例外——」說到後面這一句話，嗓子有點沙啞異樣。

岳小玉吸一口氣，忽然道：「南宮前輩不斷向義父求借，然後又不斷在荷花舵的賭船上輸掉，會不會是故意的？」

練驚虹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是故意的。」

岳小玉道：「義父呢？」

練驚虹道：「本宮主也是故意借金子銀子給他，因爲我知道，這個南宮世家的敗家子，絕不會把朋友的錢冤冤枉枉地花掉。」

岳小玉道：「但他本來就是個花錢如流水的敗家子！」

練驚虹道：「南宮夢無疑是個很揮霍的人，但他每花一千兩銀子，其中最少有九百兩，都是花在窮苦人家身上的。」

岳小玉皺眉道：「若然如此，就不該叫這位南宮前輩做敗家子了。」

練驚虹道：「可是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錢，人人都看得見，倒是花在窮苦人家身上的錢，人們不但沒有看見，而且連聽都沒聽說過！」

岳小玉揚了揚手，道：「這樣太不公平了。」

練驚虹說道：「爲甚麼不公平？不是是幫助了貧苦老弱，就一定要告知天下萬民，讓九千里路以外的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岳小玉道：「刻意宣揚，那倒不必，但若因此而背上敗家子之名，却也是殊爲不智。」

練驚虹說道：「但南宮夢偏偏寧願讓別人叫他做敗家子，也不願意做個善長仁翁。」

岳小玉「唉」的一聲：「這真是笨之又笨的想法。」

練驚虹道：「你在說誰？」

岳小玉道：「南宮前輩！」

練驚虹道：「還有呢？本宮主是不是也同樣笨之又笨？」

岳小玉陡然呆住，付道：「這番糟也，義父跟南宮夢，實在都是同樣怪異的老傢伙！」

練驚虹沉吟半晌，道：「本宮主絕不是甚麼善男信女，我在殺人之際，往往唯恐天下不知。」

岳小玉道：「這是英雄本色，做了就做了，何必鬼鬼祟祟，閃閃縮縮。」

練驚虹搖搖頭，道：「你義父絕不是甚麼英雄俠客，只不過向來認爲就算是做強盜，做王八，也得堂而皇之，那才活得過癮，幹得痛快！」

岳小玉道：「對！」

練驚虹忽然又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像南宮夢那樣的人，一生聲名狼藉，但

他不在乎，不計較，那是因爲他早已習慣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且認爲這種生活方式，是最快樂，最有意思的。」

岳小玉說道：「只要自己認爲快樂，而又活得很有意思的話，這人生又還夫復何求？」

練驚虹笑了笑，道：「不錯，所以他臨死前屢次向我要錢，我都很快樂地就答應了。」

岳小玉吃了一驚：「那時候，義父早已知道南宮前輩將會不久於人世？」

練驚虹道：「人總是要死的，那又何必大驚小怪，只不過有人活得長久一些，也有人的生命特別短促而已。」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當時南宮前輩幾歲？」

練驚虹道：「二十九。」

岳小玉大感意外，訝然道：「義父這位老朋友，連三十歲也沒有？」

練驚虹道：「你是不是認爲義父太老，所以連交朋友也要選擇老太婆或者是老頭子？」

岳小玉連忙搖頭道：「小玉不是這個意思，不過沒有想到南宮前輩臨死之前，才只有二十九歲那麼年輕而已，而且義父又說他兩鬢已白，所以……」

練驚虹嘆了口氣：「揮手道：『他第一次向我求借的時候，已知道自己時日無多。』」

岳小玉道：「他患了甚麼病？」

練驚虹道：「不是病，是憂鬱。」

岳小玉道：「憂鬱？他不是活得很愉快嗎？」

玉明白了，一定是南宮前輩打碎了彭守很多古玩！」

練驚虹點點頭，說道：「你猜對了，南宮夢見打人不就是辦法，於是就殺入彭守的書房裏，把書房的古玩一件一件摔掉下來。」

岳小玉道：「這些古玩，就是彭守的肉，彭守的血！」

練驚虹說道：「彭守並不是個糊塗的人，他知道自己再也抵制不住南宮夢，所以就馬上大叫投降，願意付出五千兩活命費。」

岳小玉道：「五千兩雖然少一些，但有總比沒有好。」

練驚虹道：「但這五千兩，却也要了南宮夢的命。」

岳小玉一怔：「爲甚麼？」

練驚虹道：「他在打翻古玩的時候中了毒。」

「古玩之內居然藏了毒藥？」

「不錯，而且是有解藥的一種奇毒，凡是中了這種奇毒的人，一個月之內一定死。」

「從來沒有人能夠例外？」

「沒有，因爲這種毒，是絕對沒有解藥的。」

「但武功高深的江湖高手，可以內力把毒逼出來呀！」

「別的毒也許還可以，偏偏這一種不能。」

「爲甚麼不能？」

「因爲這種毒很古怪，只要一遇上內力擠逼，就會擴散得更快，死得更早，也

練驚虹道：「當他活得愉快的時候，是因爲手上還有錢。」

岳小玉又問道：「錢財對他來說很重要嗎？」

練驚虹道：「越揮霍的人，越是需要錢。」

岳小玉道：「他很揮霍？」

練驚虹道：「他自己花錢不算太多，但花在別人的身上，却是一擲千金，毫不吝嗇的氣概。他喜歡幫助別人，而且還是在暗中幫助，自己絕不肯出面。」

岳小玉道：「這種人太罕見了，但義父好像也是其中之一。」

練驚虹搖搖頭道：「若跟他相比，本宮主差得遠了，我只是叫荷花舵舵主把贏回來的銀子救濟貧苦老弱，但南宮夢却是拿自己的家當去幫助弱小，否則，他也不會在短短數年之間，散盡了屬於他自己的偌大家財。」

岳小玉道：「縱然花光了一切，也不必太憂鬱嘛。」

練驚虹道：「他可不是這樣想。」

岳小玉道：「難道他還想一輩子這樣去幫助別人？」

練驚虹道：「他的確很想，可惜却已有心無力。」

岳小玉道：「所以，他只好向義父這方面動腦筋。」

練驚虹道：「他若早一些動我的腦筋，也許還可以活得長久些，但在他找我之前，他先去找一個叫彭守的人。」

岳小玉道：「彭守是誰？」

練驚虹道：「彭守的父親，叫彭闡，

更慘。」

岳小玉怒道：「可惡的守財奴！」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這也不能怪彭守，他這瓶毒藥，原來是準備用來對付仇家的，却給南宮夢誤打誤撞搗翻了。」

岳小玉嘆道：「這真是生死有命，無可奈何。」

練驚虹道：「所以，他來向我借錢，無論數目多少，無論他拿去怎樣花用，都一定會爽快快地答應的。」

岳小玉道：「義父真夠義氣。」

練驚虹道：「後來，南宮夢還是死了，他死時雖然不滿三十歲，却已滿頭白髮。」

岳小玉心道：「年紀青青就滿頭白髮之人，小玉也曾見過。」

練驚虹道：「南宮夢死後，我就把業兒收歸門下，想好好把他栽培，可是，這畜牲心胸險窄，狠毒無良，就像是他的娘親！」

岳小玉皺眉，道：「南宮夫人又怎樣了？」

練驚虹道：「這位南宮夫人，三番四次要陷害本宮主！」

岳小玉道：「却是何故？」

練驚虹道：「這婦人心腸惡毒，而且一直想毀了你義父這片基業。」

岳小玉凜然道：「縱然毀了，對她又有什么好處？」

練驚虹道：「她要南宮夢佔了飲血峯，成爲一方霸主！」

岳小玉道：「難道南宮前輩竟然毫不知情？」

「活命費？」岳小玉不由一陣失笑，「這三個字很別緻，很有趣。」

練驚虹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練驚虹道：「他把彭守的半邊臉龐打碎，又撕掉了這個守財奴的右耳，這守財奴才終於投降，願意付出五千兩銀子作爲活命費。」

「活命費？」岳小玉不由一陣失笑，「這三個字很別緻，很有趣。」

在三十多年前，人人都知道『嶺南盜王』彭老大是個怎樣的角色。」

岳小玉聽得不住點頭，心裏想道：「能夠號稱盜王，自然不是小貓小狗之流可比。」

只聽見練驚虹又道：「嶺南盜王雖然心狠手辣，但到底不愧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岳小玉道：「彭守呢？」

練驚虹道：「人如其名，是個如假包換的守財奴。」

岳小玉道：「南宮前輩去動這個守財奴的腦筋，豈不是與虎謀皮嗎？」

練驚虹道：「不是與虎謀皮，而是與皮謀虎。」

岳小玉初時一怔，繼而笑着道：「不錯，與虎謀皮雖然機會渺茫，但總算還有一丁點兒希望。但若面對着一張皮，却想謀回一隻大老虎，那就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了。」

練驚虹點頭道：「你很聰明，一點就透。」

岳小玉道：「南宮前輩此行結果又怎樣？」

練驚虹道：「不算成功，也不算完全失敗。」

岳小玉急道：「到底是怎樣了？」

練驚虹道：「他把彭守的半邊臉龐打碎，又撕掉了這個守財奴的右耳，這守財奴才終於投降，願意付出五千兩銀子作爲活命費。」

「活命費？」岳小玉不由一陣失笑，「這三個字很別緻，很有趣。」

練驚虹道：「但彭守就一點也沒趣了，因爲他若不付出五千兩，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岳小玉道：「一個人再吝嗇，但畢竟還是性命重要得多的。」

練驚虹搖搖頭，道：「你錯了，他付出這五千兩，並不是用來活自己的命。」

岳小玉不禁一怔：「既然不是活他自己的命，爲甚麼却叫活命費？」

練驚虹道：「若是他自己的命，他怎捨得用五千兩來作爲交換？」

岳小玉越聽越糊塗，道：「小玉真是不懂了。」

練驚虹道：「南宮夢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彭守打得不成人形，但彭守居然寧願死，也不肯付出一文錢來作爲活命的代價。」

岳小玉皺眉道：「如此守財奴，倒也世間罕見。」

練驚虹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梧州最大的一間藥局老闆，就是因爲捨不得用較貴的藥材來爲自己治病，結果一命嗚呼去也的。」

岳小玉道：「那麼彭守付出五千兩活命費，活的是甚麼命？」

「古玩。」

「古玩？」岳小玉呆了一呆，道：「古玩既不是人，又不是有血有肉的畜牲，又怎會跟『活命』這兩個字扯上關係？」

練驚虹笑了笑，道：「對你來說，古玩自然是既無血也無肉的，但對彭守那樣的守財奴來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岳小玉目光一閃，恍然大悟道：「小



新派俠情中篇

關門弟子

 故事 / 王龍 · 文
可飛 · 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恩派人下戰書，日期照舊，比武方式有改變，由三場定為五場。老家莊莊主老光緒忙和眾俠商量，按原訂三場決定不改，老光緒指定雷震天，丐幫長老陶石橋和自己共三人出戰，對方南宮恩因不知老家莊的陣容，怕莊內來的高手太多，暗施詭計，在南丘城四門截殺來助拳的人，老家莊及時派出高手向他們反擊，上官業勤也發現大師兄于望山助紂為虐，知道有一場惡戰，屆時雙方比鬥，老家莊輸了，南宮恩要老光緒讓出莊院，老光緒只答應退出南丘城讓他們設幫立案，不肯讓出莊院，認為是一種侮辱，雙方發生劇戰……

依遺言代鬥

聽訴說追蹤

上官業勤見雷震天與鍾展鵬鬥南宮恩不下，而老光緒又至今仍未現身，不由付道：「今日賊勢旺盛，看來不妙，難道咱們真要拚至全軍盡墨？此豈是智者所為？大丈夫能伸能屈，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

沒柴燒，拚死于此處，又有何用？」他心念電轉，決定游說雷震天先退出，再謀報仇，是以拚力殺敵，向雷震天靠攏！

當他離雷震天尚有一丈左右，鍾展鵬

的鐵拐已被南宮恩搶去，雷震天大喝一聲，虎頭刀急砍南宮恩的腰腹！

南宮恩鐵拐一沉，「噹」的一聲，將雷震天的虎頭刀擋開！不但如此，雷震天這一刀因救人心切，用上八成真力，可是南宮恩也非省油燈，同樣在鐵拐上注滿了真力，是以雷震天內腑再度受傷，嘴角鮮血淋漓滴下。

上官業勤眼尖，叫道：「雷大哥，你今日已受傷，不可力敵快退！」

南宮恩響笑道：「此刻再退已無機會！」踏前一步，鐵扇合起，直戳雷震天心窩！

雷震天寶刀一格，只覺虎口發麻，暗暗吃驚：「莫非我雷震天今日真要喪命于此？」當下右掌發出一記霹靂掌，將南宮恩迫退半步，道：「鍾老，你快走，遲則來不及！」

鍾展鵬和身撲上，拳掌兼施，也叫道：「雷賢弟，你快走，日後再為老哥哥報仇！」

「不，你德高望重，由你招集同道報仇，最為適合！」

鍾展鵬道：「不，你正在盛年，如日方中，將來武林少不了你一份，老夫年紀已大，死不足惜！」

上官業勤已靠了過來，叫道：「雷大哥，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快走！」

雷震天道：「上官小弟，是我連累了你，你快走，否則雷某死不瞑目！」

「何必言死？現在便殺出去！」鍾展鵬大喝一聲：「殺！」他駝背向

後一撞，雷震天猝不及防，被他撞個正着，身子被拋開八尺！雷震天一呆之下，上官業勤已殺了過來。「大哥，大丈夫死有何難，最難的是忍辱負重！」

雷震天臉色微微一動，南宮恩喝道：「要想逃生，別作夢！」他轉身欲追去，不料鍾展鵬拚命阻攔，手脚並展，全是有攻無守之招式！

南宮恩怒叱，道：「老匹夫真不要命呀！」

鍾展鵬叫道：「快跑！」

南宮恩一面抵擋，一面也下令：「不得放過一人！」

雷震天在此等情景之下，暗道：「今日我若不出去，只怕上官弟也不會離開，也罷，待我送他出去，再回來救鍾老！」主意打定，刀掌齊施，配合上官業勤的攻勢，眨眼間，連克兩敵！離莊門只有丈餘！

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鍾展鵬的一聲慘叫聲，連忙回頭一望，只見南宮恩的摺扇已戳進鍾展鵬胸膛，他不由大叫一聲，鍾展鵬拚盡最後一口氣，叫道：「快跑！」原來他已攻不守，雖然嚇住了南宮恩，但時間略長，便被南宮恩觀準他一個破綻，將摺扇插進他胸膛！

南宮恩見他還能開口，手上再一用勁，摺扇又送進寸餘，可是鍾展鵬雙掌一翻，緊緊地抓住了摺扇，南宮恩連抽幾次，都抽不動，他一怒之下，右腳一抬，用力蹬在鍾展鵬的小腹上！

鍾展鵬身子倒飛丈餘，可是南宮恩也抓不住摺扇，那把獨門兵器仍留在鍾展鵬

，你最好不要提氣，否則毒發身亡！」

南宮恩那裏肯信？長嘯一聲，飛落石階，可是他落足之後，只覺雙腿微微一麻，大吃一驚，暗道：「莫非鏢上真的有毒？」當下立即站定，轉頭對手下道：「快追！」隨又叫一個隨從扶他進莊！却不知司空青不用毒藥，只用麻藥。

上官業勤扶着雷震天轉過街角，便被司空青追上，他忙問道：「他們追來了沒有？」

司空青道：「快跟我來！」他在前面領路，來到一棟土屋前，一手提着雷震天，喝道：「起！」三人一齊躍上屋頂，司空青又從屋後跳了下去。

那裏又是一條小巷，司空青拉着他倆走到一棟小院後面，再度提着雷震天躍起，翻過圍牆，便是一個後院，後院裏有個馬棚，裏面養着兩匹馬？兩個小孩子正在後院玩耍，見到司空青叫道：「三叔！」司空青「殊」了一聲，道：「別叫，你爹在家麼？」

孩子道：「他們還在吃午飯！侄子去通知他們！」

「別忙，家裏有沒有外人？」

孩子奇怪地搖頭：「三叔，什麼事兒？」

「你三叔的仇家追上門，你們可別說見到咱們！」司空青扶着雷震天進去，上官業勤則跟在後面，穿過暗廊，到廳上，只見廳中一對夫婦正在吃飯，那男的跟司空青的面貌有幾分相似，但身軀矮胖得多！「大哥！」

男的抬起頭來，訝然道：「老三，你幾時來的？」

「等下再說，大哥，小弟想在你這裏躲一躲！」

男的道：「愚兄早叫你別在外面惹事生非，好好的生意不做，却去惹甚麼仇家來了！」

「別叫，他們可能就在外面！」司空青道：「雷兄，這位便是小弟的堂兄司空福！」

雷震天內腑多次受傷，但仍振作精神，氣息微弱的道：「打……擾……」

司空福忙道：「快扶他進客房！」

到了客房，司空青扶雷震天上床，說道：「大哥、大嫂，你們出去吧，有事便通知一聲，小弟往後面逃走，決不連累你們！」

司空福埋怨地道：「這時候，還說這種話有甚麼用！他患的是甚麼病？臉色煞白！」

司空青道：「他是受了內傷……」

城內不知有沒有傷藥賣……」

雷震天道：「不必，小弟身上有！」

司空青道：「請大哥拿碗酒來！」

司空福轉身出去，雷震天道：「司空老弟，多謝你啦！」

司空青道：「雷兄的為人小弟素來敬佩，能為你盡一點綿力，乃小弟之幸，請莫吝氣！」

雷震天微笑一聲：「可惜在下……」

上官業勤暗吃一驚：「大哥你可惜甚麼？」

雷震天道：「大哥有幾件事要託你代辦，不知你肯不肯？」

辦，不知你肯不肯？」

上官業勤道：「小弟若力所能及，決不推辭，請大哥說！」

雷震天緩緩閉上雙眼，道：「等服了藥再說！」說着自懷中掏出一顆包着金色蠟燭的藥丸來。

司空福拿了一杯酒進來，又推門出去，臨走時道：「老三，沒人來過！」

司空青扶起雷震天，上官業勤捏開蠟燭，裏面有一顆小小的藥丸，他將藥丸放進雷震天嘴裏，再喂他喝酒。

雷震天喝了酒後，盤膝坐在床上運動，司空青十分緊張，不斷地注視着他的臉色。

雷震天雙眼緊閉，臉色忽青忽白，額上豆汗涔涔，上官業勤擔心地道：「司空大俠，你看雷大哥……」

話音未落，雷震天忽然悶咳一聲，嘴一張，吐出一口血來，上官業勤大驚，急問：「大哥，你覺得如何？」

雷震天慢慢散功，睜開雙眼來，長嘆一聲，道：「雷某不行了！」

上上官業勤道：「那藥無效麼？」

雷震天苦笑一聲：「內腑已碎，大羅神仙也難救，只可惜糟踐了那顆少林小還丹！」

上官業勤道：「不，大哥你千萬不可悲觀，待小弟送你上少林一定可醫癒！」

雷震天哈哈一笑：「傻小子！人誰無死？大哥這樣死，不算窩囊吧？」

司空青道：「雷兄爲伸正義而死，同道景仰，怎會窩囊？」

雷震天道：「時間無多，上官弟你聽

愚兄說吧！司空兄，你不用出去！」

上上官業勤與司空青都坐在床緣，雷震天縱身取出一塊金牌來，道：「上官弟，這是我家的金牌，見牌如見人，請你將此牌送到常州敝堂！」

上上官業勤忙問：「交給誰？」

「如今敝堂由余表弟黃揚賢掌管，不過他辦事雖然精明仔細，但武功却不高，而愚兄終日在外面奔波，至今未有徒弟，我的刀法雖曾傳授與堂內的幾位香主，但賴以成名的『霹靂十三掌』却未有傳人！」

上上官業勤道：「大哥可有秘笈？待小弟爲你帶回去，交給令表弟！」

「沒有！家師只收愚兄一人爲徒，當時他只是口授與我！」雷震天道：「上官弟，上次我不是央求你學我的『霹靂十三掌』麼？現在我還想央求你，免得這絕學失傳！」

上上官業勤尚在猶疑，雷震天又道：「你學會了之後，再傳授與令表弟！」

上上官業勤只好答應，司空青十分乖巧，說道：「小弟替你準備紙筆！」言畢出去。

雷震天續道：「最令我放心不下的，不是我的妻兒，而是霹靂堂！上官弟，愚兄再斗胆求你一件事！」

上上官業勤道：「請說！」

「請你在敝堂逗留一段時間，因爲愚兄怕死訊傳出之後，仇家會找上門來，只怕他們不敵！」

上上官業勤坦白地說道：「小弟還要去找師兄師姐，不過我答應你，盡力幫助貴

堂！」

雷震天道：「如此我便放心了！」

「大哥，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大嫂子與侄兒的？」

「愚兄整天在江湖上跑動，成親才六年，你大嫂年方少艾，她能守節，不能守任她改嫁，不過兒子可得留給我雷家傳宗！見到犬子，叫他不要哭，長大爲爹報仇就是！」

上上官業勤說道：「侄兒年紀還小，那等得這許多年？大哥的仇，小弟替你報就是！」

「南宮恩武功強高，而且他的鶴拳十分怪異，武林罕見，你武功未大成之前，千萬不可逞強！」雷震天道：「還有一件事，下月初七，愚兄想請你替我應戰！」

上上官業勤雖然動容，道：「到金陵鍾山涼亭與金不求決戰？」

「不錯！多年來愚兄都想殺死他，可惜不能如願！」

上上官業勤囁嚅地道：「下月初七距今不過半個多月，小弟只怕不敵！」

雷震天含笑笑道：「如無意外，即使殺不了他，也不致敗！你江湖經驗膚淺，但爲人聰明，料不會着他道兒！也罷，等下我請司空兄陪你走一遭！」

說至此，恰好司空青取了文房四寶進來，他將之放在桌上，又道：「小弟出去吩咐大嫂煮些點心！」言畢再度出去，還將門關上。

雷震天道：「上官弟，愚兄資質魯鈍，大不如你，本門的『霹靂十三掌』威力至今只能發揮六七成，但是足已傲視羣雄

，你先將口訣抄下！」

上上官業勤應了一聲，連忙提起毛筆，蘸了蘸墨，雷震天道：「第一式：春雷初

响，氣沉丹田，力貫四肢……」他唸得很快，上官業勤一一記下，之後由頭唸了一遍，雷震天認爲無誤，然後道：「現在你看愚兄使出架式，不過我怕沒有時間爲你細解說，你先記下姿態動作，日後再慢慢揣摩，不過當你完全領會貫通之後，異日要傳與吾兒！」

「這個一定，大哥放心！」

雷震天掙扎地走下床，慢慢使勁起來，上官業勤雙眼圓睜，凝神細看，雷震天每一招只使兩遍，便已累得氣喘如牛。上官業勤忙道：「大哥你歇歇吧！」

「上官弟，你記了幾成了？」

上上官業勤道：「大概八成！」

「好，你使一遍讓我看看！」雷震天坐在床上。

上官業勤將「霹靂十三掌」使了一遍，雷震天指出其中幾個錯漏，所幸這「霹靂十三掌」走的是剛猛的路子，招式比較簡單，因此上官業勤使第二次後，雷震天已喜形于色，道：「上官弟，你真的很聰明！當年恩師傳授愚兄時，單學這姿勢架式，愚兄也學了個多月哩！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運氣配合，才能將其威力發揮！」

上上官業勤道：「小弟必盡力揣摩，不負大哥厚望！」

「上官弟，你坐在床上，愚兄教你運氣！」

上官業勤依言盤膝坐在床上，雷震天則坐在他後面，將掌放在他後背「靈台穴

」上，道：「氣納丹田！」

上官業勤依言行動，忽覺一股暖流，自「靈台穴」裡湧進來，心頭十分詫異，耳際又聞雷震天的聲音：「引氣運轉，再

納入丹田！屏除雜念，心中無我！」這都是內功入門法則，上官業勤輕易辦到，初時還覺察到由「靈台穴」湧進來的氣流，至後來已不復覺，只覺體內真氣充盈，不斷流轉，漸漸進入天人合一，三花聚頂的境界！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業勤才悠悠醒來，雙眼一睜，便見到司空青默默坐在床前，他心頭一跳，下意識地轉過身去，只見雷震天仍然盤膝坐在他後面，面色煞白，但神情却十分安詳，他噓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大哥睡着了！」

司空青嘆了一口氣，道：「雷兄已逝了！」

上官業勤吃了一驚，伸手到雷震天鼻端一探，不覺有呼吸，再在臉上一摸，入手冰涼，而且肌肉僵硬，他有難以置信之感，剎那間竟呆住了！

他認識雷震天的時日不多，相處的日子也少，但幾天來，已將他當作是親人，尤其是他自小便沒有溫暖，除了師父及師姐之外，最親的便是雷震天！料不到他英年早逝！上官業勤不由自主淚下兩行清淚來。

司空青道：「雷兄胸襟真的非常人所比，他內腑已碎，臨死前，仍然忍住無比的痛苦，將殘存的內力輸送給你！」

上官業勤心弦一顫，轉身問道：「真的？」

司空青說道：「你大可以運動功試一試看！」

上官業勤依言一試，果覺體內真氣澎湃，大異平日。司空青道：「上官弟不必傷心，就算雷兄不將內功輸送給你，他也不會死的！」

上官業勤道：「小弟一定要厚葬雷大哥！」

司空青道：「現在時機不合，只能草草將他安葬，待異日殺死了南宮恩，再將他骨灰運回霹靂堂！」

上官業勤點點頭，道：「小弟年輕識淺，請司空大俠主持一切！」

「大俠兩字不敢當，你若看得起我的，便稱我爲兄吧！」

「司空兄，現在咱們怎辦？」

「到晚上再悄悄帶雷兄的屍體出城，找個地方安葬！」

「司空兄，雷大哥臨死前要你陪小弟往江南一行，不知你有空否？」上官業勤將雷震天的話轉述了一次。

司空青哈哈笑道：「有何不可？我素來東走西奔的，何況我很景仰雷兄的爲人！嗯，上官弟現在已近黃昏，你也餓了吧？請出去用膳！」

上官業勤輕嘆一口氣：「小弟那還吃得下！」

「爲了雷兄，爲了替他完成未了之志，爲了要替他報仇，你一定要保重身體才是！」

上官業勤恭聲道：「是，司空兄教訓得對！」

深夜，上官業勤揹着一隻大布袋，悄悄走到後院，司空青首先躍上圍牆看了一下，見四周無人，便向他揮揮手，兩人立即走出小巷，向東城門奔去。

他們蛇行鼠伏，路上沒有碰到南宮恩的手下，平安到達東城郊。他們一口氣奔了幾里，來至一座小山崗，然後上山，掘了一個地穴，將雷震天草草安葬。

兩人也不敢立墓碑，只弄了一個記號，司空青掏出香燭果品拜祭一番，上官業勤雙眼又濕了。

司空青道：「咱們在這裏休息一下，天亮之後再走吧！」

常州是座古城，但名氣不大，尤其在武林中，更無地位，直至十年前「霹靂堂」在此設堂立幫，聲名才漸盛。

「霹靂堂」最近幾年發展頗大，在蘇州、杭州和蕪湖都成立了分堂，人數已近千，但最重要的是霹靂堂堂正正，跟邪惡勢力針鋒相對，甚至連地方上的土豪惡霸也不放過，因此甚得百姓擁戴！

這天，司空青與上官業勤頂着烈日來至霹靂總堂外面，那座莊院雖大，但建築式樣看來古舊，估計是舊屋翻新，不過大門建得甚有氣勢，外面站着四位提刀的壯漢，司空青抱拳道：「在下司空青，這位是終南派的上官業勤，有事拜訪貴堂的黃副堂主！」言畢遞上一張拜帖。

一個壯漢接過拜帖便走進莊內，一直到書房，將拜帖交給黃揚賢。黃揚賢打開拜帖一看，只見裏面還夾着一張紙片，上書幾個蠅頭小字：有事共商，懇請接見！

他微微一怔，問道：「他們來的多少個？」

「只兩個人！」

黃揚賢心念一轉，付道：「本堂與司空青素無來往，他有何事要跟咱們商量！不過風聞此人行爲端正，不會是敵人吧？」當下道：「有請！」他換了一件衣服，便走到聚英廳相候。

未幾，手下帶着司空青與上官業勤進來，黃揚賢走下石階迎接，抱拳道：「久仰司空大俠大名，今日快駕光臨，蓬荜生輝，請進廳！」

司空青回禮道：「在下等來得冒昧和匆促，未曾備禮，請諒！」

黃揚賢道：「司空大俠肯光臨敝堂，已是敝堂之幸，何況同道交往，何須備禮！可惜敝堂主不在，沒法親自接待！」

三人進了廳，分賓主坐下，下人送上香茗，寒暄兩句之後，黃揚賢便道：「兩位光臨，未知有何指教？」

司空青說道：「可否請貴屬等回避一下？」

黃揚賢含笑應道：「堂上之人，都是本堂志士，兩位有話但說不妨！」

上官業勤自懷中掏出金牌，雙手遞給黃揚賢，悲聲道：「雷大哥臨死前，託咐咱們替他將金牌送交與你！」

黃揚賢與手下的臉色齊是一變，黃揚賢接來一望，只見金牌正面雕着一個令字，背後那面則刻着一團烈焰，正是本堂堂主的信物，他雙手登時發起抖來，顫聲問道：「小俠這……這牌自何而來？」

上官業勤道：「是雷大哥臨死前交給

在下的！」

「什麼？堂主他……」黃揚賢臉上一片難以置信之色。

司空青道：「不錯，雷堂主上旬到南丘老家莊助拳，對付南宮恩，不料反喪命在南宮恩手中！」他將當日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言畢黃揚賢等人都已哭出聲來。

上官業勤忙道：「雷大哥臨終遺言，不可將他仙逝之事發報出去，以免仇家找上門來！」

黃揚賢吸了一口氣，道：「是，你們都聽見吧？這消息不可往下傳！」

堂上的壯漢都是霹靂堂的志士，聞言立即擦乾淚痕，應了一聲，上官業勤看眼中，心中暗道：「看來他們一定十分尊敬大哥，否則一聽到大哥的遺命，便不會有此表現！」

司空青道：「不過貴兄得將消息告訴貴堂的分堂主及香主，俾有所準備！」

「這個自然！請問敝堂主臨終尚有什麼遺言？」

上官業勤將霹靂十三掌的口訣交與他，道：「大哥叫你學習，他還將這套掌法的姿勢動作授與在下，在下將留在貴堂一段時間！」

黃揚賢沉吟了一下，道：「兩位請到黃某書房一談如何？」

司空青道：「悉隨尊便！」

當下黃揚賢帶他們到書房之後，上官業勤再原本本將雷震天臨終前的話說了一遍。黃揚賢道：「兩位且坐一會，待在下將此消息告訴表嫂！」

上官業勤道：「請！」

過了一陣，一個少婦抱着一個男童，滿臉悲愁的跟着黃揚賢走來，黃揚賢替他們介紹，上官業勤連忙長身叫了聲大嫂。

雷震天的夫人梅氏是拳師之女，自幼學武，也曾走動江湖，因此少些世俗之氣，當下她抱着孩子回禮，悲聲道：「外子遺體得兩位英雄收殮，未亡人感恩不盡！靈兒，快向兩位叔叔叩個響頭！」

她放下孩子，那孩子十分聽話，伏在地上要叩頭，却讓上官業勤抱起來，道：「大嫂，咱們不能與大哥共生死，已甚慚愧，侄兒的大禮，實在生受不起！」

梅氏道：「不，這個頭一定要叩，否則未亡人心中難安！」

司空青向上官業勤打了個眼色，道：「如此咱們便生受了！」

上官業勤放下孩子，孩子乖乖地叩了響頭之後，仰頭問道：「叔叔，你告訴我，是誰打死我爹爹的！」

上官業勤心頭一酸，又將他抱在懷中，道：「打死你爹爹的，一個叫做南宮恩，一個叫做杜倫，他們都是壞人，你怕不怕？」

雷震天瞪着一對眼睛，大聲道：「我不怕，我長大之後，要為爹爹報仇！」

上官業勤說道：「好志氣，不過你仇人武功十分高強，你得勤奮學文武，知道麼？等你長大了之後，叔叔來教你的武功！」

梅氏忙道：「快謝叔叔！」孩子又謝了，梅氏續說道：「兩位叔叔遠來，未亡人未能招待，反要問你們幾件事，希望原諒！」

司空青忙說道：「夫人客氣，有話且問！」

「請你們再將當時的情況說一遍！」

司空青仔細復述了一次，然後道：「要殺南宮恩可不容易，可得周詳計劃一番，請夫人莫輕舉妄動！」

梅氏道：「這個未亡人知道，我的最大責任，是將靈兒撫養成人，否則他爹爹在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

上官業勤道：「時機成熟之後，小弟會將大哥的屍骸運回來！」

「大哥不是那種人，屍骸運不運回來，料他不介意，重要的是如何完成他未了之志！」

司空青不由肅然起敬，道：「夫人誠乃女中豪傑，與雷大哥天生一對，好教在下佩服！」

梅氏說道：「不敢！未亡人將依大哥遺命，不發出計聞，同時即派人到分堂，請各地的各堂主及香主易裝回來，商量對策！」

司空青問道：「貴幫仇家多不多？」

黃揚賢接答道：「多不勝數！不過往日總堂主在世，魑魅魍魎們有所顧忌，不敢輕舉妄動，但如今……」

司空青道：「在下有個不成熟的意見，不知能否入黃兄夫人之耳否？」

黃揚賢與梅氏齊道：「請司空大俠說，本堂樂於採用！」

「既然貴堂仇家多，在下提議貴堂結束了分堂，以免實力分散，被仇家逐個擊破！」

黃揚賢與梅氏對望一眼，道：「司空

大俠所言極是，此事待分堂的人來了之後，再研究之！」

上官業勤道：「小弟於下月初五便得離開，與司空兄到金陵鍾山赴約，在此之前，小弟將大哥的『霹靂十三掌』轉授與黃兄！」

黃揚賢謝了一聲，道：「那就在下午如何？」

「好極！」

雷震道：「叔叔，我也要學！」

梅氏道：「靈兒，不許吵，等你長大，叔叔自會教你！」她將孩子抱起，繼續道：「兩位且坐一下，待未亡人去吩咐下人們準備午飯！賢弟，請你代愚嫂招呼他們！」

上官業勤道：「黃兄事務必多，何況此刻乃非常時期，承雷大哥看得起咱們，不當咱們是外人，你也不必招呼了！」

黃揚賢道：「如此請恕黃某失陪片刻了！」

霹靂堂在七月初三召開大會，與會者全是副香主以上的人物，共有二千餘位，黃揚賢還邀請上官業勤與司空青赴會。

會場就在總堂的後院，首先由黃揚賢說了開場白，然後由上官業勤講述雷震天遇害的經過。當上官業勤發言時，會場靜得落針可聞，那二十多條漢子，雙眼全都赤紅，言畢後還聽到低低的飲泣聲。

黃揚賢將司空青所提之意見說了一下，請眾人發表意見，結果鬧了一陣，多數人都贊成，保存實力，將分堂人馬撤回總堂。最後便是推選總堂主，可是會開至日

落，猶未有統一的意見，上官業勤與司空青也暗暗替他們着急。

到了最後，以黃揚賢獲得的票數最多，可是黃揚賢堅持不肯當任。「諸位兄弟，大家都知道小弟武功比不上許、褚、薛三位分堂主，而小弟一向也只以管家婆自居，這總堂主一職，萬萬不敢担当，請諸位另選高明！」

杭州分堂主許陵道：「身為總堂主最要緊的是威望和智略，猶如三軍之主帥，屬下等雖然武功稍勝，但都是大老粗，將本堂交與我等，實不敢樂觀！」

黃揚賢頓了一頓道：「小弟有一提議，未知諸位兄弟聽得進耳否？」

蘇州分堂主褚遜道：「黃兄，你這樣說便太見外了，今日大眾都是爲了本堂的前途，所以聚在這裏商討，什麼話有說不得？」

「如此小弟便放肆了！」黃揚賢說道：「小弟提議由雷堂主遺孀梅映玉女俠担任！」

此語一出，堂上默然，黃揚賢見梅氏不作聲，便續道：「希望梅女俠秉承雷堂主遺志，毅然負起此重任，小弟再提議由許分堂主任副總堂主，小弟改任內務總管，共同合力維持本堂！」

褚遜大聲道：「女子執掌門戶的，武林中並不少見，夫人性格堅忍，外柔內剛，料能稱職，褚某第一個贊成！」

所謂一呼百諾，當下場中响起一陣掌聲，梅映玉站了起來道：「承諸位兄弟錯愛，未亡人敢不從命乎，不過未亡人只願暫代，一俟有適合的人選，立即退讓，此

點須先聲明！」

場中的人都一齊點頭，黃揚賢道：「請代總堂主上座，接受金牌！」

梅映玉一身孝服，嫵媚中帶着一股剛毅，不慌不忙地往高背椅前一站，說道：「未亡人接任，由於是暫代，請諸位不用拜見！」

許陵堅持要行禮，讓擾了一陣，梅映玉才答應，緩緩坐下，接受下屬參拜。司空青輕聲對上官業勤道：「老弟，說不定霹靂堂將來會更加興旺！」上官業勤頗有同感。

梅映玉待下屬參拜完畢便道：「本座同意黃賢弟的提議，升任許分堂主爲副總堂主，黃賢弟改任內務總管，另者由於本堂暫時取消分堂，因此分堂主之設，變成有名無實，是故本座第一道命令便是取消分堂主之職，改任蘇州分堂主褚賢弟爲外務副總管，蕪湖分堂主薛景平爲刑堂堂主，專司賞罰！請問諸位兄弟有何意見？」

場內諸人一致舉手贊成，薛景平及褚遜亦都表示接受新職。

梅映玉道：「本座第二道命令，派褚賢弟到『天水幫』說項，雙方結義聯盟，強敵來臨時，互相支持，『天水幫』幫主黃恩龍亦喪在南宮狗賊手下，料他們不會反對！另者，本座還有意跟就近的『太湖總堂』聯盟，如此強敵即使知道前總堂主辭世，也不敢輕舉妄動！」

褚遜第一個叫道：「總堂主的確是女中豪傑，不遜前堂主！屬下第一個贊成，也願意到天水幫說項！」霹靂堂的人聽了梅映玉的安排，都大覺安慰，本來因雷震

天之死而引起的憂慮，已一掃而空！

上官業勤輕聲道：「司空兄眼光銳利，視人於微，小弟佩服之至！」

梅映玉續道：「本座第三道命令，是開本堂先河，增至護法一職，席數不限，一來增強實力，二來招賢納後，爲發展本堂打下根基！」

場中之人，都有點不明所以，紛紛低頭商量。梅映玉大聲道：「如今本座宣佈邀請司空大俠及上官少俠爲本堂的護法，諸位認爲如何？」

剛才眾人雖然有點摸不着頭腦，但當梅映玉話音一落，却立即鼓掌歡迎！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站了起來，連聲不敢，黃揚賢道：「兩位都是本堂第二任堂主生的好友，希望屈就，本堂上下無不感激！」

梅映玉續道：「本堂護法不受堂規限制，也可自由出入，只須在時間及能力上允許，替本堂盡一點棉力即可，兩位高情隆義，幸勿推辭！」

上官業勤心感雷震天對自己之恩，首先道：「如此在下便厚顏接受了！」

司空青見他如此，也首肯了，當下梅映玉宣佈散會，晚飯擺上來，司空青、上官業勤與霹靂堂諸頭領同席，飯後，梅映玉着褚遜到書房商量與「天水幫」結盟的事情。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在霹靂堂又逗留了一天，然後聯袂北上。由常州到金陵，不過二百里左右的路程，却有二天的時間，因此他們沿途瀏覽江南景色，至七月初六才至金陵城。

由于七月初七乃民間盛傳的牛郎織女相會的乞巧節，是故今天城內便已十分熱鬧，紙紮店子，掛了不少燈籠，其他應節品也大行其道，司空青道：「上官弟，咱們先在城內逛一逛吧！」

上官業勤擔憂明日與金不求之戰，道：「小弟想到客棧裏練武！」

「客棧地方有多大？咱們到郊野去吧，順便到鍾山那裏勘勘地形！」

上官業勤覺得有理，於是在城裏走了半匝，便又由東城門出去，鍾山離金陵城只有數里，山雖不高不大，仍因附近地勢平坦，北臨長江，望之也有巍然之感。兩人信步而行，沿途而上，林蔭道上，鳥語花香，令人心曠神怡。金陵城雖臨長江，却是著名的火爐，夏天苦其炎，今日風沙又盛，但至此山却有消暑之樂，是故遊人頗多。

兩人來至半山涼亭，見亭裏有幾個老頭在奕棋乘涼，自得其樂，司空青却是眉頭一皺，將上官業勤拉到一旁去。

上官業勤道：「司空兄，咱們就在此處練武乎？」

「不，依我看金不求不會赴約！」

「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司空青道：「假如金不求得悉雷震天的死訊，當然不會來，而且他又怎會知道你會代他赴約？」

上官業勤道：「他應該不會知道！」

「假如他不知道雷震天已死，也不會來，一來當日之約他極可能只求脫身，而且他不知道雷震天會否帶些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來，若如此，他來此豈非自討沒趣？」

日至中天，司空青忽然出現，拋了一袋子糕點與上官業勤，道：「快吃！」

「司空兄，也許他不來了！」

司空青笑道：「說不定他故意遲到，等你不耐煩時才出現，所以你必须隨時準備，更需保持體力！」

「司空兄，你幾時來的？」

司空青笑道：「想不到你這般早來，我大約比你遲了頓飯工夫，因爲我估計你不會準備食物，因此要等茶館開店，買了飽子才來！」

上官業勤尷尬地一笑，司空青又道：「等下再談，我走了，你不要找我！」他言畢立即向山上的方向飛去。

上官業勤在涼亭裏枯坐了大半天，金不求尚未出現，後來涼亭裏都坐滿了人，他索性走出涼亭，坐在附近的一塊岩石上等候。

太陽由東升，又向西下降，西天已映着夕陽的紅霞，涼亭裏的遊人都已下山，可是金不求仍未出現。

鮮艷的紅霞，漸漸縮小範圍，也漸漸黯淡，半山涼亭附近仍無一人，司空青終於出現，道：「上官弟，走吧，他不會來了！」

上官業勤問道：「咱們明天還上來不上來？」

「除非你有九成把握勝他，否則何必再來？因爲失約的是他，不是你也即不是雷兄！」

上官業勤默然，走了一程，忍不住問道：「司空兄，你打算去那裏？」

司空青沉吟不語，半晌才道：「霹靂？」

「司空青指一指涼亭：『你看，亭內有這許多人，附近沒有較大的平地，根本不宜比武，由此可見金不求根本無心跟雷震天一戰！』」

上官業勤道：「不管他來不來，明日一早，小弟都得來此，不能墜了雷大哥的名頭！」

「說得有理，咱們找個地方練武吧！」司空青那天聽雷震天贊上官業勤，心中有所懷疑，也想親自試一試他的武藝。

兩人找了一座樹林，各自抽出兵器對陣，司空青使的是一柄微彎的薄刀，刀身只長兩尺，刀刃又窄，與一般鋼刀大不相同，他刀法展開，輕捷如同猿猴，輕靈怪異，若上官業勤未曾學過青石下所藏的師門武功秘笈上面記載的武功，只怕不用十個回合，便敗了，但如今他雖然攻多守少，應付起來，並不太困難。

司空青付道：「以他此等武功，如何能與金不求匹敵？」當下又加了幾分攻勢，但上官業勤仍未露敗象，過了兩盞茶工夫，司空青見上官業勤招式仍然平平無奇，忍不住道：「上官弟，要練武備戰，便得將你的看家本領使出來！」

上官業勤道：「司空兄小心！」他手腕一抖，撞開司空青的彎刀，隨即反攻一劍，原來經過百數十招，他已初步摸到司空青刀法的變化，是以放心反攻。

司空青叫道：「好，這才有勁頭！」

上官業勤攻勢一展開，有長江水般，滔滔不絕，過了五十招司空青大感驚詫，暗道：「難怪！果然有兩下子！」

再過五十招，司空青雖然盡展所學，

但仍覺壓力奇大，不時要利用自己賴以成名的輕身功夫閃避，左手再配以「摘星爪法」才堪堪戰個平手！

上官業勤暗道：「司空兄刀、爪、輕功、暗器，樣樣在行，可惜不專，否則不難成爲一流高手。」

司空青則想道：「可惜他經驗及火候不足，否則我如今已敗了！」

上官業勤越鬥越精神，只覺體內真氣急劇流竄，精神充沛之致，恨不得打個痛快，原來雷震天輸送與他的真氣，有些仍留在氣脈中，未曾納入丹田，是故有此現象。

再鬥三十招，司空青忽然跳開，道：

「上官弟，你所欠的只是經驗與火候，若論武功，的確可與金不求一鬥！」

上官業勤忙道：「請司空兄指教！」

司空青指出他剛才幾招出手時間拿捏的偏差，方向的不準，上官業勤苦笑一聲，道：「關於方向偏差的問題，主要來自小弟這條腿不爭氣！」

司空青嘆一口氣，道：「可惜！咱們邊走邊說吧！」

兩人回城，找了家客棧歇下，洗了澡吃過晚飯，便到城內四處踏勘一番，司空青道：「不瞞你，愚兄頗喜到青樓歌院輕鬆一番，但你乃謙謙君子，愚兄也不敢勉強你……」

他未說畢，上官業勤已截口道：「小弟先回客棧等你。」

「不用等，你睡覺吧，明天一早，我會比你早到半山涼亭，不過我會躲藏在一邊，有事才現身，否則待你與金不求決戰」

說着兩人已走進金陵城，此刻已是萬家燈火，司空青道：「上官弟，咱們先找個地方好好吃一頓吧！」

「隨司空兄主意！」

「愚兄曾經來過金陵城，嘗過幾家酒樓的菜色，認爲第一樓的最好，愚兄帶你去見識一下！」

上官業勤自小在山上長大，下山雖已有一段日子，但對人多的地方仍保持一份好奇，也有點莫名其妙的害怕，司空青穿過幾條街道，遙指一座美侖美奐的大樓道：「那便是第一樓了！」

上官業勤抬頭一望，只見那酒樓外掛着一塊巨大的招牌，黑底漆金字，上書第一樓，筆劃蒼勁，氣派不凡。

到了酒樓外，只見酒樓邊還有一座竹棚，竹棚裏停放着不少馬匹和馬車，料是食客騎乘而來的。

兩人尚未到門口，裏面已有小二跑了出來，哈腰道：「樓上尚有座位，兩位大爺請進。」

司空青暗了一聲，上官業勤衣着寒酸，見出入的人都穿羅着緞，有點自卑，忍不住拉一拉司空青的衣袖，道：「司空兄，不如改到別家去吧！」

司空青一怔，問道：「爲什麼？這裏不好麼？」

「不……小弟見這酒樓的氣派，估計酒菜一定貴得很，小弟……」

司空青哈哈一笑：「愚兄還以爲你擔心什麼，我請你！」

「這怎好意思……」上官業勤話說了一半，忽然止住，轉頭望去，原來一個乞

之後，咱們再在山下相候！」司空青言畢向他揮揮手，便溜掉了。

上官業勤獨自一人返回客棧，面臨大戰，上官業勤又驚又喜，心情興奮，那裏睡得着，半夜下床拭劍不下三次，直至四更才迷迷糊糊睡去，可是只睡了一陣，又被窗外的五更梆子聲驚醒。

上官業勤見天已快亮，便索性坐在床上打坐運功，他運行了三個周天，便覺精神奕奕，疲乏全消，揸上劍，離開客棧。到了城門口，大門剛開不久，路上不見有行人，上官業勤索性展開輕功向鍾山馳去。

到達鍾山山脚，天色才亮，上官業勤也不歇息便直走至半山涼亭，此刻曙光初照，情景與昨日又有所不同，山上空氣清新，山風徐吹，令人精神百倍，上官業勤吸了一口氣，向周圍看了幾眼，不見有人跡，便在亭內的石凳上坐下，可是剛坐下，他又跳了起來，站在大石上向四周眺望，既不見金不求，亦不見司空青，更遑論是遊山的人了，他暗暗付道：「不知司空兄來了沒有？」

上官業勤幾乎忍不住要呼叫，但想起與司空青之約，又忍住了。

等候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才等到兩個老頭拄拐上山，他倆見上官業勤一身勁服，腰上又懸着長劍，不敢在涼亭逗留，繼續前進。

不久，上山的遊人越來越多，就是沒有金不來的踪影，上官業勤不由焦急起來：「莫非司空兄說得對，金不求約戰只是爲了脫身？他根本不會來？」

巧自他旁邊跑過，她本來是向酒樓走過來，但突然轉身飛快，引起了上官業勤的注意。

那乞丐跑動甚快，好像受了驚般，加上那瘦弱的身軀，使人油然而生出同情心，上官業勤覺得其背影十分眼熟，心頭一跳，脫口叫道：「別跑！」他自己却拔腿追上去！

司空青十分奇怪，只道那乞丐偷了上官業勤的東西，一呆之後才追了上去，問道：「上官弟，什麼事？」

「司空兄，你去吃吧，不要等我！」

司空青那裏肯聽，他輕功了得，幾個起落，已反越上官業勤，那乞丐忽然閃進一條小巷，司空青追至時，已不見了她，他抬眼一望，倏地拔身躍上屋頂。

上官業勤閃進小巷，不見了人，仍然跑個不停，邊跑邊道：「司空兄，不要難爲他！」

猛地聽見屋頂傳來司空青的吆喝聲，上官業勤雙腳一頓，也躍上屋頂，只見司空青截住一個身材奇瘦、滿面油污、戴着一頂破毡帽的小乞丐！

那小乞丐左衝右突，都逃脫不開，司空青大叫道：「上官弟快些來，是不是這一個？」

上官業勤見小乞丐一身男人打扮，不像是自己想像中的人，不由有點猶疑，喃喃地說不出話來。

司空青又問了一次，上官業勤才問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

小乞丐巴巴地道：「我姓黃，名叫富貴！」

「聽說她有一個女兒，今春成了親，未知真假！」

「愚兄也有所聞，只是我對飛鳳門的人和事不感興趣，也沒留意，上官弟你問這個作甚？」

「沒有……小弟覺得有點奇怪，所以問你！」

堂那裏若沒事，愚兄準備去石湖白晡探個朋友！你呢？」

上官業勤道：「小弟本來要去找做三師兄跟師姐的，不過如今只好再到霹靂堂看看，過得一個月再走。」

「如此也好。」司空青問道：「令三師兄跟師姐在何處？」

「小弟也不大清楚。嗯，司空兄，你可知道『飛鳳門』在什麼地方？」

「聽說蕪湖東南一百里的宣城，假如你要去『飛鳳門』，咱們倒可以同路！」

上官業勤道：「不，小弟一定要先回常州！『飛鳳門』的情況你可清楚？」

「愚兄略知一二，『飛鳳門』的門主是個女子，叫鳳飛天，這婆娘倒也不簡單，飛鳳門讓她創辦十年，已在武林中佔了一席位，近年來頗有發展！聽說鳳飛天不自量力，還想當個女盟主！」

上官業勤一怔，道：「武林中歷代以來，雖然出現過不少盟主，但都由男人担任，即使峨嵋派的掌門也不會染指過！」

「所以愚兄才說她是不自量力！不過聽說她欲當江南武林女盟主而已，無心逐鹿中原！又聞說她近年來招兵買馬，手下頗有些能人，也有人說她是以美色來換取勢力的，到底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聽說她有一個女兒，今春成了親，未知真假！」

「愚兄也有所聞，只是我對飛鳳門的人和事不感興趣，也沒留意，上官弟你問這個作甚？」

「沒有……小弟覺得有點奇怪，所以問你！」

「黃富貴？」上官業勤心中疑雲更盛，忍不住上下打量着他。

黃富貴道：「喂，你快讓開，我跟你無冤無仇，你攔住我幹麼？」

司空青道：「你為何見到咱們便跑？分明做了什麼虧心事，你跟我去見你們那幫分舵主吧！」

黃富貴急得雙眼淚花亂轉，道：「誰說我是見到你們而跑的？」

司空青心中詫異：「做乞丐的都有一段辛酸史，性格一般比人堅強，這小乞丐奇怪，為何連這等小事也要哭鼻子？噢，上官弟為何不說話？」

「讓開！」黃富貴手掌向司空青一揚，忽然一個後翻倒飛！

不料司空青是發暗器的大行家，聽覺與反應都異於常人，他這一揚手並沒嚇走了司空青！只見司空青上身一探，手臂暴長，展開「摘星爪法」一抓，料不到抓到的只是那頂破帽子！

黃富貴立足屋沿，立即俯身躍下去，他一躍之下，頭髮迎風揚起，上官業勤忽然怪叫一聲：「快追！」言畢首先追去！

司空青只得跟在後面，沒好氣地問：「老弟，你到底在弄什麼玄虛？」說着三人先後已落在小巷中。

上官業勤說道：「司空兄，你輕功了得，請你替小弟攔住他，等一下再向你解釋！」

司空青暗了一聲，急奔幾步，倏地使了一式「白鶴冲天」，身子凌空拔起，又凌空彎腰一個沒頭筋斗翻下，落在巷口，剛好攔在黃富貴的身前！

上官業勤「啊」地叫了一聲：「金不求跟飛鳳門勾結？」

「是的，他們今早派人到半山涼亭探消息，那人黃昏回城，說雷震天沒赴約，金不求便估計雷震天已死，因此他們準備去攻打霹靂堂！」

上官業勤一聽更驚，急問：「鳳姐，你是聽誰說的？」

「聽他們說的，就在酒樓內！」

「第一樓？」

「不是，是在『一壺春』，後來他們聽說雷震天不赴約，於是便去第一樓慶祝，第一樓出入的非富即豪，愚姐衣衫襤褸，不能進去！」呂丹鳳問道：「上官弟，你跟雷震天關係如何？」

上官業勤將當日巧救雷震天及金不求是經過，扼要地復述了一遍，後來又將羅方進做金不求走狗，自己落在金不求手中，幸得雷震天解救，雷震天又帶自己到老家庄，最後命喪南宮恩的事說了一下。鳳姐，這件事關係到上千條生命，非同小可，小弟一定要去常州報訊，讓他們有個準備！」

話音剛落，房外傳來司空青的聲音：「去常州報訊麼？」他探頭進來，笑嘻嘻地道：「愚兄估計你們有些知心的話兒要說，所以故意來遲，肚子餓了沒有？」說着又向上官業勤扮了個鬼臉！

上官業勤與呂丹鳳臉上都「刷」地染紅，司空青將酒食放在桌上，道：「愚兄已吩咐小工送飯進來，來吧，你們客氣甚麼！」

上官業勤道：「司空兄，這是我師姐

黃富貴雙掌齊拍，却讓司空青冷笑聲中舉臂一推，便將黃富貴雙掌拍開，他左臂正想使出「金龍探爪」抓住對方，不料黃富貴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司空青一愕，不由退了一步，道：「你哭什麼？」

黃富貴把頭埋在雙臂中，哭個不停，司空青怒叫道：「你再哭，某家便不客氣了！」

上官業勤向他搖搖手，柔聲道：「師姐，是小事不好，你生氣便罵我吧，這與司空兄無關！」

「師姐？」司空青一怔，忍不住問道：「他怎是你師姐……？」目光一及，見黃富貴一頭秀髮，登時閉了嘴！

上官業勤見黃富貴仍哭個不停，心道：「師姐，你怎會來這裏？咳咳，咱們不如找個地方談談如何？」

司空青見她如此，估計必有什麼內情，便道：「上官弟，你帶她回客棧吧，愚兄買些酒食回去，等下再為你們師弟團聚，慶祝一下！」言畢退開。

上官業勤道：「師姐，小弟找得你好苦，今日無論如何不放你離開，你且跟小弟到客棧吧，有話等下再說！」

「我……你走你的……」原來黃富貴的確是呂丹鳳所扮。

上官業勤急問：「鳳姐，你生我的氣麼？」

一句鳳姐使呂丹鳳心腸一軟，嗚咽地道：「愚姐無端白事生你什麼氣？」

「那你為何不跟小弟回客棧？」

「我……愚姐一身襤褸，怎敢跟你……」

呂丹鳳；師姐，這位便是江湖上有名的『摘星手』司空青！」

呂丹鳳怯生生地福了一福，道聲久仰，司空青笑道：「我這上官老弟說要去找你，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笑道他倆青梅竹馬，必是情侶，口沒遮攔地道：「上官弟，若不是愚兄提議去第一樓，只怕你還見不着你心上人！你如何謝我這媒人！」

上官業勤與呂丹鳳更加尷尬，司空青訝然的道：「你們怎不坐下？哦，鬧聲扭呀？」

上官業勤忙更正道：「司空兄你莫胡說！」

「好吧，就算我胡說，你們可以不吃，愚兄可忍受不住了！」

說着小二已捧了一鍋飯，還有兩碟菜，一瓶酒進來。桌子雖不大，也擺了五六碟菜，香氣盈室，上官業勤請師姐坐下，司空青為他們斟了酒，再為自己斟了一杯，舉杯道：「來，愚兄祝你們……嘻嘻，早日請我喝……酒！」

上官業勤急道：「司空兄，你說到那裏去了！」

司空青暗暗好笑：「到底年輕人，面皮薄！」當下道：「好，愚兄不再胡說八道，但這杯酒也該喝了吧！」

呂丹鳳道：「請司空大俠原諒，小女子不勝酒力！」

「喝一口吧！」

上官業勤也向呂丹鳳打個眼色，示意她喝一點，否則怕司空青又要胡說八道！

呂丹鳳飲了一口，粉臉已紅了，上官

：去客棧？」

上官業勤心頭一酸，忙道：「當日若不是鳳姐救我，小弟早已餓死了……你這樣說便太見外了，何況小弟又不是什麼富貴人家！鳳姐，小弟有很多話要告訴你，相信你聽後一定會高興！」

呂丹鳳沉吟一下，說道：「好吧，你帶路……」

「鳳姐，咱們去成衣店，先替你買幾件衣服吧！」

呂丹鳳淚沿腮滾下，輕聲道：「愚姐這幾個月來已習慣了，何必破費！」

上官業勤心中更加難受，說道：「鳳姐，你千萬別這樣說話，小弟聽得好不難過！」

呂丹鳳低下螓首，跟在上官業勤後面，嗚咽地說道：「對不起……你……拿主意吧！」

上官業勤帶呂丹鳳到一家成衣店，替她買了兩套衣裙，然後回客棧，吩咐小二備湯給呂丹鳳洗澡，他待呂丹鳳進房洗澡後，便溜出客棧，到金飾店買了一枝金釵，再回客棧，此刻呂丹鳳剛好洗了澡，梳洗完畢，換了新買的衣服，開門迎接！

房內的燈光十分暗淡，但上官業勤却有眼前一亮的之感，忍不住脫口讚道：「鳳姐，你真漂亮！」

呂丹鳳紅了臉，低着頭怯生生地坐在床沿，幽幽地道：「上官弟，你幾時學得這般油腔滑嘴？」

上官業勤叫起撞天屈，道：「小弟剛才所說是由衷之言，皇天可鑒！」

「我只是山上的一個醜姑娘，怎會漂

亮！」

「真的，真的很漂亮！」上官業勤那裏知道呂丹鳳複雜的心情？走前拿出那枝金釵來，不好意思地道：「鳳姐……這個送給你……這是小弟的一番心意，請莫拒絕！」

「你，你何必破費！」呂丹鳳接過金釵，兩行眼淚又沿腮滾了下來！

上官業勤慌了手脚，忙道：「小弟該死，又惹鳳姐生氣！」

呂丹鳳幽幽地道：「你對愚姐這般好，愚姐怎會生你的氣！」

「那你為什麼……咳咳，鳳姐你為何不回山？又怎會在這裏，你找到三師兄沒有？」

「不要再提……」

房內一陣沉默，半晌，呂丹鳳反問道：「上官弟，你不在山上練武，怎會到金陵？」

上官業勤道：「小弟見鳳姐下山日久，不知吉凶，所以來找你跟師兄們，後來小弟受霹靂堂堂主雷震天雷大哥之託，來金陵替他赴會，所以……」

「霹靂堂……」呂丹鳳道：「是你到鍾山半山亭替雷震天赴約的？」

「是的！」上官業勤訝然問道：「鳳姐，你知道這件事？」

「他們派人上山找不到雷震天，便斷定雷震天已經傷重不治了！」

上官業勤吃了一驚，急問：「鳳姐，他們是誰？」

呂丹鳳淡淡地道：「金不求與『飛鳳門』的人！」

司空青忙道：「你我相識雖不久，但說話投機，如多年老友，有事便說，莫把愚兄當作外人！」

「小弟想請司空兄明早便飛馬到常州報訊！」

「這個也是愚兄的責任，誰叫愚兄跟你一樣，也當上霹靂堂的護法，你放心，愚兄暫時取消石臼湖之行，留在常州協助霹靂堂禦敵！」司空青一頓反問：「那你呢？」

「小弟想跟着他們！」

「不，這樣太危險了！」

「小弟想勸敝師兄離開金不求！」

司空青想了一下，道：「如此也好，免得令師兄到達常州後，你們師兄弟陣上相見尷尬！」

之後，三人便默默吃飯，司空青十分乖巧，勿勿吃飽便道：「上官弟，愚兄疲乏，且明早便要出發，我先回房裡去睡覺了！」

小二將殘羹剩飯收拾出去，上官業勤鼓起勇氣問：「鳳姐，三師兄是不是做了鳳飛天的女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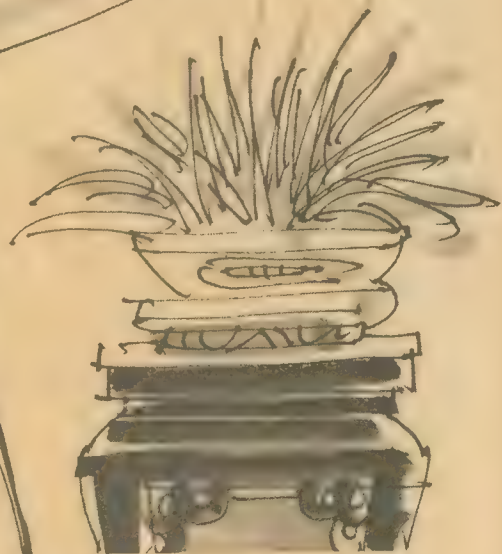
呂丹鳳坐在椅子上面對窗子，背對着上官業勤，聞言呆呆地點了一下頭，上官業勤慨然道：「三師兄真是有眼無珠！」

呂丹鳳道：「這也難怪他……」

上官業勤不悅地道：「鳳姐，你這時還替他說話？」

「人家是千金小姐是飛鳳門的公主，愚姐是什麼？山野丫頭怎能跟人家比。」

「鳳姐何嘗不是終南派的公主？」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和常九對龍口藏珠的意思想來想去，找不出個線索來，搜查飛簷的龍口獸身又查不出個所以然，二人正在無計可想的時候，常九不愧是地鼠門擅長追蹤潛形，尋人覓物的能手，還有一縷希望再找出書僮如意談談，因朱祿是他的親人，可能知道一點影迹，經過如意的尋思細想，如意只是指指白玉雕龍，常九無意中大力一拍玉龍口中吐出玉珠，玉珠內發現字蹟，說明密詔藏在金魚缸下，蕭寒月將密詔交給七王爺，遵照王爺意思把它毀掉埋好，常九進來說在花園發現了潛踪之人，聲言要見蕭寒月，叫他和那人相見，二人一齊出去……

才智卓絕弱女子

縱橫江湖顯異能

蕭寒月點頭道：「好吧，咱們就去瞧瞧，不過，雙方對陣，兇險萬端，常兄，要自行小心較好！」

常九道：「搏殺強敵的本領，我雖然沒有，但逃命的本事，我還可以應付。」

蕭寒月緊隨常九之後，在花樹叢中潛行，直到圍牆邊緣，尚未發現人踪，但常九卻發現留下的暗記。低聲說道：「他們在王府外面見面。」

「走吧，我倒要見識一下，是何等人物！」

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最好是二先生，我們能夠面對面的作生死一搏，也可以減少一些傷亡。」

常九微微一笑，道：「好！蕭兄弟果然豪氣干雲，小兄弟佩服。」

兩人飛身躍出圍牆，但見一哨兵勇，高舉火把，槍在手，刀出鞘的巡行而來。

敢情應天府已派出兵馬巡守王府，只不過他們只巡守府外，似是未得王爺之令，不敢進入王府之中。

這一批兵勇，軍威壯盛，為數甚多，常九大約的估算一下，至少有百名左右。

這就不是一般的巡守了，而是大軍出動，隨時準備迎擊強敵。

蕭寒月心中亦覺奇怪，看軍容威勢，已不像是金陵城防營的兵勇，而是正式臨陣禦敵的軍勇。

正待那一哨人馬過去，蕭寒月才站起身子來，道：「常兄，他們在那裏？」

常九緩步由暗影中行出，道：「蕭大俠赴約而來……」

但見不遠處的一個土堆，突然裂開，行出一個身著土黃衣服的瘦小漢子，道：「在下恭候多時了。」

若非他裂土現身，蕭寒月絕對想不到他會藏在土堆中。

常九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蕭寒月却說道：「我姓蕭，是那一位要見我？」

「走！區區帶路，不過，蕭大俠可以放心，約你見面的人，絕無惡意。」

「就算他設下毒謀，蕭某何懼！」

「好氣派……」黃衣人轉身行去。

蕭寒月和常九緊隨身後，竟然行入了不遠處一座民房之中。

推門而入，掀開了一個黑土帷幕，裏面燈火通明，竟然坐着一身白衣的趙幽蘭。

婢女杏花，侍立身側，手中捧着一個長約一尺的竹筒。

「是妳，趙姑娘……」蕭寒月急向前，行近了趙幽蘭。

「有點意外是不是？」趙幽蘭緩緩說道：「我本不出來的，但是，我不放心……」

蕭寒月接道：「寒月却心急如焚的，希望早見趙姑娘。」

趙幽蘭揮揮手，那身著土黃衣服的瘦小人，退了出去，常九識趣跟着退出。

杏花笑一笑，道：「蕭公子，我給你泡茶去。」也跟着退入內室。

燈光明亮的小廳中，只餘下了趙幽蘭和蕭寒月兩個人。

趙幽蘭緩緩道：「你先說吧，找我有什麼事？」

蕭寒月忽然發覺，溫婉嫺靜的趙幽蘭，有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氣勢，一種君臨天下，統率一方的氣勢，和以往的趙幽蘭，大不相同，不禁一呆。

趙幽蘭笑一笑，說道：「說話呀，我在問你。」

蕭寒月道：「我……我看還是趙姑娘先說吧？找寒月有什麼事？」

趙幽蘭道：「好，我先說，你不相信我，我要忍耐一些時間，你却偏要出動對敵，是不是覺着你那一身武功，已天下無敵？」

口氣也變了，和已往那種輕聲婉轉完全不同。

蕭寒月道：「我……我……想寒月不是這個意思！」

趙幽蘭道：「你見到二先生的實力，不過是十之三四，他還有大部份的力量，沒有動員，一旦出動，只怕會鬧得玉石俱焚，就算你個人能够保全自己，但其他的人，絕難倖免，你不為別人想，難道連你那位心上人的小郡主也不關心麼？何況，你保全自己的機會，也不太大。」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寒月個人生死事小……」

趙幽蘭接道：「看來，你是不太相信我的話了，好！咱們先求證一下如何？」

蕭寒月道：「如何一個求證之法？」

趙幽蘭道：「你知道我不會武功，但你想傷害我，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蕭寒月道：「這件事太嚴重了。」

趙幽蘭接道：「好！那我攻你幾招，試試看，你能不能接得下來？」

蕭寒月心中忖道：見她之面，原想可以早些取得解藥，却不料竟是一個如此的局面。趙幽蘭在蕭寒月的心目中雖有溫柔婉轉的印象，但此刻給他的感覺，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

「蕭兄，小心了……」趙幽蘭突然一揚右手，一片形如雲霧的白色粉末，疾洒而出。

不知道是什麼奇毒藥粉，蕭寒月急急閉住呼吸向後退了一步。



就是這最後一步的工夫，耳際已響起了嗡嗡之聲，很多隻的蚊蟲，繞面飛舞，看樣子，似是隨時可以被叮上一口。

趙幽蘭清脆但含着冷厲的口音，緩緩說道：「蕭兄，不要妄動，那是毒蚊，惡毒無比，只要被牠們叮上一口，立刻會暈過去……」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幽蘭，你要證明什麼？」

趙幽蘭道：「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快劍，能不能斬斲攻向你的毒蚊？」

蕭寒月道：「不能，牠們太小了。」

趙幽蘭道：「你能够作到什麼？」

蕭寒月道：「殺你，如果你真是我的敵人，在你洒出藥粉的同時，我有很充裕的時間殺了你。」

趙幽蘭歎息一聲，道：「不錯，但你一樣會死在我的毒蚊之下，蕭兄，犯得着麼？」

但見那飛繞在面前的巨蚊，紛紛跌落在地上死去。

蕭寒月呆了一呆，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趙幽蘭道：「我只是證明給你看，一個人單憑絕世武功，不一定戰無不勝，如是我早些放出毒蚊，你還有接近我的機會麼？」



蕭寒月沉吟一陣，道：「沒有！」

趙幽蘭微微一笑，道：「你承認自己太任性，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唉！至於那些白色的藥粉，正是這些毒蚊的剋星，但對毒蚊又有一種吸引味道……」

「牠們飛蛾撲火，自尋死路，你也在藥粉保護下，才未受到傷害，當然，你如不肯聽話，揮劍行動，那些藥粉被你的劍氣蕩開，就給了毒蚊可乘之機，這就是喝令你不要妄動的原因。」

蕭寒月道：「趙姑娘請在下來，只有這件事麼？」

趙幽蘭道：「我知道，我在你的心目中，已經不是個溫柔可愛的趙幽蘭，而是一個培養毒物，形如巫女的可怕人，但我的用心，唯天可表，我不願你受到傷害，也不願小郡主受到傷害……」

蕭寒月道：「她和妳……」

「沒有關係，但你總聽過愛屋及烏這句話吧？」趙幽蘭說：「她很可愛，如果受到傷害，你一定很傷心……」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幽蘭，現在最需救助的不是郡主，而是七王爺，他中毒很深，羣醫束手，急需姑娘出手救他了。」



趙幽蘭說道：「你說說他受毒的情形、症狀？」

蕭寒月仔細的說了七王爺症狀、病情後，歎道：「幸得姑娘給在下一瓶藥毒藥，就是那一瓶藥毒，才保全了七王爺一條命！」

趙幽蘭道：「那瓶藥毒有效？」

「是！七王爺如若有了三長兩短，江南半壁的文武大員，恐怕都會受到牽累……」蕭寒月說：「那時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勢……」

趙幽蘭道：「那瓶藥毒如若有效，我可以再給你兩瓶，但如要完全療治好他的傷勢，那恐怕還要看過病人才行……」

蕭寒月道：「姑娘，七王爺現在在廳，姑娘可否去瞧瞧他的傷勢？」

趙幽蘭先是沉吟了一陣，遂高聲道：「杏花……」

杏花捧了一個茶碗，緩步行了出來，笑道：「公子，我在燒開水……」

趙幽蘭冷冷說道：「杏花，計劃完成了沒有？」

杏花道：「回小姐，完成了！」

趙幽蘭說道：「蕭兄，有件事，要你決定了。」

「什麼事？」

趙幽蘭道：「我現在如果去救七王爺，很可能會誤了大事……」

「大事……」蕭寒月說：「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比救七王爺更大。」

趙幽蘭道：「二先生手下控制的一批力量，十分強大，如若他全力施為，你們絕對無法抗拒！」

蕭寒月道：「只要七王爺病症好轉，可以調動大軍對付……」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這恐怕來不及了，唯一上策，是釜底抽薪。」

蕭寒月道：「如何一個抽法呢？」

趙幽蘭道：「把這批力量，納入我控制的之下。」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可能麼？」

杏花冷笑道：「蕭公子也許不知，現在，已有百名高手，在小小姐的控制之下，只要小姐一聲令下，他們都會奮勇向前，死而無怨。」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幽蘭，你要控制這一批力量作什麼？」

杏花道：「幫助你呀！」

「幫我……」蕭寒月說：「我無意爭雄江湖，要這些力量作什麼？」

杏花道：「唉！我的公子爺，那些力量，如不能入小姐掌握，就是二先生的戰士……」

蕭寒月恍然大悟，道：「原來，幽蘭姑娘和二先生爭取控制這個組合？」

趙幽蘭道：「你想明白就行了，現在，你是否還要勉強我去救七王爺？」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如若在下有能力勉強姑娘，我贊成你去救七王爺。」

趙幽蘭一皺眉頭，道：「你讀書萬卷，難道連輕重緩急，都不能分辨麼？」

蕭寒月說道：「也許在下的看法和姑娘不同……」

同……」

趙幽蘭道：「七王爺的生死，不過是一個人的事，如若我失去了控制那個組合的機會，連殃的就不是兩個人了，包括七王爺和你蕭公子在內，都將難逃一劫。」

蕭寒月道：「如是七王爺不幸死去，造成情形是大軍征戰，千萬人頭落地，和咱們數百人的生死比較起來，那又是不相同了。」

趙幽蘭歎息一聲，道：「看起來，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不應該找你見面。」

蕭寒月道：「幽蘭，我希望你聽我一次話，好麼？先去救救七王爺，以後的事，我聽你的。」

趙幽蘭突然微微一笑，道：「你說的可是真話……」

蕭寒月道：「絕對是由衷之言。」

趙幽蘭道：「好！我跟你去，不過，這在計劃之外，誤了大事，你可要一身承擔。」

蕭寒月道：「當然，在下會承担一切後果。」

杏花面現驚恐之色，急道：「姑娘，救出老爺要緊，七王爺的事，容後再說……」

趙幽蘭點點頭，道：「蕭公子對我有救命之恩，而且，千萬人的生死，總是重過數



百人的死亡，咱們就先去救七王爺吧！」

杏花搖搖頭，欲言又止。

蕭寒月內心倒是有點不安了，如若因救七王爺，就誤了趙幽蘭救出父親的機會，那可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但七王爺危在旦夕，好不容易說動了趙幽蘭，實也不宜改口。

離開民舍時，蕭寒月才發覺這民舍外面佈伏着很多的勁裝大漢。

但最使蕭寒月驚奇的是，文雀、武鳳也在其中，而且，常九早已被人制服，點了穴道。

如若這些人現身攔阻，蕭寒月自無法輕易而入，顯是，趙幽蘭有意要他入室相見。

醫術、藥物的運用，再加上卓越的才慧，竟使一個不會武功的纖纖弱女子，縱橫於江湖高手羣中，如臂使指，運用自如，蕭寒月不禁生起了一縷敬畏之心。

以趙幽蘭這等奇异的成就，如若想控制蕭寒月，只怕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趙幽蘭揮手示意放了常九，目光一掠文雀、武鳳，道：「你們兩個跟我進入王府中，其他的人，在此待命，聽我的號令行動。」

環佈在四週的勁裝大漢，竟然個個抱拳一禮，散失於夜暗之中。



文雀、武鳳伸手提着兩個黑布包袱，背在身上，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包袱很大，却不知內藏何物。

趙幽蘭一揮手，道：「蕭兄帶路吧！」

常九穴道已解，搶在前面，道：「區區帶路。」

轉身向前行去。

趙幽蘭低聲道：「常前輩，對不住啦！」

常九淡淡一笑，道：「姑娘才華大展，常某人敬佩的很。」

趙幽蘭道：「今日得罪之處，晚輩定有回報，希望前輩別放在心上。」

常九道：「豈敢，豈敢。」舉步行去。

文雀、武鳳看看蕭寒月，欲言又止，分左右緊守在趙幽蘭的身側。

花廳中燈火明亮，廳外戒備森嚴，蕭寒月肅立榻側，文雀、武鳳，並立在趙幽蘭的身後，杏花却坐在大廳一角。朱盈盈站在蕭寒月的身旁，張風守在花廳門口。

趙幽蘭仔細診斷過七王爺的脈象之後，淡淡一笑，道：「中毒很深……」

蕭寒月心頭一沉，道：「沒救了嗎？」

朱盈盈突然行前兩步，屈膝跪下，道：「

蘭姐姐，妳一定要救救我爹……」

「郡主請起……」趙幽蘭扶起了朱盈盈說：「中毒雖深，並非無救，既然我來了，自然要還給郡主一個很健康的父王，盡我之能療治好七王爺的傷勢……」

「謝謝蘭姐……」朱盈盈又拜了下去。

趙幽蘭扶住了郡主，歎了口氣，道：「不過……」

「趙姑娘，有什麼話儘管說……」蕭寒月說：「我們一定遵照辦理。」

趙幽蘭搖搖頭，道：「別把我看得如此不肖……」

蕭寒月急道：「姑娘！請不要誤會，請恕在下情急失言。」

趙幽蘭道：「我只是想說明，可能會遭遇到麻煩，使郡主有所準備……」

朱盈盈道：「小妹恭聽蘭姐的吩咐。」

憂患煎熬，使得純潔如玉的郡主，突然成熟了不少。

趙幽蘭道：「七王爺一定能救，不過要很長一段時間，大概總在四個時辰以上……」

蕭寒月道：「藥物方面可已齊全？」

趙幽蘭道：「藥物齊備，只是七王爺中毒太深，一下子難以逼出全身之毒，才要很長時間……」

蕭寒月道：「這真是麻煩姑娘了。」

趙幽蘭道：「重要的是二先生發覺了危機之後，一定會攻來，如若你們抗拒不住，不但七王爺救不成，王府中所有的人，恐都將玉石俱焚。」

蕭寒月道：「姑娘不是控制有一批人手麼？」

趙幽蘭道：「我無法分身，只怕很難調度他們，這批力量，不能計算在內。」

翻案



常辛苦的，而且會辛苦很久。

盧根微笑着說：「毫無疑問，盧根這個人是有虐待狂的，這樣把瑪莉露虐待一下，也能夠使他得到心理上的滿足。」

瑪莉露終於略為渡過了辛苦的時期，而爬了起身，跑進浴室去了。

盧根過了一陣仍不見瑪莉露回來，就叫道：「喂，瑪莉露，真對不起，不過，你不應該講我不高興的話，惹得我生氣呀！」

瑪莉露這時候剛剛踏進房中來，手中拿着一把刀子。是廚房裏拿著的切肉刀。盧根看見了，雖然吃了一驚，却是並不害怕。以瑪莉露本領，她是不能夠對他怎樣的。以他的身手，他一下子就可以把刀子奪過來了，所以他還是祇是坐在床上看着她。

前文提要：和溫美玉的計劃，莎莎公主從旁敲側擊的談笑中亦知道梗概，司馬洛和溫美玉初時是不想她知道太多東西的，後來聽她提出罐頭廠有一條隧道可以通入，便非慎重她不可，三個人很快就作出決定，他們放棄了這座別墅，乘車離去，在R國內提前賽車，因為有一個國際汽車越野大賽，要經過他們的國家的，為了爭取外匯收入，R國抓緊這個機會提前籌辦本國的賽車大會，盧根面對這個問題，怕本國大學生攪示威，便來和國王的秘書那福商量，叫他的同學不要亂來，並答應國王找尋章理夫，暗中不敢將他難為，却想不出什麼好辦法……

瑪莉露是因為盧根捏她的頸子而太生氣，所以就跑到廚房裏去把這刀子拿出來，要殺盧根。但也許因為她根本不是殺人的人，下不了手，亦可能是因為盧根剛剛說了一聲對不起。

她又把刀子擡在地上，走回床邊來，伏在床上，哭了起來。盧根坐起身，摸着她的頭髮，說道：「真對不起，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你不應該講我不愛聽的話呀！」

「我——可不是有惡意的，」瑪莉露飲泣着，喉嚨仍因為經扭過了而沙啞：「我祇是以為這是有對你有益的！」

「算了，」盧根說：「不要再提了，還是把這件事忘記了吧！你不要再多管閒事！」

瑪莉露說：「你……你不會對我報復

賽車前夕

意外頻生

「我這一種人？」盧根更加大為不高興地說：「我是哪一種人？」

「你是哪一種人，你自己也知道啦，」瑪莉露說：「沒有一個人是可以永遠有絕對權力的，權力越大的人，處境越危險，當他一旦失去了權力時，他的敵人就會來對付他了。像我，我沒有權力，但是我也沒有那麼多敵人！」

「這些話是誰對你講的？」盧根懷疑地看着瑪莉露。

「你別當我是那麼笨的吧！」瑪莉露說：「這種事情，誰都想得出來了。童話裏面有，近代的新聞也有。幾乎每一處，世界上都有一兩個像你這樣的人逃掉了的嗎？」

嗎？」

「我說忘記了這件事，」盧根說：「我自己都已經忘記了！」

瑪莉露就躺在那裏睡着了。

盧根則反而沒有睡着了。他是正在思索着。忽然之間，他覺得瑪莉露所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了。也許，有一天他是需要逃走的。沒有人對他講過這樣的話，因為根本就沒有人真正關心他的利益。他的敵人，是會把他的缺點指出來和罵出來的，但是卻不會指出這一點。

他在大腿一拍，說道：「他們需要我！我不會逃走的！我逃了之後，他們就很麻煩，等於失去了手脚了！」

瑪莉露張開眼睛看着他，問道：「你在說什麼？」

「沒有什麼。」盧根說：「我祇是在想，你說自動轉帳嗎？」

「我是想這樣的。」瑪莉露說：「但是你又不肯！」

「好吧。」盧根說道：「我就轉給你！」

「好極了。」瑪莉露跳起身來，「我把我的銀行戶口號碼告訴你！」

「不必了。」盧根又說道：「我知道的！」

「噢，」瑪莉露說：「你是什麼都知道的！」

「是呀，」盧根說：「有通天本領，但就是不大有錢！」

「你即是說你會落力多賺錢了？」瑪莉露問。

「呀，」盧根說：「你別管我這些事

情！」

他從床上起來，拿起衣服穿上。

瑪莉露問：「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走了。」盧根說。

「你不休息一下嗎？」瑪莉露說：「這樣快就要走了？」

盧根不出聲。瑪莉露又問他是要到甚麼地方去。她是女人，就是喜歡問這種女人的問題的，而且她這亦不是第一次問了，每一次盧根離開時，她總是這樣問，而每一次，盧根都是不告訴她的，盧根根本不會告訴瑪莉露這樣一個人，他會到什麼地方去的。瑪莉露亦並不笨到問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差不多穿好衣服的時候，瑪莉露又問：「你什麼時候再來？」

這也是必問的問題，也是從來得不到肯定的回答的。盧根還是一樣地回答道：「有空的時候再來！」不過這一次倒是多說了一句：「自動轉帳的事情，我們會替你辦妥的。」

盧根走在街上，倒是有不少人認得他，因為他這個人，也是不愛出風頭的，報紙上從來沒有刊登過他的照片，他是大名鼎鼎，提起他的名字，是許多人都認得的，但是他的樣子則並不是。

盧根走在街上，一時也並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他祇是在思索着，在想着瑪莉露對他講的話。要多找一些錢？也許是很有道理的，有錢又有什麼不好呢？

路上一個人忽然一手搭住盧根的肩。

盧根在心不在焉中嚇了一跳，幾乎要轉過去給這個人一拳了。不過他看見這不過是一個外國遊客，一個男人。

那人說：「朋友，我想花一些錢！」

盧根瞪着他，說道：「我又不是賣東西的！」

「有些東西是不會帶着在街上叫賣的。」那人說道：「譬如女人，我想要找女人！」

「你看我的樣子像是扯皮條的嗎？」盧根說。

「你們貴國的人，似乎對我們很反感！」那人說：「我們來這裏都是花錢的，對你們有益！」

盧根深深呼吸着，終於說道：「哦，你到那邊去，轉左，再轉左，那一條街上很多！」

「謝謝你，朋友！」那人說着走了。

盧根呆呆地目送他走遠，忽然，有一架名貴的跑車在路上吵鬧地飛馳而過。這也是遊客開來的車子，並不是參加比賽的，祇是趁熱鬧的賽車迷。

遊客潮果然是開始到達了。

盧根搖搖頭，繼續向前走。

在那罐頭廠裏，章理夫的房間裏已有燈光，他是沒有那麼辛苦了，但他仍有如一個廢人似的呆坐在床上。

忽然，那度門打開了，鱷魚與二個衛兵出現，他們是推着一架餐車進來。現在是進食時間了，他們用一架餐車把一頓精美晚餐推進來。

章理夫慢慢地轉過頭來。在外表上看來，章理夫很明顯乃是反應遲鈍的，但是事實上却非如此。他祇是在假裝。他在監獄裏時已經得到了秘密的通知，知道他的

妻子實在並未死去，而司馬洛等是已在設法營救他的，因此雖然盧根在食物和營養的方面剝削他，他還是能夠用精神和意志支持下去。一個人，祇要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他的生命力就會特別頑強。不過他還是在假裝，裝成被折磨到已經失去了意志，以使盧根不提防他。起碼盧根不會着意提防他自己設法逃走，如此，假如他找到機會逃走的話，他就立刻把握機會逃了。

剛才盧根對他講，莎莎公主給捉去了的話，章理夫是也聽到的，不過他祇是假裝沒有反應，却是心中暗喜，他相信，司馬洛是正在一步一步成功了。

現在，鱷魚又把他一頓豐富的餐食推進來給他吃，更加證明，盧根是正在作着讓步的準備了。

「吃呀，」鱷魚說：「你怎麼了？難道吃慣了那些垃圾嗎？」

那些「垃圾」就是鱷魚平時在這裏餵給章理夫吃的東西，祇是用一隻盤子裝一些稀粥之類，從門下推進來而已。章理夫慢慢地轉過去，開始動手吃這一頓豐富的餐食了，這樣久沒有吃過稍為有水準的東西，如此豐富的食物，對他實在是非常之吸引的。

他越吃就越快。

「呀，」鱷魚說：「行了，你不會有事，你會好起來的！」

章理夫祇是仍然表示反應遲鈍地在吃着。

他是會好起來的，但是也不能夠一吃了這一頓美食就立刻好起來的，要好，也是一步一步的。

「我們不知道什麼章理夫！」靈高說：「我們是聽過這個名字！你既然聽得到我們講話，你們當然也聽到我們剛才提過了。」

高思的衝動漸漸平復下來，想一想，又覺得有道理。他說：「但是，你們剛才自認侮辱過公主！」

「我們是在路上碰到過她，」靈高說：「我們——祇是吃了她的虧！你聽我們講清楚好不好？假如你不相信，你可以問她的！你說——呃——剛才你不是說公主去了遊埠嗎？怎麼又說我們捉了她呢？」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高思說：「你說你們作弄過她的，怎樣作弄？」

「你首先記着，」靈高說：「我們根本不知道她是公主，而且我們也侮辱她，好不好？」

「講呀！」高思咆哮道。

靈高祇好把他們在路上遇到莎莎公主的經過講出來。

高思懷疑地看着他們，「幸而有人救了。但是，假如不是有人救了她呢？」

靈高說：「我也可以想像到你想像什麼，但是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不會幹那種事情！」

「你們這些飛車黨！」高思說：「我也久聞大名了。你們捉了女孩子，盡情侮辱之後就會殺掉！」

其中一人說：「這件事情，又沒有發生，我們又如何能向你證明，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呢。」

「我知道你們會！」高思說。

「我認為你是看電影電視太多了，」

「你知道，」國王說：「我是也為你的健康担心的！」

「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健康愉快。」盧根說。

「我也在想，」國王說：「既然你在担心章理夫的健康，那麼，假如章理夫回到了他的朋友的身邊的話，他的健康不是會恢復得更快了？」

「是會的，」盧根說：「不過可惜，章理夫的健康情況實在相當差，我担心他逃不到他的朋友身邊去，所以，我到現在還是覺得，章理夫逃獄，實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唔，」國王說：「總之，你記着，盧根，假如章理夫死掉了，就有人會被槍殺！」

「我知道，」盧根說：「還有什麼吩咐嗎？陛下？」

「沒有了，」國王說道：「你可以走了！」

盧根告辭，離開了皇宮，下一步，他則是去找一位高官，這是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對盧根，態度則是必恭必敬的，有如盧根剛才去謁見國王那樣。

就是因為盧根的勢力很大。

但是，盧根的勢力是大了，却有一個地方遠遠不及財政部長，那就是在錢的方面。就因為財政部長是管財政的，他把財政管得很技巧，有些錢是撥進國庫裏的，但亦有些錢，他則是撥進了自己的海外戶口，以及有些有勢力人士的海外戶口，所以他是很有錢的。

盧根說：「怎麼樣，近來的經濟情況

靈高說：「我們不是這樣的。你想看看，假如我們真是做這種事情的，不要說常常做了，就是做過一次，也不得了，我們還能够這樣自由地來去嗎？我們一定會受到追捕！你有聽到我們受到追捕嗎？你有聽過我們害人的新聞嗎？」

高思一時說不出話來，因為，靈高講的這句話，倒是有點道理的。

高思終於說：「但是，假如公主不是給人救走了的話，你們又會怎樣對她？」

「剛才我也已經講過了，」靈高說：「不過是跟她開玩笑吧了。有時碰到了談得來的女孩子，我們亦會一起旅行，談得好好的！」

「假如你們知道她是公主呢？」高思問。

「那我們就根本不要攪她了，」靈高說：「有後台的人就是麻煩，我們不想有這些麻煩。坦白講，我們怕的是麻煩，而不是尊敬她與否的問題。」

高思又尋思着。

另一個人問道：「什麼公主被捉住了？假如是那傢伙把她捉走了，我們可以帮你把她找回來！」

靈高是不想講這話的，不過要制止也已經遲了。

高靈輕蔑地看着那人：「你憑什麼本領可以找到那人呢？難道你們沒有企圖找過他嗎？」

這人答不上來。這確是事實。他們在給司馬洛作弄過一番之後，確是曾經企圖追上司馬洛的。他們對許多地方的形勢都很熟，因為流浪慣了，以為他們有許多捷

是不是很好？」

「是的！」財政部長眯着眼睛笑着，「遊客來了，我們的收入增加了，許多困難，都可以解決了！」

「你的荷包，」盧根說：「當然也是腫脹得多了！」

「是呀，」財政部長仍是眯着眼睛，「大家都有利，那是最好！」

他並不因為盧根這樣說話而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事情，是盧根早已知道的。盧根甚麼事情都知道，所以勢力可以如此之大。

盧根說：「那麼，我們情報組，也可以增加經費了！」

「這個——」財政部長表示莫明其妙，因為，盧根是不必提出要求的，盧根祇要下一個命令就行了，「你們的開支，是不受限制的！」

「不錯！」盧根說：「不過，我還要拓展我們的海外情報組！」

「我們沒有海外情報組。」財政部長說。

「現在有了，」盧根說：「就是我一個人。假如我要到海外辦事，我要花很多錢，所以，假如海外有存款就些！」

財政部長迷惑地看着盧根。他大致上是明白盧根的意見的，祇是他不相信，因為盧根並沒有這習慣。

「怎麼樣？」盧根說道：「你是反對嗎？」

「不，不是！」財政部長說：「祇是，我沒有想到，像你這樣，一個全心全意，為國家盡忠做事的人，也會對錢感興趣

徑可走，司馬洛的車子雖快以及領先了，還是逃不出他們的指掌，然而，他們就是找不到。他們調查過再一個司馬洛可能在途中歇腳或者經過的地方，當地的人都說根本沒有看到這部車子經過，也沒有看到這樣兩個人來過，就像這兩個人和車是忽然升飛走了似的。

的確是飛走了，不過他們想不出有這樣的可能性。

高靈說：「高思先生，我們是沒有惡意的，這是事實，你向我們難為，也沒有用處！」

「好吧！」高思說：「我看，你們也不會是把公主捉起來的人！」

「是呀，」靈高說。

「但是，」高思說：「你真願意幫助我把她找回來嗎？」

「這個——」靈高說：「我……我很難講！」

「你不是說你們是很愛找刺激的？」高思說。

「對這件事，興趣是有的，」靈高說：「但是錢不夠！」

「我慢慢找錢，」高思說：「但總之，你們是為我做事情的，這一點已經講清楚了！」

「好吧！」靈高無可無不可地說。現在，當然是先答應了較為上算，而且，他們這幾個人，也實在是很愛鬧事的，有機會讓他們鬧一鬧，他們也是歡迎之至。

「你們睡覺吧，」高思說：「以後我再跟你們講清楚！」

× × ×

呢！」

「錢的用途是很廣的，」盧根說：「尤其是到海外去，更非財不行。外地的人，是不認識我們的，對嗎？」

「假如我沒有猜錯，」財政部長說道：「你的意思就是要把餅多切一份，對不對？」

「是的。」盧根說。

「唔，」財政部長點點頭，「這是很合理而且也是很聰明之舉，我們呀——都是終有一天可能到外國去辦事的，假如沒有錢，那就很不便了！」

「正是，」盧根說道：「所以，你替我弄一個戶口如何？這些事情，你是很熟的！」

「瑞士吧，」財政部長說：「我相信，瑞士是最好的了。」

「很好，」盧根說：「你替我辦吧。什麼時候可以辦好呢？」

「現在就辦吧，」財政部長說：「他打開抽屜，拿出一些表格來交給盧根，說：「你填了這些，我很快就可以為你辦好了。」

這種事情，這個人真是優為之的。

「就是這樣，」盧根說。

「假如你自己去辦，」財政部長說：「那當然是難一些了。但是我是這門學問的專家，一個星期之內，就可以辦妥了。你連支票都不需要，你祇要一個密碼，一個簽名，就可以拿到這些錢！」

財政部長又對盧根解釋了這件事情的用法和做法。盧根對這種事情也並不是不熟悉的，不過是從來沒有做過吧了。現在

這個地方，遊客是越來越多了。越野大賽車已經完畢，那些遊客們果然順道到這裏來，準備參觀這裏的大賽車。這件事情，也是使盧根相當之忙的。盧根這個人，就是因為甚麼都要管，所以他也是特別忙的。

他還要到國王那裏去一趟。

是國王把他召來的，而他也不能夠不去。

國王是單獨一個人見他。

國王問道：「你的成績怎樣了，他逃走了，而現在在市場上的情況如此複雜，找一個人是並不容易的。假如他已經逃出了本國，那我更沒法找他！」

「別跟我來這一套胡說八道！」國王說：「假如他逃出了本國，那即是他得到自由。那麼我的女兒就會給放回來了。我依了你的條件，那些大學生們很規矩，什麼都沒有攪，你也是應該跟我合作的！」

「也許，」盧根說：「章理夫健康太差，對方不滿意？」

國王凝視着盧根，盧根却低下頭來，不接觸他的眼光。國王也是一個聰明人，他明白盧根的意思了。

他說：「假如章理夫的健康不快點好轉，那麼，我的女兒的健康，是可能會壞下去的！」

「希望不會吧，」盧根說：「我當然是希望大家都好！」

「你要盡你的力量把事情弄好！」國王說。

「這個當然了，」盧根說：「假如我找不到章理夫的話！」

，一講之下，他自然就心領神會了。他簽好了那些文件，財政部長伸手與他相握，說道：「恭喜恭喜，盧根先生，現在你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了。」

「多謝。」盧根說：「不過，還是不及你那麼富有！」

「這個嘛，」財政部長顯得頗為尷尬地說：「我們是做生意的人，錢是要運用的，運用得好，那就會越來越多，好像滾雪球似的了。」

「我是不懂做生意的，」盧根說道：「不過，這一個數目，也是不錯的了，每一個月有一筆這樣的進賬，還有什麼苛求呢？」

「每個月？」財政部長的臉色立刻有所改變，因為，一次過拿這個數目是不算多的，但是，每個月拿一次，却是不少，那也即是說，會把其他人的那份也分薄了的。

「當然了，」盧根說：「我不會做生意，不懂得如何滾雪球，要增加我的錢，就祇有用這個辦法了！」

「這個……這個……」財政部長搔着頭。

「你安排一下吧，」盧根說：「下一個月，還有六十天才到！」他並沒有叫財政部長考慮，這是一個直接命令了。

財政部長祇好點了點頭，說道：「好吧，這件事情，我是會辦妥的，不過……」

「他遲疑着，就像有些話不好意思講出來似的。」

「有什麼附帶條件呢？」盧根問。「這不是什麼條件，」財政部長奉承

地微笑着說道：「不過是一個小的請求吧了！」

「請講出來好了！」盧根說。

原來財政部長已經在一張紙上寫字，此時就把他所寫的推給盧根看。那紙上寫的是一個名字。財政部長說：「我要把這個人殺掉！」

「為什麼？」盧根問。

「你一定要知道為什麼嗎？」財政部長問。

「知道就好一些，」盧根說道：「萬一他的身邊有些什麼人，是你不願意傷害的！」

「是這樣的，」財政部長說：「他誘姦我的女兒！」

「你的意思是，」盧根說：「你的女兒喜歡他而不喜歡他，你叫你的女兒不要與他來往，他却不肯聽？」

「是的，」財政部長說：「他——一個窮小子，怎麼有資格娶我的女兒為妻呢？我對我的女兒是有另一番計劃的！」

盧根嘆一口氣：「有兒女，就是這樣的麻煩！」

「這裏是這個人的資料！」財政部長又在紙上寫了一些字。

「唔，一個大學生！」盧根說。

「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他與我的女兒來往，也鼓勵我的女兒反我，這怎麼可以容忍呢？」

「賽車節日過去之後，我替你解決他好了！」盧根說。

「最好是三天之內，」財政部長說：「我心目中有一位未來的女婿，過幾天就

要從外國回來了。假如他知道我的女兒有一個情人，那麼他怎麼可以成為我的女婿呢？」

「一個大學生！」盧根說着，忽然頭痛起來。大學生是一向都令他頭痛的。

「盧根先生，你得幫我這個忙，」財政部長說：「這個人好像一個魔鬼，控制了我的女兒！」

盧根嘆一口氣，說道：「假如我為你做成功了這件事情，你的女兒又有什麼反應呢？」

「她當然會很傷心，」財政部長說：「但是年輕人，懂些什麼？讓她得到更好的，她很快就會忘記了！」

「好吧！」盧根說：「我為你做這件事情！」

當然，這件事情是特別令他頭痛的，因為他已答應過國王不去碰那些大學生，而那些大學生們亦答應不會搗亂了，假如他食言，那麼形勢是又會亂起來的。不過，事情是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進行的。

這件事情，盧根就自己去進行。事實上，用不着財政部長供應，盧根亦知道關於此人的資料。

照片中那個人，盧根很容易就找到了。

這個年輕人喜歡玩汽車，而他自己也擁有一部年齡已有相當的車子——新的車子是買不起的。賽車的狂熱也沾染了他，他開着這部老爺車在路上馳行，不時有參加比賽的車子超過他，飛馳而去，他羨慕而無法追上。那些都是漂亮的車子，正在試車和試路。這些車的馬達都是加強了

的，普通的車子根本無法與之比較，而這個青年這部老爺車是更難了。

盧根的車子，外表也並不怎麼特別，不過馬達也是加強了的。他也很容易就追上了這個青年人的車子，而跟在後面。到了山上，一處僻靜的地方時，盧根才追前去，把那車子逼到路邊，而將之截停了。

盧根下車走過去。

那個青年人是認得盧根的。他憤怒地說：「盧根，你這是幹什麼？」

盧根說：「我是要跟你談談吧了！」他打開車門，就上了車，坐在這個青年人的身邊。

「你不要亂來，」那青年人說：「我也是認識一些重要人物的，雖然不喜歡利用這種勢力！」

盧根格格地笑起來，說：「我知道，你認識財政部長的女兒，但是你有沒有想到，財政部長對你討厭之至？他是絕對不會為你出頭的！」

「我不要再跟你談那個！」那青年人說：「你究竟想怎樣？」

「我就是來跟你談那個的，」盧根說：「原來財政部長很反對你與他的女兒來往！」

「他的女兒已經成年了，他有什麼權管這件事情？你更加沒有權管這件事情！這事與你無關！」

盧根嘆一口氣：「年輕人，就是不知死活，不知天高地厚，本來，你可以答應以後不跟她來往的！」

「這不關你事！」那青年人說。

「在這裏，」盧根說道：「一切事情

都是與我有關的。總而言之，現在，即使你答應以後不再跟她來往，亦是已經太遲了！」

「你能够怎樣？」那青年人輕蔑地說：「殺死我嗎？」

「正是如此！」盧根說。

他忽然飛快地一揮拳，一拳擊中了這個青年人的下頷，這青年人就在駕駛座上暈過去了。

盧根立即推開車門下車，回到自己的車子。

盧根選擇這個地方截停車子，是早有預謀的，這裏的路邊，下面就是對着險峻的山坡。盧根開動自己的車子，退到這青年人的老爺車的車尾的後面，就用車頭頂着這老爺車的車尾，開動了，亦把這部老爺車推動了。那個青年人暈在車中，對這危險完全不知道，亦不能制止。他的車子就是這樣被推動，推出了路邊，到了斜坡上，以後就自己衝下斜坡。那斜坡太斜了，車子許多時候車輪都不着地，而是飛下去似的。

盧根下車，再走到崖邊看着。這時，車子已經跌到了山坡的底下，扭曲得不成樣子，車身的鋼板亦有許多在中途跌了出來。

盧根再登上他的車子，開走了。這祇是一件「交通意外」，財政部長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盧根就是一個這樣可怕的人。他殺一個人，可以面不改容，而且，在他那扭曲的腦子裏面，他對人也是沒有好壞之分的，祇是有值得殺與不值得殺。

他的車子開了一段路之後，迎面來了幾部摩托車，機器聲開得很吵，飛馳着與他的車子相擦而過。

這些車子上的就是靈高等幾個人。

盧根微笑。他們正在工作，而且做得相當之好。

另一方面，靈高在一閃眼之間，也認得了車上這個人乃是盧根。

靈高叫道：「你們認得嗎？就是那個傢伙！」

另一人說：「那又如何？」

「壞主意都是他出的，」靈高說：「他才是一級的大壞蛋，這裏的壞事，都是由他主持！」

「我們也管不了那許多，」另一人說：「還是先解決自己的事情吧！」

現在，他們是對盧根非常之惡感了，祇是為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證件的問題。早上起來的時候，他們的旅行證件被沒收了。那即是說，假如未得到盧根的同意，他們就不能離開這個地方。高思說，這是上頭的命令，他也沒有辦法的。

盧根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但他的精明是毫無人情味的精明，他的精明乃是要控制一切，從沒有想到過以德服人或以義氣博取義氣，亦不相信有這種事情。本來，靈高等人是很樂意做這件工作的，但是證件一給沒收了，他們就不服氣了。高思的上頭，他們知道就是盧根。

靈高說：「那傢伙！我想殺死他！」
另一人說：「還是忍一忍吧。他是要利用我們吧了。他們的賽車節目結束了之後，我們就沒有用處，他們自會放走我

們了！」

靈高說：「山水有相逢！我們終有一天會再與他碰頭的！」

他們是正在騎車飛馳中，沒有人可能偷聽到他們講話，所以他們也就不怕把要講的話講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亦與一部跑車迎面而過。

這部跑車乃是一部參加比賽的跑車，也是正在試車。

靈高等人沒有注意，但是，車中的人則是注意到了靈高他們。

原來，這車中開車的人就是司馬洛，而他身邊的女助手則正是莎莎公主。

司馬洛說道：「你看見了我看見的沒有？」

「那是靈高，」莎莎公主說：「他們也來了！他們來這裏幹什麼呢？」

「這正是冤家路狹！」司馬洛說。

「不要緊，」莎莎公主說：「我們認得他們，他們不認得我們！」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這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我們也是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的，」莎莎公主說：「而且，他們也一定不會是爲了我而來！」

「也許他們終於記起你是誰了！」司馬洛說。

「不會，」莎莎公主說：「他們假如記起了我是誰，就更不敢到這裏來了，難道來自投羅網嗎？他們作弄過我，更應該避之則吉！」

他們這些猜測，都是不大準確的，不

過，沒有錯的一點就是，靈高等人，的確是決不會認得他們。因為現在他們都已化了裝。司馬洛是一個滿腮鬍子的人，莎莎公主則是已經剪短了頭髮，輪廓都用化妝物改過了，額骨高了，眼睛亦小了，頭髮的顏色不同了，還戴上了一副大大的淺茶色的眼鏡。

本來，他們這些特徵，都是很容易給懷疑乃是化裝的，不過，由於本來就有這兩個人，就不會引人懷疑了。他們扮演的乃是中等名氣的賽車手曼紐爾和他的女搭檔莎蓮娜。他們的車子，也就是司馬洛所製的模型一樣的車子。

曼紐爾是一間大公司派來參加的代表，但是這間大公司的負責人很樂意與溫美玉的組織合作，而曼紐爾與莎蓮娜亦是樂意合作，他們本人不來，而由司馬洛與莎莎公主化了裝，扮成他們的樣子，代替他們來，就是這樣簡單。

溫美玉則是不方便扮演莎蓮娜的角色。

因為她要在這裏指揮她手下的人員。她手下的人亦已滲入來很多了，她遭遇危險的機會則是並不大的，因為盧根根本不知道有她這樣一個組織和她這樣一個人。她與他的手下們不過是另一些遊客。

司馬洛與莎莎公主的車子在路邊飛馳着，他們也是經過了剛才那處汽車墮崖的地方，亦一無所見，因為掉下去了的那部車並沒有着火。靈高等的摩托車也經過那裏，亦是一無所見。

那個青年人跌到崖下，即使沒有當場死去，也是活不成了。起碼要到明天早

上方會有人發現他。那時，他也會傷重而死了。

司馬洛與那些摩托車隊相遇，以為冤家路窄，却不知道他們亦是曾與盧根狹路相逢。

司馬洛正在說：「假如找到了盧根，那就好了！」

莎莎公主搖頭：「沒有人能找到他的，祇有他能够找到別人。他要找你時，他自會出現，你要找他，就像是找一團空氣，連他住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知道！」

他們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方來，就考慮進行另一個辦法。也是一個相當直接的辦法，就是把盧根捉住，叫他把章理夫交出來。然而這件事不易做，盧根這個人，實在太難找到。假如他們知道剛才那部車中的人就是盧根，那就不同了。

他們的車子走了很多路。作為賽車手，他們當然是首先要熟悉這裏的路的，而司馬洛有秘密任務，就更加需要如此。

他們的車子開到了那水渠口附近，停下來，張望着。司馬洛說：「假如我們的計算沒有錯誤，這裏就是我們把章理夫帶走的通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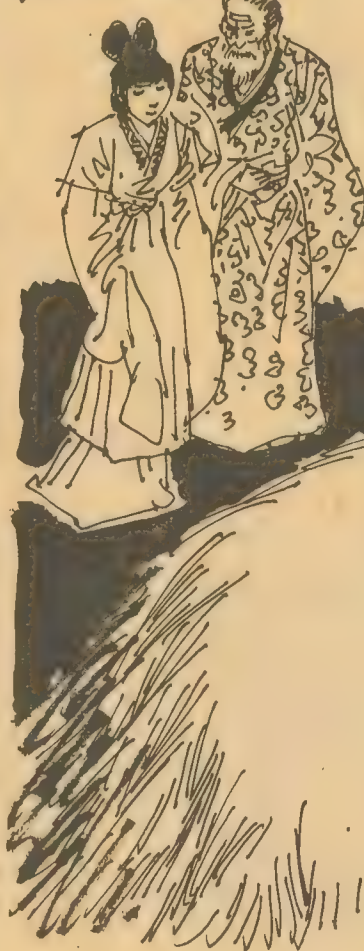
「假如能够把章理夫裝在車中的話，」莎莎公主說。

「這是你答應了做的事情，公主，」司馬洛說：「難道如何呢？」

「明天晚上我們去看看。」莎莎公主說。

她的大學生朋友們在行動上是幫不了什麼忙的，因為他們被監視得很緊，要行動就祇有司馬洛自己去。做。（未完·六）

鬼魅江湖



羣魔互傾軋

艱苦到皇陵

馬沛不禁面紅耳赤，道：「諸位均是武林中卓著盛名的高人，何懼於一個武顯揚！」

千手鬼王微微一笑道：「馬兄，武林中人寧折不彎，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如武顯揚之言是實，我等實有愧於心，但不相助他拒敵，反過橋抽板，遇事掣肘，如老朽身臨其境，必無武顯揚如此寬宏氣度。」

羣邪聞言只覺千手鬼王所說委實有理，不禁默然。

蛇神騰鳳突出聲道：「如今已是騎虎難下，我等更非自甘卑下受人驅策之輩，亟亟營謀者無非是軒轅秘笈，滕某也不諱知，老朽故意借此僵持不下局面，以寬宮廷皇子大內鷹犬之心，認爲我等已受牽制不違他願，唐少俠若有高明之見，老朽自當洗耳恭聽！」

凌雲天聽得羣邪果斷，暗知武顯揚並非真實乾坤居士，如此作爲，必心懷叵測，倒不如利用武顯揚達成自己心願，遂低聲附耳密語。

武顯揚聽得連連點頭，軒眉微笑。羅素蘭暗道：「此人真有鬼神不測之機，但願他心術方正才好！」

只聽武顯揚道：「少俠你去吧！」

凌雲天疾掠出得茅屋外，只是羣邪竊竊聚議，騰鳳注視着地面上十數條蛇屍，目露怨毒之色。

千手鬼王瞥見凌雲天出來，不禁面色一變，大喝道：「武顯揚呢？」

凌雲天微笑道：「武老前輩現在屋內策劃潛入十三陵方策，各位均是武林前輩，功力不同凡響，何不明智如是，真令人扼腕嘆息。」

千手鬼王怒說道：「你說此話是何用意？」

凌雲天冷冷一笑，說道：「請問諸位朋友，此來是否受宮廷皇子網羅，存心與武老前輩爲敵，抑或爲了不使「軒轅秘笈」淪入大內皇子之手，免日後武林慘遭荼毒！」

千手鬼王冷笑道：「自然是不使軒轅秘笈淪入大內皇子之手，如今武林諸大正派均門前自掃，坐而觀望，我等雖草莽野人，却亦深明大義，爲保全武林精英，萬不能袖手不顧……」

言，我等均存攬有之念，在未進入十三陵得知「軒轅秘笈」確處之前應合力同心，共赴艱危才是。」

千手鬼王微笑道：「滕老師言猶未盡，請道其詳。」

滕鳳略一沉吟道：「我等既不願與宮廷皇子爲敵，乾坤居士武顯揚又與我等誤會難解，已成水火之勢，目前，僅武顯揚知有一秘徑可潛入十三陵，倘我等不當機立斷，將武顯揚挾制問出，否則我等日後將死無葬身之處。」

話語動人心弦，羣邪不由怦然心動，眼前情勢極爲嚴重，由不得羣邪不聯合一處，聚論紛紛之下，推舉千手鬼王暫作盟主發號施令。

凌雲天截住千手鬼王話音，朗聲道：「前輩之言可是句句出於肺腑麼？」

千手鬼王聞言，不禁目中神光暴射，大喝道：「老朽生平出言無欺。」

凌雲天道：「那就好辦了，武老前輩言只要諸位朋友捐棄私欲，願偕同諸位潛入十三陵，又道「軒轅秘笈」武林絕學，唯有德者居之，他絕不伸手攪爲私有。」

「你這話是真實麼？」

凌雲天朗笑道：「武老前輩命在下出見即是爲此，信與不信端憑諸位前輩，倘武老前輩懼怕與諸位爲仇，那倒未必，我等人數雖寡，却可與諸位周旋到底，就拿在下而論，武功雖然不濟，却自信未必落敗！」

麻燭忽面色一變，厲喝道：「無知小輩，你藉武顯揚之勢便可猖妄大言麼？」

凌雲天冷笑道：「在下與老前輩昨日仍是陌路，麻堡主雖威震甘肅，但中原道上可難容你頭指氣使，目中無人。」

麻仲堯突飛身竄出，一劍飛出，寒光電奔，直襲凌雲天七坎死穴，迅辣狠毒，威勢絕倫。

凌雲天冷笑一聲，搶步欺身，右掌平拍迎着劍勢而出。

劍芒堪欲斲實掌心，凌雲天掌勢一沉，倏地一閃翻腕扣在麻仲堯腕脈上。

麻仲堯腕脈一麻，長劍脫手墜地，凌雲天右手兩指迅如電光石火虛點在麻仲堯「心竅」穴上，森冷說道：「麻堡主，令郎生死全在你一念之間！」

麻燭不禁面色大變。

主發號施令。

千手鬼王笑道：「老朽恭敬不如從命，只有勉爲其難了！」身形一轉，掠至白骨映神柳南身前，落指如飛，點了柳南數處穴道昏睡過去。

茅屋內陰暗，伸手不見五指，岑寂若水。

窗櫺隙縫中忽蠕蠕滑溜入來十數條奇毒怪蛇。

武顯揚等均靜坐不動，似知羣邪必不甘退身，欲全力進襲，目注羣蛇蜿蜒穿入來。

屋外響起一縷低微悲沉的笛音，羣蛇按着笛音節奏滑行逼前。

白鳳棲內傷已復癒，目擊羣蛇徐徐逼近，張牙吐信，欲擇人而噬，禁不住劍眉一聳，右手迅快挽出那支斷劍。

，竟未及一招便受制於凌雲天之手，凌雲天武學可想而知。

千手鬼王咳了一聲道：「少俠手下留情，老朽深信少俠之言，可否請武老師出見！」

凌雲天五指一鬆。

麻仲堯痛得冷汗直冒，咬牙切齒暗恨，退在麻燭身後，運功調息。

凌雲天望了千手鬼王一眼，微笑道：「前輩被推爲盟主之位，負有發號施令全權，依在下之見，不如前輩自往屋內與武老前輩商談！」

千手鬼王道：「安知不是詭計！」

凌雲天道：「同舟共濟，推誠相與，此後艱危凶險與日俱增，前輩這一點却信不過，怎能共事！」

千手鬼王被他一言，激起萬丈雄心，宏聲大笑道：「好！老朽與少俠去見武顯揚！」

邱峽雙星蒲文蒲武同聲道：「我等隨往。」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三位前輩請！」轉身緩緩向茅屋飄然走去，似全無機心一般。

千手鬼王邱峽雙星暗中凝聚真力，蓄勢橫胸，若一有異，則全力出手。

身形一踏入門中，只見一張方桌上燃着一支燭火，乾坤居士武顯揚，八指闊羅耿若殿，羅素蘭，白鳳棲四人各踞一方，伏案低聲研商，桌面上平鋪着一張厚紙，由耿若殿執着眉筆繪圖講解。

王澤五人及一雙捧劍青衣小童則守着牆角窺前，注視屋外羣邪舉動。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

宮主的真傳弟子羅素蘭，參加華家莊乾坤居士武顯揚的紅柬邀請，還有八指闊羅耿若殿，羅素蘭帶着宮中五位高手，奉宮主之命，偵查誰人使用蛇頭鏢而來，武顯揚亦因知友范澄平和獨龍更遇害和失踪與「血影魔經」、「軒轅秘笈」有關，故不約而同來到燕京，因此想邀請羣雄回去十三陵查個明白，却被七皇子攔截，勸不要與宮廷爲敵，武顯揚怕得罪宮閣各皇子，對自己偵查有影響，知難而退，凌雲天從羅素蘭口中知道武顯揚隱居已故，對他出手傷害白骨映神柳南的武功怪異，心有所疑……

凌雲天低喝道：「且慢！」右掌疾拂出去，吐出一片暗勁。

十數條毒蛇如遇上剋星一般，停得一停，掉頭由原路飛竄遁去。

武顯揚大爲驚愕，道：「唐少俠，你施展的是何武功，將羣蛇驚退！」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萬物相剋，生死互替，此乃千古不移之理，在下用的一塊雄黃精，蛇畏雄黃，故而驅退。」說着略略一頓，又道：「我等不能守株待兔，宜先發制人。」

武顯揚搖首道：「老朽萬不願與他們爲敵，只要他們知難而退。」

凌雲天道：「緩不濟急，宮廷皇子似意欲老前輩往羣邪，兩敗俱傷，坐收一石二鳥，漁翁之利！」

武顯揚嘆息一聲道：「這個老朽豈不

千手鬼王見狀不禁一怔，大感內愧，暗道：「看來，武顯揚並無對自己等人有不利之謀，唉！我等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武顯揚目睹千手鬼王三人走入，忙立起抱拳笑道：「方才老朽一時不忿，說了幾句氣話，請三位大量包涵。」

千手鬼王道：「不敢，兄弟等人實有不是之處……」

武顯揚搖手大笑道：「事情已過，不必再提，三位請坐，時機稍縱即逝，商量大事要緊。」

耿若殿三人倏地讓坐，武顯揚手指桌面圖形道：「此乃通往十三陵秘徑墓隧，相傳十三陵由永樂鳩工相度地勢興建，重金禮聘巧匠監造，永樂成祖，陰狠毒辣，這名巧匠已有先見，知道成後必無倖免，預置一寬廣墳穴，待陵地竣工即與七十二名工人在墳穴中飲鴆自盡，王命合墳封葬，其實此巧匠已預留生機，三日後鴆毒自解，由秘徑中逃生埋名隱世，這條秘徑岔道繁複如網，設有風雷水火五行諸般惡毒禁制……」

千手鬼王目露疑容道：「這巧匠預留一條逃生路徑已是不錯，那有此心機安設五行奇門，未免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武顯揚笑道：「鬼王兄有所不知，老朽也是方才得知詳情，當時還有工部官員及御林軍提察監造，巧匠詭詞說動一官員，謂十三陵中有一真龍吉地，其祖先遷葬於此，定可身登九五之尊，以後的話老朽不說亦可知過半了。」

千手鬼王微微嘆息一聲道：「此人可謂有鬼神不測之機，但武老師怎知道這般清楚！」

武顯揚手指八指閣羅歌若殿笑道：「兄台可識得歌若殿兄麼？」

千手鬼王不禁一怔，道：「神交已久，却未謀面，原來是歌兄，幸會幸會。」

武顯揚又指着凌雲天微笑道：「這位是唐子建少俠，歌若殿老師同門師弟。」

千手鬼王道：「失敬了！」

只聽武顯揚道：「那名巧匠後人與昔年名震江湖的神偷丘燕大有淵源，丘燕獲有一紙圖形，與歌若殿老師由秘徑潛入陵寢盜出先朝帝后殉葬寶物，歷經艱險，幾乎喪命。」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此圖是憑着歌若殿記憶繪出，難免遺漏之處，所以，我等由秘徑進入，尚須耗盡心智破除禁制！」

千手鬼王長嘆一聲道：「未經武老師說明，恐誤會難釋，兄弟決隨武老師等進入十三陵，但不知何時動身。」

武顯揚略一沉吟道：「老朽並非故作神秘，擇此林中棲身，乃有意穩住大內鷹犬以示不疑，更以羣雄中有不少暗與大內勾結，必須避開他們。」說着目中神光逼射，叩叩雙星，冷笑道：「賢昆仲與老朽一般，絕意江湖已久，風聞兩位蒲老師已受四皇子網羅門下……」

邱崢雙星冰冷面色猛然一變，倏地立起，突感胸後數處穴道一麻，兩臂真氣立時逆攻內脾，不由悶哼一聲，神色慘變，頹然坐下，冷汗如雨冒出。

只聽凌雲天冷笑道：「兩位最好俯首

何在。

吳黛青目光銳利，突發現千手鬼王旁立着一個身背雙劍少年，雖然面目神情有異，身後雙劍款式却一目瞭然，忖道：「怎麼雙劍一橫一斜，莫非他仿製一柄不成？」低聲向朱寒蓉道：「凌公子立在千手鬼王左側。」

朱寒蓉道：「是他麼？」

吳黛青道：「他已易容，防人認出他本來面目。」

只聽凌雲天語聲也傳來道：「八阿哥之言如果是實，倘尚有更厲害的佈伏，請二姑娘領首示意，容在下思一退兵之策，萬一動手相搏，二位姑娘若非不得已，亦避免出手。」

二女相望了一眼，微微領首示意。

但聽凌雲天朗笑道：「八殿下，你雖有周詳佈署，我等如不就範，可一網打盡，不過殿下你忘懷了一件事？」

八王子沉聲道：「什麼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八王子陰陰一笑道：「我向不輕為危言所惑。」

凌雲天冷笑道：「我等中向有何人未至，殿下諒已知之。」

八皇子聞言茫然不解，神色一呆。

凌雲天朗笑道：「據在下所知骷髏幫主與落魄谷主與我等意見不合，離羣獨去，率領門下潛跡近處，他們兩人與宮廷大內積不相容，殿下恐自身難保。」

八皇子聞言暗驚，但不動聲色，冷笑道：「除非投順於我，別無生路，你就舌燦蓮花，也無法說動我。」

認罪，坐着別生妄念！」

千手鬼王大吃一驚，怒目瞪了邱崢雙星一眼，冷笑道：「原來二位自願跟隨老朽，心懷叵測，真乃無恥之尤。」說着望了歌若殿道：「唐少俠武功已臻化境，是否與歌老師二師相傳！」

歌若殿淡淡一笑道：「武功造詣深淺雖由明師指教，還在個人秉賦悟性，我這唐老弟根骨資質無一不高過歌某，天生異稟，又多奇遇，是以相形之下，不啻霄壤之別。」

千手鬼王暗暗心驚。

武顯揚道：「事不宜遲，兄台不妨出外……」附耳密語數句。

千手鬼王點點頭道：「兄弟這就出外照計施行，不過……」望了邱崢雙星一眼，接道：「他們兩人如不隨兄弟出外，只恐羣雄起疑！」

凌雲天道：「無妨，須臾在下自會送蒲氏昆仲出外。」

千手鬼王聞言疾閃而出，只見秦中九怪，麻烟父子等羣邪神色有異，不禁詫道：「諸位因何……」

驚地——

隨風飄來一聲森冷笑聲，四面林蔭叢中湧入一片錦衣勁裝大內高手，停住在十丈開外，由七個身着緞鑲金線玄衣長衫人護着兩個衣着華麗，肩搭長劍，年約廿七八，氣度威嚴的少年走來。

七個身着金線玄衣長衫人中有一四旬開外，三綵長鬚，目如朗星的中年儒生，精芒內蘊，不言而喻是一內家絕頂高手。此人之後相隨着一雙嬌艷如花，俏麗

凌雲天哈哈朗笑，仰面望了天色一眼，道：「不論殿下相信與否，事實俱在，天交午時，殿下必有所見。」說着飄然向屋內走去。

八皇子眉梢一皺，道：「茅屋中乾坤居士武顯揚為何遲遲不現身，莫非他有詭計不成。」

葛厚麟道：「待屬下毀他茅屋，逼使武顯揚現身。」

吳黛青嬌聲道：「不可，風聞武顯揚與七殿下已有默契，為此武顯揚與此間羣雄頓成水火之勢，被殿下毀去武顯揚茅屋，恐與七殿下滋生誤會。」

八殿下道：「依姑娘之見呢？」

吳黛青道：「婢子看此人，似是武顯揚手下，出外與武林羣雄有所商談，但目睹殿下現身，心意立改，讓殿下與羣雄兩虎相爭，武顯揚可收兵不血刃之功。」說着略略一頓，又道：「我等且按兵不動，靜觀其變，此人似非故作危言，個中必有原因，片刻就是午時，他不說其他時刻或是入晚，殿下可想而知。」

八皇子點一點頭，道：「好，命人巡視林外，查明有否落魄谷及骷髏幫門下潛踪！」

且說凌雲天一入茅屋，忽又掠出屋外，藉着濃密樹幹掩蔽，獨鶴冲天拔起，沾足枝柯，宛如猴猿登上樹梢，揚手拋出一珠形物沖入雲霄，爆裂流螢異彩。

八皇子等人及江湖羣雄均為密林隱蔽一無所覺。

只見雲中飛瀉下來一隻神鷹，停在凌雲天肩上，羽毛磨擦凌雲天頸間，狀至親

絕世的梢劍少女，頰呈嫵媚微笑。

林中氣氛頓為一變，風嘯林木，怒吼如雷，更顯得森冷肅殺！

茅屋中人影一閃，飄然走出凌雲天，身後隨着邱崢雙星，目中神光略呈暗滯。

凌雲天見那中年儒生正是葛厚麟，一雙艷美少女朱寒蓉與黛青。

而華服少年其中之一正是八皇子，凌雲天業已易容，不虞八皇子認出。

只聽葛厚麟朗聲道：「諸位老師嘯聚在此，敢情是要造反麼？」

大怪甘谷冷笑道：「血口噴人，無中生有，老夫等出身草莽，向不服王化，葛厚麟，你無須倚恃八皇子十一皇子之勢凌人，老夫無不接着，少林叛逆，欺師滅宗，此處無你說話餘地。」

葛厚麟不禁面紅耳赤，目中怒焰逼射逼人，八皇子右手一擺，沉聲道：「你且退下！」

語聲不怒而威。

葛厚麟聞命立即退後，面容現出不忿之色。

八皇子峻冷眼神望了江湖羣雄一瞥，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諸位都是武林高手，明智通理，不如歸順我門下，共享榮華富貴。」

這時凌雲天緊立在千手鬼王身旁，低聲道：「前輩，你認得葛厚麟麼？令高足余獨非在白鹿洞即喪命在葛厚麟掌下。」

千手鬼王神色一變，道：「少俠此話是真？」

凌雲天道：「在下親眼目擊，怎可惡

熱。

凌雲天取出一紙卷展開，以眉筆疾書，重又摺疊成小塊，置入鷹足一竹管內，拍了神鷹三下。

神鷹展翼，沖空飛起，隱入黑際遂即迅香。

凌雲天定了定神，身形甫欲落地，耳邊突響起羅素蘭嬌媚語聲道：「這神鷹可愛已極，是少俠養的麼？」

身後驚鴻一閃，現出玉貌花容的羅素蘭。

凌雲天心中一驚，低聲笑道：「此鷹乃在下養，讓牠傳訊邀約友人引開八皇子等大內爪牙。」

羅素蘭嬌首微點，嬌媚一笑道：「我知道，這個我不問，唯憂慮的是白……」

凌雲天忙道：「姑娘所命焉敢不遵，不過在下已考慮過，此時此地，除去白鳳棲，不但師出無名，而且於姑娘將蒙受極為不利，待進入墓陵時，借機除去尚不為遲。」

羅素蘭點點頭，嫵媚一笑道：「全靠少俠，我看少俠聰明果斷，武功不在乾坤居士之下，必然大有來歷。」

凌雲天笑笑道：「在下真正來歷，自然要掏誠相告，事了後在下尚須姑娘相助之處仍多，姑娘，我們下去吧，以免他們起疑。」

說着身形疾瀉落了地。

場中雙方敵意雖濃，却未動手相搏，氣氛生似冰凍凝結了般，八皇子與十一皇子低聲商談，觀察羣雄有無妥協之意。

葛地——

意中傷，無的放矢。」

千手鬼王目中泛出一抹森厲殺機。

八皇子說完，見江湖羣雄竟無一人回答，面色倏地一沉，寒冽如霜，冷冷一笑道：「諸位既是不願，人各有志，豈能相強，但願諸位能生出這林外。」

千手鬼王放聲大笑，聲震霄漢，林木上積雪簌簌飛落如雨。

八皇子大喝道：「你笑什麼？」

千手鬼王良久笑定，徐徐森冷出聲道：「老夫等無法出林外，八殿下，你也活不了。」

八皇子淡淡一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等穩如泰山，你如不信不妨試試。」

羣雄中立有三四人身形一矮，撲向林外而去。

只聞隱隱傳來了弓弦亂響，數聲低微悶哼過處，叭叭四具屍體飛擲投入，墜在羣雄之前。

四具屍體箭聚如蝟，膚色紫青，口角溢出絲絲黑血，瘡瘡恐怖。

八皇子陰冷一笑道：「我在林外佈伏三千弓弩神射，一發十二隻，連珠發射七次，弩鏃不但染淬奇毒，見血封喉，而且弩身為金精寒鐵所鑄，專破玄功護體鐵布衫、金鐘罩橫練，識時務者為俊傑，務請諸位三思。」

朱寒蓉與黛青忽聞極輕微熟悉語聲送入耳中道：「二位姑娘可記得在下麼？」

二女不禁神色微變，已聽出那語聲就是夢魂縈繞的凌雲天，四道清澈如水的眼神巡望武林羣雄中，意欲發現凌雲天身形

林外起了兩聲激烈銳嘯，播迴雲空，嘯聞刺耳，令人毛骨悚然。

八皇子神色一變，只見一個錦衣侍衛飛奔而至，神色惶恐，躬身稟道：「骷髏門下發動暗襲，弓弩手傷亡不下百人，均身中骷髏毒箭，最令人困擾的是敵暗我明，迄未發現骷髏幫手下影踪。」

話聲剛落，突然傳來數聲淒厲慘嗥之聲。

八皇子神色更是一變，天時正交午時，心中猛萌退兵之意。

千手鬼王察覺八皇子神色，放聲大笑道：「草莽布衣，一怒足令天下震動，殿下與我等為敵，不嫌得不償失麼？」說着，身形慢慢走前。

八皇子大喝道：「你可是要與我動手麼？」

千手鬼王道：「不敢，殿下來去盡可自如，老朽無意成仇，不過須將一人留下來。」

「誰？」

「葛厚麟！」

「為什麼？」

「老朽徒兒余獨非在白鹿洞外命喪在葛厚麟之手，血債血還，必欲清償。」

八皇子道：「你是親眼目睹麼？」

千手鬼王不禁一呆，碍於出口指凌雲天親眼目睹余獨非為葛厚麟殺害。

八皇子見千手鬼王語塞，不禁冷笑一聲，率衆疾撤出林外而去。

一場血腥大浩劫，至此，頓告烟消雲散。

乾坤居士武顯揚在茅屋內注視林中情

勢，見狀不禁對凌雲天深懷戒心，只見羅素蘭身後隨凌雲天入，眼中忽泛出一抹殺機，倏又轉笑容道：「唐少俠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不戰而屈人之兵，智勝孫武諸葛，老朽欽佩不勝，自愧不如。」

羅素蘭發現武顯揚眼中殺機，不禁芳心暗震，手肘碰了凌雲天一下。

凌雲天早就察出，更料定他並不是乾坤居士武顯揚，羅素蘭輕觸他時立即會意，朗笑道：「老前輩過獎，在下不過適逢其會，幸獲機緣窺見骷髏門下說話而已。」

「說時略略一頓後又道：『此刻武林羣雄已消法私欲，必與老前輩同心合力，其中雖不少與宮廷皇子勾結狼狽為奸，但難察出，在下無意招惹江湖是非，更無覬覦『軒轅秘笈』之圖，有事藏邊，刻不容緩，耿師兄輕車熟路，老前輩當能順利到達十三陵。』」

武顯揚聞言驚愕道：「唐少俠你去意甚堅麼？」

凌雲天點點頭，微笑道：「是非江湖，終無了局，故在下多年潛跡深山，如非耿師兄力邀，適在下亦動念藏邊訪友，怎能與老前輩晤面。」

耿若殿目露怒光道：「師弟豈可為德不終，顯得太絕情了點，同門手足，誼深似海，就不可為愚兄稍留數日麼？」

「師兄若應允派除佔有『軒轅秘笈』之念，小弟則可稍留，武林秘笈，唯有德者居之，師兄德薄能鮮，徒招喪身之禍而已。」

耿若殿笑道：「愚兄未來此之前尚有妄念，此刻就是師弟不說，愚兄已不作此

打算，前途艱危，生死難料，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凶危便可稍減。」

凌雲天微笑朗聲道：「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依計行事，兵貴神速，不宜猶豫。」

武顯揚呵呵一笑，飄身走出茅屋外，一雙劍鞘青衣小童緊隨而出。

屋內螢光點點如豆，靜如止水。

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羅賢妹，愚兄起來相助，反落了一個不是，怎不令愚兄寒心……」

羅素蘭玉靨酡紅，嘆道：「胡說，小妹師命森嚴，不可違忤，你處處掣肘，越俎代庖，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苦笑道：「師妹究竟年輕識淺，愚兄默察情勢，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令人費解，師妹此舉，不啻與虎謀皮，說不定未至十三陵，即罹不測之禍。」

羅素蘭聞言暗驚，忖道：「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果然不錯，但他心術不端，豈能付託終身？」

凌雲天冷笑道：「乾坤居士德高望重，你惡意中傷為何？」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兄台不信，再說也是枉然，不過禍將不遠，兄台恐後悔莫及。」

凌雲天道：「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在下並無貪念，自保有餘，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恐怕禍殃師門。」

說着，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微笑道：「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其餘的江湖

朋友，均留在此佈伏奇門，以穩住大內高手……」

說時一雙青衣背劍小童抬着白骨殃神柳南進入。

千手鬼王抱拳，笑道：「煩勞施治，柳道長攝魂魔笑獨步武林，於此行不無裨益。」

武顯揚點頭微笑道：「不錯，一切均仰賴諸位大力，宮廷鷹犬何足為懼。」說着一掌印向白骨殃神柳南胸前穴道。

只見武顯揚一隻手掌變為血紅，柳南面色疾轉如常，大叫一聲道：「悶煞貧道了。」

武顯揚手掌急收。

白骨殃神柳南睜眼一躍而起，怨毒眼神望了武顯揚一眼，道：「一掌之仇，日後必報。」

乾坤居士武顯揚淡淡一笑，道：「為仇為友，端在道長一念之間，目下不必再提。」

一雙青衣小童移開木桌，掃開地面一層泥土，顯露出一方石板。

羣雄不禁一怔，千手鬼王暗道：「武顯揚城府之深，真是罕有其匹。」

只見兩童掀起石板，顯露出隧道，武顯揚當先拾級而下，羣雄魚貫相隨。

凌雲天穩立不動，白鳳棲望了他一眼，道：「唐少俠，你真的不願同往麼？」

羅素蘭柳眉微皺道：「你還是回轉百毒宮，免得在此無事生非。」

白鳳棲聞言目中神光暴射，泛出森厲殺機。

羅素蘭盈盈一笑道：「你要殺我，何意，可仔細觀察白鳳棲服下藥物後，武功究竟有何變異？」

千手鬼王不禁一怔，道：「武老師親眼瞧見他服下藥物麼？」

武顯揚點點頭道：「老朽瞧得千真萬確，一點不錯。」

只見羅素蘭率着王澤五人前來，瞥見羅素蘭星眸中泛出極為震驚神色。

武顯揚道：「羅姑娘，白少俠是否服下百毒宮秘製增進功力的靈藥？」

羅素蘭道：「家師只練成一爐七丸，秘藏不見一用，此藥雖有催發體內潛在本能，激增功力，但神智漸變不清，跡近瘋狂，家師居然賜給他，令人難解。」

武顯揚嘆息一聲道：「骨肉情深，有道是血濃於水，此乃人之常情，這也難怪令師。」

不動手？」

王澤等人怒視着白鳳棲。

凌雲天冷笑道：「白少俠，我等未邀約你來此，最好安份守己一點，萬一觸怒乾坤居士，必罹不測之禍。」

白鳳棲將一腔怒火抑制下去，淡淡一笑道：「唐少俠……」

一言未出，那一雙小童霍地拔出肩後長劍，手腕疾震，洒出一片劍影寒星攻向白鳳棲而去。

白鳳棲劍眉猛剔，身形斜飄，右手忽揚，掌招甫欲拂出，羅素蘭叱道：「不得妄用百毒掌法。」

雙童劍招疾撤。

白鳳棲鼻中冷哼一聲，身形一轉步下地穴而去。

凌雲天道：「此人狂戾，必自取其禍，羅姑娘，我們也走吧！」

茅屋內只有一雙青衣小童留守，重新把石板蓋好還原，不留下一絲可疑痕跡。

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羣雄魚貫走出地穴，只見是一穩秘的山谷，積雪銀白，眩眼欲花。

這片山谷相距那「段氏佳城」墳塚處不過百數十丈遠近。

武顯揚正欲率領羣雄走向墳塚，只聽去路上傳來朗朗歌聲。歌聲宏亮蒼邁，但聽得是一闕寄情詠雪詞曲，鏗鏘悅耳。

武顯揚望了八指闊羅耿若殿，皺眉道：「那歌聲似在墳塚間，這般雪地冰天，酷寒嚴寒，怎還有人有此閒情逸緻？」

耿若殿道：「此人終久要離去，我等何妨稍待一時。」

着九隻化血甲虫，你茫然無覺麼？」

此言一出，百數十道目光均凝注在白鳳棲背上，果然釘着九隻甲虫，不禁相顧愕然驚詫。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愚兄決然活不了，但秦中九怪必死無疑，他們都中了百毒陰風掌，尤其劍傷兩怪死得更快。」

三怪六怪神色漸變，似禁受不住毒發之苦。

大怪甘谷道：「白鳳棲，你準定自認活得了麼？不錯，百毒陰風掌為武林一絕，但你別忘記了我秦中九怪並非易與之輩。」

白鳳棲猛感背上九隻飛鷹似欲直攻內腑，不由心神暗凜，趕忙封住穴道。

大怪甘谷忽手腕疾振，獨門兵刃龍頭戟連攻三招，三招疾如風雨均是襲向白鳳棲死穴。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老朽何願目視此事，但風聞秦中九怪在洞庭君山喬裝骷髏幫中人，用心委實不可叵測，同我等進入十三陵，必不同心協力，志在混水摸魚，巧取豪奪，白鳳棲狂傲自負，夜郎自大，功力亦高，受挫於七皇子後，老朽瞥見白鳳棲服下一種藥丸……」

千手鬼王詫道：「什麼藥丸？」

武顯揚道：「百毒宮主秘製一種激發本身潛在體能，使武功突飛猛進之藥丸，在老朽未歸隱前，偶聞一位友人言說故知。」

說着面色肅然，接道：「老朽未出言制止，即雙方心術陰險毒辣，狂傲自負，藉此一戰，最多兩敗俱傷，均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免得目中無人，再老朽另有心

算，前途艱危，生死難料，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凶危便可稍減。」

凌雲天微笑朗聲道：「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依計行事，兵貴神速，不宜猶豫。」

武顯揚呵呵一笑，飄身走出茅屋外，一雙劍鞘青衣小童緊隨而出。

屋內螢光點點如豆，靜如止水。

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羅賢妹，愚兄起來相助，反落了一個不是，怎不令愚兄寒心……」

羅素蘭玉靨酡紅，嘆道：「胡說，小妹師命森嚴，不可違忤，你處處掣肘，越俎代庖，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苦笑道：「師妹究竟年輕識淺，愚兄默察情勢，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令人費解，師妹此舉，不啻與虎謀皮，說不定未至十三陵，即罹不測之禍。」

羅素蘭聞言暗驚，忖道：「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果然不錯，但他心術不端，豈能付託終身？」

凌雲天冷笑道：「乾坤居士德高望重，你惡意中傷為何？」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兄台不信，再說也是枉然，不過禍將不遠，兄台恐後悔莫及。」

凌雲天道：「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在下並無貪念，自保有餘，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恐怕禍殃師門。」

說着，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微笑道：「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其餘的江湖

之輩，其餘八怪亦隨着聯臂攻了出去。

白鳳棲長劍早已斷，目擊秦中九怪聯臂猛攻，鼻中冷笑出聲，懷中掣出一柄短劍，長可一尺五寸，湛藍光華閃閃。

一寸短，一寸險，白鳳棲如非身蘊奇學，面對秦中九怪如此威望的江湖巨擘，焉敢施展，尤其白鳳棲長劍被七皇子削斷，自認畢生奇恥大辱，如不藉此機會揚名於世。

武顯揚看出白鳳棲短劍鋒芒無匹，而且淬有奇毒，霜眉微皺，似欲出言阻止，倏又忍住。

只見白鳳棲一劍揮出，洒開一片藍色寒星，劍勢詭厲之極，竟然將秦中九怪逼得各自撤出兩步。

千手鬼王說道：「武老師，大敵當前，同室操戈，極為不智，你為何不出面制止。」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老朽何願目視此事，但風聞秦中九怪在洞庭君山喬裝骷髏幫中人，用心委實不可叵測，同我等進入十三陵，必不同心協力，志在混水摸魚，巧取豪奪，白鳳棲狂傲自負，夜郎自大，功力亦高，受挫於七皇子後，老朽瞥見白鳳棲服下一種藥丸……」

千手鬼王詫道：「什麼藥丸？」

武顯揚道：「百毒宮主秘製一種激發本身潛在體能，使武功突飛猛進之藥丸，在老朽未歸隱前，偶聞一位友人言說故知。」

說着面色肅然，接道：「老朽未出言制止，即雙方心術陰險毒辣，狂傲自負，藉此一戰，最多兩敗俱傷，均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免得目中無人，再老朽另有心

算，前途艱危，生死難料，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凶危便可稍減。」

凌雲天微笑朗聲道：「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依計行事，兵貴神速，不宜猶豫。」

武顯揚呵呵一笑，飄身走出茅屋外，一雙劍鞘青衣小童緊隨而出。

屋內螢光點點如豆，靜如止水。

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羅賢妹，愚兄起來相助，反落了一個不是，怎不令愚兄寒心……」

羅素蘭玉靨酡紅，嘆道：「胡說，小妹師命森嚴，不可違忤，你處處掣肘，越俎代庖，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苦笑道：「師妹究竟年輕識淺，愚兄默察情勢，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令人費解，師妹此舉，不啻與虎謀皮，說不定未至十三陵，即罹不測之禍。」

羅素蘭聞言暗驚，忖道：「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果然不錯，但他心術不端，豈能付託終身？」

凌雲天冷笑道：「乾坤居士德高望重，你惡意中傷為何？」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兄台不信，再說也是枉然，不過禍將不遠，兄台恐後悔莫及。」

凌雲天道：「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在下並無貪念，自保有餘，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恐怕禍殃師門。」

說着，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微笑道：「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其餘的江湖

之輩，其餘八怪亦隨着聯臂攻了出去。

白鳳棲長劍早已斷，目擊秦中九怪聯臂猛攻，鼻中冷笑出聲，懷中掣出一柄短劍，長可一尺五寸，湛藍光華閃閃。

一寸短，一寸險，白鳳棲如非身蘊奇學，面對秦中九怪如此威望的江湖巨擘，焉敢施展，尤其白鳳棲長劍被七皇子削斷，自認畢生奇恥大辱，如不藉此機會揚名於世。

武顯揚看出白鳳棲短劍鋒芒無匹，而且淬有奇毒，霜眉微皺，似欲出言阻止，倏又忍住。

只見白鳳棲一劍揮出，洒開一片藍色寒星，劍勢詭厲之極，竟然將秦中九怪逼得各自撤出兩步。

千手鬼王說道：「武老師，大敵當前，同室操戈，極為不智，你為何不出面制止。」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老朽何願目視此事，但風聞秦中九怪在洞庭君山喬裝骷髏幫中人，用心委實不可叵測，同我等進入十三陵，必不同心協力，志在混水摸魚，巧取豪奪，白鳳棲狂傲自負，夜郎自大，功力亦高，受挫於七皇子後，老朽瞥見白鳳棲服下一種藥丸……」

千手鬼王詫道：「什麼藥丸？」

武顯揚道：「百毒宮主秘製一種激發本身潛在體能，使武功突飛猛進之藥丸，在老朽未歸隱前，偶聞一位友人言說故知。」

說着面色肅然，接道：「老朽未出言制止，即雙方心術陰險毒辣，狂傲自負，藉此一戰，最多兩敗俱傷，均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免得目中無人，再老朽另有心

算，前途艱危，生死難料，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凶危便可稍減。」

凌雲天微笑朗聲道：「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依計行事，兵貴神速，不宜猶豫。」

武顯揚呵呵一笑，飄身走出茅屋外，一雙劍鞘青衣小童緊隨而出。

屋內螢光點點如豆，靜如止水。

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羅賢妹，愚兄起來相助，反落了一個不是，怎不令愚兄寒心……」

羅素蘭玉靨酡紅，嘆道：「胡說，小妹師命森嚴，不可違忤，你處處掣肘，越俎代庖，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苦笑道：「師妹究竟年輕識淺，愚兄默察情勢，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令人費解，師妹此舉，不啻與虎謀皮，說不定未至十三陵，即罹不測之禍。」

羅素蘭聞言暗驚，忖道：「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果然不錯，但他心術不端，豈能付託終身？」

凌雲天冷笑道：「乾坤居士德高望重，你惡意中傷為何？」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兄台不信，再說也是枉然，不過禍將不遠，兄台恐後悔莫及。」

凌雲天道：「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在下並無貪念，自保有餘，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恐怕禍殃師門。」

說着，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微笑道：「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其餘的江湖

之輩，其餘八怪亦隨着聯臂攻了出去。

白鳳棲長劍早已斷，目擊秦中九怪聯臂猛攻，鼻中冷笑出聲，懷中掣出一柄短劍，長可一尺五寸，湛藍光華閃閃。

一寸短，一寸險，白鳳棲如非身蘊奇學，面對秦中九怪如此威望的江湖巨擘，焉敢施展，尤其白鳳棲長劍被七皇子削斷，自認畢生奇恥大辱，如不藉此機會揚名於世。

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羣雄奔至，道：「九位該必將此人致死，老朽聞得寂寂無聲，是以率眾而來。」忽瞥見招魂幡，不由面色微變。

秦中九怪聞言面露愧容。

白鳳棲冷笑一聲道：「化血甲虫並非無敵天下，此人分明已離去。」

秦中九怪大怒，甘谷一掌呼地劈了出去。

九怪向來少有單獨出手，除非是無名

打算，前途艱危，生死難料，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凶危便可稍減。」

凌雲天微笑朗聲道：「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依計行事，兵貴神速，不宜猶豫。」

武顯揚呵呵一笑，飄身走出茅屋外，一雙劍鞘青衣小童緊隨而出。

屋內螢光點點如豆，靜如止水。

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羅賢妹，愚兄起來相助，反落了一個不是，怎不令愚兄寒心……」

羅素蘭玉靨酡紅，嘆道：「胡說，小妹師命森嚴，不可違忤，你處處掣肘，越俎代庖，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苦笑道：「師妹究竟年輕識淺，愚兄默察情勢，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令人費解，師妹此舉，不啻與虎謀皮，說不定未至十三陵，即罹不測之禍。」

羅素蘭聞言暗驚，忖道：「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果然不錯，但他心術不端，豈能付託終身？」

凌雲天冷笑道：「乾坤居士德高望重，你惡意中傷為何？」

白鳳棲淡淡一笑道：「兄台不信，再說也是枉然，不過禍將不遠，兄台恐後悔莫及。」

凌雲天道：「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在下並無貪念，自保有餘，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恐怕禍殃師門。」

說着，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微笑道：「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其餘的江湖

之輩，其餘八怪亦隨着聯臂攻了出去。

白鳳棲長劍早已斷，目擊秦中九怪聯臂猛攻，鼻中冷笑出聲，懷中掣出一柄短劍，長可一尺五寸，湛藍光華閃閃。

一寸短，一寸險，白鳳棲如非身蘊奇學，面對秦中九怪如此威望的江湖巨擘，焉敢施展，尤其白鳳棲長劍被七皇子削斷，自認畢生奇恥大辱，如不藉此機會揚名於世。

武顯揚看出白鳳棲短劍鋒芒無匹，而且淬有奇毒，霜眉微皺，似欲出言阻止，倏又忍住。

只見白鳳棲一劍揮出，洒開一片藍色寒星，劍勢詭厲之極，竟然將秦中九怪逼得各自撤出兩步。

千手鬼王說道：「武老師，大敵當前，同室操戈，極為不智，你為何不出面制止。」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老朽何願目視此事，但風聞秦中九怪在洞庭君山喬裝骷髏幫中人，用心委實不可叵測，同我等進入十三陵，必不同心協力，志在混水摸魚，巧取豪奪，白鳳棲狂傲自負，夜郎自大，功力亦高，受挫於七皇子後，老朽瞥見白鳳棲服下一種藥丸……」

千手鬼王詫道：「什麼藥丸？」

武顯揚道：「百毒宮主秘製一種激發本身潛在體能，使武功突飛猛進之藥丸，在老朽未歸隱前，偶聞一位友人言說故知。」

說時一雙青衣背劍小童抬着白骨殃神柳南進入。

千手鬼王抱拳，笑道：「煩勞施治，柳道長攝魂魔笑獨步武林，於此行不無裨益。」

武顯揚點頭微笑道：「不錯，一切均仰賴諸位大力，宮廷鷹犬何足為懼。」說着一掌印向白骨殃神柳南胸前穴道。

只見武顯揚一隻手掌變為血紅，柳南面色疾轉如常，大叫一聲道：「悶煞貧道了。」

武顯揚手掌急收。

白骨殃神柳南睜眼一躍而起，怨毒眼神望了武顯揚一眼，道：「一掌之仇，日後必報。」

乾坤居士武顯揚淡淡一笑，道：「為仇為友，端在道長一念之間，目下不必再提。」

一雙青衣小童移開木桌，掃開地面一層泥土，顯露出一方石板。

羣雄不禁一怔，千手鬼王暗道：「武顯揚城府之深，真是罕有其匹。」

只見兩童掀起石板，顯露出隧道，武顯揚當先拾級而下，羣雄魚貫相隨。

凌雲天穩立不動，白鳳棲望了他一眼，道：「唐少俠，你真的不願同往麼？」

羅素蘭柳眉微皺道：「你還是回轉百毒宮，免得在此無事生非。」

白鳳棲聞言目中神光暴射，泛出森厲殺機。

羅素蘭盈盈一笑道：「你要殺我，何意，可仔細觀察白鳳棲服下藥物後，武功究竟有何變異？」

千手鬼王不禁一怔，道：「武老師親眼瞧見他服下藥物麼？」

武顯揚點點頭道：「老朽瞧得千真萬確，一點不錯。」

只見羅素蘭率着王澤五人前來，瞥見羅素蘭星眸中泛出極為震驚神色。

武顯揚道：「羅姑娘，白少俠是否服下百毒宮秘製增進功力的靈藥？」

羅素蘭道：「家師只練成一爐七丸，秘藏不見一用，此藥雖有催發體內潛在本能，激增功力，但神智漸變不清，跡近瘋狂，家師居然賜

小妹有何能為？但你此事似存心與小妹為難，既然如此，小妹就率眾返回百毒宮去了。」

白鳳棲張口欲言，羅素蘭忙道：「你如果真心相愛小妹，必須聽小妹說話，與秦中九位老師解開身無形奇毒及劍傷，」繼目注甘谷道：「甘老師，你也收回化血甲虫吧，相殘鬩牆，大可不必。」

甘谷鼻中冷哼一聲，右手望白鳳棲肩後一招，化血甲虫立時離肩飛回。

白鳳棲長嘆一聲道：「賢妹真個欲進入十三陵中麼？只怕甚難生還，不過愚兄不敢違忤賢妹之命。」說着身形向秦中九怪走去。

乾坤居士武顯揚震驚於白鳳棲這招「開天闢地」奇異的劍勢，更湊於那化解劍招之人無法察知是誰。

他心內雖疑惑雲天，但凌雲天隨着羅素蘭趕來，即緊旁着自己負手屹立，他一直均在注意自己之下，並無發現可疑之處。

那麼除凌雲天之外還有誰呢？

無疑是那方才在墳地中吟詠詠詞神秘的武林高人了，武顯揚不禁從心底冒上一縷激骨寒意，仰望灰黯的雲天，默默付思着。

忽聞千手鬼王語聲傳來道：「武老師，你瞧出白鳳棲有何可異之處麼？」

乾坤居士武顯揚轉面目注千手鬼王道：「白鳳棲如不服下增進功力藥物，便無法使出這威力無匹的『開天闢地』一式劍招，這招劍法多年前老朽似曾目睹，却一時之間無法想出來歷。」

王澤道：「請問柳道長，你與乾坤居士武顯揚相比武功孰強？」

柳南聞言，認為王澤有意揭瘡疤，不禁殺機逼逼泛眉宇。

只是王澤厲聲接道：「柳道長你別忘了王某出身百毒宮，武功未必遜於道長，相搏之下，後果難料。」

麻烟忙道：「諸位何必傷了和氣，王老師揭人所短，難怪柳道長動怒。」

王澤嘿然笑道：「耿老師倘真是如柳道長所說，當知挽弓先挽強之理，他與唐子建兩人為何要分開，不聯手對付武顯揚，以除心腹大害？」

麻烟柳南聞言暗道：「此話委實是有理。」

八指閻羅歌若噉道：「三位不必妄費口舌了，耿某當日身隨神偷丘燕進入墓陵，並未遍歷其境，而此墓奇門禁制亦按大千引發不同，幾乎喪身此墓，所以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說着冷笑一聲道：「耿某還有什麼心情對二位不利，此禁制樞紐當在這具石棺內，如何毀去石棺，耿某尚未付出良策。」

麻烟道：「真的麼？」雙掌向石棺猛力平推而出。

狂嘯如潮，力逾山岳。

但石棺竟紋風不動。

突然，一具鬼頭七孔內迸射出墨綠火絨。

竟然牽一髮而動全身，滿壁鬼頭，蛇首中迸射出無數暗器，密集如蝟，望四人罩襲而下。

四人不禁大驚，暴喝出聲，掌力連劈

麻烟突出聲道：「事不宜遲，我等立即進入秘徑，避免無端風波，徒增自身困擾。」

武顯揚哈哈一笑道：「麻堡主說得極是。」目中神光一望耿若殿道：「耿老師請帶路。」

此刻，白鳳棲已解開秦中九怪百毒陰風掌傷，一躍落在武顯揚身後。

乾坤居士向秦中九怪微微一笑道：「九位不要意氣用事，須知十三陵中，還有更強的敵手。」說着望了八指閻羅歌若殿一眼，道：「耿老師，我們走吧！」

八指閻羅歌若殿低聲道：「那留下招魂幡之人未必離去，也許就潛隱在附近，我等一舉一動，無不在他的監視中，不可不防萬一。」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此人不知墓陵禁制，妄入必死無疑！耿老師這點無庸置慮。」

耿若殿也不再言，走向段氏佳佳墓前，施展神力掀移墓碑，探身而入。

武顯揚等羣雄陸續貫穿入墓中。

墓陵中黑暗如漆，伸手不見五指，每長廿八丈一轉，凡九轉，到達一間寬敞石室中，只見這間石室由疊澈如玉，紋理細密，色澤晶黃的文石砌建，除羣雄進入那道門外，尚有八扇門戶。

石室中未嵌有夜明珠等珍寶，但光輝如燭，柔和恬靜，壁上鑲有風水雷雲符篆等。

耿若殿朗聲道：「諸位老師，由此八門任擇其一，均可到達目的地，但禁制引發，威力絕倫，無法阻擋，但分途而行

，將襲來暗器紛紛震飛。

八指閻羅歌若殿揣出一柄短匕，騰身一躍望口噴綠綠鬼頭撲去。

寒光一閃，那具鬼頭應刃而落，顯出一方小孔，猛迸噴射出一蓬墨綠色水霧，籠罩全室。

四人雖然武功卓絕，却不能以掌力避開那蓬墨綠水霧，只覺撲面有一種清涼感覺。

倏地，綠霧暗器全然停止。

王澤忽微喘了聲道：「三位有無感覺不適麼？」

柳南三人聞言不禁一怔，耿若殿道：

「莫非墨綠水霧之故麼？」

王澤點點頭道：「兄弟出身百毒，知水霧中蘊有毒性。」

麻烟忽冷哼一聲，感覺顏面微生麻癢，漸浮起一個個水泡。

轉眼之間，耿若殿，柳南面頰之間亦隆起一個個透明水泡，只覺癢不可耐，禁不住伸手抓去。

王澤大喝道：「不可抓破。」在懷中取出三顆丹藥，接道：「速吞了下去，護住心脈，不讓毒性入侵，若然抓破，必顏面潰爛，無法在短時期內痊癒。」

麻烟三人慌不迭地將藥丸服了下去，只覺麻癢全失，水泡漸消。

柳南道：「難道我等就困死在此石室內麼？」

八指閻羅歌若殿目光緩緩巡視室中，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冷冷答道：「麻堡主請勿出言，徒亂人意。」倏地身形凌空升起，半空中右臂疾伸，抓向一具獨角

，雖引發禁制，則威力減弱，為示威信，我等不如拈圖，以示公允。」

麻烟道：「如何拈圖？」

耿若殿道：「我等共是卅二人，每批四人，在此用紙上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字，每字四紙，由諸位任憑拈取，先在八門上分貼八字，以為類別，拈得何字即無異議。」

千手鬼王道：「由何人做圖？」

「耿某師兄弟與武前輩避嫌，諸位互推一人做圖如何？」

千手鬼王暗道：「這倒是極為公允之法。」

互推結果，還是由麻烟作圖。

拈圖已定，乾坤居士武顯揚立與白鳳棲凌雲天羅素蘭成為一路。

八指閻羅歌若殿，白骨殃神柳南，甘涼金風堡主麻烟，百毒門下王澤四人為一路……

耿若殿領着三人進入暗隱中，走出不過廿餘步，身後忽生起一陣風雷聲。

麻烟不由變色一變，「嘩啦」一聲亮開了手中松油火摺，沉聲道：「耿老師，這風雷之音是否禁制已發？」

耿若殿點點頭道：「我等進入暗隱，此門即予封閉，引發奇門禁制，去路驚險凶危萬分，麻堡主，你是否有畏懼。」

麻烟冷笑道：「耿老師，你乃識途老馬，所以奇門禁制泰半熟知能詳，我等三人安危所繫，但耿老師莫妄生歹毒念頭，否則你亦無法全命。」

耿若殿哈哈大笑道：「麻堡主，我等

四人同舟共濟，安危與共，你未免疑心太重了。」說着已進入一間滿壁鑲有鬼頭蛇首的石室內，地面置有一具石棺。

火光映閃之下，只見鬼首猙獰，獠牙紅舌，陰風慘慘，令人不寒而慄。

但聞輕微風雷過處，進入那重門戶，倏地封閉。

麻烟柳南兩人不禁心神一凜，王澤面色凝重，八指閻羅歌若殿則凝視着那尊石棺，久久不則一聲。

柳南忽右臂疾伸，迅如電光石火扣向耿若殿右手腕脈要穴。

耿若殿似心神貫注在石棺上，並未察覺柳南襲來，右手腕脈頓被扣住，徐徐抬面，眼神森冷逼人，淡淡一笑道：「柳道長，你這是何意？」

柳南道：「看來，耿施主並未知此墓隱奇門禁制破解之法，不然，施主則存心將我等三人葬生在此，如貧道所料不差，耿施主必受了宮廷皇子羅致，毒念將我等一網打盡。」

耿若殿冷冷答道：「若真如柳道長所言，道長醒悟得未免太遲了。」

王澤突大喝道：「柳道長無事生非，撒手！」

一股奇寒如割的勁風，逼向白骨殃神柳南後胸，柳南心頭一震，五指一鬆，飄身開去。

王澤沉聲道：「王某與耿老師前未相識，亦無半點淵源，但深知他對我等並無心存歹毒之念。」

柳南陰惻惻一笑道：「王施主，你憑何作此斷言。」

這時，白骨殃神柳南越趨越胆寒，神色連變，道：「麻施主，我們不能坐而待斃。」麻烟嘆息一聲道：「來路已斷，進退失據，請問道長計將安出，倘耿若殿、王澤兩位老師如遇意外，你我草率行事，恐將弄巧成拙。」

柳南低聲道：「依貧道看來，他兩人必未遭遇意外，定藏身暗處，施展詭計，欲置我於死地，如不先發制人，後果則不堪設想，待貧道施展攝魂魔笑，逼使他們現身。」說着張口發出一絲低沉笑音。笑聲如梟，刺耳心顫，由低轉昂。

一盞茶時分過去，白骨殃神柳南見一無動靜，面色疾變，笑聲突轉猛烈，聞之攝魄蕩魂。

忽聞一聲大喝，笑聲立止。

暗中一點珠光亮起，霎時間光芒大盛，只見武顯揚手執一顆龍眼大小紅珠，怒喝道：「柳道長，你這是何意？」

原來七撥江湖羣雄二十八人幾乎傷折了一半，驚險比白骨殃神柳南等四人更甚，只剩下十八人。

但這十八人有半數疲憊不堪，一至此室猝聞白骨殃神柳南發出攝魂魔笑，禁受不住，內腑氣血激烈翻盪，眼前一黑，七人紛紛倒地昏死過去。

白骨殃神柳南抬目望去，只見僅剩下

乾坤居士武顯揚、凌雲天、羅素蘭、譚靈尊、秦中九怪大怪甘谷及九怪中三怪五怪十一人。

昏死在地的七人是秦中九怪中的四怪、七怪、八怪及百毒門下的胡錦春、匡濟華、鄧子元、秦魁。

武顯揚接着冷笑道：「柳道長用心狠毒，欲將老朽等生葬在此麼？」

柳南呆得一呆，道：「貧道與麻堡主片刻之前，相隨若殿、王澤兩位老師來至此處，不料耿、王兩位老師突失去踪影，分明有意陷害，逼非得已施展攝魂魔笑，圖使耿老師現身，豈知武老師適巧趕來此室，豈可責怪貧道？」

武顯揚聞言不由皺眉一愕，冷電眼神四巡，搜索耿若殿、王澤兩人何去，暗道：「寧可武林羣雄喪身在此，不可失去耿若殿一人……」

突然瞥見耿若殿盤坐在遠處，目注着壁上伏義八卦圖形，身後站着王澤，握劍凝神戒護，伸手指，朗聲說道：「那不是耿老師，王老師麼？」

正欲跨步過去，忽地凌雲天伸手一攔，道：「武前輩不可擾惑耿師兄心神，伏義八卦圖形乃一奇門禁制，按時辰自發風雷水火諸般形像，耿師兄潛心悟解在禁制未發動之前找出通往十三陵秘門。」

武顯揚道：「真是如此麼？」
凌雲天道：「在下之言，句句都是真實。」

武顯揚慢慢轉身，目注白骨殃神柳南沉聲道：「柳道長，你不解救誤傷在你那

攝魂魔笑之下七人麼？」

白骨殃神柳南悻悻一笑道：「只要諸位知貧道並非出於存心，貧道焉能不放。」說着，一躍落在傷者面前，心內怨毒已極。

麻爛察覺羣雄中並無麻仲堯，心神猛震，面色大變，高聲道：「我兒何在？」森厲眼神注視在蛇神騰鳳及大怪甘谷的面上。

大怪甘谷淡淡一笑，道：「令郎喪身毒火弩中，甘某自顧不暇，解救不及，心餘力拙，不能解救令郎免於一死，愧疚良深。」

麻爛聞言虎目中不由沁出兩顆豆大淚珠，奪眶欲出，面現悲憤之色道：「滕老師，此話當真？」

蛇神騰鳳道：「麻堡主細心觀察滕某形象，便知所言不虛。」

麻爛凝目望去，只見滕鳳鬚髮被燒去小半，一件長衫千創百孔，顯出烙痕及弩箭勾破小孔，大怪甘谷衫履上亦帶有焦痕，情知所言不虛，忽心中一動，厲聲道：「我兒武功不弱，單單死他一人，其中不無蹊蹺。」

滕鳳冷笑道：「行走江湖，本刀口上舔血，死生由命，這並非武功高低所致，乃氣數使然，豈能怨天尤人。」

大怪甘谷厲聲道：「甘某二弟六弟八弟至今尚未出伏，分明凶多吉少，那麼甘某問何人索命？」

麻爛滿懷悲憤，長笑一聲道：「兄弟就不信甘老師忍得下去。」

甘谷冷冷一笑道：「麻堡主真個料事

武顯揚冷冷答道：「老朽如要殺你，也不等到現在了。」

「這倒未必！」

「你那攝魂魔笑旁門小術，還嚇不倒老朽。」

白骨殃神柳南形勢孤，一腔怒火暫且按忍了下去，鼻中怒哼一聲道：「貧道日後自要向武施主討還公道。」

武顯揚道：「你還想活出十三陵麼？」朗笑道：「老朽問心無愧，是非自有公論，道長不要弄巧成拙便好。」

凌雲天道：「受傷七人，道長施治得如何了？」

柳南冷冷一笑道：「這七人雖經貧道施治，但內腑已受重傷，須調息三日才能如常。」

「如此說來，這七位老師都須留在此地了。」白骨殃神柳南說時，忽感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反聽身後傳來羅素蘭冰冷語聲道：「柳道長，你中了姑娘百毒神指，如姑娘四名屬下三日後不能復元，道長羅受之慘將無法忍受。」

白骨殃神柳南聞言不禁面色大變。武顯揚微笑道：「羅姑娘不必憂急，如姑娘身懷令師靈藥，貴屬下何妨服用老朽保命金丹。」

羅素蘭已得凌雲天示意，忙嬌笑道：「前輩盛情心領，身旁還帶有師門靈藥。」說罷嬌軀一幌，向胡錦春等四人掠去。

凌雲天暗中觀察大怪甘谷及白鳳棲神情，只見兩人面上似罩上一層淡紅色陰影，心中暗暗驚疑。

忽聞面壁而坐的七指閻羅耿若殿高聲如神，深知我心，這筆賬該算在八指閻羅耿若殿身上。」

乾坤居士武顯揚目中神光電射，道：「甘老師，這話是何用意？」

甘谷冷笑道：「耿若殿昔年已隨神偷丘燕來此，分明諸知此間一切蘊秘……」

凌雲天面色一寒，喝道：「住口，是耿師兄威迫利誘你們秦中九怪來此的麼？」

甘老師，最好斂束一點，別信口雌黃，無事生非，否則，秦中九怪一生英名俱葬埋這墓中了。」

甘谷面色一變，厲聲道：「憑你這無名小輩，也敢對老夫無禮。」呼的一掌，向凌雲天直劈了出去。

凌雲天手腕疾翻，一式「攔江截斗」橫封而出，兩股暗勁相接，「蓬」的一聲，勁風四溢，兩人身形各自搖撼了幾下，沉穩定住。

千手鬼王忽笑道：「甘老師，無謂爭執則甚，秦中九怪今日竟損折其三，雖無可疑，但錯怪了耿若殿了。」

甘谷聞言不禁一呆，道：「什麼？怎麼甘某錯怪了耿若殿？」

千手鬼王道：「稍經細心思索，便不難明白，你那二弟六弟九弟同行何人。」

甘谷面色微變，道：「百毒門下鄧子元。」

千手鬼王哈哈大笑道：「秦中九怪名滿江湖，威震武林，一身武學內外兼修，堪為一派宗師，怎不及百毒門下。」

甘谷聞言一呆，暗道：「是啊，鄧子元為何能逃出禁制，安然無恙來此，分明鄧子元暗施百毒指力，猝不及防下均慘罹焉。」

王澤修地飄身退後，羣雄抬面望去，只見那八卦圖形疾轉如輪，生起一股強風，但聽軋軋聲響過處，石壁中裂開一條甬道。

大怪甘谷及白鳳棲同時躍起，迅如流星撲向甬道中。

三怪五怪唯恐甘谷有失，急隨身後而去。

耿若殿朗聲一笑，道：「出得甬道，便是明帝十三陵，此後一切均仰仗武大俠了。」

羣雄迤邐走入甬道。

武顯揚道：「我等宜分批潛入，探聽查訪無量賊道藏匿之處，如無必要，切忌與宮廷鷹犬為敵。」

十三陵，石馬銅駝，荒草蔓烟，如今俱罩在一片茫茫銀雪下，寒風凜冽砭骨。兩個錦衣大內高手正踞坐在頽殘石獸座上飲酒，面前放着一包鹵味。

一個面目深沉，高顴塌鼻的中年漢子鯨飲了一口酒後，道：「這兩日風聲很緊，草木皆兵，外間武林人物却無侵襲舉動，倒是各藩邸之間嫉視日甚，杯弓蛇影，無量賊道迄今並無影踪，殿下為此憂心如焚。」

另外一人冷笑道：「守株待兔則甚，何不掘挖十三陵墓道，使無量賊道無法藏身。」

「哼。」那人冷笑道：「殿下還說是投鼠忌器，唯恐激怒七殿下，迄至如今，

毒手。」遂向千手鬼王抱拳一拱道：「兄台一言，頓開茅塞。」說着疾轉身軀，向昏死在地的鄧子元走去。

柳南逐個救治，見大怪甘谷走來，眉頭一皺道：「甘施主，鄧子元並無抗拒之力，如向他出手，恐貽武林話柄。」

甘谷陰陰一笑道：「甘某只問明內情，難道不可麼？」

羅素蘭星目微瞟了白鳳棲一眼。白鳳棲已明羅素蘭心意，倏地掠身，疾逾閃電落在甘谷之前，沉聲道：「甘谷，你太狂妄了。」

豈料甘谷先發制人，手腕一刁疾攻三招，左手兩指迅疾無倫點戳白鳳棲執劍腕脈。

三掌迅如奔雷，不容白鳳棲援手之機，腕脈一麻，短劍墜地，一記掌力轟的擊中前胸。

白鳳棲悶哼一聲，左掌穿飛如電印實在大怪甘谷右脅上，哇的噴出一口鮮血，踉蹌倒出數步，迸出陰森厲笑道：「老怪，少爺雖傷得不輕，你也中了少爺百毒神指，活不了一個對時。」

羅素蘭疾若驚鴻閃落在白鳳棲面前，星眸中深情流露，道：「是小妹害了你，傷得重麼？」

乾坤居士武顯揚嘆息一聲道：「好勇鬥狠，焉能成事，老朽深悔此行。」說着取出一顆金丹遞與白鳳棲道：「速吞下，氣運周天，可保無虞。」

白鳳棲伸手欲接，只聽送來一個細如蚊蚋語聲道：「你如想活，最好別吃。」忙縮手搖首笑道：「在下向不受人涓滴之

各皇子無一人敢擅自行動。」說着面色一變，四面望去，只見雪掩亂草叢中冒出甘谷及白鳳棲身形，便知有異，悶聲不響，一刀劈出，迅如電閃攻向兩人。

另一宮廷鷹犬揚手投出一道旗花，冲霄奔空，爆射漫空紅霞流霞，絢爛奪目。

大怪甘谷怒喝一聲，身如電閃，叭的一聲，掌力擊實在目深沉漢子脅上，胸骨全折，根根插入內腑，痛極神昏，張嘴發出一聲淒厲慘嗥，鮮血噴洒氣絕喪命。

白鳳棲流星揮劍，寒芒虹捲，另一宮廷鷹犬無法閃避凌厲的劍勢，一顆六陽魁首應劍飛離肩，洒起漫天飛雪。

陵地昇騰起一片嘯聲，隨風播迴，益增了陵墓中肅殺恐怖氣氛。

白鳳棲及大怪甘谷似若瘋狂一般，也不回望武顯揚等隨來了未？身形凌空暴起，疾如流星地掠出七八丈外。

秦中三怪五怪現身而出，目睹老大及白鳳棲的情狀，不禁互望了一眼，急急追趕上去。

忽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好狂妄鼠輩，竟敢闖入皇陵，自投羅網，還不束手就縛！」

語聲中，四面八方湧來二十餘大內高手，紛紛出手，双光如電，攻向白鳳棲四人。

這二十餘人無一不是武功卓絕能手，出招詭異迅辣，勁風銳嘯，幻起了漫空寒颼。

高丘上立着一雙衣著華麗，氣度威嚴的三旬左右青年人，正是四皇子七皇子。

(未完·十九)

武顯揚面色一沉，沉聲說道：「耿老師為我等安危所繫，麻爛一再無事生非，安能容忍，老朽如料事不差，道長與麻爛堡主均暗與宮廷勾結，意欲將我等生葬此處，以後神不知，鬼不覺，永成武林不解之謎。」

白骨殃神柳南不禁泛起滿面殺氣，厲聲道：「武施主含血噴人，莫非起了除去貧道之念？」

十君子傳奇故事

爭盟擂台上 姑侄兩相對

白羽·文

· 前文提要 ·

前文書至雷家堡「爭盟大會」的前夕，蕭秋風和過曉梅勸雷嘯天，要他全力爭取一武林盟主之位，雷嘯天不願違背先人遺志，堅不答應，後蕭秋風和過曉梅向他說明原委，雷嘯天聞言之後，知道自己非要負上此重任不可，答應全力以赴，……此時擂台上，一個叫南化萍的人物出手殺死「花花太歲」童貞，童貞是一個奸惡之徒，比武死有餘辜，但雷嘯天不願再有傷人的現象出現，再次說明只可点到即止……南化萍又上擂台叫陣，過曉梅見狀立即上台迎戰，雙方交手，戰況激烈，突見一聲女人尖叫，擂台上激鬥暫停，只見曉梅姑娘屹立台上，而南化萍長髮披肩，竟是女的，長劍已擡在台下……

曉梅姑娘的這句話，可叫羣小有些不解！

古存文笑道：「小妹，你這話叫我們好生難懂了，試想這『武林爭盟』大會，凡是武功夠格之人，皆可上台，為甚麼你說費堡主的門下上台之事，好像認為別有居心，是何道理呢？」

曉梅姑娘一笑道：「古五哥，你忘記了麼？那『追風堡』也與少林、武當一樣，是列入十二門派之中的哩！」

古存文道：「列入十二門派之中，就不能爭奪『武林盟主』了麼？」

曉梅姑娘笑着說道：「古五哥，你莫非忘了那『十君子』與十二門派掌門所共立的『黑石船令』了？誰是盟主，早有成算啊！」

古存文搖頭道：「但是……擂台總得有人上去吧！」

曉梅姑娘笑道：「不錯，擂台是應該有人上去，可是，十二門派的弟子，最好是不必參與，否則，就有暗違掌門指令之嫌！」

古存文想了一想，笑道：「小妹，大概又是你對的……」

曉梅姑娘笑道：「我本來沒錯哩。」他們說話之間，擂台上的一男一女，已動起手來了。

那女的，正是「蟠龍谷」中的弟子，名叫王秀芳！

男的則自稱「追風堡」弟子池長彪！兩人均是用劍，但那池長彪顯然比不上王秀芳犀利！

終於，在四十招左右，由聞文判定王秀芳獲勝！

此時，心禪掌門忽然走到台口！

這位老和尚向台下作了個羅圈揖，朗聲說道：「爭奪盟主之戰，老衲要在此略作一些補充說明，凡是獲勝一場者，請坐在台上前面的空席之上，等待第二次抽籤較技，適才那位南施主違例之事，茲後不許再犯，否則就要取消爭奪盟主的資格……」

老和尚話音一頓，自袖中掏出一張白紙，又說道：「今夜通過試功，有意爭奪盟主的人數，包括雷堡主兄弟十人在內，尚有廿五位合格，除了南化萍，及已死的兩人和適才已分勝負的女施主和『追風堡』門下池長彪以外，共計還有廿名之多，

是以老衲認為有抽籤分場，以定對手的必要！」

心禪大師話音一落，台下立時叫好！因為，這樣才亂不了章法！

心禪大師慈祥的一笑，又說道：「老衲請雷堡主兄弟和通過試功的各位施主上台！」

大師語音甫落，雷嘯天已應聲道：「晚生兄弟敬遵大師法諭……」

頓時，十君子的後人，全在雷嘯天領導之下，步上了擂台！

另一邊，也上來了十名男女！

蕭秋風目光在十人身上轉，不禁暗中皺眉！

他想不到了強敵「萬魔之旅」，却又引來了另一羣不比仇更好對付的魔道中高手！

是故，蕭秋風皺眉了。

這時，籤號業已抽畢！

心禪大師不等各人報出號碼，就大聲說道：「各位請即回到席上，老衲叫到號次，再請上台吧！」

眾人聞言，一笑回座！

聞文、金成却走向心禪大師，低聲交談了幾句！

心禪大師點了點頭，又向台下說道：「今夜是本次武林大會的最後一場壓軸大戰，老衲在此再度申明，除了適才廿位以外，那位朋友尚想奪盟的話，最好立即先試三功，老衲現在計數十下，如是十字出口，仍然無人起身參與，爭盟之戰開始以後，非會參加抽籤之人，一概不許再行挑戰，否則，其人即為武林公敵，由老衲與

十二門派的掌門人聯手驅逐……」

老和尚的話音，宛如霹靂震心！

誰敢跟十二門派聯手為敵？

台下的羣豪沒有半個人喘氣！

心禪大師已張口唸數：「一……二……三……四……」

蕭秋風低聲一笑道：「大哥，聞、金二俠果然精明過人！若是沒有心禪大師這番話，只怕盟主定位以後，還少不得另有糾紛。」

雷嘯天道：「不錯，那些居心叵測之人，很可能向新盟主找碴的！」

蕭秋風道：「大哥，小弟認為心禪大師這幾句話說明以後，他們縱然胆大，也不敢與十二門派共同為敵的！」

曉梅姑娘一笑道：「二哥，那可要看是甚麼人得到盟主之位了！」

蕭秋風笑道：「三妹，你可是認為如是雷大哥獲得盟主之望不大？」

曉梅姑娘回答道：「二哥，你比我明白！」

蕭秋風笑道：「我担保大哥可以獲得如何？」

曉梅姑娘笑了。

「我也敢担保！但是，二哥，那樣做不行……」

怎樣做？曉梅姑娘沒說明白！

羣小都有些兒楞楞的！

可是，蕭秋風却是會心的一笑道：「三妹，妳不同意大哥獲得盟主麼？」

曉梅姑娘道：「我若不同意，又怎會要大哥打賭？」

蕭秋風笑道：「三妹既然同意，為何

又阻止我暗中相助！」敢情他敢担保，乃是要暗中相助雷嘯天！

曉梅姑娘道：「二哥，暗中相助之舉，固是你一番好意，但却不合二哥平日為人，而且，也有辱大哥名望！」

蕭秋風笑道：「事有從權，我認為這一次不妨破例！」

曉梅姑娘搖頭道：「二哥，小妹請你三思。」

蕭秋風笑道：「妳以為我未曾考慮過麼？」

曉梅姑娘道：「二哥所想，並未面面顧到！比如說，大哥同意沒有？你怎麼能不尊重大哥心意，問問他呢？」

蕭秋風皺眉道：「大哥……他怎麼不肯……」

他話音未落，雷嘯天已搖頭道：「二弟，你如暗中相助於我，倒不如你先殺了我！」

好！雷嘯天果然不同意！蕭秋風怔了一怔！

曉梅姑娘道：「如何？二哥，依小妹之見，一切到時再看情況吧！說不定，大哥會很輕易的獲勝也不一定呢！」

蕭秋風知道她是說要靠抽籤上的機會，讓對方的幾個極為厲害的老魔頭，互相的自己碰上面，這就可減少了雷嘯天的阻力！

可是，這種機會，只是廿分之一啊！不過，蕭秋風此時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他只好淡淡的笑道：「看來只有聽天由命了……」

曉梅姑娘笑道：「二哥，人算不如天算，我們盡力而為吧！」

曉梅姑娘這句話的含意極深！

蕭秋風心中清楚，是以，低聲一嘆道：「若能盡力而為，天命應可改變……」

而適時，心禪大師已然數到了「十」字！

沒有人站起來！

十二門派掌門人的名望，看來真是不弱。

心禪大師合十一笑，說道：「老衲交待已畢，既是各位之中已再無有心爭奪盟主之人，老衲這就要宣佈爭盟大會重新開始了！」

玄天道長這時候已經走到心禪大師身旁！

心禪大師向玄天道長合十一禮，低聲說道：「道兄，煩請道兄主持這第一場比鬥！」

玄天道長稽首一笑，應道：「貧道遵諭……」

話音一頓，宏聲向台下喝道：「持第一號籤號的施主，請登台較技！」

玄天道長話音甫落，台下已經飛來兩人！

蕭秋風舉目望去，不禁一雙劍眉倏告緊鎖！

心中暗叫道：「怎麼換了人？」

不錯，是換了人。

那台上的兩個手持一號籤號的人中，有一位就不曾參與抽籤！

但是，她却持了籤號上了台。

算是違規不算呢？

蕭秋風自己也不明白。

此刻，玄天道長也似是楞了。

心禪大師則合十皺眉，一臉愁容。

結果，還是「神通雙俠」出了面。

聞文大步向那不曾親自抽籤的老婆婆走去，抱拳道：「雷神婆，妳老沒參加抽籤啊！」

嘿！不愧「神通雙俠」，他認得這位白髮老嫗！

雷神婆聞言之後，却是大笑著說道：「老身不曾抽籤是不錯，聞老弟，難道你們幾時規定過不許老身叫我的徒兒代我抽籤呢？」

聞文為之語塞。

不錯！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他可心中靈機一動，想起另一個難題。

聞文淡淡一笑道：「神婆反問得好！但晚輩還有一事請教！」

雷神婆冷笑道：「你說吧，少心中不痛快，嘴裏還是要賣乖了！」

這位老婆子火氣不小。

聞文却不以為意的笑道：「妳老也沒經過試功啊！」

雷神婆陡然大喝道：「聞文，你敢輕視我老婆子？」

聞文笑道：「晚輩豈敢？」

雷神婆嘿一笑道：「你胆敢要老身試功？聞文，你如不信，老婆子就拿你和金成兩人試試，倒也未嘗不可！」

聞文似是料不到老婆子會找上他們兩試功，一楞道：「那怎麼行？」

雷神婆道：「不行麼？聞文，你少給

老身嚕嚕了！」

聞文皺眉道：「雷神婆，這可是武林大會的規定啊……」

雷神婆兩眼一瞪，暴喝道：「聞文，剛才抽籤的人是不是都經過試功了？」

聞文笑道：「你明明看見他們都已通過了三種試功……」

雷神婆不容聞文再說下去，冷冷喝道：「聞文，你給老身住口吧！我那不成器的徒弟都通過過試功，難道我這做師父的還差過徒弟麼？」

聞文倒是沒話可說了。

雷神婆所行所為，雖然不盡合於大會規定，但於情於理，却是十分站得住腳，師父，當然比徒弟強！

因是，他果然試不試功，都無所謂！

雷神婆適時沉聲喝道：「聞文，你給我閃開些！」

這個白髮老婆婆，理也不理聞文，大步走向她的對手！

聞文十分為難的叫道：「雷神婆，妳老何必要跟他們後生晚輩們過不去？」

雷神婆本來是已經在向那名對手叫陣了！

聞文的話，却使她掉轉了頭，怒喝道：「聞文，你再不識相，就莫怪老婆子對不起！」

聞文皺眉笑道：「神婆，老前輩，妳老人家就不肯爲我們想一想麼？」

雷神婆忽然一笑，道：「爲你們想什麼？」

聞文道：「武林大會的規矩啊！如果妳老可以不遵守，我們不加制止，回頭別

人不遵守時，我們又怎能制止呢？」

，自是難免感情激動的！」

雷神婆聽得怪笑道：「哦？就爲這個麼？」

曉梅姑娘笑道：「二哥，這位老婆婆真是大哥的親人麼？」

聞文說道：「不錯，就是爲了這個！因爲此事在晚輩等看來，實在是十分需要的……」

蕭秋風道：「她老人家是雷大哥的姑姥姥！雷三叔只有這麼一位姐姐啊！」

雷神婆哈哈一笑道：「聞文，這事老身包下來了！你們不用擔心！」

曉梅姑娘雖然事先已經料到，而蕭秋風說明以後，依然令她呆了一呆，蹙眉放聲低嘆道：「二哥，這事演變得有些不好收拾了！」

話鋒一頓，這個白髮老女人忽然向台下各人高聲喝道：「誰敢破壞今日武林大會規矩，就得先闖過我『霹靂神婆』這一關！」

蕭秋風懂得她話中之意！

她是「霹靂神婆」雷秋娘！

實則，他此刻也想不出什麼較好的方法！

台下起了一陣大大的騷動！

有了這位「霹靂神婆」雷秋娘在擂台之上，要雷大哥奪取盟主，恐怕已經是大不可能的事了！

誰有胆子惹她？

聰明如蕭秋風，他這時候也難免木訥了！

那八八成是「壽星老吃砒霜——活的不耐煩了！」

適時，那擂台之上，已傳出金成的暴喝：「停！雷神婆勝了！」

蕭秋風神色未變，但却也着實吃了一驚！

這是早在眾人預料之中的事！作爲雷神婆對手的，乃是「蟠龍谷」門下的一名弟子，力所不敵，毫無可恥之處！

雷神婆搖動着白髮，嘿嘿冷笑中，走下擂台，她看都不看羣小一眼，就坐在他們身前的客席之上。

這時，玄天道長已報出了持第二號籤的人上台！

結果，是過萬乘跟古存文同時站了起來！

曉梅姑娘眉梢帶笑道：「哥哥，你該讓！」

曉梅姑娘看着蕭秋風低聲道：「二哥，大哥他……」

過萬乘在發現對手竟是古存文時，不禁又坐了下去！

曉梅姑娘話音甫落，過萬乘已笑道：「小妹，我已坐下來了！我正準備認輸呢！」

而此刻古存文跟他一樣心思，過萬乘剛坐下去，他也跟着學樣，坐在自己位子上不動，口中却道：「過兄，這場小弟輸了！」

雷神婆此刻目光仍在雷神婆身上轉動，是以對於身旁過、古二人的事，却似未曾發現！蕭秋風笑了一笑，他不能不說話了：「過兄、古兄，你們必須上台！」

過、古二人同時搖頭不肯！

蕭秋風笑道：「不管誰讓，也得上台向台下交代……」

話鋒一轉，又道：「依我之見，兩位上台抓鬚或是猜拳決定勝負爲何？」

這倒是個好辦法。

過、古二人一笑而起，雙雙走上了擂台！

當着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過萬乘抓了個「勝」字的鬚兒，而贏得了這一場勝利！

第三對，是曉梅姑娘和一位名叫宇文慧的少女！

結果，這位身着黑衫的「蟠龍谷」中少女宇文慧，在二十一招之上，被曉梅姑娘震脫了手中長劍！

過曉梅又勝了一場！

說她又勝了一場，是因為她已經贏過那位南化萍！此刻，又把「蟠龍谷」中的弟子擊敗一名！

第四對，是強百柔對「萬劫門」中的一名高手胡孟和！

強百柔在八十招時，用一式「飛雲追月」，快捷無比的掌法，將胡孟和擊倒擂台之上。

玄天道長那句「抽得五號籤條的施主請上台……」的台字甫落，人羣之中，已升起一陣狂笑！

笑聲之中，一條人影，箭也似地射上台去！

原來是一個老魔頭。

他是積石山四大護法之一的「七海浪和尚」！

在武林之中，「七海浪和尚」的名望，遠遠超過了十二大門派掌門人，與積石山的另一位護法「九幽痴道人」同時被人目爲釋道雙怪！誰都不願意去惹上這兩個怪人！

他也參與奪盟主，正像雷神婆一樣，令人震悸！

是故，台下羣雄都替他的對手擔心。

誰會是他的對手呢？

一千羣雄在心中懷疑、思索！

「七海浪和尚」上台已經亮了相，而他的對手却未出現！

會不會是那位抓着「五」號籤的人，見到對方竟是雙怪中的「七海浪和尚」，而臨時不敢應戰了？

一時，議論之聲，紛紛四起！

不過，他們都想左了！

那位抽着「五」號籤的人，他並沒有退縮！

他只是不肯炫耀，而順着扶梯走上了擂台！

「這下子有好看了的……」

不知道是那位冒失鬼在發現了走上扶梯的人以後，竟然敞開了嗓門眼兒，拍手大叫起來！

不差！果真是有好看的！

這順着扶梯上台的人，正是那一身銀衫，俊逸絕倫的，傳說中已是天下無敵的蕭秋風！

他這等走上擂台，倒是連「七海浪和尚」都有些兒吃驚，也有些兒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

蕭秋風酒脫的走到台上，含笑抱拳，向「七海浪和尚」道：「大師怎麼稱呼？小可蕭秋風候教！」

他倒是禮數周到得很！

這位光頭如鏡，目如紫豆，圓圓臉，笑迷迷，但神態却又十分狂傲的高大和尚，聞言一抖大紅袈裟道：「你就是蕭秋風了！聽說你神功無敵，手下甚少十合之將，老僧今天可謂十分幸運……」

話音一頓，哈哈一笑，問道：「蕭兄弟，你聽說過『七海浪和尚』麼？」

蕭秋風笑道：「聽說過！」

「七海浪和尚」道：「就是我！像麼？」

說着一昂頭，擺出一副吊兒郎當的神態來。

蕭秋風依然笑道：「像倒是像，可惜大師不會換上一套衣飾！」

「七海浪和尚」一怔道：「換一套衣服麼？幹嗎？」

蕭秋風道：「那也許更像一些！」

「七海浪和尚」狂笑道：「蕭兄弟，你別忘了，老僧是佛門弟子，理應穿着這身僧衣！如是換了衣衫，豈不令佛門弟子

洩氣麼？」

蕭秋風也冷冷大笑道：「大師既知身爲佛門弟子，就該嚴嚴正正，規矩矩矩的拜佛唸經，修心養性才是！而大師捨此不爲，却以一個『浪』字爲名，這身衣衫穿在大師身上，豈非錯着了地方麼？」

「七海浪和尚」紫目一瞪道：「蕭兄弟，你沒聽說過『三車和尚』麼？」

蕭秋風呵呵一笑，道：「大師想與玄奘大師的弟子，那位身爲江由縣開國公，左金吾將軍尉遲敬宗的公子尉遲大師相比麼？」

「七海浪和尚」大笑道：「蕭兄弟，你知道得不少嘛！但老僧認爲那親基大師既可每出必以三車載家妓、女僕、食膳葷腥相隨，老僧稍爲放浪又有何不可呢？蕭兄弟莫非也要太厚古人而薄今人啊……」

蕭秋風忽然大笑道：「大師這等自比，小可認爲不倫不類！」

「七海浪和尚」說道：「怎麼不倫不類？」

蕭秋風道：「親基大師成就之高，你能比麼？」

「七海浪和尚」笑道：「老僧並沒想比得上！」

好厚的臉皮！倒是不怕醜得很！

蕭秋風沉聲道：「大師既有自知，爲何善者不比，惡者又要相比呢？」

「七海浪和尚」忽然正色道：「是非善惡，你這等年紀又能見過多少？蕭兄弟，老僧向來養心不修口，修命不修行，你懂麼？」

蕭秋風懂不懂？

蕭秋風道：「那也許更像一些！」

「七海浪和尚」狂笑道：「蕭兄弟，你別忘了，老僧是佛門弟子，理應穿着這身僧衣！如是換了衣衫，豈不令佛門弟子

懂！

這「七海浪和尚」大有來歷！

只怕這個「浪」字，正是對那些表面苦修苦行，內心污穢醜惡的狗肉僧侶的極大諷刺！

他微微一笑，抱拳道：「大師是個有心人了！小可失敬得很！」

「七海浪和尚」忽然呵呵一笑道：「蕭兄弟，咱們動口的結果，你敗了！現在老僧要跟你動手了！希望你別再敗了！老僧抽上了你作爲對手，實是我兩人的大大不幸！」

蕭秋風聽得心頭狂震！

他忽然胸中靈光乍現，明白了「七海浪和尚」話中的深意！

不錯，自己確是敗不得！他目光一凜，驚聲地道：「小可拜謝大師教諭！大師請！」

蕭秋風一上台，那「七海浪和尚」就找他鬥上了口，也曾令台下羣豪大感詫異！此時，却有不少人明白了！

這位和尚乃是別有用心而來！

曉梅姑娘發出了會心的笑意！

同時，他也發覺，另一怪物「九幽痴道人」恐怕也與這位「七海浪和尚」抱了同一心理，才參與奪盟大會的！

這一來，曉梅姑娘担心的事，已等於解決了一半！

她含笑向雷神婆一瞥，低聲道：「大哥，今日爭盟大會有了轉機了……」

曉梅姑娘忽然止住話鋒，一掌拍向雷神婆後心重穴！

羣小一驚之下，紛紛立起！

他們不明白曉梅姑娘怎麼暗襲起雷大哥來！

不過，當曉梅姑娘的掌力，將雷嘯天拍得長長吐出一口大氣之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重新落座！

敢情，雷嘯天是一時驚痛之下，痰迷心竅，失了知覺！

他是由於雷神婆的出現為敵，而致愁急攻心的！

若非曉梅姑娘適時一掌，只怕他雖不會由於痰塞心竅而致瘋狂，內腑之間，也難免要受到傷害！

說來，曉梅姑娘這一掌是救了他！

雷嘯天一旦靈明恢復，不禁低低一嘆道：「三妹，謝謝妳……」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先人遺志重於一切，尚望大哥珍重……」

雷嘯天感愧無已的點頭道：「三妹，愚兄受教了……」

雷嘯天話音未已，擂台上已然展開爭搏！

蕭秋風跟「七海浪和尚」彼此謙讓了半天，結果正是由「七海浪和尚」率先的攻出第一掌！

盛名之下，豈有虛士？

雖然那「七海浪和尚」是另有居心而來，但在出手以後，却也不肯藏私，拿出了真實功力！

他還想看一看蕭秋風的功力究竟如何哩！

蕭秋風面對這位怪客，倒也未會掉以輕心！不過，他也不能太給對方難看而一招尅敵！是以，他僅以六成真力，接了對

方一掌！接着，他以五成真力，回敬了一招！

「七海浪和尚」兩招接實，心裏已經有數！

這小子果然行！

「刷——刷——」

「七海浪和尚」忽然迅速地劈出了兩掌！

這兩掌不但快，而且絕！

他那第一掌是拍向蕭秋風的前胸，而另外的一掌却是拍向了蕭秋風的脚跟右側半步之處！

蕭秋風目光一亮，叫道：「大師好神奇的掌法……」

他說話之間，人已向右一閃，避過了第一掌，而正好雙腿却要挨上了「七海浪和尚」的第二掌！

這就是他所以叫好的原因！

「七海浪和尚」的掌法，是預見了先機！

可是，蕭秋風的功力奇高，就算「七海浪和尚」真個這一掌打實在他的身上，也傷不了他分毫！

是故，那擊向蕭秋風的第二掌，只是迫得蕭秋風表現了一身難得一見的絕技給台下羣豪拍手叫絕！

蕭秋風爲了再閃避第二掌，竟是兩臂一張，迫使身形騰起半空，恰讓對方掌力自腳下滑過！

這一手振臂騰身的功力，果真嚇人！

一時，叫好之聲，轟然四起！

「七海浪和尚」却在羣豪叫好聲中，收掌而退，哈哈狂笑一聲，向那位掌門人

和「神通雙俠」道：「蕭施主武功，已至天人境界，老僧輸了！」

說完，頭也不回，一躍下台，沒入人羣之中！

聞文應聲大喝道：「第五場，蕭少俠勝！」

蕭秋風含笑向心禪、玄天兩位掌門，以及「神通雙俠」聞文、金成一揖，同時低聲說道：「有勞幾位老前輩，晚生告退了……」

肩未搖，足未曲，雙臂一分，倒飛下台而去！

好！

又是一陣雷鳴般的喝采！

蕭秋風輕描淡寫的五招，已叫台下羣豪大開眼界！

曉梅姑娘適時向倒躍而下，却能絲毫不差，落向自己坐位之中的蕭秋風，嫣然一笑道：「二哥，你今天可真露臉了！」

蕭秋風赧然一笑道：「三妹，妳也取笑我麼？」

曉梅姑娘笑道：「我何嘗是取笑你？你這兩手『馭氣凌空』的功力，已足夠懾服不少心懷叵測的小人了！二哥，小妹爲你不戰而屈人之威致賀……」

蕭秋風知道她說的不假，一笑道：「謝謝三妹……」

此時，台上已在叫第六對上台！

展雲翼站了起來，走上台去！

而另一面，是來自「崢嶸」門下的弟子！

結果，是展雲翼勝了！

接下來的第七場，是尙自強對「九幽

痴道人」！

上台之前，曉梅姑娘暗告尙自強，只許輸，不許贏！

尙自強在第九招，就落了敗！

第八場，是木頭僧對一位「天山」門下，結果，木頭僧以「大擒拿」手法，摔了對方一個筋斗！

第九場是雷嘯天對「蟠龍谷」中的四大弟子的「越女劍」施香菱！

雷嘯天很輕易的勝了對方！

最後一場，是伍重遠對「萬劫門」中的一位堂主，武林之中，人稱「玉掌」白楓的中年文士！

在曉梅姑娘的想法中，「萬劫門」中的一位堂主，應該不是伍重遠的對手！可是，雙方動上手以後，却叫人吃驚了！

那「玉掌」白楓，却強得出人意料之外！

伍重遠竟對方掌影之下，沒有還攻之力！

終於，金成判定「玉掌」白楓獲勝！

伍重遠非常懊喪的退回座中。

他懊喪，是因為在十君子後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一位真正在擂台之上被人打敗了的人！

雷嘯天、蕭秋風笑着安慰他，伍重遠仍感鬱鬱不樂！

可是，曉梅姑娘却用幾句話，使他露出了笑容！

「伍三哥，你知道這白楓是什麼人弟子麼？」

伍重遠搖頭不答。

他不知道！

曉梅姑娘笑道：「伍三哥，他的掌法，你識得麼？」

伍重遠依舊搖頭。

曉梅姑娘一笑道：「伍三哥，你聽說過『柔掌金剛』四個字嗎？」

伍重遠一驚，兩眼看着曉梅姑娘道：「難道這白楓會是青海魔僧『天機和尚』的傳人麼？」

曉梅姑娘一笑道：「白楓的掌法，正是『天機和尚』的『蝕骨掌』啊！」

伍重遠的心頭好受多了！他也曾聽過自己父母說過，青海魔僧「天機和尚」的武功之強，幾與「黑石船主人」蕭大先生相頡頏！

昔年，十君子遠赴青海，在塔爾寺內，曾跟那位青海魔僧「天機和尚」盤桓了十多天之久！

十君子中，有七位在論武中被對方折服！

伍二爺和雷三爺也只落得過勉強不敗之局！

那時候，魔僧氣燄之高，真是目空一切……

最後，還是蕭大先生施展了罕絕神功，才降服了這位魔僧，赧然洩氣之餘，那魔僧「天機和尚」遂發下誓言：「十君子」中只要有人活着在，他決不踏入中原一步！

而今，「十君子」已然十去其九，唯一僅存的「九魂魔鈴」卜窺字老人，又因愧對這批懷仇的子弟，也遁跡荒山，埋首思過，魔僧的傳人忽然踏入中原，自然也

是相當合理，十分可能的事了！

這一段事實說明了那「玉掌」白楓既是「天機和尚」的傳人，勝得了伍重遠，自也應該！

伍重遠的神色略露，曉梅姑娘已再度笑道：「伍三哥，你想通了麼？」

伍重遠微現赧然的一笑道：「想通了！多謝小妹的指點……」

蕭秋風却微微一笑道：「那白楓寄身在『萬劫門』中，確是叫人煞費思量，如若塔爾寺的勢力，與『萬劫門』聯成一氣，只怕除了那伍仇兄『萬魔之旅』以外，武林之中又將出現了另一股逆流！」

雷嘯天豪氣的一笑道：「二弟，別顧慮得那麼多了！俗話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盡力而爲，必可問心無愧！」

蕭秋風聞言，肅容揖讓道：「多謝大哥教誨！」

蕭秋風等人談話之際，擂台上的兩位掌門，已經做好了十一個籤，招請獲勝的十一人上台！

頓時，羣小中獲勝者紛紛上台。

這十一位有資格爭奪盟主的是：

雷嘯天！

蕭秋風！

過曉梅！

過萬乘！

強百柔！

木頭僧！

展雲翼！

九幽痴道人！

雷神婆！

王秀芳！

這十一人在台上一亮相，台下升起一片喝采！

誰會是武林盟主，每個人都有十分之一的機會。

不過，幾乎十分之八的人都看中了蕭秋風！

另外的兩成人，則看中了雷嘯天和雷神婆！

台上的抽籤，已經揭曉！

十一個人中，有一個輪空！

這輪空的人，竟是蕭秋風。

他並非爲自己的不戰而晉級微笑，而是他可以不去淘汰一名好手，而感到心中舒貼才笑！

十一位退下去了九位！

台下留下的兩位，是抽得第一號籤的人。

他們是展雲翼和白楓！

這兩年年紀相差無幾，同樣的都是一身書生打扮，看上去又都是那麼瀟灑、俊逸！

是以，台上的人尙未動手，台下已然叫好。

展、白兩人交待了幾句場面話，各揮肉掌，立即就纏向一起。

休看兩人那等文質彬彬，但動起手來何真夠人瞧上個半天哩。

掌影翻飛之中，不時傳出陣陣「砰！砰！碎！」之聲。

這是雙方掌力接實之後的音響！三十招甫過，展雲翼就支持不住了！

眼看「玉掌」白楓再有幾掌，就會將展雲翼擊成重傷，那担任執法的聞文忽然大喝道：「停手！白楓少俠勝了。」

展雲翼聞言，抽身就跳下台去。

「玉掌」白楓皺皺眉，冷哼了一聲，也下台而去。

他對聞文這聲暴喝大感不滿！此人居心叵測，他似乎誠心想將展雲翼擊斃台上，方始過癮！

若非聞文看出危機，適時暴喝，弄得「玉掌」白楓下不了毒手，那展雲翼恐怕就要吃大虧了。

心禪大師在兩人下台以後，立即宣佈第二號持籤人物上台。

過曉梅、王秀芳同時躍上台去。

曉梅姑娘的美，是不用提了。

而王秀芳却並不比曉梅姑娘遜色。

這麼兩個嬌嬌滴滴的美人上了台，頓時將台下羣豪的眼神都給勾直了。

沒有半個人嘴巴是合攏了的。

叫好、喝采、一片呼喝！

而曉梅姑娘和那位來自「蟠龍谷」的王秀芳則在羣豪的喝叫聲中，展開了一場驚人的苦鬥！

一白一黃兩條人影，像電一般在台上閃躍！

兩支長劍發出的光華，却映着燈月光輝滿台的幻采！

曉梅姑娘的劍勢，快速犀利。

王秀芳的劍勢，則在犀利之中還帶有幾分詭異！

是以，她比那南化萍、宇文慧看來要強上不少。

曉梅姑娘盡出全力，方始在第五十七招之上！磕落了王秀芳手中的長劍，迫使對方認敗下台！

曉梅姑娘退下台以後，抽得第三號籤的人上了台。

是雷神婆對木頭僧！

休看那木頭僧在對付七魔之時，顯得十分的刁鑽古怪，裝瘋作傻，全沒把「天魔宮」中的羣魔放在眼中！可是，此刻他面對這位雷大哥的姑姥姥，却一點也不敢嬉笑放肆！

他畢恭畢敬的向雷神婆合十恭聲笑道：「老前輩請！」

雷神婆兩眼一瞪，冷笑道：「你這和尚是不是那『癩和尚』的徒弟！」

木頭僧笑道：「小僧正是！」

雷神婆怪笑道：「小和尚，老身要試試那『癩和尚』到底教了你多少家當，動手吧，你別叫老婆子真發火……」

木頭僧微微一笑道：「妳老法論，小僧不敢不遵！老前輩看打！」

木頭僧心裏明白，面對此老，自己不能先動手是不行的。

所以，他一聲喝打出口，立即揮拳進擊。

拳勢虎虎，力道可真不小！

雷神婆嘿一笑道：「小和尚，這種烏龍拳也想賣乖麼？」

笑聲中，一連兩掌拍出！

別看雷神婆這十分輕鬆的兩掌，似是隨手拍出，但那木頭僧的拳勢頓時一挫，被對方迫退了三步！

木頭僧眉頭一揚，拚命的又是三拳搗

出！

雷神婆再度嘿一笑，揮掌猛拍！

「砰——」

一聲大震，倏告傳出。

木頭僧的身形，晃了兩晃，連退七步，仍然拿槍不穩，終於一屁股坐倒台上，才止住了後退之勢。

聞人睹狀，剛待喝停，木頭僧已一躍高起，叫道：「雷姥姥，小僧輸慘了。」合十一禮，掉頭就撲下台去。

雷神婆似是沒料這個小和尚這麼快就輸了，而且，又那麼快就落下了擂台，一時倒弄得呆呆的在台上發愣！

直到心禪大師向她合十報勝，她才大笑下台而去！

第四對上台的是「九幽痴道人」和「強百柔」！

結果，強百柔敗了！

第五場是雷嘯天對過萬乘！

兩人一上台，過萬乘堅持不肯抽籤或猜拳！

出乎意料的，他一定要跟雷嘯天動手分個勝負！

這一來，休說台下的羣豪人人詫異，連「十君子」的後人，也全部為之變色皺眉不已！

尤其是曉梅姑娘，說不出的有多麼難過！

她想不出自己的哥哥為什麼這等不通情理？雷大哥身負重大責任，此後尚有四場硬仗，怎可在此時耗他真力。

儘管曉梅姑娘心中對他哥哥此舉大大的不快，那擂台之上，過萬乘已經跟雷嘯

天動起了手來了！

曉梅姑娘皺眉恨道：「二哥，我哥哥怎麼這等糊塗啊……」

豈料蕭秋風聞言反倒笑了。

曉梅姑娘不解的嘆道：「二哥，你笑什麼？」

蕭秋風道：「三妹，這就叫事不關己心不亂，此刻妳是心亂了，所以才想不出令兄的此舉用心之苦吧！」

曉梅姑娘倒真是有些心亂，而致靈明不敏。

雖然蕭秋風已經點明於她，她却依然沒想出其中道理。

「二哥，你是說……」

蕭秋風阻止她再說，一笑道：「令兄不願抽籤、猜拳，那是因為這兩種方法的勝負之機，雙方是完全相等的，誰也無法取巧！」

曉梅姑娘嘆首連點，說道：「本來是嘛！」

伍重遠則一旁沉聲說道：「盟主，這有什麼不對呢？過兄弟要從中取巧獲勝麼？」

蕭秋風道：「伍賢弟正好說反了！」

伍重遠問道：「莫非過兄弟並非想取勝？」

蕭秋風道：「他正是要令得自己落敗是實才選擇了動手！」

曉梅姑娘此時忽然格格一笑道：「二哥，小妹明白了！」

伍重遠一怔道：「你們明白了，我怎麼還……」

蕭秋風一笑道：「伍賢弟，若以武功

而論，雷大哥與過兄弟應該誰強？」

伍重遠笑道：「當然雷大哥強！」

蕭秋風道：「這不很明顯麼？過兄弟想敗，而且敗得非常實在，甚至是連一分一毫獲勝的機會都沒有，他如果選擇了猜拳，或是抽籤，那不是雙方均有五五的機會去勝得了對方麼？」

伍重遠再笨，這會兒也明白了。

「是啊！小弟也明白了……」他話音甫落，台上勝負已分！

過萬乘被雷嘯天一掌擊倒台上！

看來，過萬乘還受了不輕的傷，雷嘯天正滿臉懊喪的跑過去抱起過萬乘，在他身上推拿。

蕭秋風不禁向曉梅姑娘一笑道：「小妹，令兄真的受傷了！」

曉梅姑娘一笑道：「二哥，這怪不得雷大哥，誰叫他不要誠心要挨上這一掌呢？」

蕭秋風笑道：「若非如此，又何以向台下羣雄交待，小妹，妳不該埋怨令兄，他已經盡了他的全力了！」

此時，過萬乘已在雷嘯天、金成的扶持下，走回席中。

雷嘯天大是不安的向曉梅姑娘道：「小妹，請恕愚兄失手……」

曉梅姑娘不容雷嘯天再說下去，一笑道：「大哥，這事怎能怪你呢？大哥，我們先別管這些事，擂台上還要抽一次籤，大哥，你得記住，輸了東道，你不能不盡力而為啊！」

雷嘯天感激的一笑，朗聲道：「三妹放心，愚兄定將全力以赴！」

忍了回去！

「玉掌」白楓已卓立擂台之上！

蕭秋風緩緩的走上來，他笑着向白楓道：「白兄請了！」

「玉掌」白楓臉上掠過難以形容的彩色，一笑道：「蕭兄好！」

蕭秋風又是一笑道：「白兄，你我是空手一搏，還是動用兵刃？」

「玉掌」白楓心中電轉，他明白自己如果動用長劍，只怕獲勝的機會要少了一半。因此，聞言立即笑道：「蕭兄，你我不必拿刀動劍，就是空手一搏便了！」

蕭秋風早知他會選擇空手一戰，因為他既有「玉掌」之名，在掌上的工夫，自是高人一等！

白楓話音一落，蕭秋風立即笑道：「既然白兄不願意動用刀劍，在下同意就是了！」

話鋒一頓，又道：「白兄請！」

他倒是挺大方的！

「玉掌」白楓劍眉一揚，笑道：「如此兄弟有禮了……」

他也蠻客氣，不過，客氣是客氣，口中那「了」字方出，雙掌一錯，已倏忽間向蕭秋風遞出了五掌之多！

好快捷的掌法！

蕭秋風目光微凝，暗道：「這青海魔僧果然有點真才實學！」

轉念之間，也揚掌一拍！他這一拍之威，在台下的看來，並不怎麼！

但是，「玉掌」白楓可就感受到非同小可！

蕭秋風的真力之強，逼得他遞出的掌

勢，無從發揮！

白楓頭頭暗驚之下，頓時起了殺意。

只見他掌法一變，竟是繞着蕭秋風快步旋轉！

而他那快捷無比的掌勢，却連綿不斷的向對方全身各處大穴拍出。

蕭秋風看得心中暗暗一笑，他順着白楓的旋轉身形，緩緩地在對方掌影之內，閃躲趨避！

他不肯再度還手！

直至「玉掌」白楓已攻到第三十六招，掌法的變化已盡，他才冷冷一笑，飛身脫出掌影之外！

「玉掌」白楓想不到對方會這等輕易的就脫出了自己的掌力範圍。

一時間倒是怔了一怔！

蕭秋風如果想傷他，這時只要一伸指頭就夠了。

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笑道：「白兄，你這套掌法，果然好極，好極！」

白楓心中暗道：「你小子倒是算得上蠻識貨：『蝕骨掌』本來就是以快捷著稱於世嘛……」

心中雖是暗道，口中却是回應道：「蕭兄過獎了……」

蕭秋風笑道：「白兄，你這套掌法雖然妙極，快極，却是傷不了我，在下也想施展一套掌法請白兄指教！」

白楓心中微微一驚，雖然蕭秋風在話中不啻暗罵了他武功不濟，而他此刻已無暇顧及了。

暗中一調真氣，全神貫注蕭秋風！

蕭秋風又是淡淡一笑，道了聲：「白

這時，心禪大師已在俯請獲勝的六人上台了！

雷嘯天、過曉梅、蕭秋風、雷神婆、「九幽痴道人」和「玉掌」白楓六人，應聲走上擂台！

在羣豪的鼓掌聲中，六人已經抽籤完畢。

第一組，過曉梅遇「九幽痴道人」！

第二組：蕭秋風對「玉掌」白楓！

第三組是最尷尬的一組！

那雷嘯天竟倒霉的抽到了姑姥姥作為對手。

這一仗怎麼打呢？

雷嘯天傻了，連台下羣小都傻了！

不但他傻了，連台下羣小都傻了！

曉梅姑娘也皺眉不語。

還是蕭秋風比較鎮定，在他們退下擂台之時，他笑着向雷嘯天道：「大哥，面對親人前輩，大哥不可作不孝之人而作出犯上之行，一切但求交代過去便是！」

雷嘯天有些神思不安的道：「我怎麼交代過去呢？二弟……我想退出了！」

蕭秋風搖頭道：「大哥，你不可這麼做！」

雷嘯天道：「二弟，你不是說我們不能不孝犯上麼？如果我竟然冒此不諱，而向姑姑動手，今後將以何種面目去見天下武林同道？」

蕭秋風笑道：「大哥，你何不先跟令姑交代幾句呢？如果他老人家要成全大哥，說不定她老人家會退出的！」

雷嘯天搖頭道：「不可能！」

蕭秋風笑道：「大哥先別武斷後果，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姒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新書
介紹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鐵血男兒

每本港幣六元

決裂

每本港幣七元

鐵騎七十雄

著風乘龍

龍乘風著

環球出版社發行

兄，留意了……」話音一落，陡然亮掌一擊而來。

白楓的「蝕骨掌」本來就以快速著稱！但與蕭秋風此時所發的掌勢相較，那就可以看出高低來了，自己的掌法，要比對方慢了一籌！

台下羣豪先前已經震懾於白楓的掌法奇絕！而此時則只有瞪大了眼，不住嘆息，為蕭秋風的掌法更快，快得已非肉眼所可窺視。

「玉掌」白楓一連揮臂擊了三掌一指，才將蕭秋風這一掌讓了開去！

而蕭秋風的第二掌，又一閃而來！接着：第三掌，第四掌，第五掌……

這五掌似是一氣呵成，連續而發！但却又每掌均未拍實。否則，白楓焉能還站在擂台之上？

五掌出手，蕭秋風又是一笑道：「白兄，在下的掌勢夠快麼？」

他笑語聲中，已停手不攻！

「玉掌」白楓俊面微紅，大聲道：「尊駕掌法之妙，不在兄弟「蝕骨掌」之下……」話鋒一轉，忽然又道：「蕭兄，兄弟還有些不成氣候的成功，一併向蕭兄討教了……」

話音一落，倏地欺身發出一指！

這白楓的功力，看來真不弱！

指力發出，就有一陣「絲——絲——」之聲劃空而來！蕭秋風也不免心中暗讚，這白楓確是很高明。

但是他却不在乎對方這十分惡毒的指力。

他那「芝血神丹」所蘊聚的功力，已

到金剛不壞地步，「玉掌」白楓的區區一指，又能怎樣呢？

蕭秋風面含笑意，隨手一揮道：「白兄，你這通天指力，只有六成火候吧！」

「玉掌」白楓的俊面之上，不但是現出了詫異之色，而且是現出了一種說不出口的絕望之色！

白楓知道自己已經無能達成恩師的希望！

不過，他雖然絕望，但却沒想到死！

他必須回到青海，將蕭秋風的一切，他必須告訴恩師！

是以，他在蕭秋風話音一頓之後，臉色微微一變，却又忽地仰天發出一陣大笑，抱拳道：「盟主之位，非蕭兄莫屬，兄弟自知難敵蕭兄神功，這一仗，就此為止，別叫兄弟出醜如何？」

蕭秋風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被自己視為十分難纏的「玉掌」，竟然會自動的認了敗！

他固然欽佩白楓的坦率，但也忍不住怔得一怔，說道：「白兄何以忽生退讓之心了？」

白楓呵呵一笑道：「蕭兄，兄弟不才，却有自知之明，這一場如果兄弟再不見好收舵，只怕蕭兄再一伸手，兄弟就難看大了……」他忽然話鋒一轉道：「蕭兄，榮獲盟主以後，尚盼蕭兄能撥冗來到青海一遊，家師和兄弟定當掃室以待！」

他要回青海去了。敢情他連「萬劫門」的堂主也不幹了麼？

蕭秋風心念至此，脫口笑道：「白兄要離開「萬劫門」麼？」

白楓一笑道：「那還不一定……」他說了這半句話，臉上神色一變，似是覺出說漏了口，連忙止住話頭，哈哈一笑，抱拳道：「蕭兄，兄弟在青海候駕了。」

不等蕭秋風回答，便閃身撲下台去！只見他在人叢之中幾個起落，就走得個無踪無影。

蕭秋風心頭感慨殊深的緩步走下擂台！適時心禪大師催請第三組上台比試。雷嘯天却步履沉重，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擂台。

姑侄相對，老天爺也未免太以作弄人了。台下的羣豪此時輾轉相傳，差不多全知道了這位「霹靂神婆」是雷堡主的嫡親姑母了。

是以，大家都露出了一種懷疑和期待的神色，目光全注視着這一老一少，會不會真的動起手來？或者，究竟是誰會自動退讓呢？

雷嘯天走到台口，突然雙膝一曲，跪了下去！

「姑姑……」

這個豪氣凌人的漢子，這一句姑姑，叫得令人心顫。

雷嘯天聽得雷嘯天，一連變了幾變！

連她那臉上的皺紋，也起了一陣陣痙攣！

雷嘯天看着她。

這兩個有着血緣骨肉至親的姑侄，一時僵了台上。

台下，一片沉寂，沒有一個人願意出

聲。

這沉重的氣氛，壓得每個人都小心翼翼，惟恐自己出了聲音，就會惹下什麼滔天大禍一般！

良久！良久！

「霹靂神婆」雷秋娘忽然桀桀一笑。她那雙細眼，驀地睜睜喝道：「誰是你的姑姑？誰告訴你的？講！」

雷嘯天聞言，眼睛之中突然現出了淚光！

「姑姑，你老人家的事情，爹都跟孩兒講過……」

雷秋娘白眉一掠道：「你爹說了些什麼？快講！」

雷嘯天頓首道：「爹說姑姑是為了生他的氣，才離開家中的！所以，爹說要窮有生之年，把姑姑請回家來！」

雷秋娘聽得嘿一笑道：「看來你爹好像蠻有良心哩！他人呢？」

她這麼一問，可把雷嘯天問得傷心以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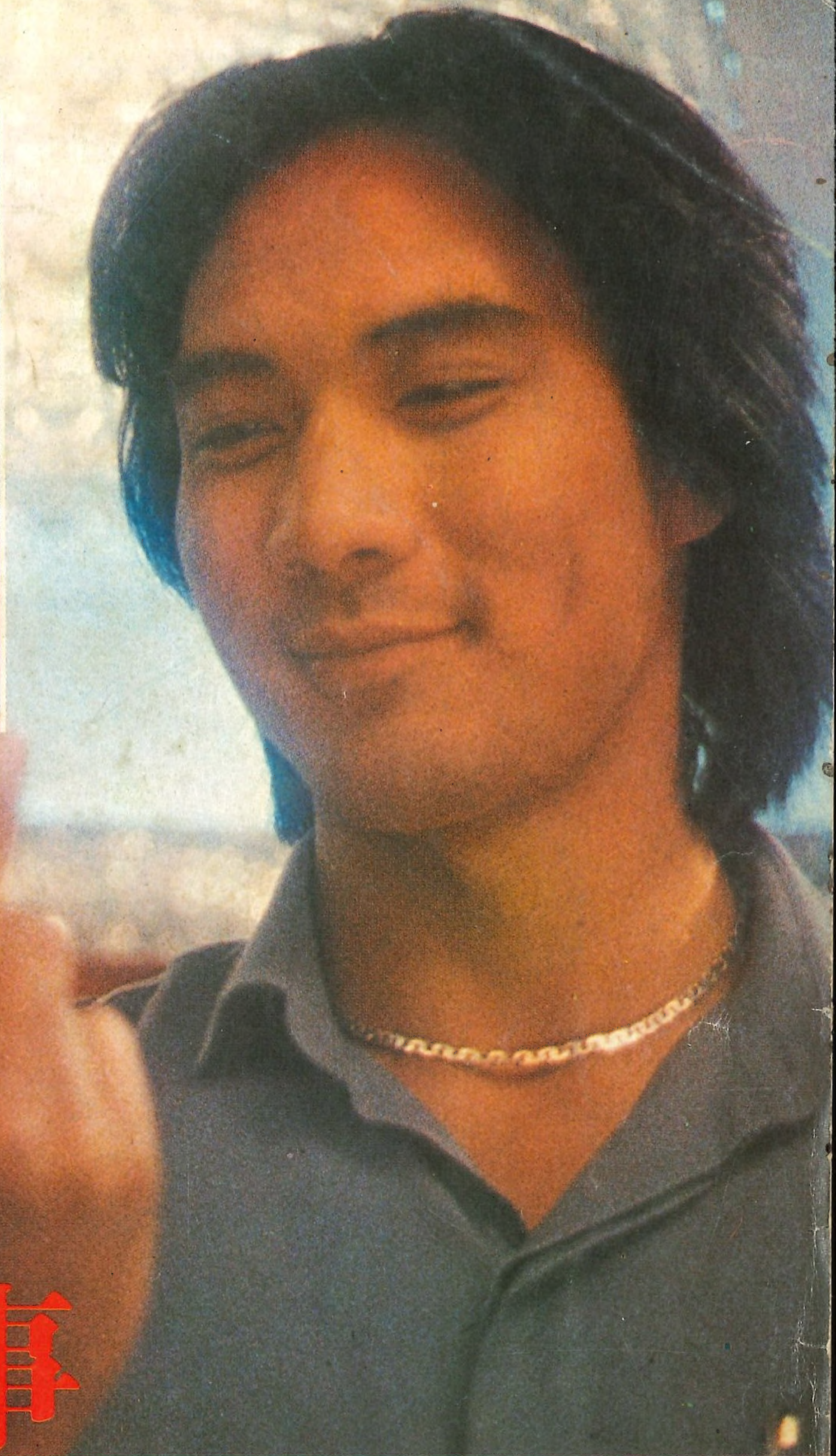
他忽然放聲大哭道：「姑姑，爹已死了……」

雷秋娘到底與雷三爺有着手足之情，聞言一怔道：「死了？怎麼死的？」

雷嘯天咬牙說道：「是被仇家暗算致死……」

雷秋娘陡地蹣跚道：「誰是那仇人？誰是那仇人？混帳的東西，你怎麼不找仇人報仇？雷家怎會有你這種沒出息的子孫？你……你……你還有臉來叫我姑姑麼……」

（未完·三十）



常服

此

腦活
腎通
事業成功

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